# 武侠世界

第33年

41

$15.00

##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寫「天機大師劉伯溫故事」之「移花接木」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本篇描述身爲明軍軍師的劉伯溫，輔助朱元璋抗元復疆，劉軍師觀察天星徵兆，測知元蠻大軍已內鬨，正是明軍決勝的好機會，遂親率征南大軍向廣東地域進攻，劉軍師決定以心以德和平克取，以免百姓遭血光之災……劉伯溫勇闖龍潭虎穴，以移花接木之法爲廣東行省左丞何眞的祖墓開拓龍穴盲眼，再獨會何眞，果然得何眞信任與支持……本故事情節迂迴，高峯迭起，鬥智鬥勇，別具風格，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麥長庚先生所著兩期完故事「湖海一條龍」由今期起刋載，文中主角孫五因偵破一宗血案而聲名大噪，但他却也因此而誤陷奸人之羅網中，使他遭受三年牢獄之災，最後更險些命喪……故事情節奇特曲折，場面驚心動魄，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所著「都市奇情」之「忍無可忍」。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1期
(總號16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移花接木

天機大師劉伯溫故事／蕭玉寒・文
可　飛・圖

## 妙演天機　預測未來

劉伯溫與朱元璋正在應天府的吳王府庭院飲宴，談論天下大勢。

忽地一顆流星，劃過北面天際，呼嘯大作，然後即一沉而降，歸於沉寂。

劉伯溫仰頭凝視，沉吟不語，忽地袖占一課，大喜道：「元朝宮廷劇變，北伐中原，一統天下，此其時矣！」

朱元璋忙道：「劉先生何出此言？先生不是說，先行派出探子，查明元朝大都形勢，再定計發兵北伐麼？怎地又如此匆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彼時天象未露，一切事在人為，因此務須以人力探索，方能知己知彼，但此際天象突現，當主元朝宮廷有變，且非常慘烈，兵法云：敵亂我進。如此良機，豈可錯失？」

朱元璋半信半疑，道：「劉先生親自派去大都的探子尚未回報，元朝宮廷內變必然隱秘之極，先生如何推斷的？」

劉伯溫微笑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元璋道：「有何變化？請先生明示。」

劉伯溫道：「在天成象，剛才將星飛墮，起自北方，當主元朝的將才逝亡，而且其星搖曳不定，其聲嘯嘯，顯示其必非善終！綜而論之，便不難推斷元朝宮廷必已內亂矣！」

朱元璋一聽，尚在沉吟難決。

就在此時，吳王府內衛匆匆而進，向朱元璋和劉伯溫稟報道：「外面有帳前密探求見吳王、劉軍師，請大人定奪。」

朱元璋一聽，知這帳前密探是劉伯溫所派，潛赴元朝大都打探軍情，責任重大，便忙道：「快傳他進軍機房！」

朱元璋說罷，正待詢問劉伯溫是否同去，劉伯溫已霍然而起，道：「吳王，這頓夜宴看來飲不成了。」

朱元璋與劉伯溫相視一笑，更無二話，兩人便一道向軍機房疾步而去。

吳王府軍機房，是整個明軍的司令部，平日禁衛森嚴，連朱元璋旗下的六大將領徐達、常遇春、湯和、鄧愈、沐英、徐英等，亦不能擅進，其中唯軍師劉伯溫是例外。

此時劉伯溫竟把帳前密探直傳入軍機房，足見他對帳前密探大都之行的重視。

朱元璋、劉伯溫剛走進軍機房，吳王的未來夫人，帳前女都尉馬雲英已領着帳前密探，急如流星的闖了進來。

在明軍中，馬雲英與朱元璋的關係是誰都知道的，因此除了朱元璋和劉伯溫二人外，幾乎無人敢阻她的去路。

軍機房內衛跟在馬雲英後面，哭喪着臉向朱元璋、劉伯溫稟道：「馬都尉硬要闖進，末將未能阻止，望吳王、劉軍師恕罪！」

朱元璋瞪了馬雲英一眼，無奈的笑了笑，不知說什麼好，他在明軍中，唯一令他頭痛而又無奈的，便是這位未來夫人女都尉了。

劉伯溫見狀，便向內衛微笑道：「內衛何罪之有？馬都尉擅闖軍機房，吳王自有處裁，內衛請退下吧！」

軍機房內衛見劉伯溫替他開脫，心中感激萬分，連忙退出軍機房外，嚴密戒備去了。

馬雲英未等朱元璋開口，已火辣辣的叫道：「請問吳王！雲英是否弱質女流、一無所長？」

朱元璋無奈道：「雲英乃女中丈夫，武藝高強，何來有此一問？」

馬雲英氣道：「吳王既然也知道雲英尚打得幾仗，為何把我閒置吳王府中？大大的熱鬧，都沒我的份，均被四弟他們搶去了。」

馬雲英口中的四弟，是指明軍大將軍、諸將之首的徐達，她與軍中散人彭瑩玉、劉伯溫、徐達等有結拜之誼，因此稱徐達為四弟。

朱元璋知馬雲英的好勝毛病又發作了，連忙閉口不說話，因為他知道此時他越說只會越糟，當今世上唯一能令她乖乖就範的，只有她的二哥劉伯溫。

果然劉伯溫向馬雲英微微一笑，道：「三妹，軍機重地，請先行退出，不然，三妹必會後悔！」

馬雲英不服氣的瞪着劉伯溫，咬牙道：「我為甚麼要退出去？我想為明軍打仗，這有錯麼？我又為甚麼會後悔？」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也沒甚麼，不過二哥可以向三妹透露一二，這位探子剛從大都回來，也許會有打仗的消息回報，三妹若不迴避，便犯了軍法，二哥說不得要下令關妳禁閉半年，那時妳豈非連什麼熱鬧也看不到了？」

馬雲英一聽，驚喜的直眨眼道：「二哥所說當眞？」

劉伯溫微笑道：「果然！」

馬雲英道：「然則二哥已答應，若有仗打，有熱鬧時，不會少了三妹一份了？」

劉伯溫臉色一沉，道：「軍中無戲言，二哥既然答應了，自然會有安排，不過三妹若再不退出，二哥便要下令把妳禁閉了。」

馬雲英深知劉伯溫的脾性，他若認眞起來，可不是說着玩的，便連忙吐了吐舌頭，笑道：「好！既然二哥親口答應了，吳王就算不同意也不行了，三妹立刻走！不然，眞的關我半年禁閉，豈非把雲英活活悶死了？」

馬雲英說罷，半嗔半喜的瞪了不作聲的朱元璋一眼，格格一笑，退出軍機房去了。

朱元璋無奈的一笑，道：「雲英的性子，也只有劉先生方可降服。」

劉伯溫微笑道：「吳王目下大勢已成，治國齊家平天下，看來也該仔細體會了。」

朱元璋莞爾一笑，稍一頓，便坐上軍機房側座，卻尊讓劉伯溫上首席。

劉伯溫忙道：「國有國法，軍有軍規，吳王不宜謙讓。」

朱元璋呵呵一笑，道：「劉軍師乃軍機房的主人，不坐首座，難道反成了客嗎？」

劉伯溫一聽，微笑一下，也不再謙讓，大步走上首座，又吩咐帳前密探進來相見。

帳前密探連忙趨近，正待下拜稟報，劉伯溫微一擺手，道：「將軍不必多禮，軍機房內大事爲重，可就近坐下細說。」

帳前密探趨前坐下了。帳前密探直接聽命於軍機房，地位相當重要，相等於明軍中的一位將軍。

朱元璋急不及待道：「將軍此行大都，可有甚麼發現？」

帳前密探忙向朱元璋俯身道：「末將奉命潛入大都，不久即風聞元朝內廷有變，經多方查證，終於查實，元順帝自第一皇后駕崩後，第二皇后即串通太子，欲謀皇位，元朝內廷因此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朱元璋一聽，有點失望道：「皇室爭位，古來有之，此尚未足動搖元朝之根基也！」

帳前密探神秘的一笑，又續稟報道：「元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忠於元順帝，因此爲太子及第二皇后所忌，趁帖木兒到益都視察之機，串通益都主帥田豐王士誠，把帖木兒殺死了！」

劉伯溫此時微微一笑，似乎一切均在他的意料之中。

朱元璋卻吃了一驚，隨即目注帳前密探，聳然動容道：「帖木兒眞的被殺了？」

帳前密探斷然的微一點頭，道：「稟吳王，帖木兒被殺之訊，千眞萬確，絕無半點虛言，而且，帖木兒的大元帥印，亦由他的義子王保保接掌了。」

朱元璋一聽，不由以手加額道：「帖木兒乃元朝棟樑，明軍心腹之患，他一去，便是天亡元朝，天助明軍矣！啊，劉先生果然神機妙算天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此乃吳王之福，明朝當興之兆矣，伯溫何功之有？」劉伯溫一頓，又問帳前密探道：「兵馬大元帥之印既由王保保執掌，元朝的軍隊莫非便由王保保統領了嗎？」

帳前密探道：「非也，據末將所知，元朝的兵馬並非全歸王保保統領，因爲元順帝疑心甚大，他恐怕王保保擁兵自傲，日後對他不利，便把兵馬分爲兩撥，一撥由王保保統領，鎮守冀寧；一撥則由元朝大將孛羅兒統率，駐守大同，二人各以石嶺關爲界。元順帝以爲，由王保保與孛羅兒分別替他鎮守中原，拱衛大都，便可保住元朝的半壁江山了。」

朱元璋皺眉道：「若然如此，則元朝難撼也！」

劉伯溫道：「吳王何以見得……等一等！」劉伯溫忽然向帳前密探一擺手道：「將軍多日辛苦了，請先返軍營休息，聽候命令。」

帳前密探忙向劉伯溫和朱元璋躬身告退。

待密探退出後，劉伯溫才又向朱元璋道：「吳王莫非有隱衷嗎？」

朱元璋知劉伯溫摒退密探，再行相詢，是爲存他的尊嚴，心中不由感佩，歎道：「劉先生處事皆爲元璋着想，絕不居功，眞乃明軍的棟樑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吳王乃明軍主帥，明軍乃明朝希望所在，驅除韃虜，復我中華，此其時矣，當此關鍵時刻，劉某絕不容有任何人對吳王絲毫猜疑。」

朱元璋道：「劉先生所言甚是，驅除元韃子，復我漢室，放眼天下，的確唯明軍方能擔此重任，不過王保保勇猛過人，且跟隨帖木兒多年，深得其義父用兵之法，他既然繼掌元朝大元帥印，明軍又有新心腹大患矣！」

劉伯溫微一搖首，道：「不然，王保保用兵雖得其義父帖木兒之法，但僅得皮毛，未領精髓，他猛則猛矣，不過是匹夫之勇，不足爲慮，而且孛羅兒乃元順帝的嫡系，深得寵信，與王保保分掌兵權，正是元順帝爲了制衡王保保的一着。王保保心性偏狹，缺少其義父帖木兒的泱泱大度，豈能忍受受人所制？這口惡氣王保保必定尋找機會發洩，待他發洩之日，便是元朝滅亡、明軍北伐之千載良機矣！」

朱元璋驚喜道：「何以見得？」

劉伯溫微笑道：「王保保一旦洩憤，必先向刺殺他義父的田豐王士誠下手，田豐王士誠是孛羅兒的



心腹大將，王保保殺了田豐王士誠，孛羅兒必對王保保恨之入骨，王保保亦決不會放過孛羅兒，兩人火併，只是遲早而矣！若兩人火併，元朝的軍力便消耗殆盡，那時再發兵北伐，大都垂手可得矣。」

朱元璋道：「劉先生憑甚麼判斷王保保必定會向孛羅兒出手？」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吳王忘了，伯溫曾與帖木兒、王保保有一面之緣嗎？當時劉某就已經仔細運用恩師賴布衣的青烏相人之術，於王保保身上，下過一番功夫了。」

朱元璋忙道：「劉先生有何判斷？」

劉伯溫道：「與帖木兒相較，王保保性偏狹刻，不似乃父之泱泱大度，帖木兒印廣額闊鼻孔寬，乃人性寬大之相，但王保保七竅皆小，顴高筋現，形骸氣弱，必主性狹窄氣量小之兆。王保保如此狹量隘氣，他若不向孛羅兒出手，便是奇跡矣。」

朱元璋仍有猶豫，就在此時，劉伯溫派去大都的密探王千戶，已由軍機房內衛引領進來。王千戶一見吳王及劉伯溫均在軍機房內，便連忙向兩人參拜，一面連聲道：「天助明軍，天助吳王！」

朱元璋又驚又喜，忙道：「王千戶有甚麼消息呈報？」

王千戶急急道：「末將昨晚接報，王保保率兵攻殺田豐王士誠，孛羅兒大怒，派兵越過石嶺關，進攻王保保駐守重鎮冀寧，元朝兩大兵馬元帥，已殺得難分難解了。」

朱元璋一聽，不由歎道：「劉先生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神機妙算，料事如神，元璋佩服，佩服！」

劉伯溫示意王千戶先行退下，這才向朱元璋道：「大勢如此，未知吳王北伐之決心，已有決斷了嗎？」

朱元璋大笑，道：「劉先生算無遺策，明軍有此棟樑，何愁大事不成哉，一切但憑劉先生裁決可也。」

劉伯溫見朱元璋決心已下，便不再遲疑，向朱元璋決然道：「好！既吳王已下決心，那劉某便大膽決斷，明天一早便召集衆將，共商北伐滅元大計，吳王以爲然否？」

朱元璋見劉伯溫處處以自己爲尊，心中感佩，以手撫劉伯溫背，歎道：「劉先生眞乃明軍棟樑也！」

＊　＊　＊

第二天一早，朱元璋即傳令衆將入中軍營議事。

明軍將領，自上將軍徐達起，到大將軍常遇春、湯和、鄧愈、沐英，到小將軍徐英等，均接緊急入中軍大營議事的傳令。

徐達諸將，事先均未接任何朕兆，因此均不知道此次中軍營議事，發生了什麼緊急軍情。

諸將魚貫而入中軍大營，只見中軍案上，吳王與劉伯溫並排而坐，左右則由女都尉馬雲英、中軍散人彭瑩玉護衛，氣象森嚴，一派凝重。

「末將參見吳王、劉軍師！」

徐達帶領常遇春、湯和、鄧愈、沐英、徐英諸將，上前向朱元璋、劉伯溫躬身道。

明軍由劉伯溫定下軍規，但凡甲冑在身，便不必行跪拜之禮，因此衆將只須向主帥躬身揖拜。

朱元璋欣然道：「衆將軍免禮！請各就座，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可也！」

徐達等將領入座，徐達心中奇道：「吳王神色肅嚴中又透出欣欣然，二哥不言不笑，莫測高深，到底發生什麼事？」

常遇春、湯和、鄧愈、沐英、徐英等將領，心中亦一樣奇怪，但徐達是諸將之首，他不發問，諸將便不好開口。

此時朱元璋卻續道：「各位一定感到奇怪，怎地今日一早，便把各位召到中軍帳來了！」

常遇春一聽，便着實忍不住了，他霍地站了起來，道：「是呀！吳王，平日只在午時入中軍帳，怎的今日一早便要進來，末將正感奇怪，請吳王解釋末將心中悶葫蘆。」

常遇春是朱元璋的同鄉兄弟，爲人又爽直乾脆，心中藏不住話，因此雖然在朱元璋面前，仍不失他粗豪的本性。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本座在宣佈一項重大決策前，先請劉軍師宣讀一份檄文！各位仔細聽了！」

朱元璋說罷，向劉伯溫點頭道：「劉先生請！」

劉伯溫微一點頭，道：「遵命！」隨即把案上的一卷文書一展，朗聲宣示道：「此乃明軍昭告天下檄文，衆將軍聽後再議軍情！」然後劉伯溫便宣讀檄文。

檄文道：自宋朝傾移，元主中國，這並非元人了不起，而是宋朝該亡而矣！自此之後，元朝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例如元成宗廢長立幼；泰定帝以臣弒君；元明宗以弟鴆兄等等，至於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

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

及其後嗣，荒淫無道，加以宰相擅權，百官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

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此因人事所致，亦實天厭而棄矣。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余本淮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心疚之。

余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宮之威儀。慮百姓未知，反以我為仇，舉家北走，因而陷溺更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余號令森嚴，無秋毫之犯，望爾民等諒察，又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劉伯溫宣讀檄文畢，眾將盡皆聳然動容，眼前均閃現出一幅雄偉景象——北伐中原！

常遇春先就按捺不住了，他未等劉伯溫有所表示，便霍然而起，大聲道：「吳王！請問常遇春是否吳王的好兄弟？」

朱元璋道：「常將軍自然是元璋的好兄弟，常將軍為甚麼有此一問？」

常遇春大聲道：「吳王既然承認常遇春是好兄弟，為甚麼如此重大軍事，不派我常遇春去打先鋒？這不公！不公！」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中軍帳雖是元璋作主，但劉先生已坐上軍師之位，明軍上下，統由劉軍師調度，就連元璋亦無話可說。」

常遇春一聽，又改向劉伯溫叫道：「劉軍師，常遇春願打頭陣。」

劉伯溫微笑不語，忽爾不理常遇春，轉向徐達、湯和等人道：「各位將軍，目下元朝內亂，帖木兒被殺，王保保與孛羅兒互相火併，是否北伐中原大好良機？」

徐達沉吟不語，仍在思索劉伯溫話中之深意。

湯和卻忍不住了，他對劉伯溫本就佩服得五體投地，聞言便大叫道：「有吳王和劉軍師策劃，神機妙算，算無遺策，還會有錯嗎？劉軍師下令，湯和等誓與元人決一死戰便了！」

劉伯溫微一點頭，又向眾人道：「各位請盡抒己見，不必隱瞞，大可暢所欲言！」

沐英想了想，道：「末將以為，北伐之先，宜先鞏固後方大營，如此可保進退從容，立於不敗之地。」

劉伯溫與朱元璋互望一眼，均會心一笑。

劉伯溫沒作任何評語，又道：「各位尚有甚麼建議？」

鄧愈、徐英二人均誓言聽從調令，與元兵決一死戰。

明軍之大將領中，只有徐達仍沉吟不語。

劉伯溫深知徐達脾性，因此絕不追問他，因為他知道，徐達未經慎思，是決不會輕易表示意見的，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朱元璋卻有點奇怪，他對徐達倚重甚大，希望能在北伐這大事上聽聽他的見解，不料眾將已紛紛表態，徐達身為眾將之首，卻默然不語，朱元璋未免有少許失望了。

終於，朱元璋忍不住目注徐達，微笑道：「徐將軍，於北伐之事，有何高見？莫非徐將軍以為，北伐中原，尚未到時機？」

徐達頭一揚，似直到此刻才忽然豁然而悟，朗聲道：「不然，敵退我進，敵亂我攻，用兵之法也，因此北伐中原已勢所必行，徐達所思者，乃出兵中原，宜穩紮穩打，還是宜長驅直進，直搗黃龍？」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願聞其詳！」

徐達道：「凡戰，若以寡敵眾，必在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兵法云用少者務隘，即指此也；但若以眾敵寡，便不宜戰於險阻之間，宜戰於寬廣平原之地，聞鼓疾進，長驅不怠，速戰速決，不宜久拖也，此亦即兵法所云眾則首重進擊也！」

朱元璋微笑沉吟，似乎甚為欣賞徐達用兵之論。

劉伯溫這時卻忽然接口道：「然則徐將軍以為，北伐中原，宜長驅直進，還是穩紮穩打為妥？」

徐達朗聲道：「回稟軍師，徐達以為，目下敵我兵力已大抵相當，再者元朝內不息，兵力大部被內鬥所消耗，正是敵寡我眾之時，因此，不攻則已，若出兵必以長驅直進，直搗大都為宜！」

劉伯溫微笑了，他目注朱元璋，道：「吳王以為如何？」

朱元璋亦會心一笑，歎道：「徐將軍動靜語默，悉超羣英，足以擔此重任！」

劉伯溫當下再無猶豫，他臉色一沉，肅然道：「徐將軍聽令！」

徐達立刻離座，躬身道：「末將在！」

劉伯溫道：「奉吳王之令，任徐達為征北大將軍，領軍二十萬，北伐中原！」

徐達肅然道：「末將遵命！」

劉伯溫微一點頭，又轉向湯和道：「湯將軍精於水戰，令你統領





五萬大軍，東征福建陳友定，以作北伐大軍左翼！」

湯和大喜道：「遵劉軍師令！」

劉伯溫道：「沐英聽令！」

沐英一聽，亦忙道：「末將在！」

劉伯溫道：「沐將軍既然深知後方大營重責，那就令你留守廣信，鎮守大營！」

沐英也無二話，立刻領令。

劉伯溫目注鄧愈道：「鄧將軍出任東征水軍副帥，可有異議？」

鄧愈眼見自己有份出征打仗，早就滿心高興，忙道：「末將能與湯將軍征戰，於願足矣，並無任何異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如此甚好，眾將軍齊心合力，壯志成城，北伐中原，直搗大都，指日可待矣！」

眾將領均神彩飛揚，興高采烈。

但有兩人卻是唯一的例外，先是常遇春聽來聽去，總沒有派他的用場，早就急得抓耳撓腮，此時眼見劉伯溫似乎已分撥完畢，實在忍無可忍了，他一步跳了出來，大叫道：「不服！不服！劉軍師處事不公，末將不服！」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如何處事不公？」

常遇春正欲發話，在朱元璋身側的馬雲英也按捺不住，一躍而出，氣道：「劉伯溫軍師你當然處事不公正也！」

馬雲英這一鬧，眾將誰也不敢出聲。

朱元璋無奈道：「馬都尉不得無禮！」

馬雲英道：「我如何無禮？」

朱元璋道：「妳對劉軍師出言不遜，便是無禮。」

馬雲英氣道：「吳王！無禮的是劉軍師他啊！」

朱元璋道：「胡說！劉先生如何無禮了？」

馬雲英道：「劉軍師曾親口答應，有仗打決少不了雲英的一份，如今北伐中原，驅除元人，何等壯烈之舉，眾將皆有份出征，但偏少了雲英一份，這是否失信於雲英？既然失信，是否對雲英無禮？」

朱元璋無言以對，朱元璋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是馬雲英糾纏不清，雖然這是中軍大營，他總不能對馬雲英動軍法吧！

常遇春見有馬雲英加入，大喜道：「是啊，劉軍師你的神機妙算，常遇春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但眾兄弟各領風騷，偏少了常遇春一份，這算公平嗎？常遇春老大不服也！」

劉伯溫很喜歡常遇春的豪爽，他與朱元璋互望一眼，低聲道：「常將軍不激不能引發雄心，看來是委以重任之時矣！」

朱元璋微笑道：「但憑劉先生裁決。」

劉伯溫呵呵一笑，目注常遇春道：「常將軍想打仗嗎？」

常遇春氣道：「將軍百戰沙場死，常某並非貪生怕死之輩！」

劉伯溫微笑道：「常將軍欲大打還是小打？」

常遇春道：「大打無懼，小打無拘！」

劉伯溫微笑道：「常將軍欲打仗，須依三個條件，行嗎？」

常遇春忙道：「什麼條件？別說是三個，只要有仗打，便三十個也應承了！」

劉伯溫臉色一沉，肅然道：「這三個條件不簡單啊！軍中無戲言，常將軍萬一做不到，便要受軍法處置了。」

常遇春大笑道：「常某死都不怕，還怕三個條件嗎？劉軍師請道其詳！」

劉伯溫微笑道：「第一，軍中不准痛飲，飲酒也不准超過三碗，常將軍以為如何？」

常遇春好酒，他一聽便無奈的吞了一口唾沫，道：「不難！常某最多在出征前痛飲三十碗，以後滴酒不沾罷了。」

劉伯溫點頭道：「很好，第二不可爭功冒進，一切聽從主帥調度。」

常遇春慨然道：「好！只要劉軍師肯用我，有仗打，常某便做個普通大卒又如何？」

劉伯溫呵呵一笑，隨又肅然道：「至於第三個條件麼……」

常遇春急道：「是什麼？劉軍師快說！」

劉伯溫道：「雖說將軍沙場百戰死，但也不可恃勇逞強，要保存實力，才可戰勝敵人，因此這第三個條件，就是常將軍你要答應，一定要活着回師，以便屆時劉某與你痛飲三百杯！」

常遇春到此才知劉伯溫的深意，其實是要他珍惜生命，以便更好為明軍效力，他心中不由感激，慨然道：「劉軍師放心，常某一切聽從調度行事便了。」

劉伯溫這才拔出令旗，朗聲道：「好，本軍師奉吳王之令，任常遇春將軍為北伐副大將軍，與徐將軍並肩作戰，直搗大都，驅除元虜，三日後誓師出征！」

常遇春一聽，登時心花怒放，連忙躬身道：「遵軍師令旨！」

常遇春喜氣洋洋的坐回徐達身邊去了。

馬雲英眼見不服氣的，只剩下她單獨一個，心中又氣又怒，瞪了朱元璋和劉伯溫一眼，咬牙不語。

朱元璋詐作不見，與劉伯溫談笑甚歡。

馬雲英到底忍不住了，她咬緊牙根，狠狠的道：「二哥！枉三妹與你結拜一場！」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為什麼？」

馬雲英道：「你不念結拜兄妹之情，把天大的好事均派給其他人，偏沒三妹一份，這不是沒了兄妹情是什麼？」

劉伯溫微笑不語，馬雲英更氣了，幸而她亦知此乃中軍大營，不宜亂來，否則她真要破口大罵了。

彭瑩玉見狀笑道：「三妹錯怪二弟了！」

馬雲英恨道：「我那兒錯怪二哥？」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劉軍師自有安排，已預留了三妹一份好去處，你不多謝他，還要怪他？」

馬雲英一聽，驚喜道：「真的？大哥！」

彭瑩玉一笑，道：「當然是真的，不信你問吳王吧！」

馬雲英雖與朱元璋有夫妻之名，但在中軍大營，也不敢過份撒野，便向朱元璋悄聲道：「王爺，是真的嗎？」

朱元璋又好笑又好氣，也低聲道：「是真的！雲英不要再胡鬧了！」

馬雲英一聽，登時回嗔作喜，向朱元璋一揖道：「多謝王爺！」

朱元璋呵呵一笑道：「妳多謝我什麼？一切皆劉軍師主意，元璋亦無權置喙。」

至此，劉伯溫見眾將再無異議，這才微微一笑，道：「馬都尉聽令！」

馬雲英大喜道：「馬雲英在！」

劉伯溫肅然道：「為配合北伐大軍，令馬都尉、徐英將軍、彭散人率精兵五萬，南征兩廣，以徐英將軍為主帥，馬都尉為副帥，彭散人居中輔助，三位可有異議？」

「兩廣」即廣東、廣西，時稱廣東行省及廣西行省。

馬雲英一聽，笑道：「但能出征，管他主帥、副帥！雲英遵命！」

徐英躬身道：「末將領令！」

彭瑩玉卻向馬雲英悄聲道：「妳知道南征隨行的，尚有誰麼？」

馬雲英奇道：「莫非吳王親征？」

彭瑩玉微笑道：「吳王乃三軍主帥，坐鎮中軍大營，如何抽身南征？」

馬雲英一聽，她心性聰敏，稍一想便豁然悟道：「若非吳王親征，便必定是劉軍師隨行了！」

果然劉伯溫轉向眾將，朗聲道：「兩廣乃南蠻之地，自古桀傲不馴，不宜以武壓之，因此伯溫願效諸葛武侯，隨軍南征，眾將軍可有異議？」

徐達等將領均知征北易，征南難，如非劉伯溫這等大智大勇人物，斷難令南人歸服明軍，因此均回道：「兩廣重鎮，唯有劉軍師方可勝任，劉軍師辛苦了！」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驅除元虜，統一天下，令百姓有安樂日子，此乃伯溫之願，何來辛苦之說！」

劉伯溫一頓，又肅然道：「各位將軍既然再無異議，那便各統大軍，整頓軍馬糧草，日內即誓師出征！」

徐達、湯和、常遇春、鄧愈、沐英、徐英等明軍將領，均霍然離座，高聲道：「謹遵朱元璋、劉軍師令旨，北征南伐，驅除元虜，一統中國山河！」

中軍大營內，聲震四野，士氣高昂。

＊　＊　＊

三日後，各將領便分批率軍進攻。

徐達、常遇春統率的二十萬北伐大軍，是明軍的主力，兵精糧足，又有明軍兩大將領親自統領，聲勢最為浩大。

半個月後，征北大將軍徐達、征北副將軍的常遇春二十萬大軍，沿途長驅直進，勢如破竹，很快便打入山東元朝腹地去了。

與此同時，湯和率五萬水軍，由鄧愈輔戰，出溫州台州海口，直插福州。因鄱陽湖一役，明軍的水軍已威震天下，福州的元兵不戰而走，連福州守將柏木哥亦被湯和在戰船上一箭射落水中。

不久福州便落入明軍的手上了。

各線的戰報，很快傳到應天明軍大營。

劉伯溫接報，便決心率軍南征。

這一晚，劉伯溫到吳王府，向朱元璋辭行，朱元璋在王府設宴，替劉伯溫送行。

這是一席便宴，因此只有朱元璋和劉伯溫二人。

幾杯酒落肚，朱元璋心想明日劉伯溫便要離開應天，率師南征，不由有點不捨道：「劉先生此行需多少時日？」

劉伯溫沉吟道：「兵無定法，戰無常規，何況是南人桀傲不馴之地？因此一時尚無法以定行止。」

朱元璋道：「劉先生南征，當以何法為宗旨？」

劉伯溫道：「當效法諸葛武侯，攻心為上，征戰為中，殺戮為下，若能以仁義之師服眾，歸順吳王，則為上上之策。」



朱元璋歎道：「先生之法，當可媲美當年諸葛武侯，只是此舉必然大費先生心血，先生辛苦了！」

劉伯溫慨然道：「驅除元虜，一統天下，為吳王效力，此伯溫素來心願，餘則何求？吳王幸勿介意。」

朱元璋感佩道：「先生對大明之心，可昭日月，元璋有先生匡助，他日但成大業，皆先生所賜，元璋當永誌難忘。」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吳王醉了！」

朱元璋道：「先生為何說我醉了？」

劉伯溫微笑道：「伯溫明日便要出征，吳王乃三軍主帥，不說激勵之語，反而有婦人不捨之意嗎？」

朱元璋呵呵一笑道：「劉先生善用激將法，元璋又何用在先生面前多費唇舌？」

劉伯溫與朱元璋互視一眼，不由大笑。

朱元璋道：「先生但放心南征，元璋居中座鎮，必全力保證三軍糧草供應，以解先生後顧之憂！」

劉伯溫一聽，大喜道：「伯溫擔心的正是此點，有吳王一言，伯溫便放心了，南方糧米充盈，軍糧易籌，倒是北征大軍，所經之處皆災荒之地，吳王宜集中全力，全力保證北伐大軍糧草，至於南征這面，伯溫自會解決，吳王不必費心了！」

朱元璋見劉伯溫處處為大局着想，克己奉公，盡忠盡責，不由心中感動，以手撫劉伯溫背道：「劉先生真明軍棟樑，元璋的股肱也！先生放心，一切但依先生安排處置便了！」

劉伯溫大喜道：「好！如此伯溫可以拋開後顧之憂，放心南行矣！」

當下劉伯溫即向朱元璋請辭，朱元璋知劉伯溫明早便要率軍征戰，也不再挽留，站起身來，直把劉伯溫送出吳王府外，才依依作別。

第二天一早，劉伯溫、馬雲英、彭瑩玉便擁着南征大將軍徐英，來到演兵場，誓師出征，朱元璋率文武官員，親來送別。

軍務在身，誰也不作兒女之態，只見徐英一聲令下，五萬大軍便浩蕩出發。

沿途順利，只一日，已挺進到浙江青田地域了。

劉伯溫正在中軍營，與彭瑩玉、馬雲英等信馬而行。

前面有一隊人馬衝到，領先一人，正是征南大將軍徐英。

徐英飛馬馳近劉伯溫身邊，向劉伯溫欠身道：「稟劉軍師，前面便是青田地域，乃劉軍師故鄉，是否稍停進發，以便軍師返鄉祭祖？」其時劉伯溫父母已仙逝多時了。

劉伯溫未及作聲，馬雲英已躍躍欲往的喜道：「好啊！二哥！正好趁此時機，看看二哥的祖墓，到底有甚奇特？那墳前的一對白鶴是否仍在？徐將軍，你快下令駐軍啊！」

徐英知馬雲英是未來的王爺夫人，她既然開口，便不好相違，正欲下令暫駐軍馬。

劉伯溫已肅然道：「徐將軍，請問征南主帥是誰？」

徐英道：「是末將啊！」

劉伯溫道：「既然是徐將軍你，那行軍調令，一切均由徐將軍作主，他人豈可左右，豈可因劉某而壞了軍規？」

徐英一聽，猛然醒悟道：「是！劉軍師，是徐英一時糊塗了，請劉軍師訓責。」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亦知你因念這是劉某的故鄉，所以有此一着，不過將在外，君令尚有所不受，何況是因劉某一己私利，豈能壞了軍規，應當如何處置，徐將軍全權處裁便是，不必為任何人所左右！」

徐英點頭道：「徐英知道了，傳令大軍，不必停駐，日夜兼程，向兩廣進發。」

當下有傳令官飛馬傳令去了，徐英這才向劉伯溫謝罪道：「軍情緊急，本將軍只好令劉軍師過故鄉而不留了，請恕徐英不敬之罪。」

劉伯溫滿意的呵呵一笑，道：「徐將軍軍令如山，理應如此，何罪之有？幸勿介懷。」

徐英微笑點頭，他深知這是劉伯溫克己以替他立威，當下心中十分感佩。

馬雲英見劉伯溫不肯停留，笑嗔道：「二哥，你這是欲效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嗎？」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劉某只是一過不留，豈能與先聖相較。」

馬雲英與劉伯溫情同兄妹，深知其性，聞言也就格格一笑，不再糾纏了。

征南大軍曉行夜宿，有時更日夜兼程，不一日，已抵達湖廣邊界騎田嶺了。

騎田嶺一帶形勢險惡，劉伯溫見羣山起伏，四面峭壁，便問徐英應如何處置。

徐英知劉伯溫是教他行兵佈陣大法了，便肅然道：「知己知彼，方能立於不敗之地，依徐英之見，此時不宜貿然闖險，須派人探清形勢敵情，再作抉擇。」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徐將軍所言甚是，正該先探清敵情再作

定奪，劉某不才，請命探查，請徐將軍允准。」

徐英不料劉伯溫竟欲親行視察，心中不由大急，忙道：「劉軍師乃明軍棟樑，豈可輕易涉險，萬一有甚差池，徐英萬死莫贖了！」

劉伯溫微笑道：「不然，劉某既爲明軍軍師，若於事不明，於地不清，又如何策劃？如何做得軍師？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請徐將軍決斷！」

徐英仍在猶豫，馬雲英已格格一笑，道：「徐將軍既然不放心，本小姐便與劉軍師隨行，負責保護，到時保證交還一位劉軍師給徐將軍便了！」

彭瑩玉亦笑着接口道：「徐將軍放心，此地並無元朝重兵駐守，劉軍師武功蓋世，當可勝任有餘，若徐將軍再不放心，彭某亦隨行保護便了。」

徐英一聽，心道：征南多險地，劉軍師此行看來是無可避免了，而且他有彭散人、馬都尉二人隨行，憑他三人之力，當世也絕少有人能加以傷害了。

徐英這般轉念，這才道：「既劉軍師認爲勢所必行，徐英便恭敬不如從命了，一切務請劉軍師小心在意，若劉軍師有甚差池，徐英難以承擔。」

劉伯溫微笑道：「徐將軍放心，劉某自有分寸，在劉某未返回之前，徐將軍可暫駐兵不進，嚴密戒備，以防元兵偷襲。」

徐英忙肅然道：「末將遵令！」

馬雲英性好動，一聽劉伯溫有讓她隨行之意，登時大喜道：「二哥，這就出發嗎？」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行乃探地形，並非夜襲，待明天一早再行進發。」

馬雲英雖然急不及待，但她並不蠢，深知劉伯溫在征南大軍中的地位顯赫，當他以軍師的身份發令時，連征南大將軍徐英也得恭然從命，萬一惹怒了他，他一聲令下，自己便非要吃禁閉不可了！而什麼隨行探敵情，那是想也休想了，因此只好拚命的忍耐，不再發話。

當晚征南大軍在騎田嶺下紮營，徐英親受劉伯溫的耳提面命，早已深得劉伯溫用兵之法，果然把五萬大軍安排得井井有條，進退從容，首尾兼顧。

劉伯溫眼見徐英已具將帥之風，心中亦大感欣慰，心道：四弟果然好眼力，把徐英從一位千戶提拔到今日的征南大將軍，果然勝任，亦不枉自己的一番教導心血。

徐英是劉伯溫八陣圖兵的首領，劉伯溫對他自然有點偏愛，他委任他爲征南大將軍，自己則從旁協助，正是他欲替徐英揚名立威的一片苦心。

徐英亦深知劉伯溫栽培他的深意，因此兢兢業業，穩紮穩打，絕不貪功冒進，劉伯溫眼見徐英已然成材，明軍又多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將帥，心中自然欣慰，亦大感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劉伯溫、彭瑩玉、馬雲英三人平裝便服，不帶任何侍衛，連戰馬也不騎，三人展開輕功，便向前面的深山峻嶺掠去。

徐英站在中軍大營相送，他目睹三人疾如電閃的身法，不由感歎道：「明軍有此能人異士匡助，何愁大業不成！」

片刻間，劉伯溫、彭瑩玉、馬雲英三人已掠上騎田嶺的頂峯。

幾年來，劉伯溫因沉溺於軍務，已極少機會作此江湖歷險了，今日雖然仍有軍務在身，但大小事務有徐英分掌，他的心神才有一陣輕鬆。

今日也是劉伯溫、彭瑩玉、馬雲英等結義兄妹再度携手現身江湖，經過幾年的歲月，三人的際遇已各異了。

劉伯溫放眼向騎田嶺南面望去，但見山嶺蜿蜒不絕，浩浩茫茫，煙嵐縹緲，西南面拔地而起數座險峯，再稍遠處，湞江、陵江猶如兩道白練，直向南面廣東地域射去。

劉伯溫等三人再轉向東面的梅嶺，眼前突現一個鑿石而成的隘口，兩旁巖石嶙峋、苔蘚斑斑，在這個千年古隘上，一堵關門雄視江西和嶺南。

關門分兩面，朝向江西那面門額，大書「南粵雄關」四字，朝向嶺南這一面，則書「嶺南第一關」五個大字，形勢雄壯之極。

再遠處，便是嶺南著名的「雲封古寺」。

劉伯溫登臨此境，不由感慨的吟道：「一逕高盤積翠巔，雄關扼險鎖南天。馬嘶人語空山裏，日落猿啼古寺前。嶺際松濤奔萬壑，驛邊梅幹老千年。南粵雄關張九齡，浮沉於今淨瘴煙！」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二哥！你幽甚麼古，思甚麼情了？那張九齡是誰？爲甚把他與這南粵雄關扯到一起？」

劉伯溫微笑不語，似在沉吟什麼。

彭瑩玉久歷江湖，博古通今，自然知道劉伯溫所感慨的是什麼。

馬雲英見劉伯溫不答她，在二位義兄面前，她的嬌憨氣又來了，她瞪了劉伯溫一眼，立刻背轉身去，面向彭瑩玉，嗔道：「二哥他不說，大哥你說啊！二哥今時不比往日，當了個大軍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眞威風得不得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三妹錯



怪二弟他了，妳知道他正在思想什麼啊？」

馬雲英道：「二哥他想什麼？還不是自恃大軍師身份，不再理會兄妹情誼嗎？」

彭瑩玉微笑道：「三妹知道張九齡是誰？」

馬雲英嗔道：「三妹不知道才問，大哥你也來氣人！」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不敢，不敢，三妹不日便是皇后娘娘了，天下皆三妹臣民，大哥豈敢氣妳？」

提起「皇后娘娘」四字，馬雲英的眉頭就擰得更緊了，她歎了口氣，道：「大哥所言，或許不差，但我喜歡的只是元璋他，並非貪圖什麼皇后娘娘這見鬼寶位！」

劉伯溫微笑接口道：「但這恐怕由不得三妹意願了！」

馬雲英奇道：「爲什麼？我就算與元璋已有婚約，但做不做皇后，是我自己的抉擇，我若不做，當世除二哥外，誰敢逼我？」

劉伯溫笑道：「三妹若不願做皇后，連二哥也不能逼妳，但二哥可以斷言，三妹日後必定是皇后娘娘，這可半點由不得妳的心意。」

馬雲英吃驚道：「爲什麼？二哥，難道三妹當眞身不由己嗎？」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三妹當日不是夢見妳娘親，而妳夢見娘親是在手觸龍晶珠之後，當時妳娘親告訴妳什麼話了？」

馬雲英想了想，道：「這事已過去十多年了，虧二哥你還記得這般清楚……當日我手握二哥你那塊龍晶珠後，忽然便有熱流從手心注入，深深直射向心房，我登時熱血沸騰，幾乎血脈爆裂……在昏眩間，突見一婦人出現，說是我的娘親，又說我出生時，娘親夢見紫氣東來，因此把我命名爲紫雲英，後來才恢復原姓馬……便是這些啦！」

劉伯溫目注彭瑩玉，微笑道：「大哥亦是此道中人，可有甚麼判斷？」

彭瑩玉沉吟了一會，才道：「據三妹所說，紫氣者乃貴氣也，三妹必定是貴人無疑，但是否貴爲皇后娘娘，彭某便委實難於判斷！」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當日那龍晶珠，乃恩師賴布衣，托南帝白猿使者所賜，此珠非同小可，上有迴天之力，下有覆地之能，實集千年天地靈氣而凝，每千年現形一次，距上一次現形於唐太宗李世民，恰恰是千年之期，實不相瞞，此珠劉某已贈於朱元璋，因此他必成帝業！」

彭瑩玉聳然動容道：「原來二弟有這許多奇遇，這一代天機大俠，決非僥倖而致了！」

馬雲英不服氣道：「二哥雖然有心助元璋他成帝業，但雲英只要一日未正式嫁給他，便決非皇后娘娘，又或者元璋他日後做了皇帝，瞧不起雲英這村野之女，雲英忍不下這口氣，把負心人一劍殺了，元璋這皇帝做不成，雲英這皇后娘娘也就決不存在了！哈哈，二哥，到時看你怎麼說？」

彭瑩玉目瞪口呆，道：「三妹！妳這不是眞心話吧？」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眞心又如何？假意又如何？」

彭瑩玉歎了口氣，驚道：「假如妳是眞心，憑妳的身份和藝業，要殺吳王他當眞易如反掌，三妹若眞的殺了吳王，不但反元復漢大業功敗垂成，百姓重陷水深火熱，三妹的皇后娘娘自然也就做不成了。」

馬雲英得意的大笑道：「是極！是極！大哥所言甚是，只要元璋做不成皇帝，雲英這皇后娘娘也就做不成了，二哥啊，看來你這天機大俠也要失算了！」

劉伯溫微笑道：「未必！未必！」

馬雲英一怔，道：「未必什麼？什麼未必？」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吳王朱元璋未必做不成皇帝，三妹也未必不是皇后娘娘，其中奧妙，不日便有分曉！」

馬雲英亦深知劉伯溫料事如神，聞言不由大急道：「爲什麼？二哥，此時便不能透露一二嗎？」

劉伯溫沉吟道：「吳王元璋得龍珠千年龍氣，按理福德應上居天庭，山林位高聳，但其帝紫之氣雖盛，天庭福德卻稍呈灰暗，山林位亦未見高聳；因此他雖成帝業，但顯然力有不逮，難與千年前龍珠附體的唐太宗相比……也因此之故，三妹雖然必可貴爲皇后，但阻滯重重，兇險隱伏，宜加留神爲是。」

馬雲英一聽，吃驚道：「莫非元璋他忘恩負義，做了皇帝，便要殺雲英嗎？」

劉伯溫搖頭道：「非也，三妹逢紫必貴，豈會夭折？」

馬雲英奇道：「這又不是，到底是什麼兇險？二哥快說清楚。」

劉伯溫無奈的一笑道：「二哥非仙非神，未端細節如何推算得到？況且三妹乃富貴中人，天機只宜應驗而不宜知悉，否則無益反害，妳也不必再苦苦追究了。」

劉伯溫一頓，怕馬雲英再糾纏，便忽地把話題一轉，道：「此地乃入南粵必經之道，地勢險要，不可不詳加細察，彭大哥以爲如何？」

彭瑩玉知劉伯溫心意不欲再細說下去，便呵呵一笑道：「二弟是

明軍軍師，軍師有令，大哥這中軍散人敢不遵從嗎？」

劉伯溫微笑道：「那三妹呢？」

馬雲英道：「三妹不贊同，可以嗎？」

劉伯溫道：「當然可以！不過……」

馬雲英道：「不過什麼？」

劉伯溫神色一沉，道：「不過若馬都尉不贊同，那便先返軍營候命便了。」

馬雲英見劉伯溫不似玩笑了，嚇得一吐舌頭，一步跳到彭瑩玉身後，道：「彭大哥，二哥擺出大軍師的神氣，如何是好？」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二弟以軍師的身份說話，誰敢違抗？連吳王亦言聽計從，四弟雖貴爲明軍諸將之首，亦不敢稍有異議，何況彭大哥？自然只好唯命是從啦！」

馬雲英一聽，無奈歎了口氣道：「好啦，好啦，三妹不敢再頑皮胡鬧，二哥不會再要我返軍營了吧？最多雲英也唯唯諾諾便了！」

劉伯溫這才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二哥就准你隨行吧！」

劉伯溫說罷，即越過「南粵第一關」，向前面的山嶺掠去。

馬雲英狠狠的瞪了劉伯溫背影一眼，不敢說什麼，也跟着向前掠。

彭瑩玉呵呵一笑，身形一晃，已後發先至，與劉伯溫併肩而行。

不一會，三人已掠上一座古木森森的山嶺，林密草深，三人雖然輕功極佳，但也只好緩步而行。

劉伯溫走在前面，仔細視察，看看這山嶺是否有埋伏重兵的可能，這是入粵的必經之途，若元人在關道上面的山嶺埋伏，那五萬征南大軍便危險之極了。

劉伯溫走着，腳下一硬，似乎踏在一塊石板之上。

他正欲跨步過去，忽感心潮激蕩，一口唾液不由自主湧了上來，又不由自主的向下吐去，只聽噗的一聲，這口唾沫正好吐在石板上面，不偏不斜，巧之極了。

劉伯溫心中一動，便伸手向腳下一撥，亂草移開，露出一塊石碑，石碑上還刻有文字。

劉伯溫往石碑上的文字一掃，他登時怔住，目瞪口呆。

石碑上面原來刻有二行字：金鷄土狗奔馬時，留頭金刀留口液。

下款是「諸葛武侯」四字。

此時彭瑩玉、馬雲英見狀，亦一掠上前，吃驚道：「二弟！二哥！怎的了？發現什麼？」

劉伯溫無言的歎了口氣，伸手向石碑上指了指。

彭瑩玉、馬雲英也看見石碑上的刻字，但兩人均有點不明所以，爲何劉伯溫如此吃驚。

馬雲英又好笑又好氣道：「二哥，呆呆的盯着石碑幹麼？這雖然是諸葛孔明的留示，但也是他一時的雅興而已，有什麼值得如此驚奇？」

彭瑩玉到底是此道中人，他盯着石碑上的刻字，有點恍然而悟道：「二弟，這莫非是暗示什麼嗎？」

馬雲英忙道：「大哥！暗示什麼？這諸葛孔明據說有鬼神莫測之能，到底他在千多年前暗示什麼了？大哥快說嘛！」

彭瑩玉苦笑道：「我正有一點眉目，被妳這一嚷，些微頭緒也失去了，我怎知他暗示什麼？」

馬雲英歎了口氣，道：「這說了不等於沒說麼。」

劉伯溫這時已回過神來，他見兩人驚疑萬分，便微微一笑，道：「目下是否丁酉年即鷄年？又是否九月的地支戌即狗？再是否初九午時即奔馬時？」

彭瑩玉本已有所悟，此時一經提點，即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此刻正是金鷄土狗奔馬時，亦即丁酉年九月初九午時……咦！這諸葛孔明似乎是指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啊！」

馬雲英一聽，不由抬頭向上望去，但見陽光透過林木，正正的射了下來，恰恰是正午時分！

劉伯溫歎了口氣，苦笑道：「的確是指今年今月今日今時，而留頭金刀四字，恰恰是一個『劉』字！我剛才恰好吐了一口唾沫在這石碑上面，這合計起來嘛……」

馬雲英忙道：「如何了？」

劉伯溫苦笑道：「金鷄土狗奔馬時，留頭金刀留口液。豈非明白道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即丁酉年九月九日午時，姓劉的人在此留一口唾液！」

馬雲英目瞪口呆道：「這諸葛孔明，在千多年前，已準確算出，姓劉的二哥你在此時此刻駕臨此地，還眞的留下一口唾液。老天！這諸葛孔明當眞是活神仙無疑了！乖乖，這當眞不可思議！」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這神算之學，自然不可思議，諸葛孔明也果然是一位活神仙，不過你的二哥也差不了多少，他所推算的，也必定非常靈驗。」

馬雲英又驚又奇，她的心神已被迷住了，不由張口吐舌道：「眞的嗎？二哥！」

劉伯溫歎了口氣，苦笑道：「劉某雖已學得恩師賴布衣奇技，又蒙慚愧大師之助，目睹石壁所示天機，於神算之道，稍悟一二，但若與諸葛武侯相較，則差之遠矣，豈敢與之相比？」

彭瑩玉道：「不然，諸葛武侯雖然神算驚人，且智計卓絕，但若



與其大業相論，則諸葛孔明未能助劉備一統天下，只能偏安一角，而二弟你縱橫千里，不但達至驅除元虜心願，而且即將匡助吳王成其帝業，一統山河盡歸明朝天下，這功業上，二弟便比諸葛孔明勝上一籌了！」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大哥過獎了，諸葛武侯當年出山，已明知事不可爲，而偏要爲之，感劉備三顧茅廬之情，這等大智大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伯溫又豈能望及一二！」

劉伯溫一頓，又道：「按此石碑來看，此地必然是諸葛武侯入粵征南蠻所經之處，當年諸葛武侯必然也曾經仔細查勘，先聖的經驗，不能不細加體會，這更要深入查探了！」

## 親率大軍　向南挺進

劉伯溫說罷，領先向林深處掠去，彭瑩玉、馬雲英二人起步稍遲，劉伯溫也不知怎地身形如閃電，他施展出他的絕學天機三式的第一式「妙演天機」，當世中誰可追及？

眨眼間，彭瑩玉、馬雲英便被劉伯溫拉後一大段路程了。

劉伯溫疾如閃電向前掠去，他的身形雖快，但他的目力奇佳，附近地形地物，過目不忘，早就了然於胸。

劉伯溫在疾掠間，忽然發現一個黑洞。

劉伯溫心中奇怪，他怕洞中藏有伏兵，便一閃而入，仔細探查。黑洞口很小，僅容一人彎腰側身而入。

走了幾步，洞內卻豁然開闊起來。

劉伯溫閃目一看，這似乎是一個修道的洞窟。

他思想間，忽然腳步一個踉蹌，站不住腳，被人在後面猛推一掌似的，又如被一股强力在前面扯吸着他，身不由己，被扯撞到一道石壁，背部正好貼石壁而立，他的身子竟然不能移動分毫。

劉伯溫猛吃一驚，心道：今日豈非白日撞鬼了？

劉伯溫深納一口眞氣，正欲施展天機三式的第二式「氣吞宇宙」，以求脫困，忽然眼睜睜的瞧着對面的石壁，渾忘一切，目瞪口呆！

原來石壁之上刻有兩段文字，其一是「天勢論」，其二是「運勢歌」，署名是諸葛武侯。

「天勢論」道：夫行師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謂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順調。地勢者，謂險易形殊，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巖，洪流千里。人勢者，謂王聖將賢，三軍有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也。益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也。

「運勢歌」道：擅闖古洞棄甲走，胡人斯滅此時候；留頭金刀睹此字，急流勇退莫滯留。——己亥蜀漢諸葛武侯題。

劉伯溫目瞪口呆，怔了好一會，他心道：諸葛武侯在千多年前，便已預見今日的情勢，眞天人也！諸葛武侯的「天勢論」，是教人審時度勢，用兵之法，這令劉伯溫第一次領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關係，只要掌握好這三者的關係，則便可所向無敵，所擊必勝了。

這與劉伯溫善測天機，以定天下大勢，有異曲同工之妙，劉伯溫並不感驚疑。

令劉伯溫驚疑的是，諸葛武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算準他劉伯溫必然會在入粵雄關山嶺出現，而且預示元朝已即將覆滅。

而更令劉伯溫驚奇的，是諸葛武侯在「運勢歌」中的最後兩句，「留頭金刀睹此字，急流勇退莫滯留。」，這豈非說要他在此時便要退隱江湖，否則便遲了嗎？難道留到天下一統，明朝朱元璋得了天下，便會對自己不利嗎？

但目下正是反元復漢的關鍵時刻，若自己在此時撒手不理，明軍勝負未卜，甚有可能前功盡廢，反元復漢大業功敗垂成！

劉伯溫想念及此，不由長歎一聲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爲了反元復漢大業，就算有甚災難兇險，也只好認了！待天下一統，明朝確立，那時劉某人再急流勇退便了！」

劉伯溫在孔明刻字洞中，便已萌日後隱退江湖的心願。

劉伯溫心中有了判斷，人也清醒了許多，他瞥一眼「運勢歌」的第一句「擅闖古洞棄甲走」七個字眼，忽然豁然而悟。

他想起自己貼身處，果然穿了一件護身盔甲，而那石壁必然是吸住盔甲的磁石，所以把他連人帶盔甲吸住了。

他試試運氣，欲掙脫而出，但盔甲被吸得牢牢的，他若拚力而出，背部必然受傷，他無奈只好解衣，脫下裏面的盔甲，這才輕鬆脫出石壁磁石的吸困。

劉伯溫不由又驚又佩服，暗道：諸葛武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算出我劉伯溫必入此洞，而且必定「棄甲而走」，這等神機妙算，眞天人也！劉某人若有諸葛武侯之能，何愁反元復漢大業不成功！

「劉軍師！二哥！二弟……」

劉伯溫匆匆套上解下的外衣時，洞外已傳來彭瑩玉、馬雲英的呼

叫。

劉伯溫一躍而出，只見彭瑩玉和馬雲英正在林地中焦急大叫，他兩人身邊，還有一位樵夫模樣的男子。

「彭大哥、三妹、伯溫在此！」劉伯溫向彭瑩玉和馬雲英那面傳聲道。

彭瑩玉、馬雲英均功力奇高，劉伯溫輕輕一句，他兩人便聽到了，連忙循聲向劉伯溫這面掠來，彭瑩玉右手挾着那樵夫，那樵夫猶如騰雲駕霧，嚇得他大叫道：「喂！喂！壯士饒命，老夫只是窮打柴人一個，並無金銀珠寶！你要把老夫劫持到那兒去？」

馬雲英一聽，格格一笑道：「老伯！你便是活寶貝也！」

老樵夫大驚道：「我為甚麼是活寶貝？」

馬雲英大笑道：「你自然是寶貝，看，識貨的人來了！」

彭瑩玉挾着老樵夫，與馬雲英一道，眨眼便掠到劉伯溫面前。

劉伯溫正欲開口詢問，馬雲英已忍不住便搶先道：「二哥，劉大軍師，你恃功力奇高，欺負我和彭大哥嘛。」

劉伯溫微笑道：「二哥欺負三妹什麼了？」

馬雲英嗔道：「你施展慚愧大師所授的天機三式第一式妙演天機輕功身法，把我和彭大哥拋在後面不理，枉我二人白為你焦急，你自己卻逍遙快活，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劉伯溫深知諸葛武侯的用意乃是警醒自己，彭瑩玉與馬雲英就算目睹，亦難明究竟，便把洞中奇遇隱去不談，只淡淡的一笑，道：「此地乃入粵必經之途，不探查清楚，豈能貿然進軍，劉某一時心急，因此走快了一步而已。」

馬雲英道：「那二哥查清了嗎？是否可以揮軍入粵川了？」

劉伯溫道：「天時、地利已知，可惜尚未知人情，因此未能決斷是否揮軍南進。」

馬雲英不解道：「何謂人情？難道你打算向元韃子討人情才南進嗎？」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人情不同彼人情也！此人情乃指某國某地之各階層人的狀況，軍事雖已知天時、地利，但若不知人情，便輕敵貿然而進，則敗北不遠矣！」

馬雲英一聽，大喜道：「好極了！我說這老伯是一件活寶貝，彭大哥偏不信，幸而我把他說服，才不致失了這件大活寶！」

劉伯溫微笑道：「妳為甚麼認定這位老伯是大活寶？」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他自稱是廣府近郊南海鎮人，因逃避元人的追緝，才輾轉來到粵北山區，靠打柴維生，那廣府是元兵駐守重鎮，他既然來自廣府近郊，且對元人恨之入骨，因此若向他打探元人的動靜，是否一個極佳的寶貝人選？」

劉伯溫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位老伯既然是廣府近郊南海大鎮人氏，且走南闖北，於粵川人情世故必定瞭如指掌，征南大軍若有此人作響導，那就勝算在握了。

劉伯溫向那老樵夫作了一揖，道：「在下劉伯溫，請教老伯高姓大名？」

老樵夫一聽，登時聳然動容，道：「你便是那位號稱誓逐元韃復漢疆的劉軍師劉伯溫嗎？老夫沒有聽錯吧？」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老伯！他果然便是明軍的大軍師劉伯溫，他若不是劉伯溫，那普天下便決沒有能知天機禍福的人了。」

老樵夫仍然半信半疑，他怔怔的望着劉伯溫，喃喃道：「你便是能知天機禍福的劉伯溫，你，你沒有騙我老人家眼花吧？」

馬雲英見老樵夫仍不相信，心中有點氣了，她瞪了老樵夫一眼，道：「老伯！你怎樣才相信他是劉伯溫？」

老樵夫根本不知馬雲英是誰，因此他並不怕她，喃喃道：「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除非，除非他當面露一手看看！」

馬雲英無奈的一笑，道：「二哥，他說要你立刻露一手給他看看，匆忙間如何是好？二哥有把握嗎？」

劉伯溫精研他的恩師賴布衣所贈的風水奇學「青烏序」，已然登堂入室，老樵夫這小小一道難題，自然難不倒他。

只見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老樵夫，仔細審視一會，便呵呵一笑，道：「老伯，若劉某所判不差，你必定是晚年得子，而且此子已快三歲了！再者你的兒子終日病患不斷，雖屢延醫求治，但毫無辦法，依然百病纏身，未知是也不是？」

那老樵夫一聽，吐出的舌頭登時縮不回去，好一會才喃喃道：「神仙！活佛……不然你怎會知道？」

劉伯溫微笑道：「老伯滿面光浮，額頭發黑如染煤煙，又淚堂浮腫，此乃老來無後之相，幸而印堂有紅線冲入，且紅線已有三迴，亦即紅線已現三年，紅線若入印堂，則主老年得子，紅線每年一迴，現已三迴，因此可以斷定，老伯得子已三年歲月了。」

劉伯溫此言一出，彭瑩玉、馬雲英亦大感驚奇，忙問老樵夫道：



「是也不是？」

老樵夫歎了口氣，苦笑道：「的確如此！」他說罷，忽然向劉伯溫雙膝跪倒，哀求道：「請劉大師打救一二，指點迷津，好救我那苦命兒逃出生天，可憐我晚年才得此子，若然夭折，我倫家便從此絕後了。」

劉伯溫伸手扶起老樵夫，道：「老伯請起，不必行此大禮，劉某若能相救，絕不會坐視不理，待見到你的小兒郎，便知端詳矣，只是目下劉某軍務在身，不便久留，請老伯原諒。」

老樵夫忙道：「劉大師有甚急務？」

劉伯溫目注老樵夫，但見他滿面正氣凜然，知他必非奸詐之徒，便坦然道：「實不相瞞，劉某上此粵關峻嶺，乃為明軍征南入粵探路，探清粵川的情勢，方可穩操勝算。」

老樵夫一聽，便呵呵一笑，道：「劉大師若要查探粵川的情勢，便找對人了，並非我倫福誇口，若論對粵川地形人物世故的洞悉，放眼粵川，大概也尋不着第二人選了！」

劉伯溫一聽，微笑道：「原來老伯姓倫名福，但未知倫老伯為何肯助劉某一臂之力？」

老樵夫——倫福咬牙道：「老夫乃廣府近郊南海鎮黎涌村人，因氣不過元兵入村姦殺婦女，一時錯手，把一名元兵千夫長一斧頭砍殺了，被逼逃亡到粵北山區，靠打柴維生，劉大師試想想，倫某眼見明軍已然入粵討伐元兵，能不挺身而出嗎？不說為國為民，就為了一己私利，倫某亦會助明軍一臂之力！」

劉伯溫一聽大喜，道：「不錯！國仇家恨，這是倫老伯肯助明軍的最佳理由！劉某果然沒有判斷錯誤！好，劉某便以明軍軍師的身份，聘請倫老伯任明軍征南响導！」

倫福想也沒想，便一口答應劉伯溫所聘，擔任明軍征南响導。

劉伯溫見倫福爽快答應，甚喜。他想了想，便道：「倫老伯，你的家室離此地多遠？」

倫福道：「說來慚愧，老夫的家，只是在此山下的一座草屋而已！不過老家便遠在數百里之外了。」

劉伯溫道：「你家中尚有何人？」

倫福道：「還有誰？不外是拙荊及小兒罷了！」

劉伯溫一聽，道：「既然如此，那就先上你家，把你的老伴和孩兒一道接返軍營，以免走漏消息，致使元人對你不利。」

倫福見到劉伯溫處事精細，處處為他人着想，不由大為感佩，歎道：「劉軍師果然不愧一代名師，就對一位草莽之民，亦如此細心照應，明軍有劉軍師這等人才匡助，何愁大業不成！」

馬雲英笑道：「福伯，你不必討好我二哥，他這人不吃這一套，他認為該做的便會決然去做，不該做的，你把他殺了也決辦不到！福伯還是省回些力氣，等着向他述說粵川的人情世故便了！」

倫福忙道：「未知劉軍師欲知甚麼？但倫某知道的，決不隱瞞！」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必着急，先去接應你的家室，再從長計議。」

馬雲英道：「二哥怎的忽然又不急着辦你的軍務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人無後顧之憂，方會勇往直前，誓無反顧！這道理你還不懂嗎？」

馬雲英一聽，扯起倫福的手就走。

劉伯溫奇道：「三妹，你又急甚麼？」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福伯的家小便是他的命根，先安置好他的命根，福伯便無後顧之憂，他便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勇往直前了！」

劉伯溫與彭瑩玉相視一笑，沒說甚麼，跟着倫福走下山去。

倫福走南闖北，腳力甚佳，劉伯溫、彭瑩玉、馬雲英三人功力奇高，因此雖然山路陡峻，但對四人來說，也根本不算甚麼。

不消半個時辰，四人便走到山腳下了。

在山腳開闊地，果然有一座草屋。倫福指着草屋，苦笑道：「失禮得很，這便是倫某的蝸居了，三位請進去一坐。」

馬雲英笑道：「福伯不必客氣，世上居所，大有大住，小有小居，只要有容身之處，活下來，日後便有好日子過了！」

倫福心性豁達，一聽亦笑道：「不錯，不錯，只要趕走元韃子，老百姓便有好日子過了！」他一頓，忽然想起了甚麼，歎了口氣，道：「可惜我那苦命孩兒，多災多難，也不知是否可以挨到那好日子了，唉！」

馬雲英本是孤兒出身，她一聽倫福說得悽酸，心中便十分同情，忙道：「福伯你放心，有我這二哥在此，他又已瞧出你小兒郎的災困根由，他必定有妙法解救！」

福伯歎了口氣，苦笑道：「但願如此，不過羣醫束手無策，劉軍師並非神仙，老夫也不敢過份奢求了！」

倫福說着，領三人走近草屋。

也許是剛才倫福與馬雲英說話的聲音，把屋內的人驚動了，此時草屋的門依呀一聲推了開來，從裏面走出一位年約四十多的婦人，她懷中抱着一個男孩子。

倫福未及招呼，婦人懷抱的孩子忽然掙扎着跳到地上，搖搖晃晃的向劉伯溫逕直跑來，嘴裏哇哇的叫着：「夢叔叔來了！夢叔叔來了！倫顯拜見夢叔叔！」

衆人一聽，均大吃一驚，不明所以，爲何這娃兒稱劉伯溫作「夢叔叔」？

倫福忙向劉伯溫道：「這是小兒倫顯，年方三歲，不懂禮貌，劉軍師請勿怪罪。」

劉伯溫微微一笑，不但沒半點不悅，反而一手抱起這娃兒，笑問道：「你便是顯兒嗎？你怎會稱我爲夢叔叔？」

那娃兒——倫顯雖然滿臉病容，但人倒精乖，他一疊連聲的道：「是呀！你便是夢叔叔……我昨天晚上見有一位叔叔，走到我家屋前，卻不走進來，於是我大叫，後來把娘親吵醒了，娘親說，我是在做夢，但我見到的那位叔叔，與叔叔你一模一樣！你必定是那位夢叔叔了！」

倫福一聽，忙向那婦人道：「孩子他娘，眞有此事嗎？」

那婦人原來是倫福的妻子倫氏，她點點頭道：「是眞的！顯兒昨晚的確在睡中驚醒，一面大叫夢叔叔救我！夢叔叔不要走……起先我以爲是孩子的夢話，但此時他一見這位大叔，便直叫夢叔叔來了，妾身想，顯兒或許遇上貴人了！」

倫福又驚又喜，道：「他果然是一位貴人，因爲他便是明軍軍師劉伯溫！」

倫氏一聽，便噗的一聲，向劉伯溫雙膝跪下，道：「民婦倫氏拜見劉軍師……」

劉伯溫此時正仔細端詳倫顯的氣色，沒有手去扶起倫氏，忙道：「倫大嫂快請起來！此非軍營，不必行此大禮！」

倫氏卻不肯起來，接着哀聲道：「素聞劉軍師有驚天本領，可以令人起死回生，萬望劉軍師大發慈悲，打救小兒，可憐他倫家數代單傳，老年才得此子，若小兒有甚三長兩短，倫家便從此絕後了！」

劉伯溫不及伸手相扶，他很同情倫氏夫婦，便伸出二根手指，向倫氏跪着的地方劃了兩個弧圈，這是天機三式的「氣吞宇宙」中的「平地青雲」一招，威力强大之極。

倫氏身不由己，便被一股巨大的托承力，平空托了起來，緩緩落下，卻是無論如何也跪不下去了，她驚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倫大嫂放心，倫大哥受聘爲明軍征南响導，彼此是一家人，你家的事，便即劉伯溫的事，但有辦法施救，劉某絕不會坐視不救！」

馬雲英走過來，扶住倫大嫂，笑道：「倫大嫂，你大可放心了，我這二哥輕易不肯承諾，但他答應之事便決不會更改，他一定會想辦法救治你家小兒郎。」

倫大嫂大喜，不由破涕爲笑，向劉伯溫謝道：「劉軍師果然是義軍之師，若能救小兒一命，劉軍師便是倫家的再生父母了！」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這般謝來謝去，何日了結？不如先到屋內，收拾行裝，先返軍營，再從長計議如何？」

倫大嫂奇道：「爲甚麼要返軍營？」

倫福道：「劉軍師擔心我的身份暴露，被元人查悉，會對你和顯兒不利，因此一定要先把你二人接去軍營，以策安全。」

倫大嫂感激道：「劉軍師處事精細，算無遺策，眞不愧爲仁義之師，爲明軍赴湯蹈火，也是應該的呵！」

倫大嫂說罷，再無二話，返身入屋，收拾行裝去了。

說是收拾，其實也沒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只有一些日用的隨身衣物而已。

不一會，倫大嫂便已收拾妥當，馬雲英助她挽了一袋衣物，其餘的倫福自己背了。

一行六人，再上山去，明軍的大營，就在這山的另一面山腳。

不知怎地，倫顯一直任劉伯溫抱着，上山下山，竟如遇上親人似的。

劉伯溫與倫顯一路有說有笑，倫顯也乖巧得很，有問有答，視劉伯溫如親叔叔似的。

馬雲英不由暗暗驚奇，心道：二哥這是怎的了？莫非忽然想娶老婆養娃娃了嗎？不然，莫非他眞的是倫顯這娃兒認定的「夢叔叔」嗎？

＊　＊　＊

劉伯溫等返回明軍大營，征南大將軍徐英親在營外接迎。

劉伯溫等三人在征南大軍中身份特殊，一是明軍全軍軍師，一是未來的「皇后娘娘」，一是地位優越的「中軍散人」，因此徐英雖然掛征南大將軍銜頭，但也不敢失了禮節，何況徐英有今日之成就，全靠劉伯溫的一手栽培，徐英視劉伯溫簡直有如恩師。

當下衆人相見，馬雲英親自安排倫氏母子，入住她的親兵營。

彭瑩玉笑道：「三妹，爲何這般熱心？」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二哥



是顯娃兒的夢叔叔，雲英若不小心照應，顯娃兒有個三長兩短，二哥發起火來，把三妹按軍法處置，三妹豈非大不合算？」

馬雲英說着，領倫氏母子走入她的親兵營去了。

劉伯溫與彭瑩玉、徐英相視一笑，沒說甚麼。倫福並不知道馬雲英的身份，他只覺這姑娘待人熱誠，是明軍的一位女將而已，因此也不感甚麼驚奇，他若知道馬雲英是未來的「皇后娘娘」，他就不知如何的感佩了。

當晚，劉伯溫便把倫福邀至中軍大營，與徐英、彭瑩玉一道商討軍情。

此時，倫福才知道，徐英是征南大將軍，他欲下跪參拜，徐英連忙伸手扶住，道：「倫大哥是劉軍師請來的客人，亦即明軍的貴賓，徐某豈敢受拜？況且軍規不違賓客，倫大哥請勿客氣！」

倫福這才知道，劉伯溫在明軍的威望非同小可，由於他是劉伯溫請來的客人，連征南大將軍亦把他視作貴賓招待。

倫福告罪坐下了。

劉伯溫微笑道：「倫大哥世居粵川廣府，對粵川人情世故瞭如指掌，征南明軍有倫大哥作响導相助，必定可以事半功倍，尚請倫大哥不吝賜告！」

倫福道：「但能有助明軍征南，驅除元虜，倫某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劉伯溫點點頭，道：「很好！那請教倫大哥，明軍征南，首重甚麼？」

倫福道：「粵川百姓，飽受元人欺凌壓榨，大多奄奄一息，思變久矣！於此時若有仁義之師駕臨，粵川百姓必定揭竿而起，紛投仁義之師，元人雖有重兵，亦必然不堪一擊！」

劉伯溫微笑，向徐英點點頭，道：「此乃粵川百姓肺腑之言，徐將軍有何體會？」

徐英想了想，便向坐在一旁待命的軍中書記下令道：「征南大軍軍紀第一條，凡入粵川境內，妄自燒殺搶掠者，殺毋赦！第二條，征南大軍既入粵川，粵川百姓即明軍衣食父母，理應保之護之敬之愛之，不遵者軍法處置！」

徐英說罷，向劉伯溫請示道：「劉軍師以爲如何？」

劉伯溫甚喜，微笑點頭，道：「請徐將軍決斷！」

徐英一聽，便再無猶豫，向軍中書記下令道：「先把這兩條記下了！餘下容議。」

軍中書記肅然領令，揮筆疾書，立刻便成了明軍入粵的首兩大軍紀了。

倫福親眼目睹，明軍自軍師到大將軍，上下親如手足，愛民如子，不由更爲感佩，他歎道：「明軍就憑這兩條，便足稱仁義之師了！如此仁義之師，必滅元人無疑！」

劉伯溫又問倫福道：「粵川百姓，首重甚麼？有何特長？」

倫福沉吟道：「粵人重商而輕農，但求生活安穩富裕足矣，其他都不作强求。」

劉伯溫一聽，大感興趣道：「請倫大哥詳說之！」

倫福想了想，終於道：「實不相瞞，倫某先祖，曾是大宋的九品縣官，因此於粵川人情世態大有研究，所知甚詳，代代相傳，到倫某這一代亦不敢遺忘。先祖曾經提及，中國有四大河流、五大山脈，分爲黑龍江、黃河、長江、粵江四系水流，又山系分爲崑崙山系、天山阿爾泰系，喜馬拉雅山系、興都富什山系、蘇里曼山等五大山系。四大水域、五大山系，便形成中國各地人情風俗世態的各異，其中千變萬化，神機莫測！」

彭瑩玉一聽，向劉伯溫微微一笑，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二弟！不料倫福竟是你的同道知己！」

劉伯溫亦以傳音入密功夫答道：「大哥稍安毋躁，且聽其言可也！」

彭瑩玉不解道：「二弟堂堂明軍軍師、天機大師，竟要向一位草野之民請教嗎？」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海之所以成，乃納百川之故，況且伯溫恩師賴大師亦是一介布衣，難道草野之中便沒有能人嗎？不外是各有所長吧！」

彭瑩玉一聽，臉上一紅，心道：論心性之寬宏，彭某委實比不上劉伯溫！

劉伯溫向倫福微笑點頭，道：「倫大哥所言，令人耳目一新，但不知四大河流、五大山系不同的原因，中國各地之民情世俗又有甚麼區別？請倫大哥細道其詳。」

倫福見劉伯溫語出誠懇，感他虛懷若谷，便大膽直言道：「先祖曾言，五大山系以崑崙山脈爲幹，而粵川之地，乃崑崙山脈之南幹，雖不及北幹之雄偉，但山勢地脈綿長渾厚，非北幹所能企及；又四大河流，粵川受粵江主宰，粵江不及黃河、長江之洶湧澎湃，但流域之廣、水源之足，則遠勝黃河、長江；因此之故，因山、水薰陶之不同，便令北人尚武勇，南人重文學；南人多溫和，北人多剛毅；南人主政以仁厚寬縱爲風，北人主政以壓制嚴厲是尚；南人重商賈，北人尚官祿；南人多經濟豐裕，北人多貧瘠淡泊，再者……」

倫福忽然欲言又止。

劉伯溫知他心有所慮，便坦然一笑，道：「倫大哥但說無妨，劉某敢擔保，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倫福受劉伯溫如此鼓勵，這才坦然道：「再者因山脈、流域之不同，南北之民不但言語相異，風習相異，其民風亦大異。粵江之民多獨立思想，有進取大志，因其兩面臨海，爲五洲交通孔道，與海外交往，亦先於長江、黃河等地域。知乎於此，南方民俗，便不難掌握矣！」

劉伯溫沉吟不語，似在仔細體會，好一會，才向倫福謝道：「多謝倫大哥指敎！因地制宜，知己知彼，征南方略，大致可定矣！」

倫福忙道：「未知劉軍師如何決斷？」

劉伯溫道：「南粵之民，歷來以仁厚寬縱爲理想當政者，則明軍征南，當首重仁義！例如三國諸葛武侯，征南抱以心服之方略，對孟獲七擒七縱，方換得數十年南民服貼，明軍征南，亦宜以心戰爲主，力戰爲輔，切不可以力壓之，以武服之，否則不足以令天下太平！」

劉伯溫此言一出，便確定了明軍征南的大旨，亦因而令南粵百姓免卻一場刀光血影。——

倫福大喜，以手加額道：「有劉軍師此言，南粵百姓有福矣！」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倫大哥不必客氣，劉某之言，其實亦是明軍上自吳王朱元璋，下至普通士卒，投身反元復漢大業的宗旨，日後天下平定，尚有勞倫大哥向南粵百姓曉喻。」

倫福歎道：「劉軍師豐功而不自恃！虛懷若谷，眞再生諸葛孔明！」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倫大哥又來了！」

倫福亦笑道：「心有所感，不發不足以心安，請劉軍師見諒。」

劉伯溫微笑，接着問道：「南粵民風如此，那元人在南粵如何主政？」

倫福道：「南粵早年乃由朝廷派元官南下執掌，元官視南粵百姓爲南蠻，比普通的漢人猶低一等，因此南粵百姓比奴隸不如，受盡元人的壓迫，慘死枉死不知凡幾！近年卻有一位出身南粵的元朝官吏，出任廣東行省左丞，由於此人能幹，廣東最高的官兒平章政事雖然是元人，但實際掌政的，反而是這位出身南粵的當地官兒。」

劉伯溫一聽，大感興趣道：「噢？那這位元朝的漢人官吏姓甚名誰？元朝如何會信任他出掌廣東政事？」

倫福道：「此人姓何名眞，出身廣東東莞，是道地的南粵人。他早年曾在北方任過九品小官稅務副使。後來棄官而去，回家鄉招募鄉勇，私辦團練，當時東莞有人欲反元朝，何眞知此等人乃强盜，爲免當地百姓遭殃，便跑去元朝官府告密，元官反而把他扣押起來，後來他逃回家鄉。不久惠陽城一名元官謀反，佔了惠陽城，元朝派何眞去打惠陽城，終於被他殲滅元軍叛兵，於是元朝便派他出任惠陽同知，官居四品。再後來有一名海盜率衆把廣州佔了，元軍久攻不下，何眞出馬，很快便把海盜消滅，收復廣州，因此元朝便派他出任廣東的行省左丞，掌廣東的一半軍權及政事，因爲此人能幹，所以廣東政事實際上由何眞負責。」

劉伯溫忙道：「何眞主政廣東，政績如何？百姓有甚麼反應？」

倫福想了想，道：「何眞官居元朝二品大官，自然對元朝效忠，不過，他在廣東採取的是保境安民的方略，南粵百姓因此可以免受兵災之苦，偏安一隅。」

劉伯溫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很好！何眞此人可用！」

彭瑩玉奇道：「此人對元朝效忠，爲甚麼可用？」

劉伯溫道：「亂世中，但能以安境保民爲念的，必定是大智大勇之士，不管他是元朝人還是其他，因爲戰亂最苦的並非朝廷，而是萬千老百姓，誰能以蒼生爲重的，必然可得百姓的擁護，至於他效忠元朝，或許只是他處世的一種策略而已！」

倫福點頭道：「是呵！何眞此人世居南粵，本來寂寂無聞，後來他父親去世，碰上一位遊方僧人，替他點了一座墓地下葬先父，自此之後，亦不失一位人才，可惜對元朝死心塌地，算得上是明珠暗投了！可惜！可惜！」

彭瑩玉忽然若有所思道：「劉軍師，按倫大哥所說，何眞似乎是得了地脈龍氣而發跡，照道理該甚具慧眼，認淸時勢大節，但爲甚麼他不毅然投效義軍，反而對無道元朝死心塌地？這龍氣地脈之說，豈非虛妄矛盾之極？」

劉伯溫在堪輿學上，已得尋龍大俠賴布衣的眞傳，他略一思索，便即領悟，微笑道：「彭瑩玉之言稍有偏誤，因龍墓雖得，但亦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方可成其大業，三者之中，相輔相承，半點馬虎不得。」

彭瑩玉忙道：「何謂墓穴之天時、地利、人和？」

劉伯溫道：「墓穴整體而言，可分爲三才，三才亦即天、地、人三層。天者指墓穴之碑，執掌天時；地指墓穴之底，執掌地利；人指



墓穴中間部份，執掌人和……」

彭瑩玉亦是此道中人，他一聽便若有所思道：「然則何眞於時勢模糊不清，認賊作父，死心塌地效忠元朝，乃天時部份呈兇兆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彭大哥點中骨節矣！天時者，即時勢也，天時不利，亦即於時勢認識不清，混混噩噩，不辨是非，不明大勢，因此雖有龍墓，亦僅屬盲龍而已！」

倫福不由驚奇道：「請敎劉軍師，何謂盲龍？」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龍躍九天，本來光華閃閃，但若眞龍盲眼，豈能辨淸方向、細察大勢，不外胡衝亂撞，盲眼之龍而已！」

彭瑩玉悟道：「二弟是說，何眞乃一條盲眼之龍？」

劉伯溫微笑道：「若倫大哥之言不差，何眞祖墓已得龍氣，那其祖墓之龍，必是盲龍無疑。」

倫福道：「但何眞主政廣東，發跡於廣東，不但官運亨通，大得元人信任，而且他主政多年，對粵川百姓，倒能仁厚寬縱待之，因此粵川百姓對此人口碑甚佳，視作亂世之好官，大得民心，他有此福運，豈非他先祖龍墓之力麼？既然是盲眼之龍，又何來如此渾厚龍氣？」

倫福此言一出，就連彭瑩玉、徐英亦深有同感，均目注劉伯溫，急欲聽他闡明。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剛才已論及，龍墓分由天、地、人三才主宰，何眞之龍墓，雖未得天時，成了盲眼之龍，但其地利、人和卻已大得祖墓龍氣陶冶，亦可說他已得地利、人和矣！地利者，指他是南粵人並掌政南粵，熟悉民情世故，施政必能事半功倍；人和者，指他能以百姓爲念，採取保境安民大計，於亂世中不失爲利民的好官，因此百姓口碑甚佳，偏安一隅，保住官祿，這豈非是他祖墓龍氣之宏力！」

劉伯溫這一詳細解說，徐英、彭瑩玉、倫福三人均恍然大悟。

倫福歎道：「這便是了！倫某早就疑惑，爲甚麼何眞竟能平步靑雲，從寂寂無名之輩，一躍而成南粵首領，而且任由元朝內鬥傾軋，他竟能安然無恙，保住官祿，因此亦保住南粵百姓免受刀兵之苦，原來此乃其祖墓龍氣使然！世事當眞玄妙！」

徐英道：「劉軍師的堪輿奇學，當眞神妙之極，鬼神莫測，但征南之役到底要以軍事行動解決，未知劉軍師有何妙策？」

劉伯溫微微一笑，似已胸有成竹，但並不說破，轉向倫福道：「元人在廣東的兵力，倫大哥是否清楚？」

倫福沉吟了一會，方道：「元朝在廣東的兵力佈防，乃軍事機密，倫某如何知道？不過倫某有一位朋友，乃經營米舖，聽他透露，元人在廣州一地，每日軍糧約達十萬斤，由此或可推算出元兵在廣州的數目。」

劉伯溫略一沉吟，亦微微一笑道：「很好，多謝倫大哥提供的線索。倫大哥連日辛勞，請先返軍營歇息。」

徐英一聽，明白劉伯溫之意，便向參將下令道：「趙參將，送倫大哥入後營安歇，好生招待，不得怠慢。」

趙參將忙道：「遵命！倫壯士請！」

倫福雖不願走，但他知道，接下的必定是明軍最高將領的戰前密議，軍機秘密，他的確不便繼續參與，便連忙站起來，向劉伯溫道：「如此倫某先行告退，但劉軍師有所需要效力之處，倫某義不容辭！」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很好！倫大哥，請先歇息一宵，明天一早，便要辛苦倫大哥奔走了！」

趙參將引送倫福退出中軍大營而去。

劉伯溫目送倫福離去，待不見了，才轉過頭來，向徐英、彭瑩玉道：「倫福正氣凜然，他所透露的不必懷疑，看來，征南大軍要決定下一步行動了！」

徐英沉吟不語，他跟隨劉伯溫和徐達多年，亦已深得劉伯溫的用兵之法，遇事冷靜沉着，未經深思熟慮，決不會貿然行事！

彭瑩玉卻有點不耐了，他一聽劉伯溫所言，便逼不及待道：「區區元兵，豈在我大明征南大軍眼內，目下全軍將士，鬥志昂揚，只要一聲令下，定必奮勇衝殺，不出十日，便把南粵首府廣州拿下了！劉軍師快着徐將軍下令便了！」

劉伯溫向徐英道：「徐將軍意下如何？」

徐英沉吟道：「元朝在廣東兵力不弱，按軍糧計算，單在廣州駐地便有十萬兵力，若然硬闖，雖可取勝，但難免一番殘酷血戰，不但雙方將士死傷慘重，南粵百姓亦難免受戰火所害……」

彭瑩玉有點不高興了，他瞪了徐英一眼，沉聲道：「徐將軍作戰素以英勇見稱，怎的今日征南却諸多猶豫，畏首畏尾，到底是甚麼意思，爽快道出便是。」

徐英被彭瑩玉刺了一句，卻不爲所動，鎮靜的道：「徐英既任征南大將軍，便要爲全軍生命着眼，決不作無謂的死傷！而且征南絕非畢其功於一役，爲大明江山着想，

宜以心服之，不宜以武壓之，令南人心服，方可保長久穩定，因此徐某以為，征南當以智取，不宜力敵……」

徐英正欲說下去，中軍營外，趙參將忽然闖了進來，向劉伯溫和徐英稟報道：「劉軍師、徐將軍、吳王差遣密使到了！」

劉伯溫微一點頭，道：「快傳！」

不一會，趙參將便把朱元璋派來的密使引進營帳，密使向劉伯溫、徐英參拜。

徐英道：「王密使不必多禮，吳王有甚密令？」

王密使神色欣然道：「稟劉軍師、徐將軍，吳王差末將來，乃傳北伐遠征大軍捷報！」

徐英一聽，忙道：「王密使快說！」

王密使道：「徐達大將軍，常副將軍所率二十萬北伐大軍，所向披靡，不到十日，便已攻陷元朝山東全境，現正整軍待命；湯將軍所率東征大軍，出溫州台州海口，直插福州，佔領南台，守將陳同被俘，湯將軍已攻陷福州，福州元兵自大將軍帕木兒以下五萬大軍，全數被殲，吳王因此緊急派末將前來，向劉軍師征詢下一步行止。」

劉伯溫聽了，心中雖然欣喜，但並不露於形色，他沉吟不語。

彭瑩玉早就興奮得按捺不住了，叫道：「如此，徐大將軍便宜直插大都，一舉攻滅元朝！而且北伐、東征皆傳捷報，征南一役亦宜長驅直進，不容遲滯了！」

徐英也被王密使帶來的消息刺激，有點急切道：「劉軍師，按目下情勢，彭散人之言亦有其理，征南大軍若再滯留，是否有所延誤戰機，請劉軍師定奪！」

劉伯溫卻異常冷靜，他再沉吟一會，確證自己所斷無誤，這才肅然道：「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備我，此所以北伐、東征、南征三軍齊發之故。三面夾擊之下，元人不得不分兵迎戰，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此乃北伐、東征所以長驅直進之根由也！」

劉伯溫一頓，又道：「因此按目下全局大勢，不宜把敵逼得過急，宜放開一面，稍鬆其縛，則敵必然拚死掙扎，全力分兵守衛，我則專而為一，目的乃一統天下，其兵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敵有形而我無形，於大勢而言，我已佔盡先機！王密使！」劉伯溫低喚一聲。

王密使忙道：「末將在！」

劉伯溫道：「請速返應天，稟報吳王，着徐達、常遇春兩將所率北伐大軍，攻陷山東後，不宜直插大都，先行整肅所佔之地，待站穩腳根，出敵意料，不向北續進，而轉師西向，攻克河南，然後亦整肅河南，會合山東、河南大軍，會師於運河與衛河交滙處臨清，然後即以雷霆萬鈞之力，衝破河北，由滄縣、青縣，直插大都！」

王密使凜然道：「是！末將僅記軍師訓示，呈奏吳王。」

劉伯溫想了想，又道：「王密使再請轉告吳王，湯和將軍的東征大軍，宜以配合北伐大軍為第一目的，不可貪功冒進！至於征南之役，請回報吳王，伯溫當以日後大明江山一統為目標，力求以德服之，以智取之，若能令南粵不戰而歸服大明，則南粵富足經濟，可助大明建朝立國，一統天下！」

王密使亦連忙答應了。

劉伯溫道：「若王密使可以支持，便請立刻回返應天府，稟報吳王，未知意下如何？」

王密使慨然道：「劉軍師為大明功業嘔心瀝血，運籌帷幄，末將豈敢貪圖安逸？但教有一口氣在，亦必盡速馳報！末將這便告退了！」

王密使說罷，火速轉身，連夜馳騎，飛趕回應天府，向朱元璋奏報劉伯溫的大計去了。

王密使剛走出去，彭瑩玉、徐英便不約而同的道：「劉軍師，北伐、東征已成功在即，征南大軍再不可遲緩矣！是否立刻揮軍直插廣州省府？」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錯，明天一早便進軍南粵境內，目標是廣東行省首府廣州！不過要以智取之，以德服之，若能不戰而克南粵全境，則大明江山定矣！若非如此，以力壓之，以兵戰之，以武服之，則南粵之民決難心服，勢必禍根深種，甚至得而無用，反成莫大包袱！伯溫用心，還望兩位體察。」

彭瑩玉無言以對，他雖然不大贊成劉伯溫採此緩進之法，但亦知他處處從大局着眼，於大勢洞察秋毫，因此也不知如何反對。

徐英想了想，道：「若能不戰而克南粵，的確是上上之策，但鎮守廣東的何眞對元朝死心塌地，必然死守，不經血戰，如何令他降服大明？」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大勢已定，事在人為，雖然心戰比力戰辛苦百倍，但為日後大明江山着想，伯溫亦不得不勉為其難！」

徐英點頭贊同了。

彭瑩玉卻心道：劉伯溫呵劉伯溫，當年諸葛孔明行兵南蠻，尚要七擒七縱，費盡心血兵力，你若能不戰而克南粵，那便當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馬雲英迴身一掌向黑衣幪面人擊去。

劉伯溫對彭瑩玉的疑慮，只作不見，當下決定，明天一早，征南大軍便越過南粵雄關，向境內進發。

劉伯溫目注彭瑩玉，微笑道：「假如能夠偵悉何眞的時辰八字、祖墓所在、及其家史，則此行必定事半功倍！」

徐英奇道：「劉軍師征南，與何眞的時辰八字、祖墓、家史有何關係？若要偵查，便派探子先行潛入廣州查探便了！」

劉伯溫微笑搖頭道：「此行事關重大，絕不能打草驚蛇，否則便失潛移默化之奇效！因此需要一位武可力敵萬人，智可孤膽克敵之能人，方可勝任。」

徐英道：「這麼一位能士，明軍中卻委實不多，未知劉軍師有合適人選了嗎？」

劉伯溫瞥一眼彭瑩玉，見他沉吟不語，便微微一笑，道：「人選早已有了，不過未知他是否肯赴此行罷了！此行兇險重重，九死一生，膽小之人，決不敢自告奮勇，劉某也不敢施之軍令，若沒有人去，劉某就只好自己走一遭罷了！」

徐英大吃一驚，道：「劉軍師乃明軍棟樑，豈能孤身犯險？若有甚麼閃失，徐英粉身碎骨亦難以補救！若無合適人選，那就由徐英去吧！」

劉伯溫搖頭道：「徐將軍其勇可嘉，但徐將軍乃大軍之將材，非孤膽英雄之選，此行並非兩軍對陣斷殺，況且徐將軍乃征南大軍之帥，豈能入敵營，被何眞輕覷，以為我明軍別無能人！因此去不得也。」

徐英無奈歎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若劉軍師眞的要孤身走險，徐英說不得也要違令一次，決不准劉軍師踏出中軍大營半步了！」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但若不去，劉某所訂方略，便不知勝敗如何！這卻如何是好？」

彭瑩玉一直沉吟不語，這時見兩人長吁短歎，說來說去，倒忘了他彭瑩玉存在似的，他到底按捺不住了，沉聲道：「劉軍師！徐將軍！彭瑩玉耳沒聾，口沒啞，自信尚可萬里縱橫，怎麼當我不存在似的？」

徐英迷惑道：「彭散人言重了！你的意思是……」

彭瑩玉怒道：「徐將軍既然仍當我是明軍中軍散人，明軍既有急務，彭某難道便不該挺身而出，負此重任麼！」

彭瑩玉說罷，狠狠的瞪了劉伯溫一眼，他此時連他的二弟亦怪責了，只礙於他是軍師身份，不便出口而已。

徐英無奈一笑，道：「彭散人

多心了，徐英如何敢忘了彭散人乃明軍貴賓身份？但這是劉軍師親自策劃的大計，徐英亦無法插嘴。劉軍師，你看彭散人是否可擔此重任？」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彭散人是劉某的結義兄長，他的才幹我自然清楚，他的確是此行的最佳人選，不過小弟未知他是否有此膽量和信心罷了！」

彭瑩玉經不起劉伯溫如此相激，氣得滿臉通紅，咬牙道：「不必使激將法了，二弟！廣州偵敵，便由彭某隻身獨闖吧！」

劉伯溫一聽，微笑道：「彭大哥，有膽量尚需有信心呵！」

彭瑩玉被激得滿腔怒火，決然道：「沒說的，二弟！彭某此行，必定把何眞祖宗三代的秘事挖出來便了，你便下令吧！」

劉伯溫笑容一斂，肅然道：「彭大哥肯擔此重任，實乃南粵百姓之福，劉某謹代表南粵百姓向彭大哥先行謝過！彭大哥此行事關南粵萬千百姓是否可以免受刀兵之苦，因此大意不得，須依劉某三個條件，彭大哥若答應了，劉某才敢讓你孤身獨闖！」

彭瑩玉此時已被挑起好勝心，非去不可，他一聽便咬牙道：「二弟呵二弟，你有甚條件便快說吧！彭某的興頭已被挑起來了，莫說三個條件，便十條八條，亦只好答應了！」

劉伯溫立刻道：「好！那第一，此行只宜智取，不可力敵，絕對不可暴露身份，更不可打草驚蛇！」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彭某的行踪，自信元兵尚無人可以知悉，這條件不難。」

劉伯溫又道：「第二，不可傷及無辜，更不可令何眞此人有任何損傷！」

彭瑩玉略感為難，心道：廣州乃何眞十萬大軍駐守重地，彭某這潛入敵營，隨時會有廝殺，死傷在所難免，假如被何眞發覺，要捉殺彭某，彭某亦不能反抗麼？那彭某人一身絕頂武功，豈非當花兒裝扮麼！

彭瑩玉沉吟不語，劉伯溫也默然無話，彭瑩玉又轉念道：若我不答應，二弟他必定不准我獨闖，此行便告吹了！

彭瑩玉無奈歎了口氣，道：「不答應也不行了，好，那彭某就答應吧，就算自己粉身碎骨，亦不損這何眞分毫便了！」

劉伯溫肅然道：「不損何眞此人，乃為和平攻克南粵，免南粵百姓受戰爭之苦，並非劉某對何眞此人有任何偏私！這點請彭大哥定要明白！」

彭瑩玉點頭道：「二弟的用心，大哥還不知道嗎？」

劉伯溫這才又道：「很好！那第三個條件嘛……」

彭瑩玉不知劉伯溫還有甚麼更厲害的難題，見他欲言又止，忙道：「如何？」

劉伯溫此時眼珠盯着彭瑩玉，一字一句道：「這第三個條件，就是彭大哥你一定要親自凱旋回營！不得有任何損傷！知道麼？彭大哥！」

彭瑩玉此時才明白，劉伯溫所以花這許多心血，不外是為了盡量減輕明軍將士及南粵老百姓的損傷，他的心胸之仁義，簡直可比日月！彭瑩玉動情的一笑，道：「放心吧二弟，一切我自會小心謹慎，斷不會令你失望便是！」

劉伯溫這才不再猶豫，決然道：「那好，彭大哥便請立刻出發！征南大軍明天一早便向南開拔，希望及早見到彭大哥凱旋而回！」

彭瑩玉微一點頭，便即疾掠而出，眨眼便不見了踪影，身法之快，形如鬼魅。

徐英歎道：「潛營探查，孤身犯險之責，確非彭散人莫屬！」

劉伯溫微笑道：「彭散人性烈如火，但能滿懷信心，且又小心謹慎，此行便必成功矣！」

徐英道：「那是否立刻傳令三軍，準備明早出發，請劉軍師示下。」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斷然道：「眼下僅是二更時分，不必過早暴露大軍去向，等五更天再傳令下去吧！此行志不在力戰，在於智取，不必過於匆忙，徐徐緩進可矣。」

徐英肅然道：「是，徐英遵命。」當下徐英亦與衆參將一道，安排大軍明早出發諸事去了。

劉伯溫步出中軍大營，但見四野月色如銀，萬千營帳，隱在如水銀光之下，肅然如無人之域。

劉伯溫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徐英行軍紮營，調度佈防，動如脫兔，靜如處子，已深得用兵之法矣！

劉伯溫抬眼望去，但見一輪明月，懸在北面山頭，猶如一個光華閃灼的火雷。他心中忽然一動，便袖占一課，仔細一看，卻得了火雷噬嗑之卦。

劉伯溫暗道：「噬嗑」乃指吃食物時，宜細嚼慢咽，如此方可消化、吸收；若把食物囫圇吞下，心急氣躁，便食不知味，而且不易消化，有傷腸胃。因此宜把食物放在口裏，多停留咀嚼，如此便可嚐出美味，而且便於消化，利於吸收了！

劉伯溫轉念又暗道：這「噬嗑」之卦，放在目下征南大事上，豈非切合之極？南粵之地，就有如一塊



「火肉」，切忌囫圇吞下，因為只有緩緩咀嚼，才能嚐到其肥美之味，而且也便於消化，亦即管治，利於吸收亦即吸取其豐裕之經濟，日後對大明江山大有益處！

劉伯溫這般推度，不由欣然心道：「看來劉某所定以心智取南粵，上合天意，下順民心，果然是上上之策！」

當下劉伯溫再無半點猶豫，轉身返回中軍大營，仔細研閱明天入南粵的行軍路線去了。

＊　＊　＊

第二天五更時分，征南大軍五萬將士，便接到征南大將軍徐英的開拔軍令。

三軍將領早有準備，而且全軍士氣高昂，人人急欲為大明建功立業。因此軍令甫下，三軍便火速動作，不消半個時辰，一隊尖兵便先行疾馳而去。隨後是征南大軍的先鋒將領，率五千精騎，分前、中、後三陣，疾奔向前。不久，征南大軍的中軍大營亦緊隨先鋒精騎的後隊起動。最後是趙參將率五千精騎殿後。

五萬征南大軍，越過南粵雄關，向廣東縣腹地進發。

遵照劉伯溫的訓令，征南大軍徐徐緩進，半日後，才抵達廣東南雄重鎮城外五里，不過，當劉伯溫、徐英的中軍大營抵達時，方將軍率領的前鋒精騎，已突進到南雄鎮城下了。

徐英忙向劉伯溫請示道：「是否攻城？」

劉伯溫尚未及有所表示，營外已有探子闖入，向劉伯溫、徐英報道：「劉軍師！徐將軍！前面五里，南雄元兵望風飛遁，百姓亦一走而空，只剩下一座空城了！方將軍請示，前鋒是否進城駐紮？」

徐英見南雄重鎮，竟然兵不血刃便垂手可得，大感意外，不敢貿然行事，便向劉伯溫道：「南雄元兵已遁，似乎懾於我明軍聲勢，正好趁機先把南雄佔領，派兵駐守，以便進可攻，退可守！未知劉軍師意下如何？」

劉伯溫微一沉吟，微笑道：「不然，徐將軍，明軍決不進駐南雄也！」

徐英奇道：「為何不進？」

劉伯溫微笑道：「若按普通的力戰之策，攻城陷池，自是當務之急，但此行以心戰之，以智取之，便不可貪圖於一城一池之得失，而在於瓦解元兵在南粵的抵抗！因此若把南雄佔領，斷了元兵的退路，元兵便成了困獸，困獸便必然作垂死一鬥，血戰便勢所難免了！而且何眞非等閑之輩，他竟然可以說服南雄百姓，空城而去，可證他甚得南粵民心，他所以放棄南雄，其實另有深意……」

徐英大感興趣道：「是何意圖？劉軍師請諭示。」

劉伯溫甚喜徐英的好學嚴謹，便微笑道：「徐將軍聽過兵法上背水一戰，破釜沉舟的戰例麼？」

徐英道：「徐英曾聽到劉軍師訓諭，當年韓信正是用此方法，把大兵置諸死地，大軍為求生計，自然奮勇拚殺，終能克敵制勝！莫非何眞用的，亦是用此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戰略麼？」

劉伯溫見徐英悟性甚高，喜道：「不錯！果然不愧是徐達的愛將！何眞的確是用此策略！不過尚有另外一層作用。」

徐英忙道：「請劉軍師道其詳！」

劉伯溫道：「何眞亦深知戰線太長，兵力分散之危，因此他主動放棄南雄，一方面有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用意，另一方面也有收縮兵力，集中重兵，伺機反撲之意。由此可見，何眞亦深得用兵之法，切不可輕覷而貿然行事！」

劉伯溫一頓，斷然道：「徐將軍，請傳令前鋒，繞過南雄，轉而東行，直插官渡，渡過翁江後，即暫駐翁源待命！」

徐英立刻向前鋒探子道：「速去傳知方將軍，依劉軍師所定進軍路線行動！」

前鋒探子領令，立刻出營，趕返前鋒，傳令去了。

徐英又向近身的參將下令道：「中軍停止向南雄進發，繞道直插官渡！」

參將傳令去了。徐英這才又道：「若渡翁江，進軍方向便非廣州，而是潮陽，劉軍師莫非欲先取潮陽？」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何眞以為我必直取廣州，因此集結重兵於廣州佈防，我若向廣州挺進，便陷入何眞的重圍，血戰勢所難免。我因此移師東行，直插潮陽，先把大半個粵東拿下，廣州便成了孤城，久圍之下，元兵必軍心動搖，再配合玄妙心智之戰，和平取南粵的大計成矣！」

當下征南大軍移師東向，渡過翁江，取道連平，再插老隆，抵達五華。

劉伯溫傳令，三軍沿五華地域佈防，不再東進，亦不作南攻。

徐英雖然知悉劉伯溫的意圖，但此時也感迷惑了，他向劉伯溫道：「為甚不先取潮陽，撼敵軍心，再移師南進？」

劉伯溫道：「吾之征南大計，南圖廣州而不進，東困潮陽而不攻，正是以虛實之勢，亂敵之心，以達不戰而克之功，因此，宜傳令三軍，於五華一線佈防，嚴密戒備，

隨時待命！徐將軍以爲如何？」

徐英歎道：「劉軍師用兵如神，鬼神莫測，徐英心中雖有不解之處，但也不敢有任何異議，一切遵命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兵法之道，宜從實戰中參悟，兵無定法，戰無常規，若執迷於典籍，便流於紙上談兵矣！如劉某所料不差，彭散人不日當回，屆時一切便有分曉矣！」

徐英唯唯稱是，但心中仍有迷惑，征南大軍未入南粵時，聲勢浩大，但入了粵境，卻一反常態，改以低調徐徐緩進，而且不以攻城陷池爲目的，左穿右插，不取南粵首府廣州，而直逼潮陽，但抵達五華，卻又對潮陽圍而不攻，征南大軍入粵近月，竟然寸功未建，寸土未得，甚至連一場小仗也未打，這征南兩字，也不知如何說起？

而且何眞雖是南粵當地之人，但他既然對元朝死心塌地，又如何肯降順大明？別的不論，單看他主動撤出南雄，空城而去，結集重兵於廣府一地，準備與明軍死戰的部署，便可知其鐵心效忠元朝，如此一位元朝鷹犬，又如何可令他歸服大明？劉軍師此擧，豈非與虎謀皮？

徐英心中疑惑，但他跟隨劉伯溫多年，是劉伯溫「八陣圖兵」的首領，深知他用兵如神，鬼神莫測，往往未到最後一刻，均難領悟他運籌的玄妙，因此不敢直詢，只是悶在心中，仔細觀察。

劉伯溫似亦看出徐英的迷惑，但他只作不知，一連三日，每日均四出查探潮州一地的山川名勝，渾不似三軍軍師，倒似閑雲野鶴的天機俠客。

徐英不由心中疑惑，心道：若非親眼目睹，有誰會信他便是鼎鼎大名的明軍軍師？

此時不但徐英心焦，征南大軍的將士亦按捺不住了。

先鋒方將軍見劉伯溫又與倫福一道上了山嶺，便跑來中軍大營，向徐英道：「徐將軍，征南大軍圍駐五華，戰又不戰，進又不進，北伐、東征大軍捷報頻傳，徐大將軍已快打入大都，軍中將士均在鼓噪，急欲建功立業，直搗南粵首府，不惜與元兵決一死戰，徐將軍請快下令，移師南下，直搗廣府！」

徐英沉吟道：「三軍士氣高昂，徐某豈不知道？但此乃劉軍師定下的方略，徐某亦只好遵從！」

方將軍氣得大叫道：「劉軍師不是怕了元兵吧？末將不才，願率五千精騎，直插廣府，與元人決一死戰！」

徐英臉色一沉，道：「方將軍稍安毋躁！不得妄動！一切待命行事，否則必按軍法處置，決不寬恕！」

方將軍見徐英嚴厲起來，不敢再意氣用事，但心中仍老大不服氣，咬牙沉聲道：「劉軍師神機妙算，用兵如神，全軍拜服，這絕對不假，但劉軍師自入南粵，與那土人倫福見面後，便猶豫不決，進退失措，入粵月餘，竟仍按兵不動，前後判若兩人，不知他的用兵豪氣哪兒去了？」

徐英沉吟不語，似亦與方將軍有同感。

方將軍忍不住又叫道：「目下軍心士氣正旺，自古有道一而旺、二而衰、三而竭，若再按兵不動，只怕將士鬥志消沉，士氣不振，屆時就算要打，卻如何與元兵拚鬥，務請徐將軍向劉軍師進言，陳述三軍將士焦慮之情！」

徐英帶兵師法於劉伯溫和徐達，愛兵如子，與將士親如手足，方將軍亦是他旗下的一員愛將，因此無話不談。徐英沉吟一會，方道：「劉軍師一切自有裁處，暫時絕不宜妄動，方將軍請先返軍營，以此曉諭三軍將士！待劉軍師回營，徐某再向他示詢便了！」

方將軍這才無奈的走了。

方將軍前腳剛走，女都尉馬雲英卻已氣呼呼的闖了進來。她一見徐英，也未及行禮，便直嚷道：「我那二哥——劉大軍師哪兒去了？」

徐英深知明軍中，只有馬雲英敢以如此口氣與劉伯溫說話，便微微一笑，道：「劉軍師一早便與響導倫福上山去了！馬都尉找劉軍師有甚麼要事？」

馬雲英一聽，便氣得大叫道：「好呵！他只顧逍遙快活，遊山玩水，便不管人家死活了！」

徐英忙道：「劉軍師如何不管馬都尉死活了？」

馬雲英咬牙道：「我跟他來征南，原以爲有幾場惡仗打打，解解心癢，熱鬧一番，豈料入粵月餘，除了行軍，便是在軍營悶坐，愁也把人愁死了，但劉軍師卻每日與那倫福上山越嶺，不帶雲英一道逍遙快活，欣賞粵川名勝，這是否不顧人家的死活？」

徐英不由笑道：「馬都尉或許錯怪劉軍師了，因爲他翻山越嶺，四出查勘，似乎另有深意呵！」

馬雲英氣道：「他有甚麼深意？我知道他的心性，於名利兩字甚爲淡泊，他眼見大明一統山河已成定局，便萌急流勇退，退隱山林草野之念了！他今番入粵，受粵川名勝所迷，或許正在尋覓歸隱之地……」

馬雲英正欲再說甚麼，中軍大營外已呼的閃進一位男子，身法之快，形如鬼魅，大營外雖然禁衛森嚴，但這人閃掠而進，竟無一人察覺！



徐英精於馬上征戰功夫，但對這等獨來獨往的江湖俠士本領卻不如馬雲英，因此馬雲英倒先行察覺，她立刻住口不說，以爲此人對徐英不利，便閃電般掠到徐英前面，身在半空，淩空向閃進的蒙面人拍出一掌！

馬雲英這一掌是慚愧大師親傳，專爲馬雲英女兒身輕如燕而創，掌勢閃爍不定，虛則實，實則虛，對手不接猶可，一接之下，掌力便立化「針尖」穿透入，任你有金剛不壞之體，亦不死即傷，厲害之極，名爲「玉針掌」。

蒙面人似乎料不到馬雲英會向他突然出手，他若避，深知「玉針掌」的厲害，簡直避無可避；他若反擊，一雙手勢必受創；一時間，蒙面人竟有點不知所措！

馬雲英的「玉針掌」力卻已電奔而至，這掌力只要觸及蒙面人，蒙面人武功再高，亦必受傷不可！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中軍大營外，又閃電般掠進一個人來，他身在半空，距馬雲英尚有一丈之遠，便忽然右掌一伸，連揮數掌，掌化煙雲，把他渾身上下團團護住，當眞潑水難入，滴水難進，掠到蒙面人身前，隨即身化旋風，激蕩風雷，蒙面人身不由己，已被捲入旋圈，滾滾退後，退出營外，煙雲旋風飛轉，猶如威猛龍捲烈風，騰升直上九霄……

馬雲英早已目瞪口呆的怔住了，她連話也說不出來，她自然知道這一招名叫「挪移乾坤」，是「天機三式」中的最後一式，普天下只有兩人會使，一個是慚愧大師，另一位自然是「天機大師」劉伯溫了！

馬雲英驚愕的是「挪移乾坤」竟有如斯威力，剛才若非捲退向後，而是向她捲來，她馬雲英便有十餘條生命，武功再高十倍，亦必定被「龍捲風」分筋拆骨，全身四分五裂而亡！

劉伯溫這一式「挪移乾坤」輕易不出，但不料今日爲了救蒙面人生命，在明軍大營內，驟然出手，顯示如斯威力！

徐英驚愕之餘，已然醒悟，那蒙面人及出手救他的人是誰了！他連忙疾奔而出。

這時，出手救蒙面人的男子已與蒙面人一道，穩穩的從半空降了下來，出手救蒙面人的，並非劉伯溫，而是天台山天機寺的慚愧大師！只見他白鬚飄飄，迎風挺立，猶如神仙活佛，降於營前。

這時馬雲英也奔出營來，一見是慚愧大師，先是一怔，隨即格格一笑，趨前來嬌態可掬的道：「好呵！大師伯伯！原來是你老人家降世來了！多年不見，你依然如此精神奕奕！怎的不許雲英上天台山探你？」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應見時便見了，不應見時見又何益？只是你這娃兒，依然莽氣十分，怎的不分青紅皂白，便以絕招向人家出手了？」

此時那蒙面人已向慚愧大師作了一揖，沉聲道：「拜見大師，多謝出手相救！」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憑彭施主的功力，若非寧願自傷而不肯出手反擊，又何須老衲多此一擧，只是雲英她畢竟太魯莽了！」

馬雲英此時已知那蒙面人是彭瑩玉了，她不由驚叫道：「彭大哥……原來是你！爲何把臉蒙了？又突闖中軍大營？我還以爲你是元人刺客，欲對征南大將軍下手呢！」

蒙面人把黑布扯了下來，苦笑道：「二弟要我絕對不可暴露身份，因此只好把臉蒙了，不料幾乎挨了三妹一記玉針掌。」

馬雲英慌道：「彭大哥沒受傷吧？以你的功力，雲英如何打得倒你？」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彭某若全力反擊，三妹自然傷不到我，但如此一來，三妹便必傷無疑了！」

馬雲英這才明白，彭瑩玉剛才不忍傷自己，才被逼入險境，她不由臉上一紅，低聲道：「是三妹魯莽了！大哥休怪三妹。」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自家人怪甚麼？若說魯莽，彭某亦因急着參見劉軍師，逕闖中軍營，也怪不得三妹。」

徐英雖然從未見過慚愧大師，但見他剛才露了一手，竟與劉伯溫、馬雲英的武功同出一源，知是師友一類的人物，不敢怠慢，向慚愧大師道：「大師請入營中歇息。」

慚愧大師白鬚飄飄，也不推辭，隨彭瑩玉、馬雲英、徐英三人步入營內。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他是征南大將軍徐英將軍，全軍主帥，他向大師伯伯賜座，大師伯伯爲何不坐？」

慚愧大師微笑道：「徐將軍乃全軍主帥，不必客氣，理應坐帳中首座！」

徐英道：「不然，徐英雖是主帥，但大師是世外高人，而且是劉軍師的師門長輩，徐英視劉軍師如恩師，因此大師亦即徐英的師長，在師長面前，徐英不敢以主帥自居。」

慚愧大師目注徐英，又微微一笑，道：「原來劉施主也收了一位

門徒了，好！好！果然是將中之才，劉施主果然獨具慧眼！」

馬雲英素知慚愧大師不會輕易讚人，一聽便向徐英笑道：「徐將軍！這征南大將軍非徐將軍莫屬矣！大師伯伯從不輕易讚人，他既然讚你，便足證二哥的推選不差了！」

彭瑩玉笑道：「三妹！既然如此，那又如何？」

馬雲英果然尚有話說，她立刻道：「劉軍師既然推選你任征南大將軍，你便是征南大軍主帥，徐將軍，快下軍令，五萬大軍，殺向廣府，消滅元兵，這征南大業，便大獲全勝了！」

徐英正欲說話，彭瑩玉忽然大聲道：「徐將軍！萬萬不可魯莽行事妄動干戈！」

彭瑩玉此言一出，不但馬雲英氣得咬牙，就連徐英也暗感奇怪，心道：彭散人原主速戰速決直取廣府，爲何他偵探敵營甫回，怎的便忽然改變了主意？這其中莫非敵營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

就在此時，慚愧大師白鬍忽然無風自動，隨即微微一笑，道：「劉施主回來了！」

馬雲英一聽，四處一望，奇道：「大師伯伯！二哥在哪兒？」

慚愧大師微笑道：「劉施主正向這兒飛掠，按風傳微响計算，劉施主應在五里之外。」

徐英驚道：「五里之外，大師竟可聽聞風傳微音？」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我這大師伯伯有甚麼不能？他在天機寺內，曾千里發功，替二哥他以心靈感應，醫治娘親頑疾！說出來，徐將軍大概更不會相信了！」

徐英歎道：「大師眞天人也！」

不一會，外面已風馳電掣的掠進兩個人來，原來是劉伯溫挾持着倫福趕回來了。

馬雲英一見，先就忍不住跳了起來，叫道：「好呵！二哥！你去遊山玩水，怎的不帶我一道？既然玩得如此高興，怎的又趕着回來？」

劉伯溫微笑道：「劉某知道彭大哥已回來了，怎敢不立刻趕回？況且還有一位稀客慚愧大師！」

劉伯溫向慚愧大師作禮道：「大師別來無恙？」

慚愧大師正欲說甚麼，馬雲英又搶着道：「騙人嘛，二哥你怎知彭大哥已回來了？」

倫福在劉伯溫身邊接口道：「劉軍師的確知道彭散人已回，他剛才在雲仙嶺正查勘粵川的風水大勢，忽然袖占一課，便向老夫道此卦乃『復卦』，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不但彭大哥已回，且有朋自遠方來，當對粵川大勢有甚大裨益！他說罷，便挾持老夫，騰雲駕霧般趕回軍營來了！」

倫福這一道白，馬雲英與彭瑩玉不禁相視一笑，心道：劉伯溫已幾成仙人了！

慚愧大師亦喜道：「劉施主一別幾年，於天機之道，又大有長進矣，可喜可賀！眞乃天下蒼生之福！」

劉伯溫微微一笑，不向彭瑩玉詢問此行情形，先向慚愧大師道：「大師遠道而來，大概並非爲說好話而來吧？望大師不吝賜告！」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合什道：「阿彌陀佛，劉施主果然慧心慧眼，於天機之道已登堂入室，老衲亦歎個服字了！實不相瞞，老衲此行的確爲一事專程趕來，不敢說賜告，只是欲向劉施主轉述一二。」

劉伯溫忙道：「大師請說。」

慚愧大師道：「老衲日前在天機寺外山峯之巔，夜觀天下山川地氣，忽見南面有一股七彩煙雲騰起，如龍如風如鶴如虎如象如獅，形態各異，盤旋飛舞於半空，老衲正感奇怪，又見從北面有一道赤煙直射而來，七彩煙雲竟甚爲驚恐，爭相逃避，半空中啾聲不斷，令人不忍目睹！老衲後來於此天象苦思細忖，醒悟那七彩煙雲所起方位，應是偏南粵川之地域，七彩煙雲似乎暗示粵川運勢正旺，但爲甚麼卻有赤煙自北射來？似乎對粵川運勢甚爲不利，但到底是甚兇兆，老衲亦百思莫解……」

慚愧大師此時一頓，馬雲英正聽得神往，便忙道：「後來又如何了？」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後來老衲忽然聽聞，明軍已發兵征南，劉施主、彭施主、雲英你三人隨軍南征，於是老衲便大膽闖來，以求弄清究竟。」

慚愧大師這一段奇遇，在座中除劉伯溫微微笑不語外，其餘徐英、彭瑩玉、馬雲英、倫福均聳然動容，不知那先兆隱示甚麼？因爲衆人均知慚愧大師是得道高僧，所言自然準確無訛，這便更添神秘詭異感了。

馬雲英急道：「大師伯伯！爲何北面射來赤煙，便是不祥兇兆？」

慚愧大師微笑道：「劉施主以爲然否？」

劉伯溫似乎已知慚愧大師來意，便也微笑道：「三妹，赤者隱含威烈、征伐之意，因此亦可視爲不祥兇兆，不過天象所示，往往變化莫測，若僅從片面去看，而不加以綜觀，便很易流入危言聳聽了！但未知慚愧大師以爲然否呢？」

慚愧大師沉吟道：「粵川原現



七彩祥雲，但卻被赤煙所射散，老衲不妨大膽假設，此乃暗喻明軍征南，天象現此警兆，明軍征南，於粵川百姓，是禍是福，似乎未敢斷定。劉施主洞悉天機，未知如何解釋？」

慚愧大師此言，已隱隱有責備明軍征南，壞了粵川祥和之意了。

劉伯溫微笑道：「赤煙既起，當主征伐之意，又赤煙起自北面，當隱示明軍征南無疑，此點劉某亦深有同感。但赤者雖有征伐之意，卻不能斷然視之爲兇兆，因赤者亦有凜然大義，威嚴猛烈之意，就如南粵目下情勢而言，元朝侵佔已達九十餘年，南粵百姓被元人視爲下等之蠻賤之民，受盡欺凌，元人在南粵境內，燒殺搶掠，淫人妻女，荼毒蒼生，天怒人怨，因此若對此等暴政征伐，便是大義凜然之舉，又豈能視之爲不祥兇兆？」

劉伯溫說到此，神色已不由一凜，漸轉肅然了。

慚愧大師沉吟不語，對劉伯溫所言似亦深有同感，但仍有迷惑之處，好一會，才道：「但粵川七彩祥和之氣，被赤煙所衝，鬼哭神嚎，此又主何意？」

劉伯溫微微一笑，朗聲道：「七彩者，赤、橙、黃、綠、青、藍、紫也，其中雖有祥和之色現，但亦有兇烈之色示，綜而現之，便須綜而觀之，七色盡現，豈非吉兇未卜，禍福未定之兆麼？」

慚愧大師白鬍一飄，道：「既然吉兇未卜，禍福未定，劉施主又將如何處之？」

劉伯溫決然道：「天兆既未下定論，則人力尚可爲之！但叫劉伯溫有一口氣在，必叫粵川化兇爲吉，化禍爲福！」

慚愧大師亦是得道高僧，他略一沉吟，便明白劉伯溫言中深意，不由白鬍飄飄，呵呵一笑道：「好一個天兆既未定論，人力尚可爲之！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有劉施主一句話，老衲便放心了！看來老衲所憂實屬多餘，劉施主，老衲告辭了！」

慚愧大師說罷，白鬍便無風自動，衆人均知他若走，那是無人可以留阻得住的。

劉伯溫微微一笑，忽然以一指豎起，指向青天白雲，雙眉低垂，雙目微闔，恍如老僧入定，又似神遊太虛。

慚愧大師一見，便微一怔道：「劉施主欲阻老衲去路嗎？」

劉伯溫低聲道：「不敢！伯溫不外以此向大師示意！」

慚愧大師一聽，居然呵呵一笑，欣然坐下，再沒告辭之意了。

衆人均又驚又奇，心道：劉伯溫並沒說一句挽留之話，怎的卻可以把慚愧大師這等絕世高人留住？

在座中只有馬雲英忽然明白劉伯溫的意思，她格格一笑，道：「好呵！二哥！你這留客之法好極了！」

彭瑩玉對慚愧大師極爲佩服，心中亦很想多與他相處幾日，只是無法挽留，此時一聽馬雲英之言，便忙道：「二弟用甚留客之法？」

馬雲英格格一笑，得意的道：「二哥剛才動作，乃天機三式中妙演天機一式，天機三式是慚愧大師伯伯所授，二哥這一着，是以此向大師伯伯傳意，他不敢或忘大師伯伯栽培之德，今日適逢其會，請大師伯伯留下來，一道去『妙演天機』！大師伯伯心中原有此意，因此他見二哥意態眞誠，便欣然留下了！」

彭瑩玉一聽，又驚又喜，道：「二弟！是否如此？」

劉伯溫微笑不語。

就在這時，一旁的慚愧大師卻呵呵一笑，道：「彭施主不必細究了！劉施主慧心慧眼，已傳天機大道，青出於藍猶勝於藍，老衲佩服，佩服！」

慚愧大師此言，無疑是證實了馬雲英猜對了，衆人均聳然動容，心道：連慚愧大師這等世外高人，亦向劉伯溫眞誠歎服，那劉伯溫之能，豈非幾與仙、神同道了？

## 浮羅山中　覓得龍穴

衆人驚歎間，慚愧大師又微笑道：「老衲正要請敎，劉施主如何以人力化兇爲吉、化禍爲福，尚請劉施主不吝賜告！」

衆人一聽，精神不由又一振，均急欲知道劉伯溫到底如何施爲。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彭瑩玉道：「劉某此舉但能成功，均全賴彭大哥鼎力之助，不辭艱險，深入敵營，實粵川百姓之福星也！如劉某所料不差，彭大哥必有準確消息回報了！」

彭瑩玉不由呵呵一笑，他此時對劉伯溫的良苦用心，料事如神，也不得不寫個服字了！

彭瑩玉道：「劉軍師果然好眼力，彭某果然有消息回報！廣東行省左丞何眞，果然甚得民心，彭某明查暗訪，廣府百姓均願爲何眞效力守城，我軍若要攻廣州，一場血戰果然勢所難免……哎，彭某亦因此不得不讚同劉軍師之言，明軍征南，委實不宜妄動干戈，否則，南粵百姓勢難歸服大明！」

彭瑩玉此言一出，衆人均吃了一驚，心道：「彭瑩玉原來力主以武力收復廣東，但廣州一行，怎的便突轉口風？莫非那何眞眞有通天本領，連彭瑩玉亦被其所感？

馬雲英急得叫道：「彭大哥，你原來天不怕地不怕，怎的此時忽然怕起一個元官何眞來了？奇哉怪也！」

彭瑩玉歎了口氣，道：「彭某並非怕了何眞的軍力，而是怕南粵百姓民心之所向！何眞果然聰明，他於此亂世，身爲元朝大官，竟敢採取保境安民之策，穩住元朝在廣東統治的根基，廣東之所以尚能偏安一隅，廣府的百姓皆謂，此乃何眞大人之力，因此何眞大人若有所需，南粵百姓誓死相隨！面對反元復漢的明軍，南粵百姓竟有如此心態，是否不可思議？若我軍强攻，必定血流成河，這後果是否可怕之極？」

彭瑩玉一連幾個「是否」，倒似他是何眞的說客似的，令馬雲英不知如何回答，喃喃道：「若依彭大哥之意，又將如何？」

彭瑩玉斷然道：「南粵風俗民情與北人全然不同，難怪當年諸葛武侯千辛萬苦，對南蠻首領孟獲七擒七縱，以心以德服之，方保住南境數十載安寧。由此可見，征南大略，的確宜以心智取之爲上策，切忌唯武唯力，以武力取之，必不能令其長治久安！」

彭瑩玉此言甫出，徐英、馬雲英均默默無言，倫福欣然而喜，慚愧大師微笑不語。

劉伯溫微笑道：「彭大哥忽然道出征南上佳策略，當眞可喜可賀！」

彭瑩玉歎了口氣道：「劉軍師過獎了，其實彭某曾力主速戰速決，大軍直搗廣府，魯莽之極，若非劉軍師運籌若定，後果不堪設想，應該自責才是！」

劉伯溫微笑道：「不然，彭大哥不辭艱險，深入敵營，不但弄回敵情，而且領悟其中眞諦，這便非大智大勇之士所能爲矣！和平以克南粵，彭大哥應記頭功！」

彭瑩玉對名利亦甚爲淡薄，聞言淡然一笑道：「彭某但能完成反元復漢大業，心願已足，其他夫復何求？二弟所求何眞其人家史，彭某亦已盡得，未知是否在此直道？」

劉伯溫道：「在座均忠肝義膽之士，彭大哥但說無妨。」

彭瑩玉道：「何眞果然是廣州近郊東莞人，世居南粵，是道地的南粵當地土人。他祖先原來世代務農，在當地屬富戶人家，但對鄉親鄰里倒能仗義疏財，每有災困，必慷慨以助，因此到何眞父親一代，已儼然成了當地大族，東莞人稱爲何莊主，甚有威望。但也從未做官，在元人侵佔南粵之際，獨善其身，直到何眞成年，才在河源出任過稅務副使的九品小官，不久因不滿官場黑暗腐敗，便棄官返鄉。時値各地烽煙四起，何眞招募拳勇，訓練莊丁，以保境安民爲己任，後因平定元朝叛將有功，升任廣東最高首領。」

劉伯溫道：「南粵百姓對何眞有何評價？」

彭瑩玉道：「彭某所接觸的人，均異口同聲，說幸有何眞大人保境安民，否則南粵已烽煙四起，血流成河了！在亂世中採保境安民之策，這恐怕是何眞的最大政績，亦是他大得民心的最大原因。」

劉伯溫點點頭道：「那何眞未出任廣府高官時，是否有甚奇遇？」

彭瑩玉驚奇的道：「有！彭某曾潛入東莞當地，明查暗訪，終於查明根底。據當地百姓道，何眞之父何全去世時，適逢有一位遊方僧人到東莞，何眞結識了這位遊方僧人，眞誠相待，遊方僧人便替何眞點了一座墓地，下葬亡父，自何全葬在那墓地不久，何眞便諸事順利，平亂滅海盜，馬到功成，平步青雲，終於一躍而成了廣東最高首領。」

馬雲英不由又驚又奇，道：「如此說，何眞之所以有此成就，是靠那塊墓地所賜了？」

彭瑩玉點點頭道：「東莞當地百姓的確如此確證！」

馬雲英吐舌道：「老天！若那墓地之力再强些，豈非連皇帝也做了！」

彭瑩天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三妹沒聽二弟說及那龍晶珠贈吳王朱元璋之事麼？你所說的，只怕很快就會應驗了！」

馬雲英見提起朱元璋，俏臉便不由一紅，怔怔的沒了話說。

劉伯溫似乎不欲於此時說那龍晶珠之事，便立刻插話道：「彭大哥，何眞先父到底葬於何地？」

彭瑩玉沉吟道：「彭某聽當地老人說，何眞祖墓原在屬東白雲山，後來遇上那遊方僧人，便把祖墳遷往羅浮山去了！不過羅浮山甚大，何眞也從不透露，何家祖墓到底位於羅浮山何地，這便不知道了，要尋只怕也艱難之極！」

劉伯溫目注倫福，微笑道：「倫大哥以爲呢？」

倫福想了想，道：「羅浮山果然甚爲廣闊，要於茫茫山上尋一處墓地，的確有如大海撈針，但倫某自問對羅浮山四處路徑甚爲熟悉，只要有多些時日，或許可以尋獲。」

劉伯溫微笑道：「很好，倫大哥，這個稍後再說，屆時尚要勞動一二。」

劉伯溫一頓，又向彭瑩玉問清了何眞的時辰八字，以及其他家史秘事，便沉吟不語了。



眾人見劉伯溫在沉思，便不敢發話，以免打擾他的思路。

好一會，劉伯溫才逐然而決，朗聲道：「按目下情勢，何眞甚得南粵民心，若强攻則死傷必重，不利日後的大明江山，因此仍然和平克取廣州爲宜。但何眞已有根基，必須先行動搖之，因此，征南大軍先行集中全力，攻取守備兵力皆弱的南粵瀕海重鎭潮陽，以亂何眞心智及元人軍心！我軍攻取潮陽後，即兵分二路，一路由水軍沿東江而下，一路由陸路向廣府徐徐推進，聲勢力求浩大，擺出直逼廣州之態，以向何眞施以最大的壓力！具體部署，請徐將軍發令。」

徐英一聽，大喜道：「遵劉軍師令！」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攻取潮陽，力求最低死傷，徐將軍以爲可以做到麼？」

徐英想了想，便決然道：「不難！目下潮陽被我五萬大軍壓境，困而不攻，早已軍心動搖，士無鬥志，只要再出奇兵先行突入城內，潮陽便在我軍手上了！」

劉伯溫點頭，道：「好！待攻取潮陽後，不必留重兵駐守，集中兵力，分水陸兩路向廣府逼進，目的是向何眞施壓，再配合心戰，力求不戰而克！切勿貪功冒進，濫開殺戒！」

徐英肅然道：「徐英遵命！」他一頓，又醒悟似的，忙道：「劉軍師如此安排，莫非另有奇謀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某打算先走一趟羅浮山，再伺機面見何眞，以令其和平歸服，以遂南征重任。」

徐英一聽，他雖知劉伯溫用兵神機莫測，他此行必有其深意，但他身爲明軍軍師，不但深入敵後，而且獨闖龍潭虎穴，徐英身爲征南大將軍如何放心？他急道：「劉軍師請三思後行！劉軍師乃明軍棟樑之體，委實不宜如此犯險！」

劉伯溫微笑道：「徐將軍放心，你只要在軍事上部署得當，向何眞施以最大重壓，則劉某此行便安然無恙矣！況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南粵百姓蒼生着想，也爲大明江山日後的安穩，劉某又豈能以一己安危爲處事準則！徐將軍請勿疑慮，一切從容安排部署便是。」

徐英見劉伯溫主意已決，便不敢再有異議，心道：萬一劉軍師被何眞扣捕，徐某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他救出來便了！

* * *

第二天一早，劉伯溫、彭瑩玉、馬雲英三人便換上便服，帶同慚愧大師和倫福，五人悄然離開征南大軍，向西面疾行。

而徐英則留在軍中，按劉伯溫的安排，部署軍事行動去了。

劉伯溫等五人，不消半日工夫，便遠在百里外的蟬山上了。

劉伯溫、慚愧大師、彭瑩玉、馬雲英均輕功卓絕之人，翻山越嶺自然不在話下，就是倫福，腳力甚健，再加上劉伯溫等不時扶持，因此日行百里，也不覺有甚麼難處。

劉伯溫怕倫福過累，便道：「且小歇一會，再走不遲。」

馬雲英道：「二哥！我不累呵，歇怎的？」

劉伯溫道：「有內功的人，怎知無內功之苦？你若是尋常人家，便知翻山越嶺之苦了！」

馬雲英這才明白，劉伯溫是怕累壞了倫福這位明軍嚮導，便向倫福格格一笑道：「倫大哥，這山兒平平無奇，怎的叫蟬山了？」

倫福抬眼四下一望，便呵呵一笑道：「時近正午，很快你便知道此中奧妙了！」

倫福話音甫落，四下間忽然鳴聲大作，猶如萬千高音歌手，在引吭高歌，聲震四野，令人心神激蕩。

馬雲英循聲細看，只見四周樹木草叢間，伏滿秋蟬，正作午間鳴唱，她這才忽然明白，所謂「蟬山」，原來是山上多蟬之故。

馬雲英忽發奇想，便向劉伯溫笑道：「這蟬山千蟬雲集，算得上是奇山了，未知二哥是否可在此山點出三幾座龍穴墓地，以造福南粵百姓子孫後代？」

慚愧大師微笑道：「雲英又說孩子話了！」

馬雲英道：「雲英說的怎會是孩子話？」

慚愧大師道：「劉施主已洞悉天機，他所幹的，均是拯世救天下蒼生的驚天大事，如此小修小補的微末伎倆，劉施主又豈屑爲之？你所說的，還不是孩子話麼？」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不對呵，大師伯伯！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你老人家不是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麼？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慚愧大師正欲說話，忽聽馬雲英念起佛來，不由一怔，道：「雲英你又念佛作甚麼？」

馬雲英笑道：「我知大師伯伯不便回答時，便會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了，既然如此，雲英便代大師伯伯先說了，好等大師伯伯說另外一句呵！」

彭瑩玉、倫福一聽，不由莞爾一笑，心道：普天下，大概也只有她才敢在慚愧大師面前撒野了！

馬雲英見慚愧大師微笑不語，劉伯溫也不爲所動，便不肯罷休道：「倫大哥，你莫笑，因爲我是替

你倫家說話呵！」

倫福一怔道：「我並沒求甚麼龍穴墓地，怎的是替我說話了？」

馬雲英笑道：「倫大哥，我問你，你家小兒郎倫顯，是否百病纏身？又是否羣醫束手無策？」

倫福想起兒子之病，便心中難過，歎了口氣道：「是呵！這或許是他的命數吧！」

馬雲英又道：「你既然答應做明軍响導，是否希望有所答報？」

倫福苦笑道：「原來倫某有此私心，但如今親眼目睹，劉軍師嘔心瀝血，全為南粵蒼生着想，我身為南粵子民，又豈可再糾纏於一己私利不放？因此顯兒之病，只好暫時拋到一邊了！」

馬雲英笑道：「你雖然不在强求，但這是劉軍師親口答應的事，他又豈會反悔？他必定能令你家顯兒起死回生，長命百歲！」

倫福歎了口氣道：「劉軍師好意，倫某心領了，但人力畢竟不可迴天，倫某也不敢再强求了！」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不過我曾聽二哥說，他有辦法令人為帝為皇，又能脫困解危，這辦法便是『大地龍穴』，你為何不去求他？」

倫福一聽，微微一怔，道：「尋龍堪輿之術，倫某亦曾聽說，的確有消災解困，起死迴生之能，可惜這天下間，也難尋着一位堪輿大師，就算僥倖遇上，倫某亦無如此財力，可以請其辦事，因此這辦法妙則妙矣，只是猶如白日作夢。」

馬雲英忽然收起笑容，斷然道：「不，倫大哥，你並非作夢！」

倫福苦笑道：「馬姑娘別逗老夫開心了，我為甚麼並非作夢？」

此時慚愧大師、彭瑩玉見兩人說得有趣，便靜靜的聽着，沒有插嘴，劉伯溫也沉吟不語，似在思忖甚麼。

馬雲英見劉伯溫不肯答話，心中有氣，便忍不住冲口而出道：「不為甚麼，因為我這劉二哥是尋龍大俠賴布衣的得意傳人，賴布衣的一身本領，均已向他傾囊傳授了！」

馬雲英此言一出，不但倫福聳然動容，就連慚愧大師也甚感驚疑。

倫福喃喃道：「尋龍大俠賴布衣的確曾在廣東一帶尋龍點穴，但那是百多年前的事了，劉軍師怎會是賴布衣的傳人？」

馬雲英斷然道：「怎麼不會？賴布衣的修為已跡近神仙，他不便現身，難道不可以夢授傳人？況且我二哥還有一部賴布衣親傳的奇書『青烏序』為證，賴布衣當年所授他的龍晶珠我亦親眼目睹，這還會假麼！」

倫福一聽，不由不信，他登時驚奇得目瞪口呆！

慚愧大師數十年修為，本已到無嗔無慾的絕頂境界，但此時也不由目中精光閃動，目注劉伯溫，道：「劉施主，雲英所言，是眞的麼？眞有其事？」

劉伯溫微微一笑，他見在場中人，除馬雲英和倫福外，均是此道中人，而馬雲英早已是天機妙演局中人，至於倫福，自己又有意助他脫困，因此坦然道：「雲英三妹她所言不錯，賴布衣的確曾向劉某傳授尋龍堪輿之術，及贈予千年一現龍晶珠，若非如此，劉某雖欲妙演天機，反元復漢，但此宏願只怕也難順遂。」

慚愧大師一聽，恍然而悟道：「然則劉施主以龍晶珠龍氣之力，助朱元璋成其帝業，亦是賴布衣所一手促成的麼？」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大師所言不錯，蛇無頭而不行，為達反元復漢宏願，劉某只好勉為其難參與其中，請大師鑑諒。」

慚愧大師微笑道：「劉施主已盡得天機大道，老衲怎敢饒舌？劉施主但能以天下蒼生為念，便是與我佛結緣，老衲更不敢說甚麼了！」

劉伯溫微笑道：「不錯，大師，佛道普渡衆生，與拯救蒼生的天機大道殊途同歸，劉某自當銘記於心，不敢稍忘。」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阿彌陀佛，劉施主已參透我佛禪機，老衲更不敢妄論短長了！」慚愧大師一頓，又微笑道：「劉施主反復查探何眞的祖墓家史，莫非欲以尋龍堪輿之力，以達和平以克南粵奇功麼？」

劉伯溫亦微笑道：「此乃劉某所願，但不知是否可以成功！除這一原因外，劉某亦有一個心願，助倫福消解祖脈陰屍地三煞之氣，此乃大事之餘的一點小舉措吧！」

慚愧大師微笑道：「原來劉施主早就瞧出，倫施主小兒之病，乃祖脈受陰屍地三煞氣相衝所致，早已有解救妙法，這便難怪雲英她極力挑動倫施主向你拜求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三妹這鬼靈精，她雖非此道中人，但靈性奇高，她若非注定與紫微星有合體之緣，倒是此道中的一大奇才，但大貴之格既已註定，她便只好勉為其難，在塵世打滾幾十年矣！大師以為然否？」

這時劉伯溫與慚愧大師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幾近於傳音入密了。因此除彭瑩玉功力奇高，尚清晰可聞，馬雲英亦僅能聽得片言隻語，倫福則連聲音也聽不到了。

慚愧大師點頭微笑道：「雲英這孩子貴氣天成，這點老衲亦早有所知，不說也罷，只是劉施主這種以尋龍堪輿奇學，欲和平以取南粵，在兵法上似絕無僅有，卻叫甚麼名堂？」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這點在兵法上的確並無所載，亦無所論，僅是劉某膽大欲行險一試罷了，因此姑且就命名為『移花接木』大計吧！但也未知可否成事，倒教大師見笑了！」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好一個移花接木大計！亦只有劉施主這等大智大勇之士方敢運此奇謀！老衲佩服還來不及，豈敢說長論短見笑！」

兩人相視一笑，不再發話。

馬雲英卻聽得不三不四，不清不楚，不由氣道：「好呵！大師伯伯，你老人家串通二哥，來算計雲英了！」

慚愧大師笑道：「老衲與劉施主算計你甚麼？」

馬雲英嗔道：「我剛才分明聽到『雲英』兩字，又聽到甚麼『富貴天成』，甚麼『塵世打滾』，又說甚麼『移花接木』，神神秘秘，不是算計我是甚麼？」

慚愧大師不由大笑道：「好好！你果然是貴格中人！」

馬雲英奇道：「為甚麼連大師伯伯也如此肯定？」

慚愧大師道：「老衲與劉施主所說的，你只能聽到『雲英富貴天成』數字，既然如此，又管它甚麼『塵世打滾』、『移花接木』了！」

馬雲英見慚愧大師語帶禪機，更不明所以，無奈只好求彭瑩玉道：「彭大哥，你功力奇高，必定聽得一清二楚，他兩人算計我甚麼？你快告訴三妹呵！」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知亦不知，不知亦知，時辰一到，一切皆知！」

馬雲英咬牙道：「那你到底知道甚麼？」

彭瑩玉大笑道：「彭某只知此行乃叫移花接木！」

馬雲英氣得住口不語，俏臉通紅。

劉伯溫見狀微笑道：「三妹不必心急，待征南之事了結，二哥必定詳細告知你，如何？」

馬雲英見劉伯溫終於開口，這才破嗔為喜，她平生最佩服的便是劉伯溫這位義兄，因此見他到底沒有忘了她這個義妹，心中一喜，也就不生氣了，她格格一笑道：「大師伯伯、彭大哥，聽到了麼？你等不說，稀罕麼？有我這天機大俠二哥細說，還怕不比你等更清楚麼！哼哼！」

慚愧大師見她滿臉嬌憨氣，不由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你有這位天機二哥，的確比世上衆人知之甚多矣！」

馬雲英道：「二哥，快動身趕路呵！」

劉伯溫微笑道：「三妹為何忽然急起來了？這並非去湊熱鬧呵！」

馬雲英笑道：「快去快回，好等征南之事一了，二哥便要細說，到底如何算計我和元璋他了！」

衆人見馬雲英提起朱元璋的名號，便不再說甚麼了，因為倫福畢章是外人，明軍內的秘事，到底不宜向外人洩露。

劉伯溫想了想，便斷然道：「好吧！此地距羅浮山尚有二百多里，若再停留，明天正午，便難以抵達，這便上路吧！」

劉伯溫說罷，伸手扶住倫福，施展天機三式中的妙演天機輕功身法，挾着倫福凌空而起，三幾個起落，便已掠下蟬山半腰了。

五人風馳電掣向西南方向掠去，倫福由劉伯溫等三人輪流扶持，走在前面，有他引路，在粵川腹地，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五人一路沿烏石、瓦溪、藍塘、大嵐等粵中鎮邊，向西南方向疾行，沿途順利，偶有元兵守查路人，也根本不會想到，這五名尋常百姓，竟有堂堂明軍軍師在此！不過就算被元兵發覺，在當世四大高手面前，只怕也無人可以把他們困住。

如此曉行夜宿，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已抵達一座連綿的崇山峻嶺，橫跨縱橫數百里，氣勢磅礴，令人心神為之一振。

馬雲英喜道：「倫大哥！這便是羅浮山嗎？怪道人說北山多黃，南山多綠，看此山縱橫不斷，高聳入雲，氣勢不比北山低，卻葱葱綠綠，愛煞人也！」

倫福道：「此乃南粵最大名山，自古便是道家聖地，稱為『第七洞天』、『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但連綿廣闊，老夫雖曾上過數次，亦僅略識一二而矣。」

慚愧大師向劉伯溫含笑道：「劉施主，你看此山如何？」

劉伯溫明白慚愧大師言中所指，便微笑點頭道：「果然氣勢不凡！不說別的，單是祥氣四溢一點，便非他山所能企及了！」

馬雲英一聽，便急不及待道：「既然如此勝景，這便上去啦，還等怎的？」

倫福忙道：「上山之前，必先備好乾糧食物，否則上了山中，便極難尋到充饑之物了。」

劉伯溫點點頭道：「那好吧，痲煩倫大哥你先行準備。」

倫福答應一聲，便急急走到山下有人聚居之處，買了一批乾糧食

物，這才趕回來，領衆人上山而去。

倫福果然熟悉路徑，他領衆人沿着羊腸山路，逶迤而上，不消半日，便已攀上羅浮山主峯上了。

但見峯上白雲繚繞，猶如置身虛空之中。

劉伯溫放眼望去，只見羅浮兩峯併峙，中有橫貫的山峯相連，層巒積翠，雲氣往來，大小數百峯巒，形態各異，氣象萬千，變幻無窮；山中懸崖怪壑，亂石叢林，溪水道道，古洞幽深。

更令人驚歎的是峯下一道白帶，與山脈順勢相伴而行，正是南粵著名的東江之水，猶如仙女飄飄，伴羅浮山歡舞於南國天地。

劉伯溫不由歎道：「勝山名水，如此眞龍地脈，竟聚於南粵之中，難怪南粵富甲天下矣！難得！難得！」

慚愧大師道：「此山祥郁郁，果然一派祥和之氣，但何以見得此山乃主南粵富甲天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大師你且放目遠眺，羅浮山脈是否自北而來？中間一沉，突聳而爲羅浮山脈？」

慚愧大師極目望去，他的功力絕頂，這一眼望去，所達之處已遠非常人可及，只見他不住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如此！劉施主，這又說明甚麼？」

劉伯溫歷年征戰，對中國的山川形勢早已了然於胸，聞言便微笑道：「中國地土，以崑崙爲源，崑崙又分爲三幹，其中以中幹爲尊，而中幹出自崑崙精髓，東行一沉聳爲巴顏喀拉山、岷山、米倉山、大巴山，一沉之下，再聳而爲雪峯、衡山、南嶺，再一沉，然後聳爲羅浮，中經三沉三聳，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眞，此乃龍脈沉降積聚的至尊至貴之格，而羅浮山竟然集聚如此天地之大成，其富其貴，當不言而喩！」

彭瑩玉接口道：「但聽人道，龍脈以頭爲尊，何以其尾反爲貴？」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不然，龍無九折三迴，不成其眞龍，地理龍脈，亦復如是，龍脈有假有眞，關鍵在於是否已具九折三迴之勢，否則不成其眞龍脈也！而南粵羅浮，自崑崙而起，中歷九折三沉，再聳而爲羅浮，實已得眞龍地脈之勢矣！南粵之富之貴，天地造化，大局已定，決非人力所可以移逆！」

劉伯溫一頓，極目向南遠眺，又在身上取出一個圓形針盤，仔細較度方位，忽爾便失聲讚歎道：「按方位所示，南粵羅浮，向南一沉百里，歷經龍華、龍淡、瀝林，再聳而爲白雲嶂山，然後又沉而穿越新墟、鳳崗、雁田、橫崗、布吉、粉嶺，聳而爲大霧山峯，又再沉而越海，磅礴而出，一昂而爲粵川龍頭，又成九折三迴之勢，因此粵川地域，除羅浮山龍脈尊榮外，再歷九折三迴，又聳而成龍頭山脈，昂視四海，吞沒八方，日後南粵極南之地，自大霧山至龍頭山，必成富甲天下地域！天地之造化，當眞不可思議！」

劉伯溫此言一出，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但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倫福是南粵當地土人，心中更倍感驚奇，忙道：「原來南粵地域，龍脈如此旺盛，當眞可喜之極，百多年來，自尋龍大俠仙遊後，劉軍師是第二位盛讚南粵地運的尋龍大師了！」

馬雲英道：「二哥，你說南粵龍脈，除羅浮山一脈外，尚有極南的大霧山至龍頭山地域，日後必可富甲天下，但未知那是甚麼地方？有甚好玩去處？」

劉伯溫沉吟道：「劉某所言，乃依南粵地形圖所斷，那極南之地，劉某亦未踏足，地形圖上，亦僅標出山脈數峯而已，其他則不知其詳。目下軍務在身，豈有空遊歷？只好待日後再去探索了！」

在場中人，聽劉伯溫如此說，均默然不語，心思雖然响往那極南龍脈昂於四海之地，但亦知除劉伯溫外，旁人就算去了，也只能見到數座荒山野嶺而已，因此均默不作聲了。

劉伯溫當年所說的「南粵極南之地」，其實便是今日的香港地域，而大霧山名稱歷近千年不變，龍頭山則指香港今日的大澳島龍船山，與赤鱲角遙遙相對，面臨大海，昂視四洲，氣勢磅礴之極。

而據聞今日赤鱲角已選址作香港新機場，不日將騰飛四海七洲，猶如龍躍九天，鵬飛萬里，地力之雄渾，與千多年前劉伯溫判斷，竟如斯應驗，令人驚歎，但這是後話了。

* * *

當下劉伯溫見衆人均心神俱往，似已忘了目下要務，便微微一笑道：「龍脈地力論千年，那是以後數代之事了，也不必再去深究，且先決南粵之事吧！」

馬雲英驚疑道：「南粵之事，竟可在此山決定麼？二哥呵二哥，你這天機大俠，只怕要變作神仙活佛了！」

劉伯溫微笑道：「大勢已定，再輔以人力所謀，南粵必能和平以克！」他一頓，轉而正容道：「在場中人，除倫大哥外，均武功高强，足可獨當一面，因此劉某把羅浮山劃爲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每



一方位由一路人馬負責搜索！但發現有任何字樣的墓碑，即發聲示意，記下方位，以作細查！」

馬雲英見熱鬧來了，心中大喜，二話不說，就嚷道：「好呵！二哥，那雲英就負責南面去也！」馬雲英說罷，也不待劉伯溫說話，便身形輕縱，如燕子般向南面飄掠而去。

劉伯溫深知馬雲英的輕功絕佳，在此深山野嶺，可以任意施展，便沒有阻攔，任她向南搜索去了。

當下劉伯溫向慚愧大師道：「大師，這便麻煩你向西走一遭了！」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老衲遵命。」

慚愧大師說罷，縱身躍向西面去了。

彭瑩玉笑道：「剩下兩個方位，彭某自然逃不掉了，你說吧二弟，走東還是走北？」

劉伯溫微笑道：「彭大哥有北人之豪氣，便走北面吧！」

彭瑩玉微一點頭，便向北面掠去。

眨眼三路人馬已遠在數里之外了。

劉伯溫向倫福道：「倫大哥，剩下東面一路，便請大哥陪我走一趟好麼？」

倫福連忙點頭道：「劉軍師此舉乃爲南粵蒼生着想，倫某身爲南粵人，就算赴湯蹈火，亦理所應該！劉軍師，請跟老夫來吧！」

倫福對羅浮主峯東面的路逕甚爲熟悉，因爲這是他數次上山必走的方向。

倫福領着劉伯溫，一路向東面走去，沿途但見怪壑奇崖、叢林亂石，飛瀑幽泉，神奇詭異之極。

劉伯溫不由歎道：「如此名山勝境，若未踏足，便枉爲南粵人了！咦？倫大哥，你看前面是甚麼東西？」

劉伯溫忽然驚咦一聲，目注前面十丈遠處的一塊白石。

倫福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白色的雄鷄單腳立於那塊白石之上。

倫福笑道：「一隻白鷄而矣，有何驚奇之處？老夫前幾次上來，均碰見牠，但老夫甫一走近，牠就高飛走了，要捉牠回去飼養，那也決計無法。」

劉伯溫沉吟道：「倫大哥眞的每次上山，都碰見這白鷄現身麼？」

倫福肯定的點頭道：「的確如此！幾年不見，牠依然色白如雪，我也很喜歡牠，心想捉回飼養，給顯兒作個伴也是好的，可惜根本無法接近牠。不過，牠的確只是一隻白色的雄鷄而矣，並沒甚麼稀奇之處。」

劉伯溫沉吟道：「不然，鷄即鳳也，鷄以純白現身，亦即白鳳現形；倫大哥三番數次均見牠現身，很可能與你甚有緣份！」

倫福笑道：「若有緣份，爲何每次我向牠走近，牠便撲飛而起？根本不容我接近？」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緣份雖有，但機緣未到，時機未合，便自然不能相滙；而且牠現身必有深意，你未明其意，反欲捉其歸家，牠若有靈性，豈容你接近？天地造化，微妙之極，倫大哥請仔細留意了！」

倫福猶自不信，正要說甚麼，劉伯溫已含笑舉步，向白鷄走去。

倫福跌足道：「你這一走近去，牠就飛走了！」

倫福話音未落，劉伯溫施展「妙演天機」步法，腳不沾地，如流水行雲，已向前飄移了九丈有餘，距白石上的白鷄已不足一丈，但那白鷄竟然獨腳站着不動！

倫福心中奇怪，不由也向前走上幾丈，但不敢走近劉伯溫身邊，因爲他前幾次甫一舉步，白鷄就飛走了。

倫福這時向前接近了五丈，白鷄卻居然依然不動不飛。

倫福駐足不前，更奇的事發生了，只見劉伯溫喃喃的不知說了一句甚麼，那白鷄竟似聽懂似的，白頭向劉伯溫點了點，然後忽地騰飛而起，向東南方向飛去！

倫福驚奇間，劉伯溫已身形疾退，挾住倫福，便向那白鷄飛走的東南方向掠去。

劉伯溫妙演天機的步法全力施展，倫福但覺雙腳離地，足底生風，猶如騰雲駕霧，直向羅浮主峯東南面飛去！

倫福心中又驚又奇，忙道：「劉軍師！怎的了？」

劉伯溫低聲道：「此乃白鳳現形！果然與你倫家有莫大奇緣！快追上去，否則便失諸交臂矣！你莫作聲，隨我來可也！」

劉伯溫說着，身形如飛，挾着倫福，已向羅浮主峯東南方向飛掠十里八里。

倫福不由又敬又佩，心道：劉軍師不但精通兵法，妙握玄機，武功竟也如此絕頂，當眞不世奇人也！他心中雖然感歎，但作聲不得，因爲此時劉伯溫挾着他，風馳電掣，快如閃電，勁風撲面，張口便被風把話撞回去了！

如此飛掠了一會，倫福睜眼向前望去，只見那白鷄飛行間，忽然在前面里許外，兩座小山峯間一沉而降，轉眼便不見了。

劉伯溫目力奇佳，他早已發現白鷄在前面一沉而降，他向四面仔細一瞧，忽然便把身形放慢，又放

開倫福，輕聲道：「好了！白鳳升沉之地，便在眼前了。」

倫福放眼望去，只見前面里許，兩座山峯併峙，白鷄降沉，正是兩峯中間林木深處。

劉伯溫道：「倫大哥見到甚麼了？」

倫福凝神望去，好一會，方喃喃道：「兩峯並峙，甚有氣勢，但林木深處，白茫茫一片，根本難以瞧清物事……到底有甚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答非所問道：「那倫大哥有甚麼心理感應？」

倫福一怔道：「何謂心理感應？」

劉伯溫微笑道：「心理感應便是你此時目睹之景象，心中有甚麼感覺？」

倫福聞言，果然凝神向前望去，好一會，方喃喃的道：「白茫茫一片，看不清甚麼，但覺得非常祥和，就好像見到老家，極想立刻進去，再也不怕面對世間的險惡了！哎，走吧！」

倫福說着，竟然便眞的向前走去，他越走越快，筆直的向兩峯之間的那片林木走去。

劉伯溫猛吃一驚，他想伸手拉住倫福，但不料倫福的動作比他更快，他的手尚未觸到他，他早已掠到前面去了！

劉伯溫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憑劉某這「妙演天機」手法，當世能避開這一抓，只怕也絕無僅有，豈料倫福的身法更快！但倫福卻是毫無武功之人，這當眞怪異之極！

劉伯溫見攔倫福不住，只好亦飛掠上前，疾速趕上前去。

直到兩峯併峙中間一塊凹陷地坑，倫福才忽然停住，呆呆的一動不動，似已陷入迷茫狀態，渾然不知眼前事。

劉伯溫凝目向前望去，心中不由一陣激蕩，但見倫福所站地坑兩面，各聳起兩座山峯，高插入雲，山上各有飛流千尺，直瀉而下，兩道飛瀑，傾瀉而下，滙聚於地坑前里許，成了一道九曲三迴的溪流，溪水之聲淸晰可聞，溪水流經之處，白霧茫茫，恰似眞龍九曲三迴，在地坑前面吞雲吐霧！

地坑四周，兩高峯前後左右，又各聳起十數座較低的山峯，恰似一道屏障，拱衛正中的地坑，其狀奇異之極。

劉伯溫一見，腦中登時憶起恩師賴布衣「青烏序」上所載一段奇文道：「天乙太乙插雲霄，禽星獸星居水口，數峯入天外，九曲入明堂，左旗右鼓，前屏後障，文筆誥軸，頓筆卓旗，印浮水面，水聚天心，龍躍九淵，富貴不可名狀。」

劉伯溫心神激蕩，眼見倫福呆立地坑不言不動，似已沉迷於此而不能拔足，心道：「原來他與此處地脈果然大有淵源！」

劉伯溫已豁然而悟，也就不再遲疑，施展妙演天機步法，疾掠上前，伸手向倫福手臂一挾，把他帶出地坑外面。

好一會，倫福才如夢初醒，張目四顧，喃喃道：「我……我怎的到了這裏？」

劉伯溫微微一笑，賀道：「恭喜倫大哥！天賜奇緣，你倫家已得眞龍地脈矣！」

倫福茫然道：「何謂眞龍地脈？眞龍地脈在哪兒？」

劉伯溫微笑道：「眞龍地脈，得之可富可貴可文可武，且承其地脈之子孫後裔，百病盡消，風華正茂，前程無可限量！」

倫福一聽，驚喜道：「富貴倫某倒不敢奢求，但求得顯兒百病全消，長大成人，倫家不致斷絕血脈，倫某於願足矣，其他夫復何求？但不知這眞龍地脈有何奇異之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乃尋龍堪輿奇學所致力尋求之地脈，有等不良術士，把尋龍堪輿故意渲染，令世人只知其神秘莫測，而不知其亦有可觸可及可知的一面，這就難怪世人遇奇緣而失諸交臂了！」

倫福失聲道：「莫非那白鷄現身，三番數次欲來指引，只是倫某愚鈍，不解其意，因而失之交臂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雖然是，但倫大哥終於醒悟，亦爲時未晚也！倫大哥且向四周仔細一看，便知眞龍地脈之眞相了！」

倫福聞言，果然張目四顧，仔細瞧去，但好一會，依然滿臉迷惘，不明所以，不由歎了口氣道：「倫某當眞愚不可及，明明眞龍地脈在眼前，卻根本難明甚麼！看來倫某與其有緣而無份，不過是空歡喜一場吧！」

劉伯溫微笑道：「不然，倫大哥雖然難明究竟，但竟能受其吸引，誤打誤撞，便恰恰站於龍脈地眼之中，天賜奇緣，這座龍穴，看來非倫家莫屬了！」

倫福一聽，又驚喜道：「原來那地坑便是龍脈之眼？劉軍師如何判斷？」

劉伯溫正容道：「倫大哥你看，地坑兩旁，是否各聳插雲山峯？這便是天乙太乙插雲之像，亦即高聳山峯插於龍身兩旁，以護衛眞龍地脈；又地坑前後左右，各聳較矮山峯，形態各異，似禽似獸，似獅似象，似雀似鳳，此乃禽星獸星居水口之像，捍守水口，以鎖龍氣；再者地坑前面正中里許，飛瀑滙成溪流，繞正面九曲三迴，白氣茫茫，似眞龍吞雲吐霧，此乃九曲入明



堂之像，九曲者，指龍穴前面堂口有水，九曲三迴，龍氣郁郁，不可名狀！龍穴三大要素皆備，有識之士，當不再猶豫了！」

倫福依言細看，果然一如劉伯溫所言，處處貼合，他雖然難明究竟，但也知劉伯溫所言無誤，他是明軍堂堂軍師，又豈會判斷錯誤！

倫福這般轉念，也是他福至心靈，當下忙道：「多謝劉軍師指點迷津，得此龍穴，令小兒消解病災，長大成人，承繼倫家香火，皆劉軍師所賜！倫家世代將永誌不忘大恩大德！」

倫福當時所祈求的，不外是他的獨生子倫顯能消災解困，百病全消，長大成人，以承繼倫氏一脈的香燈，其他則根本沒甚冀求。

劉伯溫卻深知眼前此龍穴非同小可，龍氣之盛旺，百年難遇，承受龍氣之人，貴器大成，而且才氣橫溢，乃一代治國之才，雖不及龍晶珠之千年龍氣，亦不會速發，但地力綿長，當歷數百年而不衰，倫家得此龍穴庇蔭，日後子孫必出一代能士，揚威朝野，四海聞名，又何止承繼香燈如此簡單？不過倫福雖獲奇緣，卻不作奢求，這是他忠厚之處，由此可見，倫家得此龍穴，便並非僥倖了！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不去點明，微微一笑道：「此乃天賜倫家奇緣，謝我作甚？顯兒但能消災解危，百病盡消，乃劉某所願，今日幸而得此地脈，劉某亦了結一番心事。倫大哥日後可擇日移葬先祖於此，劉某保你從此家運順遂，香燈永繼便了！」

倫福大喜道：「是！劉軍師，倫某自會謹記！」他一頓，又忽然道：「莫非那白鷄眞的已通靈，引領倫某至此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此乃鳳翼天翔奇穴，你所見的，不外是龍氣所聚，氣聚成形罷了！又豈能視爲凡間鷄禽？若以白鳳現身名之，則更爲妥貼也！」

倫福正欲說甚麼，就在此時，那地坑之上，忽然冒出一股白氣，漸而聚成形狀，竟然是剛才飛來一沉而不見的白鷄！

倫福驚奇得目瞪口呆，連話也說不出來。

劉伯溫卻走前兩步，那白鷄居然一動不動，還向劉伯溫點了點頭，似乎是說，牠潛隱百年，今日終於遇上知音人了。

劉伯溫亦肅然還禮，道：「請問龍發於何歲？」

白鷄一聽，身子一擺，連跳了四跳。

劉伯溫心中一動，又肅然道：「地力又多厚？」

那白鷄的頭連點三下，然後突然騰飛而起，直向倫福撲來！

倫福嚇得連忙閉上眼睛，待他睜眼再看時，那白鷄已不見了。

倫福又驚又奇，忙道：「劉軍師，白鷄怎不見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白鳳現形，已示來歷，再現方位，更喻日後吉兆，牠一番心願已了，聚有形於無形，牠還會停留不去麼？倫大哥你太痴也！」

倫福不由點頭道：「是，劉軍師，倫某的確如在夢中，一切簡直不可思議！剛才我見牠連跳四跳，不知是何隱兆？」

劉伯溫微笑道：「身子動，即全年之意，身子連跳四跳，即此龍穴當發於四十年後之意也。」

倫福又道：「我又見牠把頭連點三點，未知是甚意思？」

劉伯溫道：「人無頭而不活，頭動者，即人的一生，亦即一代，頭點三下，亦即歷三生，經三代之意，乃向我等顯示，此龍穴地力雄厚，當延續三代之兆也！」

倫福迷惘道：「何爲三代？未知從那代算起？倫某已近五十，未知是否應從倫某這一代算起？」

劉伯溫大笑道：「倫大哥你太痴也！你倫家甫觸龍脈，豈有如此速發？實不相瞞，倫大哥絕非貴格中人，顯兒也僅可保平安而矣，龍脈地力，須歷四十年潛移默化，然則你父子兩人，於日後的倫氏龍脈而言，亦僅起承先啓後的作用罷了！一切不必刻意强求，龍脈貴在潛移默化也！」

倫福想了想，亦豁然而悟，笑道：「劉軍師所言甚是，倫某所求，不外令顯兒消災解困，長大成人，承繼倫家香燈，他既可保平安，而且又有子承嗣，倫某心願足矣，夫復何求！」

不久，倫福果然把祖墳，自南海縣黎涌村的亂葬崗，移葬到羅浮山主峯東南面鳳翼天翔龍穴。他也就放下一番心事，除了每年上山拜祭，祈求兒子倫顯平安，其他也別無所求。

說也奇怪，倫顯自此之後，不出半年，果然病體康復，後來更百病全消，一家人平安渡日，但僅此而矣，並無甚麼富貴奇跡發生。

到倫顯二十五歲時，倫福高壽而逝，他眼見兒子已成壯年，雖然家境清貧，但畢竟有子承繼倫家香燈，也就含笑而逝了。

倫福去世後，倫顯遵照先父遺言，把倫福與先娘遺骸，一同移葬上羅浮主峯祖墳。就在移葬的這天下山途中，倫顯與一位農家女子邂逅，不久竟成了倫顯的妻室。

又五年後，倫顯的妻子周氏誕下一位兒郎，這位兒郎，便是不久即名揚四海的廣東南海狀元倫文叙

了！這段奇聞，在廣東南海流傳甚久，至今仍爲鄉親父老津津樂道。不過，這是另一個風水故事內容了，暫且打住。

## 龍穴開眼　一躍九天

當下劉伯溫見已替倫福一家了卻一番心事，雖然征南之事未了，但亦感欣慰，便在那地坑之中，留下標記，着倫福仔細辨認記住了，便欣然走出來，打算再向東面尋找何眞的祖墓所在。

就在此時，從南、北、西三面忽然傳來嘯聲。

這嘯聲甚爲尖厲，連倫福亦聽得一清二楚，他大喜道：「劉軍師，大概是尋着何眞之祖墓矣！」

劉伯溫仔細一聽，便呵呵一笑道：「其中有兩路必定是假的，只有一路大有眉目。」

倫福奇道：「劉軍師如何推斷出來？他們均遠在十里之外。」

劉伯溫微笑道：「南面嘯聲尖而急，那是三妹馬雲英所發的嘯聲，她必定心焦氣急，發聲便不穩了，心浮氣急，如何有緣目睹眞龍之穴？因此必假無疑。又北路乃大哥彭瑩玉負責，他的嘯聲猛而烈，必定是他發現有何姓之墓，心中高興，便焦急示警，以便待我前去，以定眞假，因此嘯聲又略帶探求之意，因此也僅是何姓之墓，而非何眞之祖墓也！」

倫福道：「那剩下的西路呢？如何判斷或有所發現？」

劉伯溫道：「西面嘯聲沉而穩，內力已達絕頂境界，有如此內力之人，其定力必然堅穩之極，無慾無嗔，是以洞察世情，觀微入深，其所發現之物事，必然大有來頭也！」

劉伯溫說罷，抬頭望一眼日影，便道：「午時已過，不可再遲延了！先去南面看看再說吧！」

劉伯溫與倫福向南面發出嘯聲之處奔去，倫福在劉伯溫的扶持下，速度也變得甚快，因此不消半個時辰，便已奔行十里山路，轉到南面一處山脊處，遠遠便見馬雲英站在一塊石碑前面不動。

「三妹！有何發現？」劉伯溫一掠上前，道。

馬雲英一指石碑，格格一笑道：「二哥！三妹佔頭功了，你看，這石碑上不是刻有何姓麼？這必定是何眞的祖墓了！」

劉伯溫定睛一看，只見石碑上刻：何公雲遜之墓，等六個大字，字跡工整，清晰可辨。

劉伯溫一抹石碑上的刻字，抬頭一看，再向四周墓前仔細一看，便微笑道：「此何非彼何，三妹空歡喜一場了！」

馬雲英一聽大急道：「爲甚麼？這石碑明明是姓何的嘛！」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此墓暮氣沉沉，低矮不堪，乃一座極普通的草墓而矣！何眞祖墓必見龍脈之象，又豈是這等尋常草墓所可比擬？但由此可見，南面並無何眞祖墓，三妹這功勞也就不小了！」

馬雲英這才破嗔爲喜，格格一笑道：「雲英也不貪有甚麼功勞，只是要二哥你明白，三妹跟你征南而來，並非全無用處，也便足矣！我剛才已聽到北面大哥有嘯聲傳出，不如過去一看如何？」

劉伯溫笑道：「那好極了！二哥正有此意，走呵！」

劉伯溫說着，挾起倫福，又向北面掠去。馬雲英緊隨於後。

北面果然又有一座何姓之墓，但彭瑩玉到底不精尋龍之道，因此也看錯了，四人只好又向西面掠去。

向西面掠行不到十里，劉伯溫便見里許之外，突聳起一塊巨石，如小山般立在數座山峯之下，巨石上面，白雲繚繞，巨石上慚愧大師迎風而立，僧袍飄飄，恍似活佛降臨。

馬雲英眼尖，她立刻也見到巨石上的慚愧大師，不由格格一笑道：「好呵！大師伯伯返老還童，越活越頑皮了！」

馬雲英話音甫落，那面便傳來慚愧大師的呵呵一笑道：「女娃兒！怎的說大師伯越活越頑皮了？」

馬雲雲笑道：「你若非越活越頑皮，怎的正事不幹，卻在巨石上眺望風光？」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老衲並非眺望風光，而是等劉施主的大駕光臨，以便有所判斷決定！因爲巨石下面麼……」

馬雲英急道：「巨石下面如何？」

慚愧大師道：「你那二哥也來了，他過來一看，便知那是甚麼了！」

馬雲英一聽，三幾個起落，已搶在劉伯溫等人前面，向慚愧大師那面掠去。

一會後，劉伯溫等三人亦趕到了。

慚愧大師卻依然站在巨石上面。

劉伯溫向四周一瞧，但見巨石四面，山峯聳立，成了一個環形，巨石近處，白雲繚繞，甚有氣象，只見四周並無任何墓穴，那塊巨石又恰恰置身環形的正中。

巨石奇大，方圓足達十丈，高近半里，猶加一座小山似的。

馬雲英見慚愧大師不肯下來，身子一躍，輕捷如燕，已掠上巨石



上面去了。

倫福不由吐舌道：「馬姑娘的身手原來如此厲害！」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這算得甚麼？當年她在千丈懸崖，與大明吳王一道，上落自如，輕鬆之極，這才教人吃驚呢！」

倫福歎道：「明軍能人異士輩出，一統天下便非倖致了！」

馬雲英在巨石上面，聽不清說話，只聽得「馬姑娘」三字，知是說她，急道：「喂！彭大哥！說話大聲一點，你與倫大哥說我甚麼了？你等快說呵！」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三妹若聽不清楚，怎不去問慚愧大師？放着如此一位絕世高人在你身邊，彭大哥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在暗地裏說你甚麼了！」

劉伯溫卻沉吟不語，他忽然嘴唇微張，一縷尖音便直向巨石上面的慚愧大師射去，道：「大師，此地果然龍氣郁郁，非同凡响，但是是否何眞之祖墓，卻難判斷，因爲四周根本無任何墓穴！大師有甚麼發現？」

慚愧大師亦以傳音入密答道：「請問劉施主，此地若是龍脈結聚之處，那墓穴方位應在甚麼地方？」

劉伯溫向四面一瞧，沉吟半晌，道：「按恩師賴布衣所授，龍脈貴在龍眼，昔日他與龍母爭龍穴，正是以一針定龍眼取勝，因此龍脈結聚，龍眼應在巨石之下，但爲何並無墓穴，令人奇怪之極！」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劉施主當日在天機壁上，尚有所發現，又何況這座區區巨石麼？劉施主只須施展妙演天機之提氣升縱身法，緩緩上升，便不難有所發現了！」

劉伯溫一聽，心中一動，果然深吸一口眞氣，妙演天機的提氣升縱身法便施展起來，他的身子竟貼巨石石壁緩緩向上升起，恍如神仙平步青雲似的！

倫福先見馬雲英的驚人功夫，再見劉伯溫竟無風自動，身子凌空飛升，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連話也不會說了。

劉伯溫的身子緩緩向上升去，他的眼睛卻盯着石壁，一路移了上去。

起初數丈高，並沒發現甚麼，到距地面六、七丈高時，巨石石壁之上，赫然現出一行以指力刻上去的文字：東莞何公宏天賜之墓，下款是：不屑子何眞刻於亂世至正三年八月初九。

劉伯溫一見，心中立時一亮，他也不上巨石了，疾速一沉而降了下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亦與馬雲英躍下地面。

劉伯溫此時已向倫福急問道：「倫大哥，何眞之父是否逝於至正三年八月初九？」

倫福想了想，道：「當年何眞與父親何宏一道上羅浮山，聽說是欲求仙人葛仙翁賜藥，以救其父不治之癥，但後來求藥不成，其父便在羅浮山仙逝，何眞於是就近便在羅浮山把其父下葬了，那年恰好是元順帝至正三年！但是否八月初九，那便不得而知了！」

劉伯溫一聽，點了點頭，又道：「那何眞官升廣東行省左丞，是那年的事？」

倫福道：「何眞原本並不得志，僅是鄉間一大戶而已，但自其父客死羅浮，葬於羅浮山後，他便萬事順遂，官運亨通，在至正十三年，便官至廣東行省左丞了！距他父親去世恰好是十年歲月，這事東莞人都嘖嘖稱奇。」

劉伯溫與慚愧大師相視一眼，慚愧目含詢意，劉伯溫微一點頭，慚愧大師便知劉伯溫已決然下了判斷。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然則劉施主已可下判斷了？」

劉伯溫決然道：「可矣！」

慚愧大師忙道：「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按此地龍氣而言，當日那遊玄僧人，替何眞點的穴位倒也甚得龍脈之道，巨石四周，數峯環繞，巨石下面，恰恰是龍脈之眼，何眞先父下葬於此，雖然乃採自然葬法，但已得其龍氣，因此其運順遂，官運亨通，平步青雲，猶如巨石插天之勢，官至廣東行省左丞，亦決非倖致也！」

慚愧大師道：「但他對元人竟然死心塌地，雖採保境安民，有益百姓之策，但異族視我漢室子民爲奴爲婢，他對異族朝廷忠心耿耿，則未免於大勢迷糊矣！這卻是爲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可惜點穴之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把何眞先父葬於巨石之下，雖然亦合葬龍之法，但巨石壓墓，遮天蓋地，龍眼被掩，即成盲眼之龍，龍脈既已盲眼，承此龍氣之人，又如何會洞悉大勢？不外是盲眼梟雄罷了！」

慚愧大師歎道：「然則何眞又如何可以鴻運長久？不日必敗無疑！而且禍延南粵蒼生，慘受血光之災，那點穴之人，一字之差，便貽害無窮，可哀可歎也！但望劉施主大發慈悲，以大智大勇力挽狂瀾，救救南粵萬千生靈！」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劉某早有此念，否則亦不會行險一試，以尋龍堪輿之道，替敵方首領改龍變運，以求和平克取南粵。」

慚愧大師一聽，雙手合什道：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有劉施主一言，老衲便放心了！但不知劉施主以何大法，替何眞改龍變運？」

劉伯溫目注巨石，沉吟道：「此穴已成盲眼之龍，巨石壓墓，龍眼被遮，其勢已成定局，要令其龍躍九天，已絕無可能了！劉某要做的，只能勉爲其難，令其盲龍且開一眼，如此或可令其認清大勢，不致執迷不悟，頑抗我征南大軍，南粵百姓慘遭殺戮！」

劉伯溫說罷，即對彭瑩玉道：「彭大哥請找一塊長三尺，寬二尺的石板來此。」

彭瑩玉二話沒說，便疾掠而出，尋石板去了。

劉伯溫又向慚愧大師道：「請大師幫忙，於羅浮東、南、西、北四面各拾一塊圓石回來，好麼？」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老衲遵命。」

慚愧大師說着，身形一晃，向東面掠去。

馬雲英忙道：「二哥！偏我沒事幹麼？」

劉伯溫微笑道：「待會尙要勞動三妹的貴氣，怎會沒事幹了？」

馬雲英喜道：「好呵！但有事做，便是一大樂事也！」

劉伯溫不再說話，他取出那塊圓盤，依圓盤上的指針，在巨石四周量度起來，他神色肅然，連馬雲英也不敢去打擾他。

好一會，劉伯溫才堪度完畢，手持圓盤，鬆了口氣。

馬雲英忍不住了，忙道：「大功告成了麼？二哥！」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目下僅是起步，豈能說大功告成？而且就算此地之事已了，尙要行險一番，方可望有成！」

馬雲英吐舌道：「原來這尋龍堪輿之道，並非輕易，這比打一場惡仗更費時費力！」

劉伯溫不由點頭歎道：「不錯，劉某此舉乃欲以尋龍堪輿之大法，消弭南粵一場血光之災，其中所花的心血，果然比武功克之更艱辛百倍！」

馬雲英笑道：「既然如此艱苦，二哥那就不幹也吧，只須你劉大軍師一聲令下，征南大軍必可直搗黃龍，殺入廣州，捉住何眞，不降者殺毋赦，豈不乾脆俐落多了？何必如此迂迴曲折，費盡心血？」

劉伯溫肅然道：「不然，三妹，反元復漢大業雖然勢所必行，但亦要審時度勢，兼顧各地民情，盡己所能減少殺戮，反元復漢大業才是大義之舉，否則便陷於暴烈，決非中華大地黎民百姓之福祉也！劉某願以此處事，又豈懼勞費心力？」

馬雲英見劉伯溫滿臉肅然，便不敢再開玩笑。

倫福在一旁不由歎道：「明軍有劉軍師等能人志士匡助，難怪被天下視爲仁義之師了！南粵百姓若能逃過這一場血光之災，皆劉軍師大智大勇，大仁大義所賜也！」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劉某一人之力算得甚麼？一切尙須彼此精誠團結，衆志成城，方可望有成！」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二哥，莫板起面孔了，看，精誠相助的人回來了！」

劉伯溫抬眼一看，果然彭瑩玉和慚愧大師，已各捧石板、圓石，向這面疾掠而至。

彭瑩玉手捧的石板足達數百斤重，他遠遠捧來，居然臉不紅心不跳，把石板向地上輕輕一放，微笑道：「二弟，幸不辱命！」

劉伯溫仔細量度一下石板，果然是長三尺、寬二尺，不由微笑道：「彭大哥，好眼力。」

彭瑩玉苦笑道：「劉軍師吩咐下的，豈敢大意？不過這山上怪石雖多，成方之石板卻絕無僅有，彭某無法，只好跑到山下，才發現了這塊合適的。」

倫福咋舌道：「羅浮主峯高達三千尺，彭大俠竟可以在片刻間來回麼？還挾了一塊數百斤重大石，這好不教人吃驚！」

馬雲英笑道：「這還算小的，我這大哥若拚命起來，百尺絕壁，他也可以一掠而上呢！」

倫福怔怔的不作聲了。

此時慚愧大師也捧着四塊圓石趕了過來。

劉伯溫向慚愧大師點頭微笑道：「大師辛苦了，請先歇歇，稍後再有勞動。」

慚愧大師淡然一笑道：「彼此皆爲蒼生出力，劉施主不必客氣。」

劉伯溫不再說話，他目視石板，微一運氣，忽然併指向石板上一點，隨即疾以指代筆，書道：「廣東東莞何公宏之墓」。又書了下款道：「辛酉年八月初三劉基代立。」

指力入石三分，「立」字最後一筆書成，一塊石碑便現在衆人眼前。

倫福此時，簡直瞧得呆了，他甚至懷疑，劉伯溫到底是否仙、佛一類的人物？

彭瑩玉、馬雲英素知劉伯溫的武功已達絕頂，因此也不太奇怪，而且以指刻石，除馬雲英稍有不如外，彭瑩玉自忖也不太難。

劉伯溫書石碑畢，慚愧大師捧四塊圓石上前，道：「這四塊圓石，劉施主如何處置？」

劉伯溫運功甫畢，微喘道：



「四塊圓石取自東、南、西、北，乃代表自然界四個方位，可惜此四方位來自自然，不宜以人手觸之，尋常人間紙筆也不適宜，否則便失取於自然，代表自然天成之意了！」

慚愧大師想了想，便微微一笑道：「然則劉施主以爲，老衲可以幫忙麼？」

劉伯溫略思忖，便即醒悟，喜道：「也只有大師有此修爲！但太辛苦大師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此舉既有益於百萬蒼生，老衲不自量力，甘願一試！」

劉伯溫道：「如此有勞大師了！」

慚愧大師微一點頭，忽然袍袖一揮，四塊圓石便向前飛出，繞巨石旋飛，驀地一沉，分降東、南、西、北四大方位，巨石恰恰處身於四大方位的正中間。

慚愧大師微一提氣，身子凌空而起，呼的掠上巨石之頂，然後盤膝坐下，運功提氣，似預備作石破天驚的一擊。

彭瑩玉若有所思道：「慚愧大師欲助二弟定刻方位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方位乃自然之物，不可沾以人氣，因此連指尖、筆墨亦不可觸及，因此要在圓石上確定方位，當世中唯慚愧大師一人而矣！」

彭瑩玉吃了一驚道：「不可動紙筆，亦不可運指力，當以何法在石上刻字？」

劉伯溫道：「一氣化四針，一箭射四雕，分刻東、南、西、北四字！」

彭瑩玉聳然動容道：「巨石高達十丈，亦即隔空十丈以氣聚針，刻字於石上，這到底是甚麼功夫？」

劉伯溫歎道：「此乃以天機三式中氣吞宇宙爲基，凝運可吞宇宙之眞氣，再在丹田中壓縮凝聚，然後分向四個方位射出，這是慚愧大師的獨門絕學先天無極大氣功！」

彭瑩玉歎了口氣，苦笑道：「若以指力刻字，你我均可勉强爲之，但如此一氣化四針，一箭射四雕，此等絕世神功，普天下果然唯慚愧大師而已！」

彭瑩玉說罷，身形一晃，已繞巨石飛旋起來，他的身法奇快，在一塊圓石旁邊一閃，便轉到另一塊圓石旁邊去了。

彭瑩玉是打算仔細看看，慚愧大師是否眞能在同一時間，一氣化四針，一箭射四雕！

* * *

巨石之上的慚愧大師，忽地仰頭清嘯一聲，然後低頭攝嘴吐氣，四道氣流勁射而出，分向巨石下面的四塊圓石射至。

在下面繞石飛轉的彭瑩玉，突見一塊圓石面上，石碎絲絲剝落，片刻間一塊圓石已現出「東」字的大半來！

他心中駭然，身法不停，再繞到其餘三塊圓石旁，但見三塊圓石亦已分現「南」、「西」、「北」大半筆劃，他再轉回最初那塊圓石，圓石上已赫然現出一個完整的「東」字。

他再三面一轉，只見「南」、「西」、「北」四字，龍飛鳳舞，蒼然有力，已全數現於圓石上了！

這完全是同一時間完成的傑作，不遲不早，完全一致！

彭瑩玉掠回到劉伯溫身邊，不由歎道：「果然是一氣化四針，一箭射四雕！石破天驚的絕世神功！慚愧大師大功告成了！」

慚愧大師並沒有下來。這只有劉伯溫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仰頭歎道：「大師保重！先行運氣調息，莫急着下來！大師爲南粵百姓安危，已耗盡功力矣！」

馬雲英跌足道：「若大師因此有甚閃失，這如何是好？」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大師雖然功力消耗甚巨，但憑他的修爲，調息一會，也可保無礙，但千萬莫再讓他消耗體力了！此乃改龍變運的必要一着，只好難爲大師他老人家了！」

劉伯溫說罷，不再遲疑，當即抄起石板，座南朝北，在巨石旁邊，啪的拍入地上，一塊墓碑便赫然立於山地上了。

劉伯溫更不停留，身形向上一躍，在巨石距地面七丈之處，原刻有「東莞何公宏天賜之墓」數字的上方，劉伯溫的身形忽地凌空定住，他伸出指頭，向巨石疾書數行，然後提氣上升，扶着慚愧大師穩然降了下來。

慚愧大師此時面色雖然仍帶蒼白，但經運氣調息，果然已無大礙。

馬雲英自小蒙慚愧大師收養，視慚愧大師如師如父，她連忙一掠上前，拉着慚愧大師的手，急道：「大師伯伯！你無恙了麼？」

慚愧大師道：「有恙如何？無恙又如何？」

馬雲英急道：「你若有恙，雲英立刻運眞氣替你療傷！」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大師功力通玄，三妹如何向大師輸運眞氣，不怕全身功力盡失麼？」

馬雲英大急道：「我的功力的確比大師伯伯弱多了，但大師伯伯功力消耗過巨，面白如紙，這卻如何是好？」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若大師有恙，當世中根本無人可救，因爲他的內力之强，當世已絕無僅有！」

但三妹放心，大師已安然無恙矣！」

馬雲英這才鬆了口氣，她忽然又想起甚麼，忙問慚愧大師道：「大師伯伯！是了，剛才二哥他在巨石上寫了甚麼異字奇文？快告訴我聽呵！」

慚愧大師微笑道：「你爲甚麼要問我？不去問你的二哥？」

馬雲英嗔道：「二哥這天機大俠，名頭越响，便越神秘莫測，他不願說的，問他也是徒然！大師伯伯剛才居高臨下，一定瞧清楚了！」

慚愧大師向劉伯溫微笑道：「劉施主以爲如何？」

劉伯溫亦微笑點頭道：「天機之兆，已現大半，知的已知，不知的不久亦盡知矣，因此但說無妨。」

慚愧大師這才呵呵一笑，道：「劉施主剛才在石上刻的，乃一首天機之兆，老衲雖然瞧清了，但其用意，連老衲亦難明究竟。」

馬雲英急道：「大師伯伯先把它念出來，我自然就明白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忽然吟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馬雲英茫然道：「大師伯伯，你在念甚麼了？」

慚愧大師笑道：「這便是劉施主剛才在巨石上的刻字呵！」

馬雲英一怔道：「那是甚麼意思？」

慚愧大師苦笑道：「老衲早就說了，其意我也不懂，你問甚麼？」

馬雲英歎了口氣，轉向劉伯溫，咬唇道：「二哥！你難道如此忍心，要把人悶死了？不肯露多少天機來聽聽麼？」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道：「我剛才所書，乃天機壁上所現之兆，劉某大膽書此天機於巨石上，乃意在展示天機大勢，亦即天下不久將歸大明無疑，三妹明白此點也便足矣。」

馬雲英尚欲再問，劉伯溫已續道：「三妹乃天機大運中人物，日後一切自然徹悟，目下也不必再苦苦追索，一切順其自然便了！」

馬雲英聽劉伯溫的口氣，知他是決不肯再往下說了，她又奇又氣，無奈道：「好，二哥，三妹不再追問什麼天機大道，但二哥在巨石上展示天意，其用意又是什麼？」

馬雲英此言一出，慚愧大師、彭瑩玉、倫福等均目注劉伯溫，急欲知道其中的底蘊。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道：「在場中人，均參與其中，因此也不必隱瞞，劉某以天機現於巨石何眞祖墓之上，乃向其展示天機大勢；巨石四周佈以東、南、西、北四大天然之位，乃意在令其分清方向，明辨是非；又另立石碑，乃令其祖墓盲龍開眼之意，盲龍既已開眼，當可認清大勢，明辨是非，順勢而行，不再逆勢而動，盲衝瞎撞，盲目效忠異族，何眞既爲南粵首領，他若能承此開眼龍脈，則其心智必然開竅，一改其盲眼龍氣之盲目所行，一切便有轉機矣！」

馬雲英似懂非懂，忙道：「有甚麼轉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盲龍既然開眼，再加以面示警兆，震懾其心，則不難令其辨清大勢，順勢而行，不再向異族死心塌地，轉而效忠大明，如此，則和平以克南粵，兵不血刃，南北一統，南粵百姓免卻一場血光之災，有幸參與其中之人，包括三妹妳，均功德無量矣！」

馬雲英一聽，雖仍不太明白，但她心性聰明，立刻聽出劉伯溫有深入敵營，與何眞當面理論之意，不由又驚又喜，忙道：「二哥打算潛入廣府，向何眞當面揭示大勢麼？」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劉某正有此意，未知各位意思如何？」

馬雲英歎了口氣，苦笑道：「你是明軍大軍師，連吳王亦尊之爲先生，你只要一聲令下，誰敢不從？」

劉伯溫道：「不然，此行乃深入敵營，兇險重重，是否願去，悉隨尊便，劉某不敢勉强也！」

馬雲英一聽嗔道：「什麼兇險重重，就算廣府是龍潭虎穴，你劉大軍師敢去，我馬雲英便不敢去麼？」

彭瑩玉亦呵呵一笑道：「我等結拜一場，誓同生死，二弟你既然去犯險，彭某人亦只好再闖刀山火海了。」

慚愧大師沉吟道：「何眞目下擁重兵鎮守廣州，大有與明軍決一死戰的氣勢，劉施主於此時此刻貿然與他面議大勢，只怕收效不大。」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尋龍堪輿之道，有速發與潛移默化之分，但看不同對象、不同環境施爲罷了！而劉某施之何眞身上的，乃速驗速應之法，快者三五七日，慢者也不過一月半月，必有所效應，因此此行亦並非全無把握，一切隨機應變罷了！」

慚愧大師想了想，便欣然道：「劉放主所言甚是，爲南粵百萬蒼生着想，看來老衲亦只好捨命隨劉施主一行了！」

劉伯溫忙道：「大師年已高邁



，尚要隨我後輩犯險麼？」

慚愧大師微笑道：「老衲乃佛道中人，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劉施主不必猶豫了！而且老衲極少在江湖走動，在南粵根本無人認識老衲，但廣州光孝寺住持僧慈信，卻是老衲的師弟，若慈信肯助劉施主一臂之力，則此行便事半功倍矣！」

劉伯溫尚未有所表示，倫福一聽，便聳然動容道：「廣州光孝寺慈信大師，佛法高深，深爲廣州及南粵官民景仰，就連廣東行省左丞何眞，亦不時請慈信大師到府台講佛，卻原來是慚愧大師的師弟，當眞一門高僧，南北揚威矣！」

劉伯溫一聽，心中登時一動，忙向倫福道：「倫大哥，何眞眞的每年均請光孝寺慈信大師，到府台講佛道麼？大約是每年什麼時候？」

倫福想了想，道：「也說不定，何眞只要心有所感，便必定請慈信大師去替他講解佛道，以釋其心所疑所慮，因此慈信經常出入何眞的府第，何眞亦視慈信如師如友，甚得其信任，此事廣府中人，大都知悉！」

劉伯溫一聽，與慚愧大師相視一笑，輕聲道：「好極了！那此行便先上廣州光孝寺，再作下一步打算！」

慚愧大師微一點頭，忽然又皺眉道：「不過老衲這師弟脾性古怪之極，輕易不能把他打動，他若不信服，便殺了他也不肯幫你，但若能令他信服，則赴湯蹈火，亦決不皺眉，總之難纏之極，是否求得他點頭，連老衲亦毫無把握，劉施主請三思而行。」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廣州元兵十萬，劉某尚敢直闖，更何況區區一座光孝寺麼？而且慈信大師既然是大師的師弟，不難與他見面，但能見面，便有辦法可想矣，事不宜遲，這便下山闖一闖龍潭虎穴吧！」

當下劉伯溫等五人，趁天黑之前，走下羅浮山，在山下的冲虛古觀，歇宿一宵，第二天一早，走陸路抵達九潭水鎮。

九潭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水鎮，有沙河等九水滙聚，四面環水，鎮中亦到處是河，鎮中的百姓也多以水運爲生。

五人從北面進入九潭鎮，慚愧大師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等南國水鄉的景象，他不由被吸引住了。

五人在鎮中吃了午飯，即僱船下水。

船老大是一位四十多歲中年人，姓石，以水運渡船爲生，人稱石老大，石老大聽說有人僱船，而且開口便是一月期，而且不吝價錢，當下猶如碰上財神爺，忙笑道：「好極了，你等欲僱船遊東江，算找對人了。」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船老大，爲何王婆賣瓜，自稱找對人了？」

馬雲英說的是一口安徽官話，倫福以爲石老大必定聽不懂，但石老大卻呵呵一笑道：「姑娘是安徽人？聽說那裏是明軍朱元璋的天下了，日子好過麼？放心，石某人走南闖北，北人官話也說得來，因此鎮中誰人不知，欲僱船北遊東江，最好找石老大啦！」他亦說起一口官話來，雖夾雜南音，但也似模似樣，句句聽得明白。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並非北遊，而是南行也。」

石老大一聽，微吃一驚，忙道：「何處爲終點？」

劉伯溫微笑道：「先入東江南下，再轉珠江，順利的話，便直入廣州府去也。」

石老大一聽，面色一變，急道：「入東江南下，再轉珠江勉强行得，但須以西洲爲界限，若過了西洲，便行不得也哥哥。」

劉伯溫笑道：「爲何行不得也？」

石老大神色緊張的道：「你等北來，難道不知道，大明征南大軍已然入侵，目下大軍駐於潮陽，又傳聞水軍已自東江北南下，廣東行省左丞何眞大人，聽說已召兵回防，於廣州一帶埋伏重兵，準備與明軍決一死戰，目下廣州一帶，已草木皆兵，人心惶惶，你等北人口音，沿江南下，過了西洲，便兇險之極，萬一被官兵視作明軍探子，那就十個人頭也被斬了，如何去得？」

劉伯溫與慚愧大師互視一眼，便向倫福道：「這位倫大哥，是我等表親，足證我等並非明軍探子，而且假如石老大不敢入廣州，那就在西洲上岸，但船資則照計廣州來回可也，石老大以爲如何？」

石老大沉吟不語，他隱隱覺得這五人絕非等閒之輩，除那位姓倫的老者外，其餘四男女目中精光爍爍，他出船至今，還未碰上這等深藏不露的客人，因此心中猶豫不決，不過那來回廣州的一月船資又很吸引，因爲這幾乎等於他全年行船的酬金了。

倫福見石老大猶豫，便呵呵一笑，接道：「鄉里，放心啦，佢地都係好人嚟南粵玩，唔會有事嘅，就算有事，也唔使你負責，你放心啦！」

倫福說的是一口道地的廣府話，石老大一聽，神色這才一鬆，道：「原來你老哥係廣府人！」他一頓，決然道：「好！既然有這位當地

人作伴，料想不會出事，石某人就接了你等這趟船吧！」

劉伯溫微微一笑，與慚愧大師等欣然下船，船雖然不太大，但容五六個人渡宿，卻綽綽有餘，而且船上帶備柴米油鹽，連每日的三餐也不必費心了。

石老大慣走船運，說走就走，他望一眼河水，便把船櫓一搖，駛離岸邊，直向中流駛去，船走得甚慢。

倫福不由皺眉頭，道：「就靠老大這一隻櫓，何日可到西洲頭？」

石老大呵呵一笑，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行船的吃正潮漲潮退，目下還是退潮時份，不出片刻，河水便會急促南下，直衝珠江口，是時船隨潮走，根本不必費心了。」

倫福猶自不信，就在此時，靜止不動的河水，忽然湧動起來，不一會，便滿河皆動，掉頭向南流去，船隨水走，石老大只須把穩船舵，便如箭似順流而下了。

石老大於水性的精通，果然令人信服。

倫福不由歎道：「石老大果然是九潭水鄉的船老大，靠水吃水，你算是吃正了。」

石老大呵呵一笑，道：「果然是吃正了！不然一家五口，怎靠這船養活？」他一頓，忽然歎了口氣道：「其實這口水飯也並不好吃，你看九潭水鄉人人窮困，便知其中苦處了。」

倫福無言，心道：你靠水不富，倫某人靠吃山便富了麼？

慚愧大師聽石老大之言，忽然若有所思道：「劉施主，按風水之道，九潭水鄉九水滙聚，水即財也，九潭水鄉爲何如此貧窮？」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道：「劉某剛才步經鎮內，便覺九潭鎮雖有九水滙聚，但全部直出直入，在鎮中更不停留，因此不但不聚財，而且反成錢財流失之兇局，是以九潭鎮並不富裕，歷年貧困。」

石老大一聽，忙道：「是啊！九潭鎮水多則多矣，但沒一道河有彎曲的，均是直來直去，雖然利於行船，但全鎮之人，只能終年營營役役，勉强糊口而矣！原來這其中大有根源，這位姓劉的大哥，原來有此高深學問。」

劉伯溫亦有點喜歡這石老大的直爽，便微微一笑道：「劉某僅略知一二而矣。」

石老大忙道：「並非一二，劉大哥一言便點出九潭鎮的敗局，這可是天大的本事啊，但劉大哥既已瞧出九潭鎮的敗局，未知可有辦法解救？務請劉大哥不吝賜告。」

劉伯溫沉吟不語。

石老大仍在苦苦相求。

馬雲英不由嗔道：「這位石老大也未免强人所難，片刻之間，教人有甚妙法？而且這是驚天大法，一言半語，便想求得了麼？」

石老大見馬雲英嬌野而透出貴儀之氣，心中不由一凜，忙陪笑道：「這位姑娘說的是，倒是石某魯莽了，但若這位劉大哥肯答應解救九潭鎮的敗局，石某不自量力，必在鎮中籌款，以作劉大哥的酬勞。」

馬雲英正欲再說，劉伯溫不忍令石老大太過失望，亦很同情九潭鎮百姓的遭遇，便慨然道：「石老大不必多謝，日後劉某有便，必到九潭鎮一察，看看是否可令全鎮格局反敗爲豐，但目下的確未克抽身，務請老大見諒！」

石老大見劉伯溫神態威而不露，絕不似信口開河之士，連忙連聲多謝。

＊　＊　＊

船順潮而下，不一日，便已抵達東江與珠江交滙的石龍鎮。

劉伯溫吩咐不要停留，船便直駛入珠江水道，直向南面廣府方向駛去。

船過了大崗、岳埔、下基、大墩等村鎮，氣氛便漸漸緊張起來了，但見岸上險要之地，不時有元兵結隊巡邏，對較大的船隻，便派出快艇，截停搜查，說是嚴禁携兵器的船隻駛入廣府邊防重鎮黃埔港。

幸而石老大的船不大，並沒引起岸上元兵的注意，因此尚可順利而下。

劉伯溫低聲向彭瑩玉道：「船老大之言不錯，何眞果然已決心與明軍拚一死戰了，不然他斷不會在此地便佈下邊防。」

慚愧大師忙道：「雖然如此，但一切尚望以和平克取爲念。」

劉伯溫微笑道：「這應是劉某所望！」

彭瑩玉默然點頭。

馬雲英卻按捺不住，恨道：「劉軍……二哥，這何眞如此可惡，我等便先入城，擒賊先擒王，一掌把他劈了，然後大軍南下，直搗黃龍……哎喲，大師伯伯，你幹麼以氣勁暗中打我？」

馬雲英正恨恨的嚷道，忽感嘴巴一窒，說不出話，見慚愧大師二指微彈，知他制止她亂嚷，便不服氣的叫道。

慚愧大師正欲發話，以替馬雲英掩飾，在船尾把舵的石老大耳尖，立刻吃驚道：「這位姑娘，你剛才說什麼劉軍……什麼大軍南下？直搗黃龍？莫非你等眞的是征南明軍的探子麼？」

石老大此言一出，在座中人神色均一凜，暗道：身份被船老大瞧



破了。

彭瑩玉沉聲道：「請問船老大，假若如此，你待如何？」

石老大見彭瑩玉目中精光暴射，越發證實自己的判斷，心中不由有點驚惶，但仍咬牙道：「聽說明軍紀律嚴明，對老百姓絲毫無犯，就算征南，也並不可怕；不過何眞大人近來主政廣東，保境安民，否則南粵早已兵荒馬亂，若把何大人殺了，只怕難以服衆！」

馬雲英怒道：「不服又如何？」

石老大道：「百姓不服，必然羣起反抗，一場血戰便勢所難免。」

馬雲英冷笑道：「散兵游勇，成得什麼氣勢？元兵四萬，也並不在明軍眼內。」

石老大沉聲道：「話非如此，元人兵敗如山倒，根本原因，乃由於治下漢民不服，百姓若不服，異族又豈能長久治之？百姓雖然無能，但衆志成城，其勢絕不可輕侮！」

馬雲英娃兒脾氣一上，便不顧一切的怒叫道：「就憑你石老大這等能耐麼？」

石老大生氣了，忽地把船舵一扳，船身劇晃，馬雲英身子一側，幾乎站立不住，摔入河裏，劉伯溫連忙向她身後暗拍一掌，把她托住穩定下來。

石老大沉聲道：「老百姓雖然無兵無勇，但各有所長，例如姑娘雖勇，在水中只怕亦難施展吧？」

馬雲英心中一凜，暗道：是啊，我雖然憑武功可以一掌把石老大劈了，但他若先行發難，把我弄到水裏，我這旱鴨子豈非要去見海龍王，這卻苦也。她不由臉色一紅，道：「石老大你待怎樣？」

石老大道：「石某只是以此告訴姑娘，南粵百姓並不好輕侮，萬事均講求一個理字，若能令其心服，則義無反顧，誓死相隨，但若以武屈之，則禍根深種，永無窮期。」

馬雲英心性聰慧，她聽石老大之言，不由想起劉伯溫所訂征南策略，心道：二哥果然洞悉南粵民情，也難怪他力主以心服南衆矣。

馬雲英一旦想通，便不再發怒，反而格格一笑，道：「好！石老大，就算你說得對，但未知如何可令南粵百姓心服？」

劉伯溫一直沒有作聲，用意正是欲聽聽南粵人對明軍的反應，因此他見馬雲英問出這一句略帶稚氣之話，便不由微微一笑，因爲他也很想聽聽石老大如何回答。

石老大想了想，便道：「若能以仁以義以智以法服衆，例如傳聞中明軍的軍師劉伯溫，不但武功驚人，精於天機大道，而且宅心仁厚，待人忠義，處世謙和，則南粵百姓不但心服，且鼓盆而歌，歡迎如此仁義之師。」

馬雲英一聽，不由格格一笑，她望了劉伯溫一眼，見他並無阻止之意，便笑道：「石老大，假如本姑娘告訴你，堂堂大明軍師劉伯溫，便活生生的在你眼前，你信不信？」

石老大一聽，猛吃一驚，如遭電殛似的，「劉伯溫」這三字的威力，似乎比征南大軍更令他震撼，他向在船艙的各人仔細看了一遍，目光最後落在劉伯溫身上，若有所思道：「剛才姑娘說他是劉軍……什麼的，莫非他便是大明軍師劉伯溫大人麼？但這如何令人相信，簡直不可置信。」

劉伯溫爲爭取石老大對明軍的信任，忽然微微一笑，吟道：「此行北去路悠長，欲求功名苦斷腸；西去皇覺路漫漫，誓除元蠻復漢疆……劉某凡夫俗子一個，不值得石老大如此誇獎。」

石老大一聽，猛然想起他曾聽人說過，劉伯溫扶乩皇覺寺，助朱元璋成大業的傳聞，心中不由狂跳，連船舵也幾乎把不穩了，盯着劉伯溫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好一會，石老大方道：「你……你果然是劉伯溫軍師……你竟肯答應一個草民，日後替九潭鎮大改風水大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人人皆天地所生，無分貴賤，百姓皆皇天后土之民，無分輕重，劉某眼見九潭鎮不幸遭此厄運，心猶不安，豈會坐視不理？石老大放心，待此地之事一了，放下軍務，劉某必定親赴九潭鎮拜訪，與鎮中鄉親父老共商改鎮變運大計。」

石老大聳然動容道：「眞的麼？偶然一語，劉大人便這般認眞？」

倫福在一旁忍不住插口道：「實不相瞞，倫某便是南海倫福，因感劉軍師的眞誠待人，不惜犯險，引他們入廣府查探軍情，石老大不必猶豫了。」

石老大一聽，又驚喜道：「你果然便是殺了元人的南海倫福麼？倫義士壯烈之舉，早已傳遍南粵各地矣！」

倫福苦笑道：「應該說是元人的通緝令，早已懸遍南粵大小城鎮了。」

石老大點頭道：「正是如此，但倫老哥尚敢冒險入廣州城麼？這可是掉腦袋的事啊！」

倫福慨然一笑道：「劉軍師等能人異士，爲和平以克南粵，令南粵蒼生免受血光之苦，孤身犯險，深入虎穴，千金之軀而有如此勇氣，倫某區區又有何足惜？」

石老大大喜道：「劉軍師眞的抱和平以克南粵宗旨麼？」

倫福歎了口氣，道：「若非如此，憑明軍的實力，早已揮軍南下，直搗黃龍矣，又何必如此週折！」

石老大沉吟不語，一會忽然道：「劉伯溫，石某人無以爲敬，便設法把你等安全送入廣州城吧！」

劉伯溫微笑道：「多謝石老大好意。」

馬雲英卻忍不住道：「石老大不是說，船過西洲，便非常危險麼？」

石老大呵呵一笑道：「若在西洲，直駛黃埔入城，那自然是九死一生，但石某改道而行，在西洲不入黃埔，改走西南水道，雖然辛苦一點，但便可以避過元兵的搜查，可以繞城而入矣。」

馬雲英笑道：「石老大不是說，多少船資，亦決不南下廣州城麼？怎的忽然又不怕了？」

石老大歎了口氣，道：「堂堂明軍軍師，爲了和平，爲了南粵百姓免受刀光之災，尚敢隻身入城，虎穴龍潭視如閒庭，石老大身爲南粵人，若不出點微力，哪還是人麼？」

慚愧大師喜道：「阿彌陀佛，石施主有此誠心，必可感動天地，南粵蒼生，必可免去一場災劫矣！」

彭瑩玉心中暗笑道：「你但知明軍軍師深入虎穴，便如此感動，若知堂堂未來皇后娘娘大駕光臨，你便驚也驚得半死了！」這只是彭瑩玉心中說的，有關馬雲英的眞正身份，他是決不敢說出口的。

船到西洲，石老大果然不走西面的主水道入黃埔，而改走西南面水道，經新造、瀝咀頭、瀝滘、白鶴洞，繞到廣州城背後。

沿途雖然水流湍急，行船倍增驚險，但石老大精通水性，居然有驚無險。二日後，便抵達廣州老城後面的白沙岸邊了。

這時是傍晚時分，白沙岸邊沙白如雪，一望無邊，太陽也早已沉下，四周一片荒野，寂無人煙。

劉伯溫等五人向石老大道別上岸，石老大道：「劉軍師千萬保重，有用得着石某之處，劉軍師只管吩咐！」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道：「石老大不必客氣，請先返九潭，容日後再見面。」

石老大無奈，只好先行駛船走了。

彭瑩玉道：「二弟，這便逕闖廣州府台麼？趁着夜色，潛進去相信並不太難。」

劉伯溫想了想，問倫福道：「此地距廣州府台多遠？」

倫福道：「何眞大人的府台在廣府倉邊路，原來是趙陀城的趙陀王府，王府出來便是何眞任廣東行省左丞後命名的德政路，進入德政路，王府便不遠矣，此地距德政路不過是十里，但沿途須經光孝寺、六榕寺，再經幾座兵營，禁衛森嚴，極難潛進。」

劉伯溫想了想，便決然道：「那就先上光孝寺，向慈信大師求助，大師以爲如何？」

慚愧大師歎了口氣道：「難！但也只好冒險一試，以盡人事。」

劉伯溫微一點頭，道：「大勢所趨，相信慈信大師不會執信不悟，無論如何先上光孝寺，若有慈信大師相助，進入何眞王府，那就容易得多。」

當下再無異議，五人趁夜色潛行，沿廣州城郊向光孝寺接近。

這五人中除倫福外，均當世一等一的高手，輕功更爲卓絕，四人不時助倫福一把，因此掠行迅速，根本無人發覺。

不消二個時辰，約莫是二更時分，五人便已抵達廣州古廟光孝寺前。

但見幽暗月色下，山門匾額上書「報恩光孝寺」五個金漆大字。

山門緊閉，露出正面橫排七間的巍峨大殿，殿頂奇特，正脊兩端向上飛翔，檐角向外遠伸，作翼狀翹起，脊線剛柔並重，大合陰陽正調的法則，殿頂瓦飾作將軍、和尚、蛟龍、鰲魚、斑豹等狀，全是精製瓦器，在月色下閃閃發光。

劉伯溫凝視殿頂飛檐，不由暗暗點頭，暗道主修此殿元人，於風水一道，亦必大有深得，飛檐遠伸，風翼天翔，正得上窮碧落；下探黃泉長久之兆，此寺必能流傳萬世而不衰矣！

慚愧大師正欲伸手拍門，劉伯溫以目示意，悄聲道：「此時此地，不宜驚吵，未知慈信大師是否肯見客，萬一吵嘈起來，驚動寺外，那就弄巧反拙矣，不如悄悄而進，看清情形再作決定。」

慚愧大師猶豫道：「此乃佛寺，我佛中人，豈可作不速之客，擅自闖進？」

馬雲英笑道：「大師伯伯，此一時彼一時也，爲救黎民蒼生，便入一次地獄吧！」

慚愧大師無奈道：「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便冒犯佛規一次吧！」

劉伯溫微微一笑，伸手一拉倫福，便掠過山墻，躍入山門裏面，慚愧大師等亦隨後躍了進去。

大殿裏面黑寂一片，只有點點香火猶在發光，僧人不見，也不知到那兒去了。

慚愧大師目力奇佳，夜能視物



，他一眼便發現大殿內供奉的禪宗六祖慧能的佛像，登時心頭一震，低頭一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話音未落，慚愧大師身形微晃，已飄進殿內參拜六祖禪宗去了，原來在光孝寺落髮修行的六祖慧能，是慚愧大師平生最尊崇的佛祖。

劉伯溫怕慚愧大師出意外，便跟着掠入殿內，他後面緊隨馬雲英、倫福、彭瑩玉則負責殿後。

劉伯溫剛掠進大殿，慚愧大師正向六祖慧能的法身參拜，殿內忽然便傳出一陣蒼勁的聲音道：「虎鬥龍爭勢難靖，江天風寒月華清；勸君且尋還鄉訣，認取涼宵念佛聲……阿彌陀佛，師兄久違了，爲何夜闖光孝，作了不速之客？」

吟頌聲未落，劉伯溫忽聞側面有破空的微嘯聲，直向跪地參拜的慚愧大師撞去，心中一凜，不加思索，右手迎風一揚，天機三式的「妙演天機」乾坤手，便向那暗勁迎去。

但聽啪啪一陣微響，大殿中氣流撲面，令人窒息，倫福毫無武功根基，幾乎一跤摔倒，幸而彭瑩玉伸手把他托住了。

啪啪氣流聲響過，殿中忽然飄出一位白袍白鬚老僧，看他的年紀修爲，與慚愧大師幾乎不相伯仲了。

白袍白鬚老僧先不理慚愧大師，卻向劉伯溫射來二縷精光，嘴唇微動，一道尖音已向劉伯溫射了過來：「施主是誰？怎與本門武功有所淵源？」

劉伯溫心中一動，知此人必是慚愧大師的師弟慈信大師了，「天機三式」乃慚愧大師所傳，到劉伯溫手上雖已大爲創變，但本源仍在，慈信一眼便看出內有本門武功的淵源，目力的厲害，劉伯溫不由暗暗佩服。

劉伯溫微微一笑，先不答慈信大師的疑問，卻微笑道：「大師好眼力，怎的一眼便知你的師兄慚愧大師夜闖光孝寺了？」

白袍白鬚老僧也不否認，沉聲道：「當今世上，甫進大殿，誰也不拜，拜六祖禪宗的，只有兩人而已！」

馬雲英在一旁忍不住道：「是那兩人？」

白袍白鬚老僧道：「一位是老衲，另一位自然是老衲的師兄慚愧了。」

馬雲英笑道：「大師爲何如此肯定？」

白袍白鬚老僧道：「六祖禪宗自唐朝傳至今日，只有兩位徒孫，一位是師兄慚愧，另一位便是老衲，徒孫見了師祖，豈會不先行參拜？」

劉伯溫一聽，立刻走上前去，恭敬的跪下參拜，口稱師太祖。

白袍白鬚老僧一怔，道：「施主爲何稱師太祖？」

劉伯溫絕頂聰明，忙微微一笑道：「慚愧大師曾傳在下武功，窮本溯源，六祖禪宗豈非在下的師太祖麼？」

白袍白鬚老僧向慚愧大師道：「眞的？」

慚愧大師點頭道：「眞的！」

白袍白鬚老僧道：「既然如此，爲何夜闖光孝？不請自來，有違佛規？」

劉伯溫見慚愧大師無言以對，便忙道：「既然是拜師祖，則可不分時日，也不必任何人允准，這才非數典忘宗之輩，未知大師以爲然否？」

白袍白鬚老僧一聽，臉上這才一寬，點點頭道：「施主看來大有根基，不枉師兄傳你武功，但本門武功不出猶可，一出石破天驚，切記莫輕用了！」

劉伯溫忙道：「在下知道了！」

馬雲英見白袍白鬚老僧神態傲慢，竟敢對慚愧大師和劉伯溫不敬，便忍不住有氣，嗔道：「這位大師，你只懂教人莫輕用，但你方才卻暗中向大師伯伯他出手偷襲，這豈非嚴以律人，寬以待己麼？」

白袍白鬚老僧一聽，先是一怔，似乎被馬雲英的伶牙利嘴窒住，但隨即坦然一笑道：「女娃兒知道什麼？老衲慈信大師不過欲一試慚愧大師，不見多年，師門武功有沒有荒廢而已！」

馬雲英又笑道：「好！算你辯白得當，慈信大師，你試出來沒有？」

白袍白鬚老僧——慈信歎道：「慚愧師兄半個傳人，尚且可以本門武功與老衲鬥成平手，又何況師兄他本人，看來是老衲坐大了。」

慈信說罷，這才向慚愧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慈信拜見師兄。」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慈信師弟別來無恙，慚愧冒昧夜闖光孝，請師弟見諒。」

慈信大師沉聲道：「慈信便不見諒也不行矣！」

慚愧一怔道：「爲什麼？師弟不肯見諒？」

慈信道：「師兄的半個傳人也如此厲害，光孝寺人單力薄，如何抗拒？自然只好逆來順受了。」

慚愧大師見慈信心中有氣，似仍在怪他貿然夜闖，忙道：「師弟差矣，老衲此來，並非有意冒犯光孝寺，只是時勢所逼，不得不爲，才冒昧進來相見而已！」

慈信微哼一聲道：「師兄前來拜祖，隨時均可，爲何却拖男帶女

，不怕被俗人污染師祖聖殿麼？」

慚愧大師無奈道：「師弟有所不知，彼等並非俗人，而是老衲找來的朋友，因有急事求見師弟，若論本事，你我師兄弟合起來，也決非可與之相比。」

慈信大師自尊心極强，一聽便冷哼一聲道：「他們是誰，師兄如此推崇。」

慚愧大師沉吟不語，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向慈信直言，他深知慈信脾性，萬一鬧翻那就痲煩之極了。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忽然向慈信一揖道：「在下劉伯溫，拜見慈信大師！」

慈信大師一聽，登時猛吃一驚，沉聲道：「你是劉伯溫，明軍軍師劉伯溫，師兄，你開什麼玩笑！」

慚愧大師見劉伯溫已坦然直認，便無奈道：「他的確是劉施主，特地前來拜見師弟你。」

慈信大師沉聲道：「劉施主夜潛光孝寺，有何指教？」

劉伯溫忙道：「不敢，只是在下確信大勢所趨，大局已定，大師必能相助一臂之力，才冒昧求見，望大師首允。」

慈信大師微哼一聲，道：「劉施主好自信，未說來由，便敢肯定老衲會相助你，難道你等欲對廣東百姓不利，老衲亦會被你所脅不成，哼！好大的口氣！」

彭瑩玉一聽，忍不住便冷哼一聲，正欲發作，劉伯溫搶先微笑道：「大師明鑑，若劉某不以廣東百姓爲念，便不會夜闖以求大師相助了。」

慈信大師微哼道：「老衲聽着，請劉施主說說看。」

劉伯溫不愠不怒，微微一笑道：「劉某視大師如師叔，因此也就容劉某直言了，目下征南大軍已深入粵境，若以武力取之，只怕也非太難之事，但因此而令南粵百姓慘受刀兵之苦，那便決非劉某所願矣，因此唯有另尋方法，力求以和平克取，亦因此而不惜大費週折，望大師明鑑。」

慈信大師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微一點頭道：「不錯！若明軍武力犯境，一場血戰勢所難免，但劉施主明知如此，爲何不率兵退走，以保南粵百姓和平？」

劉伯溫一聽，微笑道：「目下明軍天下已得其三，元朝之都不日亦必克取，大勢所趨，又豈容元人於南境偏安一角，大師乃世外高人，於此天機大勢，當有所明察。」

慈信大師一聽，忽然道：「素聞明軍軍師劉伯溫，不但精通兵法，而且洞悉天機，然則劉軍師能一斷南粵未來百年之運勢麼？」

慚愧大師一聽，不由微嘆口氣，因爲他深知這是慈信師弟向劉伯溫出難題了，劉伯溫若能令他信服，則一切迎刃而解，但若不能，便休想他答應相助，慚愧大師心道：劉伯溫啊劉伯溫，此行的成敗，便看你的本事了。

不但慚愧大師緊張，彭瑩玉、馬雲英、倫福亦異常留意，因爲慈信出的這難題驚人之極，試問一地之百年運勢，一時片刻，又如何可以推斷？

但只見劉伯溫先是沉吟不語，似在默默思忖，好一會，他忽然把袍袖一揮，再向裏收起，掌心五指伸出，在袖內揑算一會，便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劉某替南粵運勢占得一卦，當主百年運兆。」

慈信一聽，不由奇道：「劉施主占得什麼卦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此乃易經之乾卦，卦文道：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子乾乾，夕陽無咎，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無咎大吉！」

劉伯溫此言一出，不但倫福、馬雲英、彭瑩玉茫然，連慚愧大師、慈信大師亦迷惑不解，兩人雖然精於佛學，但於此天機大道，卻難明白。

慈信大師忙道：「卦文艱深，劉施主能詳細解釋麼？」

劉伯溫決心折服慈信，便點點頭，道：「潛龍勿用，即暗指目下時勢，南粵雖有能人，但潛龍深藏，未明大勢，因此不宜妄動。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指不久之時，大勢所趨，大局已定，南粵歸順明主，當其時必萌生無窮生機，南粵當可進入一個發展大吉之期。」

劉伯溫一頓，又續道：「卦文接下道：君子乾乾，夕陽無咎，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即指三十年後，時勢忽變，主上動亂，南粵一地人心動蕩，終日乾乾，幸而尚能沉穩不動，因此夕陽而無咎，主上經一番動蕩，或躍在淵，飛龍登位，大局又定，當其時，只要南粵性格暴烈之人，如亢龍者，後悔往昔衝動，重歸潛寂，則羣龍無首，不再翻雲覆雨，南粵一地，又可保數十年太平矣！」

劉伯溫這一支「易經乾卦」，當時便已把南粵之百年運勢點化出來，自明朝建政，天下漸趨安定，南粵因此有三十年的和平發展期；三十年後，即燕王朱棣起兵奪權，天下亂了一陣子，南粵亦因此人心惶惶。幸而動亂不久平復，朱棣登基，是爲明成祖，朱棣在位二十多年，以嚴刑治國，北方民怨甚深，但南方偏安一角，倒也過了數十年太



平歲月。

其中均在「乾卦」中一一應驗。

當下劉伯溫詳細解釋卦理，衆人均聳然動容，慈信大師沉吟不語，好一會忽然歎道：「好！果然不愧爲皇覺寺扶乩定天下的劉軍師，老衲佩服，佩服！」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大師怎的前倨後恭，劉軍師所斷的乃未來之事，大師未能驗證，何來佩服之理？」

慈信大師歎了口氣，道：「老衲昨晚夢見禪宗六祖現身，向老衲喻示，說不日有能人降臨廣府，南粵一場災劫，光孝寺是否可免浩劫，便全靠此人大法迴天了，老衲因此不眠不歇，已等待這位能人整整一日一夜矣！豈料能人果然降臨光孝寺！」

慈信大師說罷，向劉伯溫合什施禮道：「老衲愚魯，因存心相試，冒犯劉軍師，務請見諒，但有所需老衲之處，請劉軍師吩咐！」

慈信大師這一下截然而變，在場中人均不由又驚又喜。

慚愧大師喜得連聲念佛，馬雲英忍不住笑道：「好啊大師，原來你果然是一位得道高僧啊！」

慈信大師微笑道：「女施主言重了，若老衲再不道出眞相，只怕女施主早已向老衲出手了。」

馬雲英的心事被慈信大師一言道破，俏臉不由一紅，笑道：「大師好厲害的眼力！」

劉伯溫這時淡然一笑道：「劉某凡夫俗子，算什麼能人，此行若要成功，尚望大師鼎力相助。」

慈信大師忙道：「劉軍師只管吩咐便了。」

劉伯溫微一沉吟，當下便把他打算與廣東行省左丞何眞面見攻心計，向慈信大師說了。

慈信大師道：「此計甚佳，要面見何眞亦不難，但何眞此人脾性倔强之極，要說服他，就更難之極了。」

劉伯溫微笑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爲百萬南粵蒼生，豈能知難而退哉？」

慈信大師又道：「此行艱險重重，劉施主爲何一定要何眞降服？」

劉伯溫道：「凡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不刃而克其兵，此乃取南粵上上之策。」

慈信大師一聽，不由連連點頭，歎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天降斯人於大明，江山非其莫屬矣，好，老衲便設法替劉施主安排，面見何眞吧。」

慈信大師當下與劉伯溫商量進廣州府台之計。

慈信大師沉吟道：「進府之人不可多，因何眞此人性極倔强，以衆凌寡，恐難令其心服也。」

劉伯溫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此行非以武決，而以仁義大勢之道服之，不必猶豫，劉某便孤身獨闖龍潭虎穴吧！」

彭瑩玉、馬雲英一聽大急道：「劉軍師一身繫明軍安危，豈可孤身犯險？萬萬不可！」

慚愧大師亦沉吟道：「劉施主此行雖胸有成竹，但世事難料，萬一生變，出了什麼意外，便足以誘發一場慘酷血戰，劉施主務請三思。」

慈信大師慨然道：「師兄放心，慈信既然把劉施主引進何府，就算捨老衲一條生命，亦保他安然出府便了。」

劉伯溫想了想，便對彭瑩玉道：「入何府不宜人多，人多反而令何眞生疑，弄巧反拙。彭大哥可於暗中潛入，密切監視何府動靜，但千萬不可露面。」

彭瑩玉點頭答應了。

馬雲英急道：「劉軍師，那雲英幹什麼？你忍心把我撇開不理麼！」

劉伯溫微一搖頭道：「此行並非斷殺，三妹不宜出面，且在光孝寺內等候消息，保護倫大哥的安全。」

劉伯溫一頓，又目注慚愧大師道：「大師乃世外高人，劉某不敢有甚指令，但望大師一切善自珍重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劉施主心思，老衲明白，總之不讓雲英這娃兒踏出光孝寺半步，以策安全便是。」

劉伯溫呵呵一笑，不再說什麼，與慈信商議幾句，再略加掩飾打扮，就如一位遊方道士似的，與慈信大師一道，走出大殿去了。

這時是三更時分，慈信大師領着劉伯溫，逕直向何府所在的倉邊路走去。

走了一段路，巡邏的元兵漸漸嚴密起來，幸而慈信大師常出入何府，何眞的親兵多熟悉他，因此雖被連番盤查，終可以逐漸接近倉邊路何府門前。

劉伯溫抬眼一看，只見何府府第森嚴，墻內墻外佈滿哨崗，心道：若非慈信引領，就算能接近，只怕早已連番血戰了。

此時慈信大師深夜到訪的訊息，早已傳進何府。

不一會，便有校衛出來，向慈信大師道：「何大人口諭：慈信大師乃世外高人，不必分日夜，但同來之人，要等明日才可進府，請大師鑑諒。」

慈信大師神色一凜，便微微一

笑，向校尉道：「來者並非外人，乃老衲的師侄，來自天台山，有緊急軍情向何大人呈報，有勞校尉向何大人稟告。」

校尉原來便認得慈信大師，此時聽到有來自北面的軍情，不敢怠慢，連忙入內通報。

一會校尉出來，向慈信大師道：「何大人素仰慈信大師爲人，只要大師你認爲是可靠的人，便請引領進內相見。」

慈信大師微笑道：「老衲若信不過，怎敢帶入何大人府中，請校尉引路。」

校尉道一聲「請」，便與八名校尉一道，引領慈信大師和劉伯溫進內，其實是沿途嚴密戒備，就算來人有異心，亦決無機會有所行動。

劉伯溫以傳音入密向慈信大師道：「看來何眞很信任大師啊！」

慈信大師道：「這不過是何眞以此來扣住老衲，負責來人不可妄動吧了。」

劉伯溫微笑道：「這正是何眞厲害之處，一切不動聲息，不靠言傳，但憑意會。」

慈信大師歎了口氣，道：「如何？進還是退？此時退尚有機會。」

劉伯溫傲然一笑道：「雖然不亞於龍潭虎穴，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豈有退縮之理！」

慈信大師苦笑道：「那老衲捨命陪君子吧！」

兩人內力均奇高，以傳音入密說話，那監引的校尉，根本就不可能覺察。

校尉引兩人走進大堂，請兩人先坐下稍等，打算再進去通報，此時大堂內門蕩開，一位年約四十多的中年男子，身穿便服，已大步走了出來。他的步幅頗大，但雙腳僅微動而矣，這是一種「氣移步」的絕頂功夫。

劉伯溫一見，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此人不怒而威，武功超卓，果然是一位厲害的人物，看來今晚絕非從容談笑了！

* * *

「啊啊！大師深夜到訪，下官遲出相迎，有所怠慢了！」何眞呵呵一笑道，聲音雄勁，甚有氣度。

慈信大師合什道：「貧僧見過何大人，深夜打擾，罪過，罪過！」

何眞微微一笑，立刻道：「這位是大師的師侄麼？不是說有北方軍情相報麼？既然是有軍情相報，於我南粵有利，那便不算打擾了。」

慈信知何眞話中含意，若眞有軍情相報，而且是有利南粵的，便不算打擾，否則，便連他慈信也難逃干係！

慈信大師正欲向何眞引見劉伯溫，何眞已微笑道：「大師似乎言不由衷吧！」

慈信大師忙道：「何大人爲何如此說？」

何眞呵呵一笑道：「大師乃佛門高僧，但有師侄，亦必佛門中人，爲何來人卻作道家打扮？這豈非有點言不由衷麼？啊啊！」

慈信大師心中一凜，他深知何眞的厲害，一下子便被他抓到一點破綻了，他連忙合什道：「阿彌陀佛！何大人此言差矣，佛門無誑語，貧僧豈敢有所欺瞞，此人的確是老衲師兄的半個傳人，因此算得上是老衲的半個師侄，至於他作道家打扮，不過是爲方便出入，佛道本是一家，實非有意欺騙，萬望何大人鑑諒！」

何眞見慈信這麼說，便不再糾纏此事不休，他居然能收能放，從容的一笑，便把話題帶過去了：「那裏，那裏，大師多心了，既然是爲報軍情而來，作何打扮亦一樣也。壯士高姓大名，能見告麼？」

何眞忽然轉向劉伯溫，目不轉睛的盯着他，沉聲道。

劉伯溫從容一笑，亦目注何眞，忽然道：「事關重大，何大人有膽與在下單獨相對麼？」

何眞臉色微微一沉，似已對劉伯溫的身份生疑，但卻瞬即而逝，從容地向四周的侍衛擺一擺手，道：「退出去。」

衆侍衛均遵命退出去了，何眞這才微微一笑道：「壯士可以直告了吧？」

劉伯溫見何眞處事從容有度，甚有大將之風，心中不由一動，故意道：「何大人單獨與在下相對，不怕在下對何大人不利麼？」

何眞慨然一笑，道：「下官身爲廣東地方首腦，自問多年來所採乃保境安民之策，沒有任何一事有愧於南粵鄉親父老，頂天立地，無愧於心，豈怕有人對何眞不利，而且就算冒險，爲了南粵百姓，何某亦決無反悔。當然若壯士眞的有所異動，亦決難踏出府台半步。」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不錯，若在下逆天而動，的確死有餘辜，因此何大人放心，只要彼此皆爲南粵百姓着想，在下保證必然好來好去。」

何眞呵呵一笑，道：「壯士說來說去，尚未直告名號啊！」

劉伯溫微一沉吟，忽然便輕聲道：「實不相瞞，在下乃明軍軍師劉伯溫，冒昧拜訪何眞大人，不敬之處，祈爲諒宥！」

劉伯溫說得輕柔，但落在何眞耳裏，卻如夜靜驚雷，轟轟隆隆的滾過。

何眞臉色驟變，盯着劉伯溫，



蓄勢以待，沉聲道：「你！你眞的是明軍軍師劉伯溫？」

慈信大師見劉伯溫開始便自報名號，直認不諱，心中一陣劇震，心道：今晚之事只怕不能善了了。

劉伯溫卻從容鎮靜的一笑道：「劉某其實乃一介布衣，何大人不必如此吃驚。」

何眞猶自半信半疑道：「你竟敢孤身獨闖廣東府台重地？」

劉伯溫淡然一笑道：「皇天后土，劉某何處不可去，實不相瞞，就算當今元朝皇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劉某亦曾有一面之緣，何大人不必奇怪。」

元順帝曾欲向劉伯溫賜官，兵馬大元帥帖木兒曾與劉伯溫兄弟相稱，這些秘聞，何眞亦早有所聞，如今在對方的口中道出，何眞不能不相信，對方是劉伯溫無疑了。

何眞不由怒瞪慈信大師一眼，嘿嘿冷笑道：「你好大膽！敢獨闖森嚴重地，大師既然欺騙本座在先，也就休怪本座辣手無情！」

慈信大師眼見何眞有立刻翻臉召兵之意，心中大急，忙道：「阿彌陀佛！何大人言重了，其實老衲乃出於一番好意……」

何眞怒道：「什麼好意？有心欺瞞，欲對本官不利，還說甚麼好意，哼哼！」

劉伯溫卻毫不動容，他微微一笑，道：「何大人稍安毋躁，劉某的確是前來與何大人商議軍情，而且的確是爲南粵蒼生着想，因此慈信大師所言無訛，的確是出于一番好意。」

何眞冷哼道：「商議什麼軍情？你明軍已然犯境，彼此敵我分壘，早晚血戰，尚有甚麼可以商議？何某乃朝廷命官，豈與叛逆相謀。」

劉伯溫肅然道：「何大人差矣，所謂朝廷，乃誰之朝廷？元人侵我漢室土地，幾近百年，肆虐蒼生，視我漢室子民爲奴爲婢，天下幾成血海之地，凡我漢室血性男兒，誰不切齒痛恨？誰不欲驅除韃虜，復我漢室天地？若於此時，尚視虐殺我漢室的元人爲主，那不是盲心瞎眼，便是鐵桿漢奸矣，萬望何大人仔細思忖，莫再執迷不悟！」

劉伯溫義正辭嚴，所言均鐵證如山，何眞欲駁亦無言以對。他默然一會，這才嘿嘿道：「雖然朝廷無道，但我何眞自問爲官多年，主政廣東，皆以保境安民爲重，因此百姓尚可偏安一角，免受刀兵之苦，既然明軍自號仁義之師，又何必犯我南境，破壞我南粵百姓安寧？」

劉伯溫一聽，臉上便一寬，他知道這是何眞肺腑之言，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尚未開竅，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某正是爲此而來，以助何大人認清大勢，順應天意民心而已。」

何眞沉聲道：「民心但求安樂和平，只要明軍退走，便是順應民心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大明天下已得其三，元朝大都不日亦必陷落明軍之手，天下行將一統，又豈容分裂？元朝既滅，試問廣東又能獨力抗拒麼？」

何眞沉默不語，目下的情勢他自然有所知聞，明軍已成氣候，此點是毋容置疑的了。

劉伯溫一頓，又續道：「況且就算明軍不取南粵，亦難保南粵太平，因廣東左有陳友定，右有方國珍，這等草莽梟雄，能放過廣東這塊肥肉麼？若廣東陷入陳、方二人之手，則南粵百姓永無寧日矣！何大人請三思。」

何眞又無言以對，因爲他亦早知方國珍和陳友定，對廣東虎視眈眈了。

好一會，何眞又道：「然則劉軍師其意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實不相瞞，明軍取南粵那是勢所必行，劉某此行，不外爲求南粵和平、百姓安寧着想，欲助何大人明辨大勢，洞察天機，上合天意，下順民情，爲全大局，早作明智決斷而矣！」

何眞沉吟良久，忽然向劉伯溫袍袖一拂，道：「劉軍師請坐下再議！」

何眞話音未落，劉伯溫便立感氣息一窒，一股暗勁驟然湧至，原來此乃何眞「以聲傳氣，以袖送氣」的絕頂氣功，無聲無息，立可斷人呼吸，置人死地，厲害之極。

劉伯溫處變不驚，他忽地身子一旋，右手一指擊天，擺出一個奇特的姿式。

何眞尚不明所以，便突覺自己發出的氣功如泥牛入海，了無聲息，不但如此，還被對方源源不絕吸扯而出，他便欲收功，亦決計無法收攝。

何眞但覺眞氣漸洩，深知如此下去，自己必定眞氣盡洩，虛脫而死，心中不由駭然，額上冷汗如雨，心道：今晚弄巧反拙，栽到家了，但苦於不能發話，因爲他再開口，便更難抗拒對手的强大吸力。

何眞自忖必死無疑了，就在此時，忽覺劉伯溫一指擊天之勢突變，化指爲掌，掌心一合，五指輪流彈射，便感眞氣倒射而回，源源不絕，劉伯溫每彈指一下，何眞的眞氣便回射入一分，最後竟悉數而回，不多不少，盡復原來功力！

何眞心中駭然，不由失聲道：「你！你這是什麼功夫？」

劉伯溫微笑不語，慈信大師歎

了口氣，苦笑道：「何大人，此乃天機三式中的氣吞宇宙，威力可吞吸宇宙乾坤，又何況區區一身數十年功力？」

何眞不由歎道：「不料明軍竟有這等能人，得天下便非偶然了，多謝劉軍師手下留情！」

劉伯溫微笑道：「何大人不必客氣，彼此交流切磋而矣。」

何眞一想，是啊，剛才的確是一番交流氣功，他倒爽快，一旦想通，便坦然一笑道：「非也，是何某輸了，若非劉軍師容情，何某早已橫死當場矣，好，劉軍師果然以仁義治軍行世，何某自愧不如。」

何眞一頓，又道：「素聞劉軍師精於天機之道，何眞願聞其詳。」

劉伯溫見何眞已心動了，便微微一笑，道：「天機之道，其實乃人道、世道之所兆也！例如民間傳言，彌勒佛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便是世道之兆。」

何眞微笑道：「此乃鄉間惑衆之言罷了！」

劉伯溫微笑道：「不然，世非如此，天機亦必有所兆。」

何眞道：「願聞其詳。」

劉伯溫道：「劉某有幸，曾於天機壁上，目睹圖像，乃樹上掛曲尺，上空懸以日月。又有象文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皆有所兆也……」

何眞忙道：「乃主何意？」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樹上掛曲尺，豈非一個『朱』字麼？上空懸日月，日月相併，又豈非一個『明』字，又明軍起事於江東，這正是『江東岸上光明起』，由此可見，眞王已現，大明天下，已勢所必然了。」

何眞沉吟不語，似在思忖，難以決斷。

就在此時，大堂外面，忽有一陣清風吹過，樹上有夜雀被驚飛，吱喳吵着，在花園外面飛過。

何眞忽然道：「劉軍師既知天機之道，那此時花園上空，清風忽起，夜雀驚飛而過，當主何眹兆，望劉軍師不吝賜示！」

慈信大師一聽，心中便不由一凜，心道：這是何眞又來考究劉伯溫了，而且是很厲害的一着，劉伯溫是否能令他信服，就全憑這一着是否應驗了。

若然應驗，那一切難題便可迎刃而解，若不應驗，那就前功盡喪，何眞執迷不悟，南粵一場血光之災，勢將難逃。

慈信大師不由暗地捏了把汗，暗道：劉伯溫啊劉伯溫，豈料南粵百萬蒼生安危，便全憑你的本事主宰了。

劉伯溫沉吟不語，目注何眞臉上一會，忽然微微一笑，袍袖一捲，袖中捏指一算，便豁然而悟。

他忽然向何眞拱手道：「恭喜何大人！」

何眞一怔道：「本官有何喜事？」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令公子眼疾多年，不能視物，如今忽然不治而癒，眼放光明，豈非大喜之事麼！」

何眞一聽，身子不由霍地一震，受震動的程度不下於聽到緊急的軍情，因爲何眞年已四十多，只得一子，卻自小便患眼疾，近年更雙目被神秘白色物體遮蔽，完全失明，此事何眞視爲家門不幸，奇耻大辱，絕不肯向外洩漏半句，此事就連他視爲師友的慈信大師亦不知曉，此時卻被劉伯溫一言揭破。

何眞又驚又奇，盯着劉伯溫沉聲道：「小兒的確患有眼疾，但連朝廷的御醫亦束手無策，豈會突地復明？你這不是故意消遣本官麼！哼哼！」

劉伯溫微笑道：「徵兆已現，不久即有佳音，何大人何必焦躁？」

何眞正欲說什麼，後堂中已匆匆走出二位女子，一位是何眞的夫人，另一位是專責照料兒子起居的丫環。

何夫人淚流滿面，已說不出話來，只是一疊連聲的嚷道：「……奇跡……老爺，天大的奇跡……」

何眞治家甚嚴，見狀登時面色一沉，喝道：「什麼事如此驚惶？哭哭啼啼，成何體統！」

丫環忙道：「稟老爺，公子剛才在睡中突然驚叫而起，小婢連忙掌燈一看，公子爺的雙眼竟霍地睜大，盡復光明……聽公子爺說，他在夢中看見一條銀色小龍，在他頭上飛旋，那銀色小龍卻是盲眼的，忽然有兩道光華，直射盲龍雙眼，盲龍的雙眼便霍地睜大，然後即破屋呼嘯直上雲霄而去，公子爺驚而醒來，雙眼便忽然盡復光明了。」

何眞尚未及答話，何夫人已喜得連聲道：「老爺快進後堂，剛兒正在嚷叫，說要看看他的爹爹是甚模樣啊！」

何眞一聽，也不管三七廿一，忙向劉伯溫和慈信大師一揖，道：「兩位，本官失陪一會了。」

話音未落，何眞已匆匆的與夫人一道，返後堂去了。

一會後，何眞重新走出來，二話沒說，便向劉伯溫又一揖道：「果然！果然！劉軍師神機妙算，鬼神莫測，何某佩服！佩服！」

慈信大師原來捏了一把汗，直到此時才暗鬆口氣，心道：時勢大有轉機矣！



劉伯溫卻淡然一笑道：「微末小技，何足掛齒，何大人不必客氣。」

何眞歎了口氣，道：「但不知劉軍師如何妙判玄機？」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何大人子嗣宮線晦暗曲折，狀如眼瞎之人，可知何公子必患眼疾多年，此點劉某進來便已有所發現，剛才徵兆剛過，何大人子嗣宮線忽然由暗轉亮，雖一閃而過，但已可判定，何公子眼疾必已康復，盡放光明矣！」

何眞感佩的歎了口氣，又道：「小子夢見銀色小盲龍開眼，隨即復明，這又主何徵兆？」

劉伯溫聞言不由微微一笑，心道：何家祖墓盲龍開眼之期至矣，便坦然道：「實不相瞞，劉某南下廣府之前，已先上羅浮山，細察何大人祖墓，發覺何大人祖墓雖已得天然龍脈之氣，可惜龍脈之眼被巨石所壓，變成盲眼之龍，因此何大人雖外運亨通，但內運則缺和，而且終日憂患不安，惴惴然而不定。劉某眼見及此，便替何大人把你的天然祖墓，以大法改龍變運，令盲龍開眼，龍既開眼，自然內外康平，一躍九天矣！」

何眞一聽，喃喃道：「劉軍師眞的在羅浮山發現了何家祖墓？又以大法施救麼？」

劉伯溫微笑不語，忽然輕聲念道：「那是東莞何公宏天賜之墓，不屑子何眞刻於亂世至正三年八月初九！」

何眞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冷汗直冒，好一會才向劉伯溫拜揖道：「劉軍師着着穩佔先機，非何某所可抗禦，而且宅心仁厚，不以下官愚昧爲棄，慨施援手，施法以救，洞悉天機，神機妙算，眞神人也！」

何眞一頓，慨然道：「劉軍師有何高見，只管直言，何某遵命便了。」

劉伯溫微笑道：「其實並沒什麼，只望何大人能以南粵百姓太平爲念，便即劉某此行心願，一切但望何大人早作決斷。」

何眞一聽，心中又一陣感激，因爲他已明白天下已非大明莫屬，劉伯溫故意留下餘地，容他自己決斷，正是替他預伏爲大明立功的機會啊！

何眞想了想，便斷然道：「多謝劉軍師好意，且容何某稍作安排，七天後再作決定如何？」何眞的口氣已不再猶豫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亦斷然道：「好！那就與何大人一言爲定，七天後等你的決斷！」

劉伯溫、慈信大師向何眞告辭，何眞特地派親兵護送兩人出城。

離開何府，慈信大師仍有餘慮，悄聲道：「劉軍師以爲何眞是否願意和平解決南粵？」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盲龍既已開眼，當會認清大勢所趨，大局已定，豈容他再有猶豫。」

當晚，劉伯溫、慈信大師回到光孝寺，與慚愧大師、彭瑩玉、馬雲英、倫福人會合。

劉伯溫當即決定，不再在廣府逗留，連夜循陸路趕返潮陽明軍大營。

三天後，劉伯溫等返回明軍在潮陽的大營，徐英已把潮陽攻克了，而且對潮陽城內的百姓秋毫無犯，軍紀嚴明。

七天後，何眞的密使抵達潮陽，向劉伯溫呈上密函，劉伯溫拆函一看，不由以手加額，喜道：「好極！何眞已決心和平以決南粵，南粵蒼生終可免卻一場血光之災了。」

劉伯溫當即下令征南大軍向廣州進發，大軍抵惠陽，何眞親自從廣州到惠陽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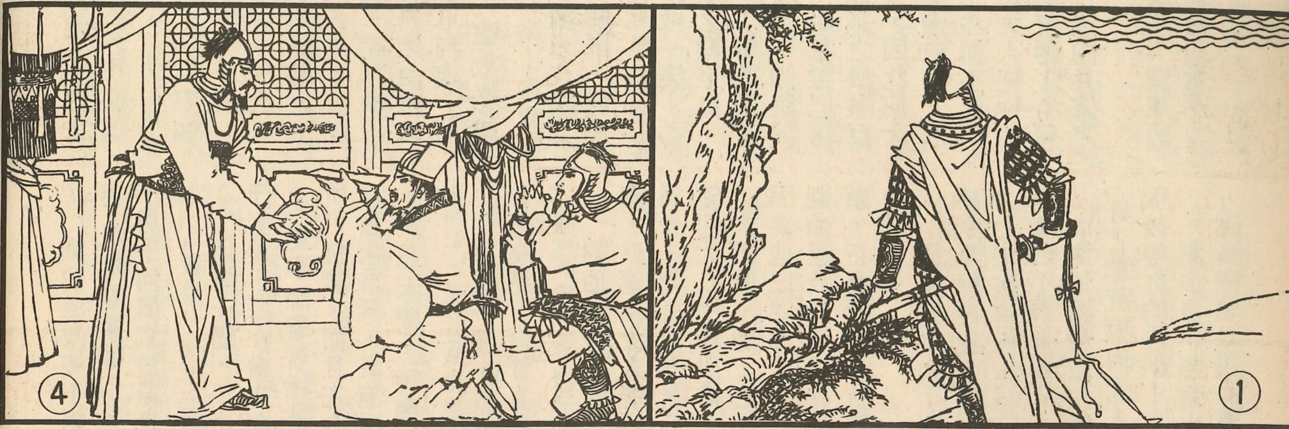
南粵百姓，從此又迎來了百年和平歲月。

劉伯溫在南粵神龍一現，至此告一段落，但他深喜南粵龍氣充盈，不久又重臨廣東，妙展另一段傳奇故事，那是劉伯溫廣東尋龍記的另一部故事「南粵潛龍」的內容了。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九

# 逐鹿中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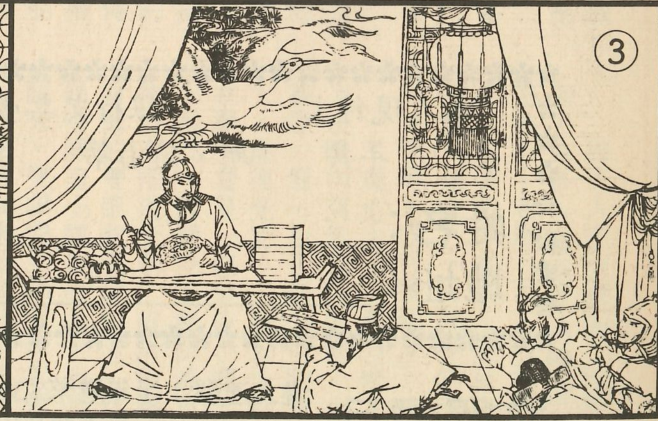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1 公元一三六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經歷了十五個年頭的戎馬生涯，終於佔領了兩湖、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漢水和長江下游等廣大地區。當時要推翻元朝，統一全國已是指日可待，朱元璋便決定登基做皇帝。



2 朱元璋想：要想坐穩皇帝的寶座，光憑眼前的權勢、地位還不行，還必須借助於民心、天意，就是說，要讓人們相信：天授人權，非我莫屬……



3 這天，李善長雙手捧着勸進表，領着文武百官，緩緩來到朱元璋的面前，勸朱元璋登基稱帝。

4 正在批閱公文的朱元璋，抬頭看看跪着的文武官員，心裡充滿了喜悅，連忙放下硃筆，起身說道：「衆位這是爲何？快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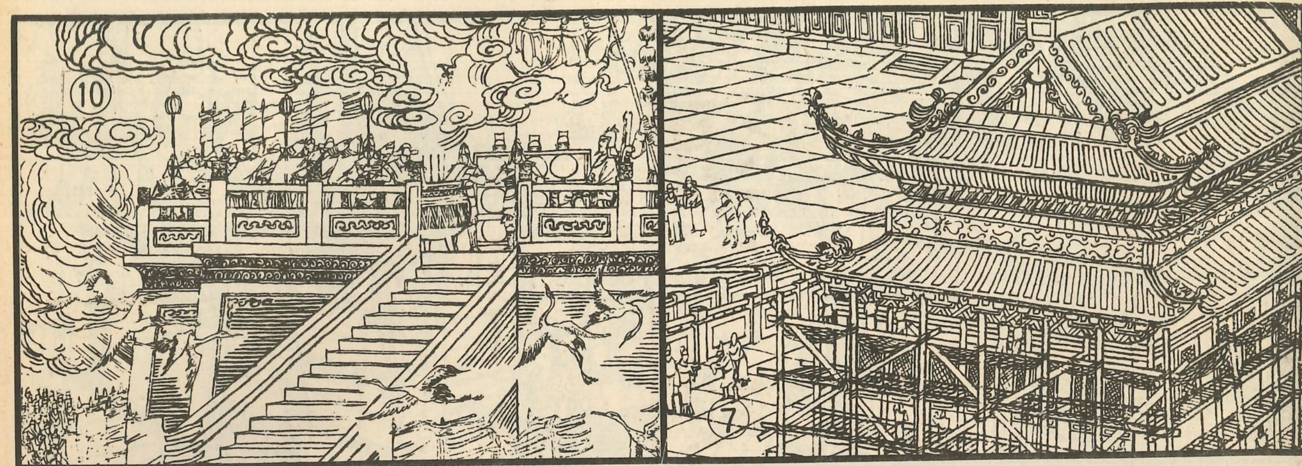


5 李善長連忙道：「如今陳友諒旣滅，東吳已平，元朝正在土崩瓦解，大王統一天下的大業已成定局，一國之主應稱皇帝，就請大王順應天意，擇日登基，立號即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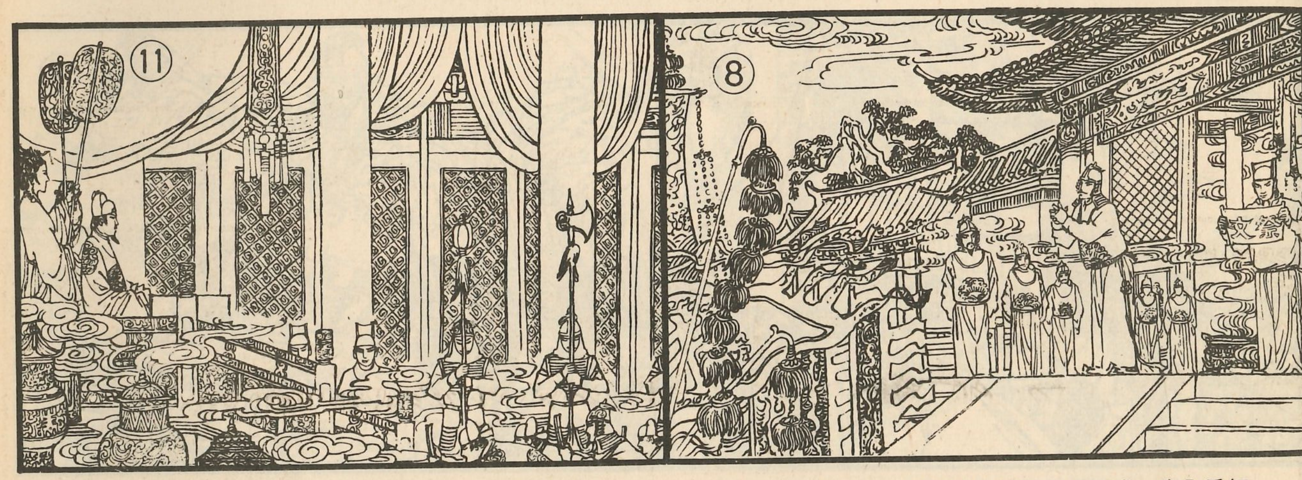


6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旣蒙衆位推舉，人心所向，我就依從了吧！」說着，接過那份勸進表。文武官員欣喜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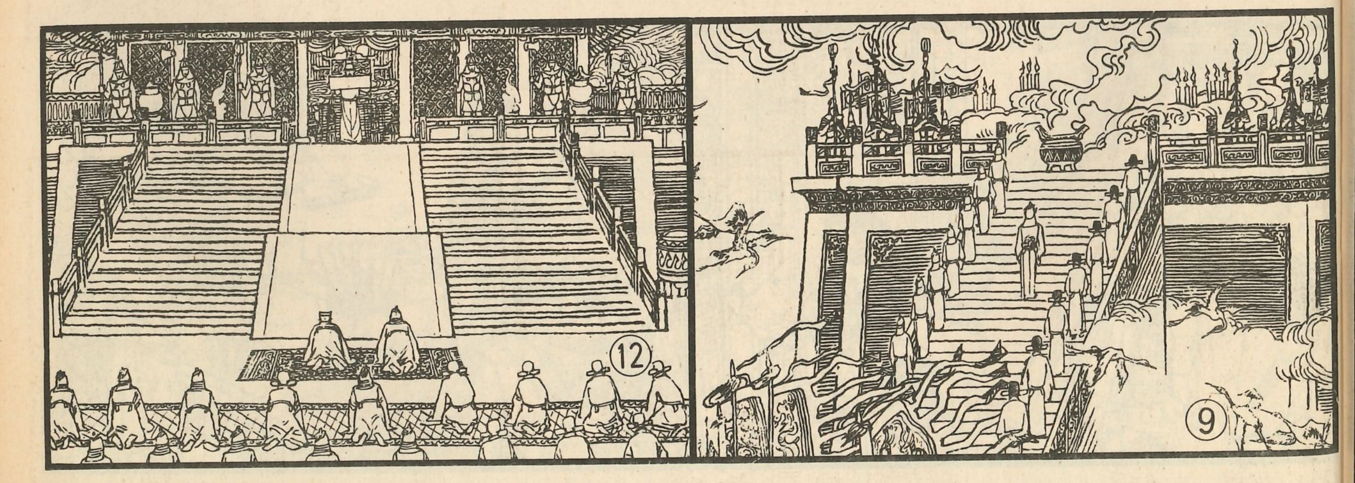




7 於是，金陵城內大興土木，修建皇宮的工程在緊張進行。



8 半月有餘，一座新蓋的宮殿已然落成，宮內香烟繚繞，紅燭照人，文武官員垂手侍立。朱元璋跪在地毯上朝天拜了三拜，讀完祭文，宣佈於明年正月初四舉行登基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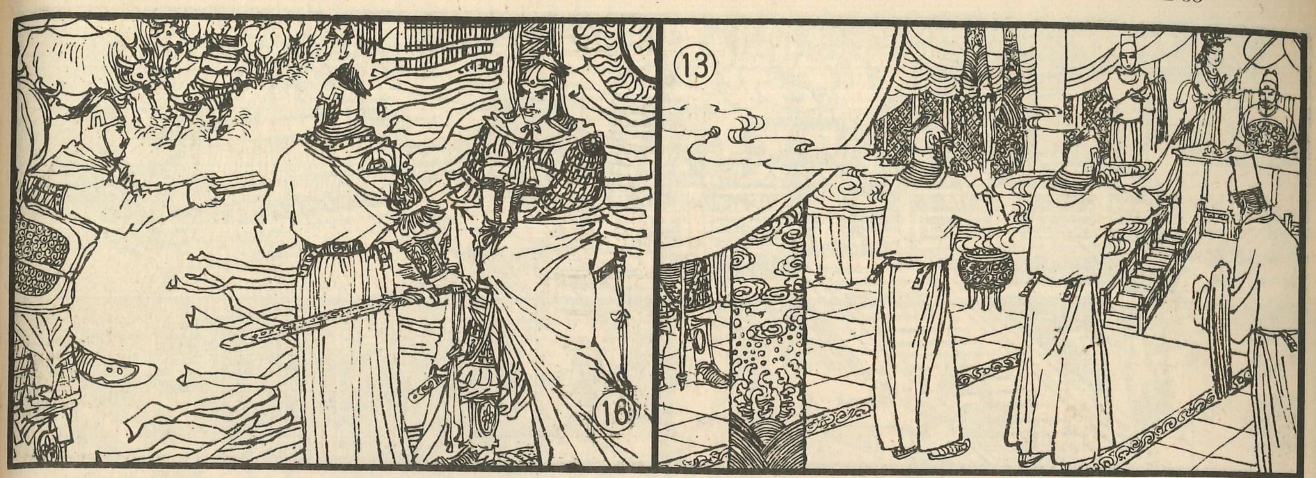


9 這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祭壇上紅燭齊燃，香烟裊裊。四周衛士林立，文官武將依次排列。黎民百姓站在外面，黑壓壓的一大片。

10 頓時，鼓樂高奏禮炮齊鳴。朱元璋登上祭壇，朝天作揖。隨後，四面的官員和百姓開始向皇上拜賀，連呼「萬歲，萬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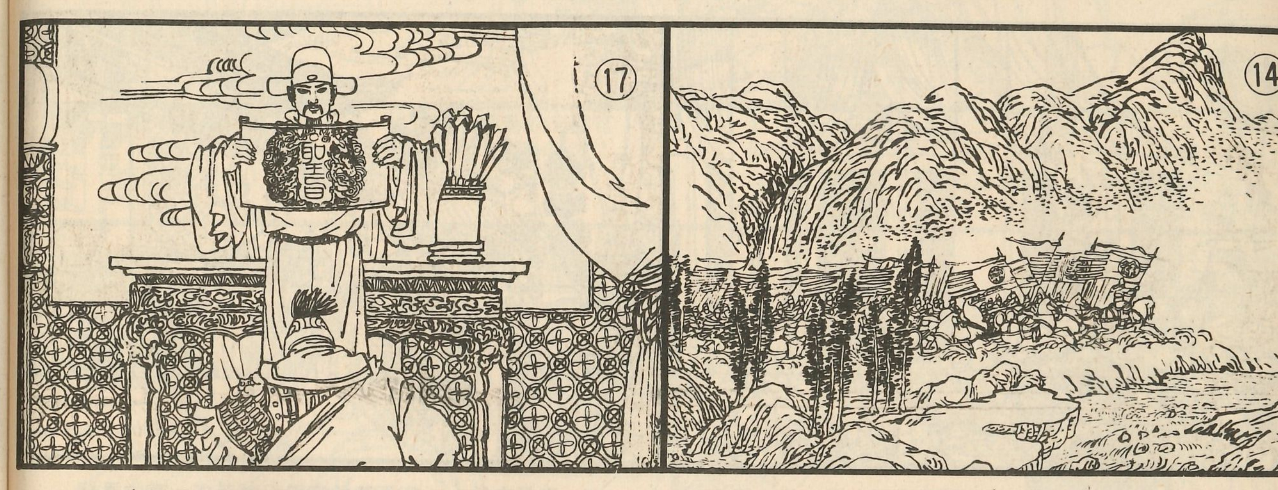
11 一切儀式都做完了，朱元璋回到大殿，換上了帝王華麗威武的服裝。這時，文武百官，再次叩頭長拜，三呼萬歲。

12 登基大典完畢，朱元璋連頒聖旨：定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金陵改稱南京，明開國皇帝稱爲明太祖。立馬氏爲皇后；封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其他功臣依次加官進爵，封田賜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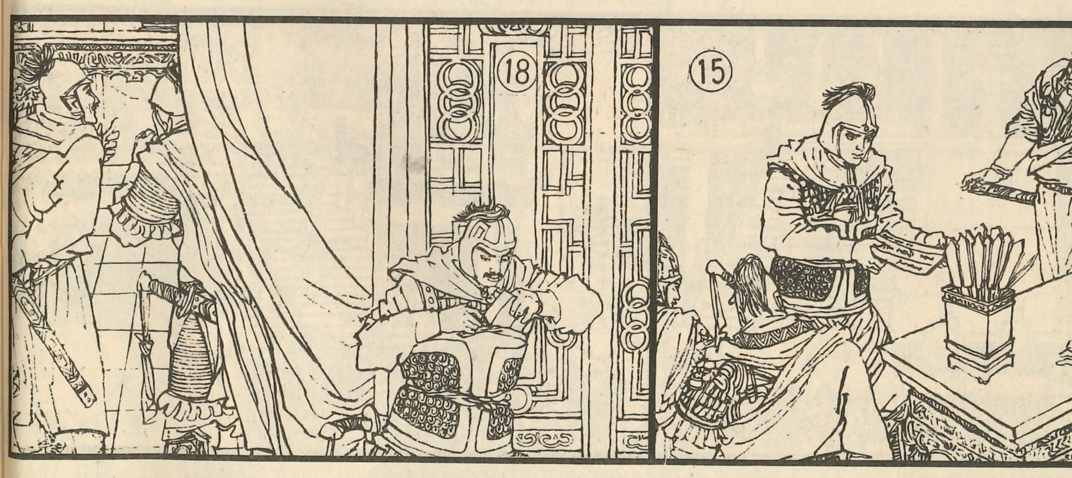
13　次日升朝，朱元璋宣大帥徐達和常遇春上殿，道：「中原未收，元廷尚在，二公率郭英、朱亮祖等領大軍北伐元廷，以定天下，如何？」

16　王宣看罷信，心裡十分緊張，但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馬上給徐達送牛送羊慰勞，同時又給明太祖上書投降。



14　徐達、常遇春連連稱是。不久率領數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向北挺進。

17　朱元璋非常高興，遣身邊的重臣徐唐臣來到沂州授王宣爲江淮地方官員，並命他跟徐達北伐。



15　徐達、常遇春入山東、下濟南，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徐達帶領大隊人馬圍住沂州，沂州守將王宣號稱兵都元帥，當日便收到了徐達的勸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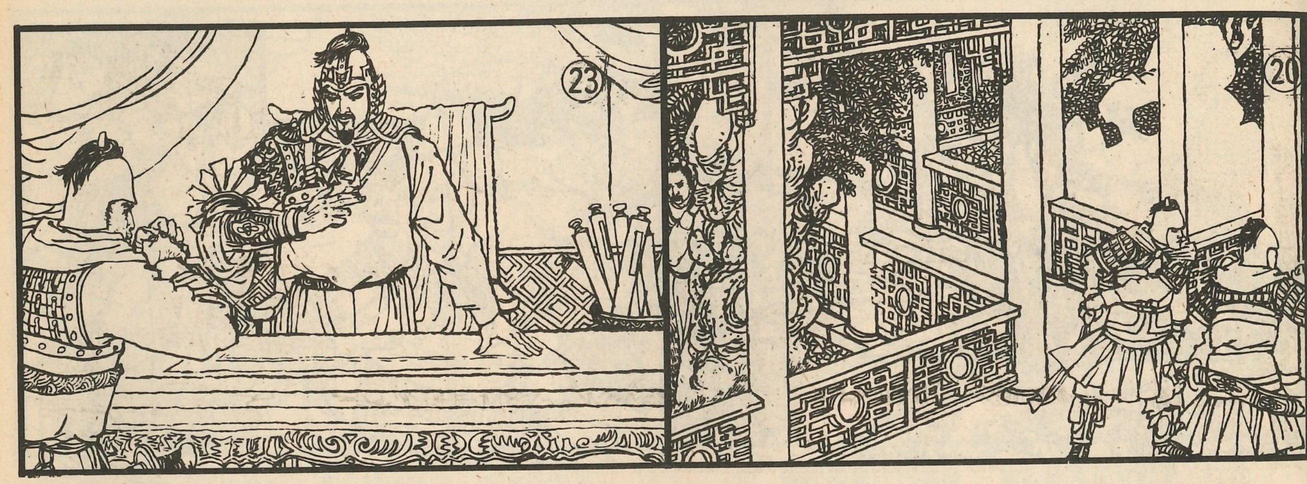
18　原來王宣降明乃是緩兵之計，他在給太祖朱元璋寫降書的同時，又暗地裡派兒子王信潛出城外，在附近州縣秘密招兵，準備偷襲徐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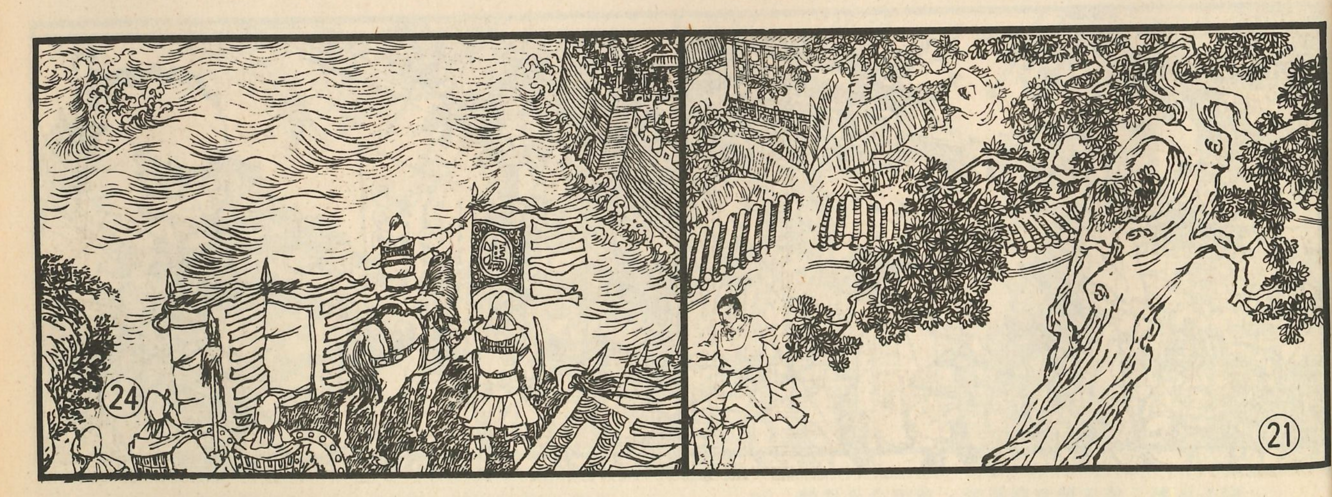
19　在沂州城裡，王宣假意熱情接待徐唐臣，卻隻字不提降明之事。徐唐臣心裡不禁打起鼓來。

22　徐唐臣連夜趕到徐達的兵營，把情況一五一十地述說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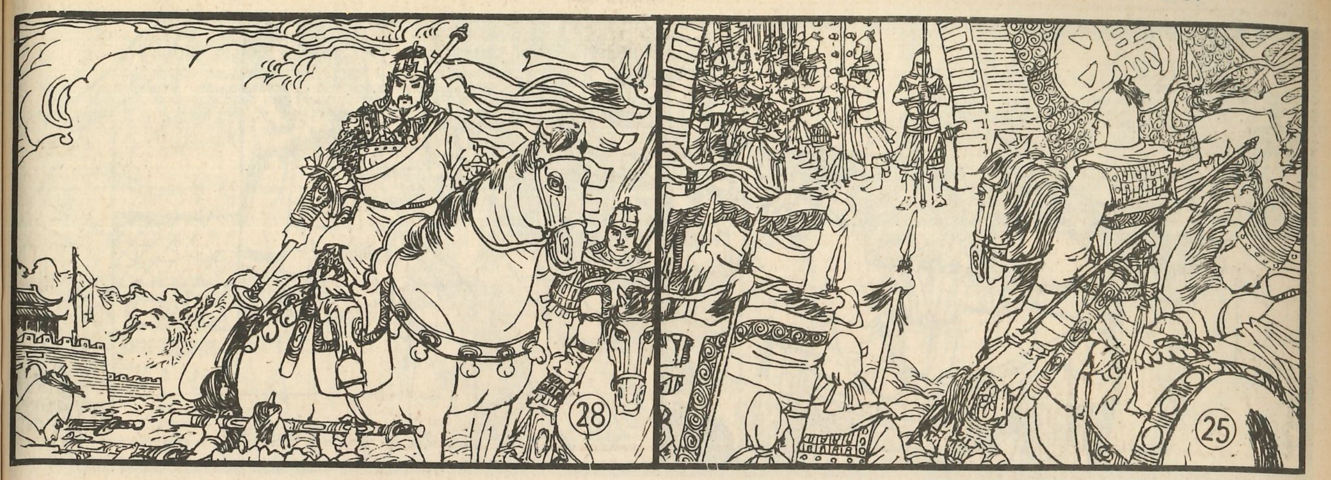
20　深夜，徐唐臣就寢以後，聽見窗外有人說話，還有人來回走動。他警覺地穿好衣服，溜出房門察看動靜，只見幾個手持兵器的士兵正向他的住所悄悄走來。

23　徐達十分生氣，遂命令馮國勝爲先鋒急攻沂州。



21　徐唐臣見此情景心中已明白十分，等士兵破門衝進他的住房時，他早翻墻逃走了。

24　馮國勝率領部隊趕到沂州，見王宣已有準備，便掘壩水淹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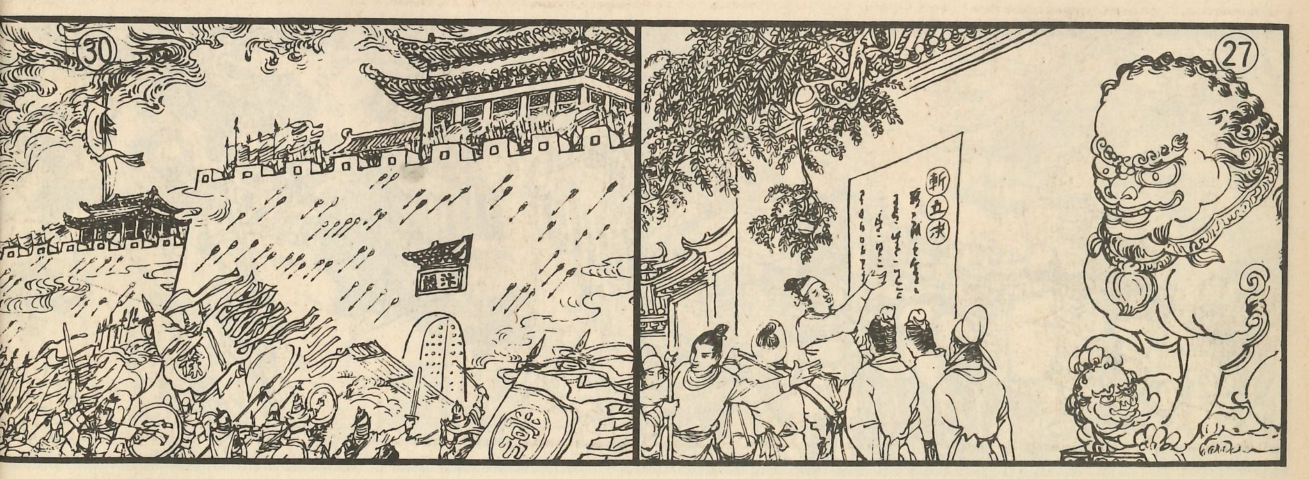
25　王宣見事不妙，無法支持，只好開城投降。

28　沂州平定後，其它州縣紛紛歸順，山東很快平定了。



26　徐達又遣使命令王宣召回王信。王宣陽奉陰違不僅不召王信，還把信使孫惟德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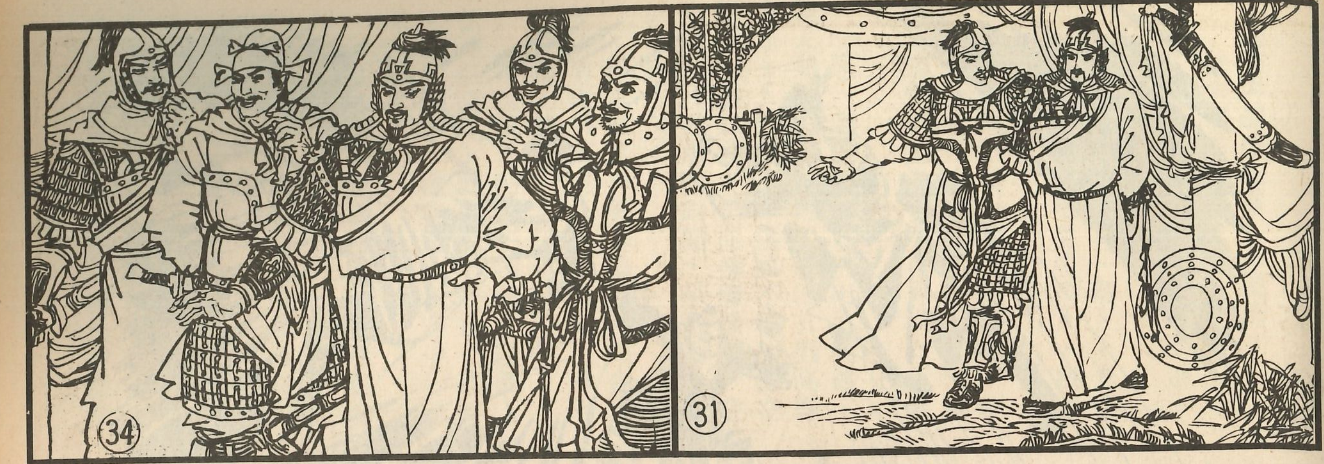
29　而後，徐達、常遇春又馬不停蹄，直奔中原戰略要地汴梁。



27　徐達連夜把王宣捉拿歸案，公佈他的反叛罪行，腰斬沂州。百姓無不稱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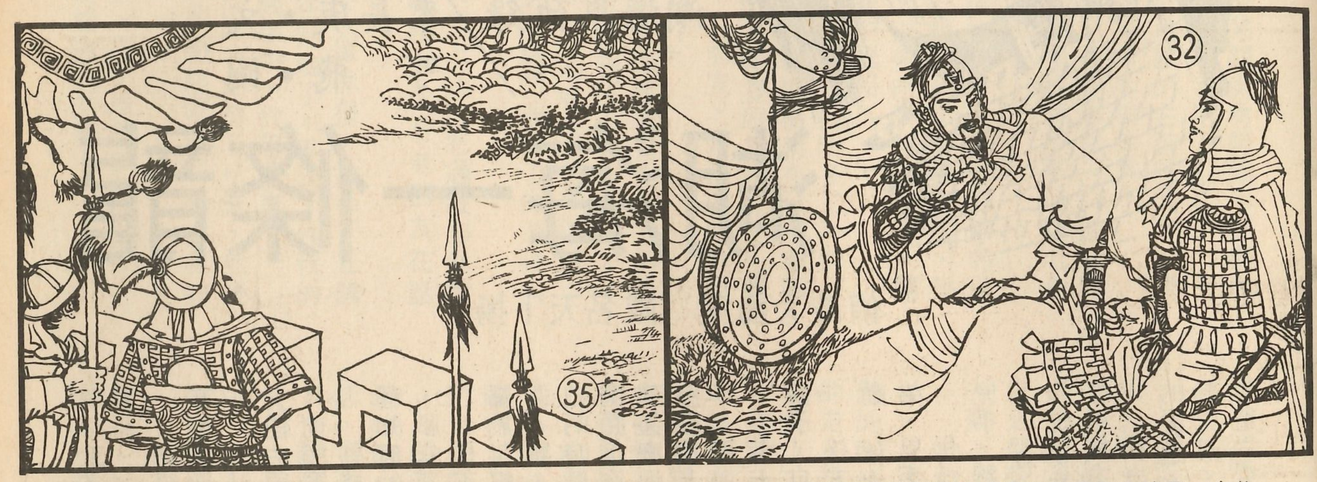
30　汴梁的元兵守將李景昌，自恃糧草充足，以逸待勞，緊閉城門固守。徐達、常遇春多次攻城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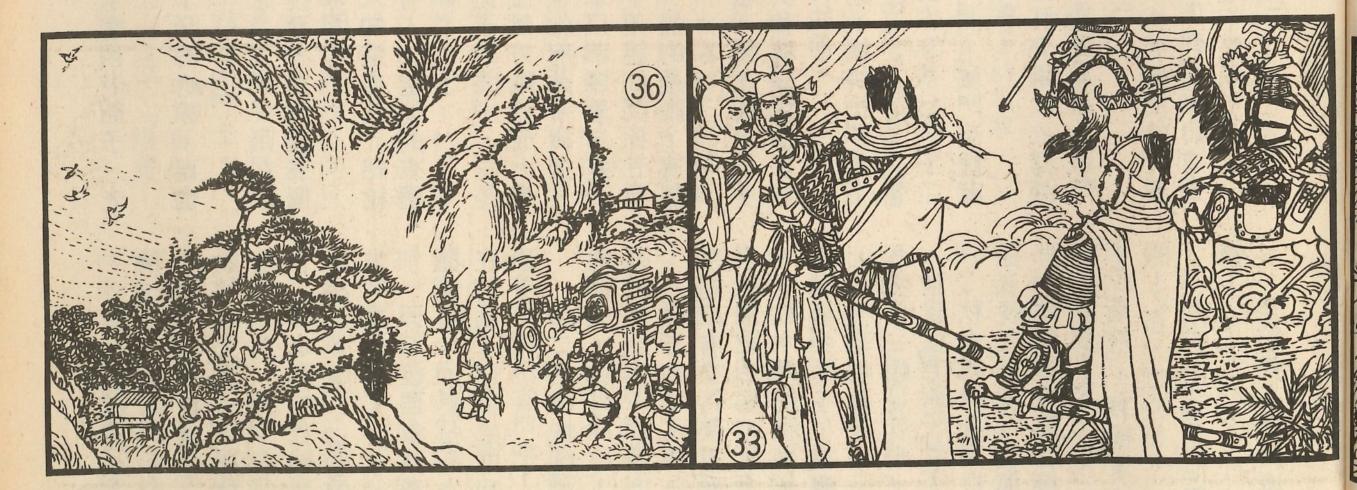
31　徐達正不知如何是好，常遇春道：「徐元帥，我們攻山東一鼓而下，士氣旺盛。今在汴梁與元相持，元遣援兵反攻，於我不利，反毀我士氣，不如讓我去攻下洛陽，再謀他圖如何？」

34　徐達道：「今李景昌糧草充足，佔有利地勢，等待援兵。我强攻不下，死傷衆多，不如去陝西滅李援兵，再下汴梁，易如反掌。」衆將齊聲讚道：「元帥此論極是！」



32　徐達聽罷欣然笑道：「常公此言正合我意。在此相持，不如常公去洛陽，我西去陝西，滅其援軍，汴梁不攻自破。」

35　當即，徐達命令三軍即解圍汴梁，向陝西進軍。那李景昌見徐達人馬紛紛撤走，不知何故，心中納悶，也不敢追趕。



33　於是兵分兩路，常遇春率領五萬人馬去洛陽，徐達下令解圍汴梁西進陝西。衆將不解，問何原因。

36　徐達率兵行不數日到達陝西，便與陝西的元兵統帥李思齊相遇。徐達傳令士兵，在離硤石山二十里的地方安營。（待續）

湖海恩仇錄／麥長庚・文　可飛・圖

# 湖海一條龍

## 偵破大血案　威名天下揚

五省名捕秋水寒秋老爺子，老了。

老得像隻沒了牙的蟋蟀，再也算不得是在刀尖上舔血的鬥士。

所以他老人家今天祇好跟在新上任的副捕頭之後面，去逮捕三個月前熊家滅門血案的兇手。

副捕頭沒有人知道是誰介紹給程知府的，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祇知道他叫孫五。

孫五在秋老爺子的眼中，該是屬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難成大事的一類，所以在程知府諭令緝捕兇犯的時候，秋水寒只恭聽着，連一個屁也沒放，更不用說問問孫五要到甚麼地方捕人，捕的是誰？有甚麼證據？

到古城城門道，孫五就停了步，手下十二名捕快和捕頭秋水寒老爺子，自然也不再往前。

孫五不言不動，捕快也不言不動，秋水寒忍不住了，問道：「老弟，兇手在此地麼？」

此地正是城門洞，城門洞裡藏兇手，新鮮頂透的事。

「秋老。」孫五很少開口，現在卻說了話，道：「您老看這古城門樓離地有多高呢？」

秋老沒回話，一名捕快叫吳泰的說道：「從門樓頂到城墻箭這是三丈五，箭道到地下是兩丈八，一共是六丈三尺高。」

「哦！那我還能湊合。」話聲稍稍一停，孫五那一向帶着柔和微笑的臉，笑意更濃了，道：「不敢勞動秋老大駕，只請秋老您給我照料着點。」

秋水寒的老臉變了，冷得能冒着涼氣，道：「老弟你是說兇手在城門樓子裡？」

孫五沒理會秋老，轉對十二名捕快道：「夥計們，我醜話可先說在前面，從那位面前逃的，那位就頂着打這份官司吧！」

十二名捕快精神來了，頓時分散開來，城外四位，城內四位，另外六位全上了箭道。

孫五向秋水寒一拱手，在秋水寒還沒有來得及說話的時候，孫五已經像股烟似的拔上城門樓。

秋水寒的臉又是一變，他本已探向囊中的手，在略加沉思下抽了回來，緊咬着牙，一閃身倒退出了兩丈，一頓足就飛上箭道，這身手，誰說秋老爺子老了。

秋水寒騰身高拔，也不過只比孫五晚上那麼一刹那，就只這一刹那，城門樓裡面已接着痛吼慘號飛出四五個人來。

是飛，有橫着的，也有豎着的！

像飛而不是他們自己作主的飛！

是給孫五扔出城門樓來的，所以全飛得那麼難看，那麼笨。



秋水寒正迎着這四五個飛下來的人，他一聲暴喝：「拒捕圖逃，作夢！」

只見秋水寒手掌一翻，金光連閃，四五個本是活生生的人，每個人的雙眉正中，全嵌上了一枚金錢。金錢外露着一個弧形邊兒，鮮血從弧形邊兒的地方往外滴，一個個全摔倒箭道上，不再有半口活氣了。

又一個人被孫五打出城門樓，這人的功夫要比先前那四五個高得多了，人被扔出，傷雖不輕，但在下墜丈許以後，仍能擰腰橫越，空中錯開和秋水寒對面，平飛丈二往城外疾射投下。

秋水寒又一聲暴喝，三點金星脫手射出飛奔之人，無奈此人身形已經墜下城去，三枚金錢射空。

不過城外的四名捕快，已圍上了這名匪徒，匪徒以兩條短小鞭棒，在受傷之下依然是攻多守少，兇悍至極。

按說秋水寒這時應該接應在城外的捕快才對，但他好像太過惦念孫五的生死，竟拔身高飛撲向城門樓中。

壞了，他撲的時間錯了，正和由內外逃的主犯元兇在城門樓口碰上了。秋水寒是高拔而起的勢子，已近於衰微，悍匪之元兇是被孫五所逼，原路闖關氣勇勢強。好個大膽匪徒，他竟揮手用「小天星」，一把扣住了秋水寒的右腕脈門，一帶雙起，直落城外石地上面。

乍落地，舌綻春雷，一聲斷喝：「住手，要保全秋水寒這條老命，就給老子住手！」

四名捕快住手了，另外那名悍匪，身形一轉已到了主犯身旁，孫五也正趕上這個時候疾射而下，攔住兩名匪徒的退路。

元兇左手不知何時多了一柄小巧尺二短劍，劍鋒橫架在秋水寒頸上喉結地方，兩隻眼暴射兇光，瞪住孫五道：「朋友，好高明的功夫，貴姓大名？」

孫五臉上那連睡覺也不改的溫和笑容，依然如故，道：「孫五。」

「孫五。」元兇冷哼着說道：「甚麼時候六扇門裡有了你這號人物？」

「前天才上任，恕過沒向你說一聲！」聽起來像是老朋友在話舊。

「孫五，算你狠，我手下五個兄弟全留在此地了。不過，姓秋的可也落在我手中，你怎麼說？」

「很好說，你放了秋老，然後投案，打那場熊家滅門的血案官司。」

「孫五，這不是能由你的事。」

「這是能由我的事！」

「除非你不要秋水寒這條老命！」

「說對了，秋老是我孫五的頂頭上司，我要誰的命全成，要秋老的命不敢，所以……」

「孫五！」元兇厲喝道：「老子未必就敵不住你，何況你只要敢動一動，老子就首先宰了秋水寒。」

孫五祇是笑，沒有動。

「老二！」元兇向身邊已經受了傷的匪徒道：「你先走，放心大膽的走，誰敢追你，姓秋的就得先丟腦袋！」

老二聽話的向後緩緩退着，剛才僅僅在城門樓裡和孫五對過一掌，就被震傷肺腑飛出樓外，他着實有些怕了孫五，摸不清楚孫五會不會顧忌秋水寒的生死。

他退着，孫五若無其事的向四名幹捕吩咐道：「城門樓裡有不少贓物，全是熊家血案中的物證，你們去收好，帶回府裡，快！」

那四名捕快應聲而退，秋水寒這時開口道：「孫五，別管我的死活，下手……」

話沒說完，劍鋒已經割裂開秋水寒寸長的傷口，那元兇狂笑着說道：「秋老頭，再逞好漢，爺們就索性成全了你！」

老二已退出丈八遠，正要轉身飛逃，孫五聳肩一笑道：「慢着，要走也得等我把話說完。」

老二停下步來，孫五笑對元兇道：「你叫他老二，你們模樣也像，可是親兄弟麼？」

「是又怎麼樣？」元兇沉喝，當作回答。

「是的話，我就叫聲你老大了，我祇問句實話，熊家那六歲的小男童，十歲的女孩子，誰下手殺的？」

「多餘，爺們兄弟全有份，怎麼樣？」元兇道。

「不怎麼樣，王法上有，殺人者死，聽着，別認為我們秋老落在你手中，就難住我孫五，再聽着，我本來有心留你多活幾天，既然你一心想早死，我又有你兄弟這個活口，不愁交不了差，對你可就不再客氣了，如果放下秋老投案，是你的運氣，否則……」

「放你娘的狗屁，爺們不信……」

「那由你不信！」孫五突然一聲沉喝，十指頭忽向元兇持劍右腕一抓，只見元兇的右腕好端端的自動送向孫五掌中，孫五右手凌空一揮，秋水寒不但已脫身而出，並且橫退八步。

元兇一雙兇睛突出，狂吼一聲，左手五指插向孫五，孫五一笑，右足輕提，一聲「滾！」元兇已被踢向丈二高空，帶着凜人心肺的慘號和飛起一道血雨，墜落三丈以外，

人沒落地就已經死去。

孫五整個的人，在踢出右足時，已飛射起來，一把抓住已被嚇得呆了的老二，順手三指點封了老二的穴道，把老二推向秋水寒。

秋水寒哭了，淚如雨下，孫五直皺眉頭。

秋水寒又笑了，破涕爲笑，拉着孫五的手道：「兄弟別笑話我，我當然悲痛自己的無能，當然也高興兄弟救下了我。」

孫五以他那獨有的笑容相對，算是作了回答。

熊家滅門血案偵破了，兇徒拒捕，六死一被擒。

程知府一連問供，老二全招了。原來熊家主人熊鎮川，也是武林人物，和已死元兇尹氏兄弟，結有深仇，有了口供，有了證物，程知府交了差。孫五在一天之內，成了北五省公門中的名人，成了程知府手下的紅人。

* * *

孫五當這份差三年了。

捕頭仍然是秋水寒老爺子。

孫五有了個外號，人稱「飛龍」。

秋水寒和孫五，自三年前偵破熊家血案以後，結成忘年之交，兩人的交情，的確已經到了甚麼全不分的地步，這難怪，他們同在一起幹這刀頭舔血的公差，一起出生入死，當然是越交越深。

這三年來，秋水寒和孫五的聲望，幾乎超過名震天下的任何武林人物，也換來了北五省的安寧。

孫五的武功，配合上秋水寒的老謀深算，多少巨寇全都遭了報應。「天馬」田爲介，「狂魔」龔定，「天鬼」于長竿和偶然吃過界的「長江」沈不沉，「王目兇僧」無心和尚等人，全跌翻在「飛龍孫五」的十指上面，尤其是今天，「五省盜王」申天雄，也在石城地面上落網，被孫五押解回來，難怪秋老爺子秋水寒，當衆伸出大拇指頭來說：「孫五，眞他媽的是個好小子。」

程知府賞下來一百兩銀子，老捕頭秋水寒抱着孫五的肩頭，和府中的三十二位名捕快，包下了「春風得意樓」，召來「天重閣」的名粉頭，秋水寒說得好，禿子跟着月亮走，大夥兒沾了孫五的光，喝，全得不醉無歸。

酒盡，菜光，燈滅，曲終人散。

雪亮、烏黑、蒼白、腥紅、醉眼……

雪亮的是把龍骨鋒利的匕首，那是孫五一向緊藏在腋間少有人知道的護身寶匕。

烏黑的頭髮，一位生前被譽爲「青州第一美人」的頭髮，如今美人死了，可是頭髮還是那麼黑，那麼亮的。

蒼白的是孫五的那張臉。

腥紅是血，沾滿地上和孫五身上及姑娘半身的鮮血。

孫五一動沒動，直到秋水寒聞報，睜開醉眼帶着捕快站在孫五面前，孫五還是一動沒有動。

秋水寒直搖着頭，扶起坐在地上一片腥血的孫五，並沒有給孫五戴上鐵索，也沒有問孫五一個字，只是從孫五左手中，取去了那柄雪亮的匕首。

程知府兩眼含着淚問案，這是破天荒的事。

死者郝淑賢，青州的名美人，郝員外的掌上明珠，不過苦主郝員外竟然不願意告知程知府明白內情。孫五正是郝員外的東床，本來已經選好了日子，再有十多天，郝淑賢就要成爲孫五的妻室。

毛病出在昨夜那頓酒上，酒能亂性，這是秋水寒說的，說的時候，他的眼淚鼻涕一把一把的流，跺腳擂胸，自恨不已，他悔恨的說，孫五跟本不會喝酒，向來滴酒不沾唇，大夥兒趁高興頭上勸飲。他沒攔，他只顧慶幸申天雄落網，忘記了孫五有個老毛病，更痛恨孫五在大醉之後，自己只顧愛惜這個副手，這個有作爲的青年，酒後沒有人照料，才作主送孫五去郝家，誰料想……誰能料想到……秋水寒哭成淚人，說不下話去。

苦主不追，但這是人命，孫五功在一府，但也不能抵過，程知府想了一夜，以「宿疾因酒觸發，誤殺。」八字落案，已經親自赴省打點，判孫五下苦獄三年。

* * *

秋水寒在聽到孫五判決後，一天內上了六次辭呈，全被程大人給壓置着，說盡了能說的話，勸秋水寒打消了辭意。

秋水寒第二天，又上了九次辭呈，並且青州府屬三十二名捕快，聯名總辭，這下子叫程大人無法再勸，無奈使出「官場法寶」——一轉二呈。

省裡來了批示，官話，統說起來四個字就能包括，慰勉，不准。

秋水寒接着又遞了病假條，這遭程大人准了，准假一月，並且撥出官銀百兩給秋水寒治病。

秋水寒夠朋友，一月病假和那百両賞銀，全耗在苦獄裡，他陪着孫五，整整三十天，孫五固然仍沒有說個「謝」字，但是秋水寒和孫五是老拍檔，知心知意，不須用言語代表。

外面的人，包括程大人和各捕頭，那個不是高挺着大拇指，說秋水寒就是秋水寒。秋老爺子對人沒有二話可說，換個人全作不到。

自從孫五犯了事，頭一個月像山陰道上，來探監的非排隊不可，但是第二個月，就鬆快多了，除了秋水寒是每天一趟之外，再就是郝員外，郝員外三天探一次監，他竟然並不怨恨殺死愛女的兇手，的確是件怪事。



孫五從被押解入獄，直到判決服刑，始終沒說一句話，不過他也沒流過一滴淚，臉上始終是罩着凜人心膽的寒霜，像是懷着無比的憤怒和錐心刺骨的仇恨，所以誰都不敢招惹他。

* * *

六月天，正晌午，樹梢全被大太陽晒得發黃，人站在樹蔭地方，吹着風，仍是汗珠成串的流。

那隊正挖刨着乾硬的土地，爲官家修造一條大道的犯人，從清早來到，現在全水米一點未曾打牙，一個個早就不成人形了，汗水合着頭臉上的灰土往脖子下面流，破爛的衣服，在汗濕後晒乾，乾後又再汗濕往下流，發出一種無法形容的腥臭氣味。

遠遠的地方，走過去一列鏢車，趟子手嘹亮的「威武」喊鏢聲，使一個蓬頭散髮汗臭氣冲天的赤膊犯人，停下手中的笨重鐵鏨，被太陽炙晒成黑亮的髒臉上，一陣抽動，他記得十分清楚，也是能熱死人的六月天……

「天鬼」于長竿在「壽光縣」作了一票，幹得不夠漂亮，不只明火劫財，並且犯了淫戒，臨走狂言道，就爲青州府有個「快手」孫五，他「天鬼」才從太原趕來「壽光縣」，然後他更一鐵竿打碎了那人的頭，狂笑着催馬逃去。

孫五追到，是在「小清河」西，接戰僅僅三招，「天鬼」那支誇稱寶刀寶劍都難削斷的鐵竿，一下被孫五給一掌切成兩截，「天鬼」一張臉嚇成「灰鬼」，飛身河中潛水而逃。

孫五正要下水追捕，可巧「滄州」五岳鏢局保鏢路過，有位鏢頭叫「飛魚」常得海，竟一躍入水，生擒「天鬼」。

孫五道謝，常得海只討下「天鬼」的兩截斷竿，當衆用全力砍擊，竟是分毫無損，互道姓名，才知面前之人是名捕孫五，遂結成道義朋友，大道上，以水代酒，互敬之後作別。

那時候，多麼風光，多麼的英雄。至今……

「叭！」長鞭打在他的背上，鮮紅的一道鞭痕，鞭頭地方的皮膚，被猛力一帶，印出血珠。

他，孫五，沒動，沒哼，低下頭，掄起鍬，鋤地。

孫五還有三個月就刑滿出獄了，挨一鞭子已經不算甚麼了。

* * *

中秋，月圓人難圓。

孫五有人探監，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秋水寒。

秋水寒在一年前，就辭去了青州府捕頭之職，那時曾經探看過孫五，告罪不能天天來探望他，落葉歸根，秋水寒是江南石城人氏，六十還鄉，不算過早，秋水寒又說，郝員外仍會照料他的，並且一再叮囑孫五，出獄後，若是能到江南，千萬要去石城，問石城秋家，不知道的人不多。

秋水寒在日，孫五沒受過苦，秋水寒告老不久，偏偏程大人又逢丁憂，這兩個人全離開了青州，於是孫五開始做起苦工，不過郝員外還在打點，雖說苦也比別個苦監犯人強得多。

這七八個月來，郝員外也沒了影子，也可眞苦了孫五，變成了活生生的臭苦監犯人。

秋水寒突然回來，看到孫五身受的一切，老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他告訴孫五說，郝員外在八個月前，不幸深夜失火，燒死宅中，他這次是到「鄭州」買東西，先來「青州」看孫五，只能留一天，不過他已經用一百二十兩銀子，打點好苦獄上下，從明天起，孫五是個病號，計算日子，離刑滿出獄只有二十五天，二十五天病號很容易就拖到，出獄後，請先去「積古齋」古玩玉器店，他留了一百兩銀子，作爲孫五出獄後的各種用途使費，又重述前言，希望孫五去石城找他。

孫五像從前一樣，沒開口，沒點頭，蓬亂的頭髮和鬍子，再加上臉上的骯髒，連一絲神色都看不出來。

第二天秋水寒一早來後，垂淚告辭走了，果然像秋水寒所說一樣，點名去曠地做工的時候，獄卒報上孫五是病號，並且馬上把孫五從八人監房中，抬送到單獨一人住的乾淨牢房裡。

有件事很奇怪，獄中平日的伙食就出了名的叫「豬也嫌」，但是卻一定夠飽，因爲要這些苦獄犯修路造橋，非吃個飽沒有氣力，孫五當然也是一樣，他吃了兩年多苦獄飯，從沒嫌過，也從沒有不飽過，現在改住單人監，竟然減少伙食，一個黑饅頭沒有兩兩重，水更少了，少到一整天只給一小碗，雖說是八月天已不比酷夏，可是一小碗水說甚麼也不夠的。

孫五還是沒有開口，逆來順受，給多少喝多少，也許病號是給這麼多，好在雖然吃不飽，可也餓不死。

孫五絕沒想到，病號犯人的伙食，是王小二過年，一天少過一天，五天下來，孫五每天才得到一個不足一兩重的黑酸饅頭，水更少到只有茶盅。

孫五明白了，有人想借病號的方便，把他留在苦獄裡，既使能出去，也是被人抬了出去，死了被人抬了出去更好。

他非用些心機不可，請來牢頭黃全，這是他從關進獄中，第一次開口，也是第一次求人。

他請黃全幫忙，找到開「天香閣」的崔二娘，他答應黃全，崔二娘請到，能准他和崔二娘談頓飯時間的話，保證黃全能得二十兩銀子。

黃全搖頭，屁全沒放一個就走了。

第六天，距孫五刑滿出獄的第二十天，孫五又請黃全幫忙，這代價增到四十兩銀子。

黃全笑着，還是沒放一個屁就走。

第七天、八天，九天……

第十五天，孫五的饅頭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可是孫五請黃全幫忙的代價已高漲到紋銀三百兩。

有錢能使鬼推磨，黃全心動了。

這天深夜，黃全悄悄打開孫五的監房門，低低地問孫五，怎麼個付銀子法。

孫五說得好，崔二娘會付，不過那要親自囑咐才行。

黃全笑笑，一拍孫五肩頭，說了句「明天三更」，就關上牢門而去。

* * *

崔二娘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兇煞惡鬼上門，黃全到了「天香閣」。

「天香閣」不香，香的是姑娘擦的花粉，噴的衣服，不過在青州一府，論花街談柳巷，就算「濟南府」的「大觀園」也得往後站，別處更是四兩棉花——彈不上（談與彈諧音）。

崔二娘年紀不大，才三十出頭，標緻的她比「天香閣」裡任何一位姑娘還要全高一頭。

崔二娘當然認識孫五，不祇認識，還算十分知己，不過這件事沒有第三人知道，當然有原因，但是人家男女間的秘密，人家不說誰知道？

黃全是直接了當的講，孫五要見崔二娘，時間上定在今夜三更，見面後能談上半個時辰，保證絕對沒有第三個人打擾，代價是白銀三百兩，付銀子的是崔二娘，黃全問崔二娘幹不幹？

崔二娘能在地面一站多年，當然有她站穩不倒的條件，黃全雖說自命老江湖，在崔二娘眼皮子底下，還算不上是個江湖人物，崔二娘回得絕，她說不認識甚麼孫五孫六，三百兩銀子現成，黃全想找外快財路，成，她願給，只要黃全有膽寫個收據，三千兩也付，若是沒簽寫收據的膽，一句話，九月初啦，天夠涼，再找涼快的地方，索性一頭扎下「小清河」去！

黃全怒火三十丈，恨從心頭起，惡狠狠地走了。

當夜，他忍着沒進孫五的牢房，反正日子快了，水米不進，看個孫五還能熬多久，離刑滿還有十天，黃全打定主意，五天內就給孫五報上了「死號」。

他沒有進孫五的牢房，有人進來了，天才四更，來人膽大包天，也不知道是怎麼打聽出來的，直接找到那間單人牢房，啓鎖開門，沒發出半點聲音。

這人在盞茶工夫以後走了，重鎖好門，拔身而出，快過臘月天的西北風。

次日，天一亮，青州知府顧大人手諭提調病號犯人孫五，黃全的一顆心已七上八落的亂撲通，手諭上寫得明白，隨犯人一起的文卷也要呈堂。

堂上，顧大人詳閱孫五三年苦獄的日程報表，十分滿意，再調別卷，從頭看過，竟立即下堂諭說，孫五曾立大功，判刑三年，竟苦守志修心養性，着實難得，尚餘十日刑滿，又逢重病，有獄吏呈文在案，孫五若能覓得妥保，可即日保外醫治，刑滿日來府候批開釋。

堂諭剛剛下達，「積古齋」的東家方積古就到了，當堂押下具結，小廝備好抬床，把孫五抬進了「天香閣」。

* * *

「黃全，這是你得我五百兩銀子，辦好的事？」

孫五保外的當夜二更，在黃全家中客堂裡面，烏燈黑火，有人沉聲向黃全喝問。

「老爺子這件非事多躭待不可，誰能想到呢？」

「想不到，哼，孫五病號一掛十五天，在這十五天內，你幹甚麼去了？」

「向老爺子回話，小的本是打定穩當主意慢慢來，孫五這小子已經斷糧斷水兩天了，從十二天前，就日日減他的……」

「廢話我不想聽，我只問你一句話，事到如今，你還有辦法沒有？」

「老爺子你老聖明，他奉堂諭保外就醫，保人已押畫具結，你說小的還能對他怎麼樣？」

「他在崔二娘這條騷母狗的『天香閣』，你不能暗中下手？」

「老爺子，他並不是眞有病，只不過餓了幾天，只要吃兩天好飯食，就會壯得像條牛，小的這兩下子，只怕還抵不上他一個小拇指頭捏的。」



「這樣說……」陰森森的話聲越法陰森道：「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老爺子多多包涵。」

「事情既然沒法辦成，黃全，那五百兩銀子是不是應該交出來呢？」

「老爺子，」黃全的聲音有點爲難道：「你聖明，事情是小的們三個接下來的，銀子到手，誰不是花的花，用的用，現在……」

「哼，現在你有些善財難捨了？」

「老爺子……」

「黃全，你事情沒辦成，又不退還銀子，再加上只有你認識老夫，黃全黃泉，你是該到黃泉路上走走了。」

黃全沒有答話，天亮以後，他的家小才發現黃全瞪着一雙死魚眼，雙眼直朝着天，已經無疾而終了。

* * *

方積古證明了秋水寒說的話，的確存了一百兩銀子留給孫五支用，秋水寒並再三懇托，要方積古盡量幫助孫五。因此當崔二娘命人轉告他，孫五可以保釋的時候，他立即趕到堂上去。

孫五非常誠懇的向方積古道謝，並且收下了秋水寒存放的一百兩銀子，在孫五恢復往日精神體力後，首先接獲的消息，就是黃全已死，孫五大概是苦獄三年養成的習慣，竟然沒作出任何表示。

當夜，黃全喪命的第三天三更，一條黑影疾射入黃全家中的靈堂。

儘管守靈有人，可惜這人已入睡，黑影輕功俊絕，悄無人知的看過死者後，又悄無聲息的離開黃家。

黑影剛剛離開黃家的後牆，牆外不遠處站着另一條黑影，妙在兩條黑影全是一樣的打扮，黑色夜行衣，一個只留眼睛在外的黑布口袋幪頭。

早在外面的那條黑影，向剛走出黃家的黑影一招手，轉身飛縱而去，剛剛縱出黃家的黑影竟毫不猶豫的追蹤下去。

前面的黑影跑得很快，中途曾經回顧過。

後面的黑影也不慢，雙雙向城外疾馳。

前面的黑影出城後身法更快，也沒再回顧，往「小清河」地頭奔行，在距離「小清河」箭外的榆林前倏地停下，才再轉身注目。

來時路上，靜悄悄不見人影，更不見那名不久前從黃家出來的夜行客，頓知本要剃人頭，今被人剃頭，猛一跺足，毫不猶豫的飛掠向「小清河」，根本不管九月天涼水冰冷冷，一個「老鼠鑽洞」投入了河心。

不遠地方偏左的暗影裡，正藏着一名夜行客，他目睹對方投入河心，不覺的默然一笑，自忖着：「的確是個厲害的對手，好吧！你殺黃全滅口在先，是我輸給你一着，現在你被逼投河逃命，又輸我一着，扯平。」

* * *

「扯平嗎？淑賢的一條命、郝員外的一條命、你三年的苦獄，孫五，眞能扯平嗎？」

「二娘，你一代女傑，丈夫慘遭暗算，女兒被人擄走，你却寄身烟花之地，暗中尋訪仇家，也能扯平嗎？」

「這不同，孫五，我那死鬼丈夫作的是甚麼營生，論說他早就該死，我就是爲女兒才這麼幹的，你本就無辜，一個好女人爲你慘死，另一個好人又被人一把火連骨頭都全燒焦了，加上你三年苦獄，你眞的認爲一忍就能罷了？」

「二娘，你救我，我感恩，可別想因這點恩惠就管我孫五的事！」

「當然，快手孫五求過誰，又叫誰能管得了，哼！」

「二娘，我告辭了，今天一大早在堂上諭示我刑滿自由後，本來想多留幾天的，料不到我們會話不投機，告辭了，大恩後謝。」孫五在說完這話後，也不管是甚麼時辰，邁大步走出「天香閣」。

* * *

「石城」秋府，果然人人都知道，所以孫五很容易的問出地方，來到秋府門外。

秋府氣派不凡，赤紅的兩扇大門，門外左右還有一對大石獅子，據孫五打聽來的消息，秋府曾經出過很多夠身份的人物。

孫五才敲了幾下門環，就有人應門。孫五有備而來，取出名帖，不一會，秋水寒像飛也似的從裡面跑了出來，眼睛裡流着淚，臉上却帶着笑，說不出話來，像是抱又像是拉似的把孫五拉抱到客廳來。

沒有孫五開口的份，秋水寒傳來管家，像爆豆子一樣迭聲吩咐着，把東賓樓快打掃乾淨，快！擺酒，就在此地擺酒，快，告訴應門的，我不見客，天王老子來我也不見，到裡面吩咐一聲，叫三娘和琴姨出來陪客。

秋水舟，秋水寒的遠房堂弟，現在的秋府管家，瞪着一對大眼，有些痴傻的看着秋水寒，他從來未見過秋水寒這樣激動和高興過。

秋水寒話還沒說完，又道：

「還有，這位是我的好兄弟孫五先生，要稱五爺，要把五爺當成我一樣的看待，通知上下人等，誰待慢

了我這兄弟，誰就是在我這裡幹膩了，他立刻得捲行李啦！」

秋水舟連聲應着是退了出客堂。孫五這才開口道：「老哥哥，你要躭待我一二，我住不下，最多擾老哥哥一頓飯就走。」

秋水寒瞪着眼道：「兄弟，你再說一遍。」

孫五道：「老哥哥別逼我！」

「逼你？」秋水寒像吼叫似的道：「兄弟，咱們是甚麼交情，你不來石城，那算沒法子，既然來了，兄弟，你能說就走兩個字？你能說嗎？你如果這麼一走，兄弟，我成了甚麼？」

「老哥哥，我來石城就爲見老哥哥一面，我有約，那怕事後我再三向老哥哥磕頭陪罪，今天初更前我非走不可。」

「眞的？」秋水寒平靜下來，聲調也低了下來，道：「兄弟，當眞有約？」

「小弟的性情老哥哥不是不知道的，我的確有約。」

「在甚麼地方？和甚麼人約晤？」

「我不便講，這是承諾。」

「兄弟是今天到石城的？」

「今天一大早來的。」

「一大早來的，現在過了晌午才來我這裡，大概你先住了店房，對不？」

「我說該換身乾淨衣裳，洗把臉的，所以……」

「不用說了，」秋水寒一揮手道：「甚麼時候再來？」

「難說準日子，不過老哥哥放心，前途事了，會馬不停蹄的回來。」

「好，咱們一言爲定，兄弟，手頭上方便嗎？」

「老哥哥留在方掌櫃那裡的銀子，我只用了十來兩，很夠了。」

酒飯恰在這個時候擺好，秋水寒沒有再問甚麼，孫五也再沒說甚麼，老兄弟面對面而坐，剛坐好，一位美艷的少婦和一位看上去不算漂亮的，但却有叫人一見難忘的標緻的姑娘，雙雙來到。

秋水寒向他介紹，少婦是他的三夫人，姑娘是二夫人的表妹孟琴琴，三夫人和孟琴琴沒坐久，只敬過一盞酒後，就端莊的告辭回到後宅去。

秋水寒已是六十二歲的人，竟還娶了位二十上下的三夫人，而當着老兄弟孫五，似乎非一番解釋不可。

孫五對秋水寒的解釋，根本沒放在心上，很快的吃完這餐午飯，立刻告辭。

秋水寒親送至大門口，一再叮囑事畢回來，孫五點頭，揚手而去。

＊　＊　＊

孫五並沒有離開石城，當然他對秋水寒所說有約的話，不是肺腑之言。

孫五也沒有住店，也不是今天早上才到石城，他來了已經七天了，住在個美妙的地方，是這石城的「流芳巷」，溫九娘開設的「鑫雅閣」中。

孫五離開秋府，坦然的穿過長街，曾經在名鎖匠「老龍頭」開設的「龍記林家鑰匙店」外，停了一剎那，然後轉向「流芳巷」，一直走進「鑫雅閣」的大門。

他無心，人有意，行踪已經落在別人的眼睛裡。

正當孫五午覺醒來，溫九娘親自悄悄的登上他住的後樓，告訴他說有兩位他不認識的朋友，在「小蘭」姑娘房中，商量叫小蘭代他們傳個話兒，要見見他。

孫五笑了，冷笑，請溫九娘費神，邀對方上樓。

溫九娘帶路請到那兩個人後，就退出了小樓，並且緊掩上了門戶，奇怪的是，室內的蚊蠅竟無故紛紛的墮地而死。

孫五早已打量兩個人的貌相，心中早有了數，肅客入座後，毫不客氣的問道：「兩位有甚麼指教？貴姓大名？」

兩位訪客，全長得不俗，三十來歲，看衣著相貌，可能還唸過幾天書，都面帶微笑欠欠身子，先左後右的開口道：「在下成承天，在下白雲天。」

孫五心頭一涼時，白雲天已接着說道：「請五爺過目。」

話說聲中，成承天已雙手遞上一份拜帖。

孫五接帖的時候，白雲天像變戲法一樣，兩手間多了個紫檀木的小盒兒，擺在孫五座側的茶几上面。

帖子是赤紅底烏黑的字，寫著——朱樓主人百拜。

孫五再開紫檀木的小盒子，裡面赫然放置着一丸奇香撲鼻鴿蛋般大的黃褐色的「雄精」，外面有個嚴密的黑色網套套着，難怪剛剛蚊蠅會無故墮地而死去。

孫五皺皺眉頭，蓋上盒蓋，推回一旁，道：「如此貴重的東西，兩位最好是收藏嚴密。」

白雲天笑道：「五爺，這是鄙主人，要在下兄弟送給五爺的。」

「貴主人……」孫五又拿起紅帖。

「不錯，就是朱樓主人。」成承天接上一句。

「抱歉得很。」孫五肅色道：「我和兩位的主人十分陌生，不能接受這種貴重的禮物。」

「家主人說，五爺一定不會收



的。」白雲天道：「不過家主人又說，如果我們再說出一句話來，相信五爺就會勉强的收下這份不成敬意的薄禮了。」

「喔！有這種事，請講那是一句甚麼話？」

「是要講的！」成承天道：「五爺只要答應作家主人的貴賓，和點頭答應接收下這份禮物，我們就立刻……」

「兩位請吧！」孫五不等成承天把話說完，就拂袖站起逐客。

白雲天和成承天一絲絲惱意也沒有，仍然是十分謙恭的站起，捧着紫檀木小盒子，向孫五拱手作別。

在已經推開樓門的剎那，白雲天突然轉身說道：「五爺寃獄三年，郝姑娘慘死，郝員外喪命，這種種的內情，家主人說，他十分清楚的。」

話說完一拱手，轉身要走，孫五突然沉聲道：「兩位請留步！」

白雲天和成承天並沒有留步，不過成承天接上白雲天的話道：「出東城十里，問『田家井』，找到了田老大，就找到了『朱樓』，五爺，咱們『朱樓』見好了！」

白雲天又接着成承天的話道：「五爺再强是行客，家主人是坐客，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如今家主人坐客先找行客，給五爺的面子不少了，希望五爺別爲了虛面子，躭擱了好朋友的好心意。」

白雲天把紫檀木小盒子重放回案上，一笑走了。

孫五沒接話，目送白雲天和成承天下樓遠去了。

＊　＊　＊

溫九娘提着幾乎拖到地的雪白長裙，只看她似隱約現的一對鈎蓮，和拾級登樓時的風緻，就能羡煞十萬八千人，何況柳腰輕擺，使那迷人痴狂的盛臀像輕風吹搖荷萍般的緩緩擺動，難怪會有人將窗兒推開一綫，兩隻眼睛直盯着溫九娘任何一動的部位。

溫九娘當然不會發覺，誰也沒在後背上長着眼睛，她推開門，推得是那樣美妙，不輕不重，半吋長的玉脂樣的指甲，修剪得更能迷人的地步，夢想撫摸這雙手的人，也不會少過十萬八千個。

只有一個人例外，孫五。

孫五正推開後窗，遠眺着後園的風景，連頭也不回，似乎根本不關心來的是誰，也許他早就知道是誰來了。

溫九娘的那雙手已搭在孫五的肩頭上，修長渾圓的指甲，幾乎是已經罩在孫五的咽喉間，乍看上去，只要溫九娘用些氣力，十指就會很容易的直插進孫五的咽喉，要了孫五的性命。

孫五仍然沒有動，溫九娘的十指却動了，不是向中間扣緊或是利指作力，而是輕慢的，柔滑的，漸漸向下的滑撫在孫五結實的胸脯上。

揉着，磨着，極輕極輕，這種極輕的揉磨，摸索，勝過千言萬語關懷安慰的空話。

那知道孫五並不感激這份情誼，冷冷的說道：「九娘，妳也許忘記我曾經說過，千萬別在我背後撫摸或者接近我的話了！」

那雙手，那雙撫摸在孫五胸前的紅酥手，像是受了驚的小兔子一樣，一跳逃開。

「我很累！」孫五打着呵欠道：「想一個人好好的睡上一覺。」

碧綠的背影，雪白的長裙，輕碎的細步，移向樓門。

玉般的雙手，在極小心的輕推開樓門又闔閉後，溫九娘把她自己關在樓門外面，臉上掠過一絲哀怨情愁，在樓階上飄飄消失無踪。

她若在樓門外稍多留上一剎那，就會聽到孫五幽幽的長嘆聲，和一句低低祝福她的話。

＊　＊　＊

孫五醒來了，孤燈昏黃。

是被一聲輕微的敲木魚聲驚醒的。

長街上，深巷中，梆兒正敲響二更。

一柄極小巧的魚鈎，插入他床側小几上，鈎柄，繫着一張疊成的條子。

他取下小巧的魚鈎，仔細看着，眉頭皺成像座山似的，這物件他並沒有見過，因爲天涯廣，海角闊，陌生人相見不是易事，不過他却知道這物件的用處，和使用這個物件的人，如今竟會親眼見到，至少證明這個人就在石成。

他再看紙條，赫然入目六個黑字——正三更，有刺客。

字條隨手放入囊中，小巧魚鈎更愼重的放在腰間鏢囊中，他這一覺，睡飽了。幾天來的疲倦消失無影了，精神煥發，只覺得想吃點東西才行，出聲招呼九娘。

溫九娘就是溫九娘，溫九娘對孫五，比對自己的親老爹還疼，一剎那間已經送來不少精細的食物。

孫五吃着，對溫九娘道：「我約幾位朋友，正三更來，相信他們不會走大門，妳可別見怪呵！」

九娘關懷的眼神，露出了眞情，道：「你非見他們不可？」

「九娘，既然是遲早躲不過的事，現在見豈不是好過狹路相逢。」

「你能應付？」九娘這句話說得太露骨些。

「誰知道呢！」孫五淡然的說道：「不過我還有很多事要辦，不希

望死在妳的『鑫雅閣』裡。」

「孫五。」溫九娘試探着說道：「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嗎？」

孫五沒有答話，正色的把頭一搖。

「別忘記『鑫雅閣』是我溫九娘的產業，尤其是我溫九娘出身江湖……」

「九娘！」孫五聲調一沉道：「妳如果認爲這個地方不便招呼今夜的朋友，我可以在外面等着他們。」

溫九娘瞥了孫五一眼，含着無盡怨嗔道：「我走了，別忘記我等你吃早點。」

孫五伸出手去，拉緊了九娘的玉臂，含着微笑道：「安心去睡吧，總有一天，我會來吃妳的早點。」

九娘一呆，突然在孫五臉上親吻了一下，捂着自己的臉奔下樓去。

孫五揚掌熄了孤燈，人已翻窗出樓。

他出來的正是時候，小樓上，火光倏閃，一聲輕爆，熊熊烈焰從樓內向外飛捲，濃烟滾騰，僅僅半盞茶的時間，一座美奐美侖的小巧雅樓，只剩下一堆灰燼。

孫五還在冒着濃烟的灰燼堆旁，苦笑的看着溫九娘。

九娘的臉上，也帶着笑了，是鋒利像寶刃般的獰笑，道：「孫五，想說要賠我這座樓的話？」

孫五搖了頭，沒說話。

「想說甚麼或抱歉安慰我的話？」

孫五皺了皺眉頭，仍然沒開口，不過他的左手已握住了九娘的右手。

九娘臉上的寒霜和獰笑，冷酷和殺氣，消除了，一聲輕嘆，人也緩緩的靠向孫五的肩頭。

灰燼的濃烟散盡，頭頂上現出曙光，九娘的聲調溫柔到極點，道：「南樓還好好的，你能歇會兒再走？」

孫五沒開口，牽着九娘的手，向南樓走去了！

南樓，正是白天有人掀開了一綫帘子偷窺九娘的那座樓，現在也是「鑫雅閣」僅存的一座樓了。

從孫五和九娘立足的地方去南樓，只不過三二十步的距離，够近。

南樓在微微的曙光下，倒立的陰影仍然沉暗，九娘和孫五現在已踏入這沉暗的南樓陰影之中。

突然手牽手的二個人，一東一西倏忽飛射分散開來，在他們分開的地方，暴閃過九道寒光，九柄飛刀完全射空，直插地上。

同時，孫五已撲進南樓，樓中無人，當九娘也飛進樓中的時候，孫五已經坐在太師椅上，正斟着茶。

九娘目光一掃，轉身要走，孫五道：「省些氣力吧！人已走了。」

「不信有這麼快。」九娘不服氣的答話。

「是沒有這麼快，但是偏偏就是這麼快。」孫五淡淡的說着。

「如果這狗種的輕功這麼好，他就不會走了！」

「對，他的輕功本來是沒有這麼高。」

「既然如此……」

「九娘，」孫五接話道：「他有接應，用長索，飛刀射空，長牽扯抖，隨索飛逃，這是江湖上的普通手法。」

九娘這才哼了一聲，不再追趕，拖張椅子坐到孫五的旁邊。

閣裡的姑娘們，伙計們，如今也有了動靜，紛紛奔上南樓。

他們早就醒了，只爲受到威脅，恐嚇，才不敢妄動。

九娘召齊了大家，指定姑娘「雪兒」負責今後的事務與重建雅樓，然後吩咐送上飲食。

食用的當兒，孫五和九娘因某件事情起爭執，不過他們的話聲很低，隱約只能聽到兩句話，一句是孫五說的：「不行，我自己辦我自己的事。」另一句當然是九娘講的：「對，我也是自己辦自己的事。別認爲我受的委屈和輕蔑比你小！」在這兩句話說完後，他們像是有了諒解和默契，兩人的臉上全有了笑容。

一夜未能安枕，才要睡下，地面上的官差爲雅樓失火的事來調查內情，九娘費了些唇舌，花了點「火後銀子」，總算打發走了這些「好朋友」，拖着孫五進了她那閨房。

他們兩個人睡了，當然是睡在一個房裡，不同的是，九娘睡她那象牙床，孫五打着地鋪。

一連串震碎天地的霹靂，驚醒了他們。

時間已近黃昏，洗沐過後，吃了晚飯，已是沉黑，他倆重回房中，沒有點燈，彼此一笑，互一握手，一走左窗，一走後窗，悄沒聲响的離開樓中，他們並不同路，他們也沒有再回來，就像活生生的兩個人，突然的消失了一樣，沒有人再見到了他們倆。

他們當然還會回來的，只要不死。

他們究竟甚麼時候再回來呢，不知道。

＊　＊　＊

霹靂仍然是聲聲相接，寒閃道道，一次次劃劃開天地，狂風突起——突停——暴雨傾盆而下！

二更，暴雨不止。



石城各個角落，成爲一片泥濘。

「龍記林家鎖鑰店」，這時候亮起燈來。

老龍頭的「龍記林家鎖鑰店」，並不是石城獨一無二的一家，另外還有十七家同樣的鎖店。

那十七家鎖店，任何一家也比老龍頭的店面大而乾淨，索價更便宜得多，所以老龍頭的鎖店，生意並不如理想。

不過老龍頭有老龍頭生財之道。那就是一年不發市，發市吃十年。

「龍記林家鎖鑰店」，總共才丈五六的地方，是臥室，是厨房，也是老龍頭的工作間，會客室。

三更，正是老龍頭每天開始工作的時候，十年如一日，已是石城家家戶戶都知道的事了。

別看老龍頭這座店面小而又破，可是他那盞工作時候點燃的燈，却是石城最亮的一盞。

老龍頭據說過去的日子過得很苦，究竟他日子過得苦到甚麼地步，不必去管，只說他這盞燈，却的確算得上是件奇珍異寶的寶燈，高有三尺，眞正的水晶罩子，黃澄澄的燈台，有人說是赤金鑄的，有人說是紫銅，他這盞燈，不點香油，豆油，花生油，而是一種有股子怪味道的黑油，所以它亮，比石城任何一盞都亮上十倍，老龍頭的工作細巧，據說他眼神不大好，必須要有這樣一盞燈——一盞極亮的燈才行。

老龍頭的燈亮起，光亮從四面透風的板墻縫裡射穿了出來，使街上泥濘的地面雨點清澈可數。

老龍頭像隻被滾水澆過的「大頭蝦」，弓着腰在亮燈下聚精會神，心無旁顧的勤勞工作着。

老龍頭絕對不老，那顆頭絕對不像條龍，反而像極了甲魚，奇怪人家都叫他老龍頭。

老龍頭不只是城裡高明的鎖匠，也是木、竹二匠，不過別人全認定他裝鎖和鑰匙的手藝最爲高明，所以請他作木、竹工作的不多，其實只有老龍頭自已心裡明白，他的木、竹工藝，至少比製鎖高明三倍半。

老龍頭有兩大缺陷，一是他那又臭又硬又狗熊的土狗脾氣，再就是白天一向不做工作，那怕天王老子上門，他横在竹床上屁都不放一個。

尤其是老龍頭有時候會扔下工作外出遊樂，有時十天，有時半月，這當然是影响了他的收入，所以生活才過得不大舒服。

不過，儘管老龍頭有多少缺陷，儘管石城的鎖店還有十七家，如果你想製把眞正的好鎖，叫雞鳴狗盜之徒瞪眼搖頭嘆息而無可奈何的鎖，就只有去請教他老龍頭了。

現在，這個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的深夜，老龍頭就正在配製一把從前絕對沒有，如今也是獨一的精巧奇特的妙鎖和鑰匙。

昨夜，他已經完成製鎖的全部工作，今夜繼續要完成做了一半的鑰匙。

他那又厚又髒又亂的工作木案上，看不見那把鎖，不過，能使老龍頭費這大的精神巧工來製他自誇今世獨一的鎖，這鎖必然奇特，鎖主人必然大有來頭，製鎖的代價，也必然能叫老龍頭發市吃十年了。

老龍頭工作正緊要的時候，突然覺得一陣捲風帶着雨濕的腥味自背後吹過，不由得全身一縮一抖，好冷，但是他仍然連頭都沒有抬，照樣做他的工作。

他右手握住一柄長足六寸，雪亮的鋒利奇形小銼刀，輕輕的，慢慢的，溫柔的，像慈母撫摸着熟睡兒子的小臉似的，在木夾嵌牢的那根閃着金光精細巧製的鑰匙上，輕輕一下一下的銼磨着。

嗤郎！

一支長有四寸，四面全鑄着突出鋼刺的怪狀鑰匙，突然，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投落在老龍頭工作案上那串鋼片中，發出聲响。

老龍頭仍然沒有停下手頭上的工作，祇是掃了工作案上多出來的那枝怪狀鑰匙一眼。

老龍頭身後，只隔尺許地方，一左一右多了兩名不速之客，雨水早已淋濕了那兩名不速客的全身每一個地方，也打散了他們的頭髮，水珠成串的不停地從他們襟、袖和下襬褲管等處往下滴流着，只是那麼一眨眼的工夫，他們站立的地方的地上已積了一片水痕。

「你就是老龍頭？」老龍頭身後左側的人開口問道。

「天亮再來。」老龍頭不但沒有停下工作，反而冰冷的說道：「我現在沒有空，連說話的工夫都沒有。」

「只請回答一句話。」左後側的那個人說：「閣下是不是老龍頭？」

老龍頭這次乾脆連個哼哈全沒有出，因爲剛才已經交代過了，他確實是說話的空都沒有了。

就在這個時候，老龍頭身後右側的那一位，緩緩伸出手去，把剛才墜落在一串鋼片上的奇形鑰匙，一拈取了回去。

不用說，扔投下這把奇形鑰匙的人，也是他們——這兩名暴雨下來訪的不速客人。

就因爲老龍頭右側身後的不速客，手是緩緩伸出去，又慢慢的收了回來，所以老龍頭對這隻手看了個仔細，白淨、細嫩，指甲修剪得

不長不短恰到好處，手背上看不到半根青筋，拇、食、中三個手指頭的頂端，却比常人粗了一半，尤其是食指，指甲全像刀斬般的整齊，顯然這人不但是慣用這三個指頭，並且練有一種奇特的指功。

老龍頭暗中皺眉，也暗自心驚，當然更暗暗的加深了小心和警惕。

「老龍頭！」左後側的不速客也開了口：「風這樣大，雨如此急，我們能不顧這狂風疾雨深夜前來，相信你該明白事情是多麼緊迫的，所以儘管你連說話的空也沒有，也非要和我們談談不可。」

老龍頭心裡究竟在怎麼樣想，沒有人知道，不過他那張臉却冷得成了座晒八年太陽也溶不了的冰山，只顧小心的一刀一刀的銼着那柄鑰匙。

兩名不速之客互望了一眼，彼此眼神上傳佈了會心的心意，右側的那位接上左側那位的話道：「因爲我們的事太急，所以也會付給你絕對滿意的代價，希望你現在能抽出一絲空間考慮考慮。」

這是誘惑、利誘，老龍頭生活過得並不舒服，他們對這一點似乎很清楚。

「事太急？難道比火燒到屁股還急？」老龍頭工作着答上了話，話很難聽。

「不錯，比火燒屁股還急得多。」左側的不速客，忍着侮蔑淡然回答道。

「說說你們能出的代價？」老龍頭見錢眼開的道。

「不！要先說我們請你幹的事！」右側的不速客辦事頗有一套。

老龍頭稍稍放落些懸心，他不先問對方請他作的事，是有心相試的，如果對方的答覆，合乎正規，先談工作再論價，可見是實，否則內中就另有文章了，現在是正規，先談工作。

「甚麼工作？」老龍頭一是好奇，再是事實上也非問不可。

「殺人！」老龍頭背後左右兩名不速客，不約而同的回答。

老龍頭又重新工作起來，頭一搖道：「別尋我老龍頭開心，我會竹工，木工，製鎖工，還沒學會殺人的這門功夫。」

右側不速客身上仍在滴水，只是滴得慢了許多，這時他甩甩袖子，甩落一串雨珠後，緩緩慢步走到老龍頭手肩的右側地方。

老龍頭本能的停下手邊工作，仰頭看着這個人。

這人臉上帶着微笑，伸手入囊中又取出了先前曾抛在桌上的奇形鑰匙，在掌中平手放好，湊送近老龍頭的面前道：「這鑰匙的主人說，憑他獨當可召人用，可對？」

「就算對？又怎麼樣？」老龍頭冷冷地反問道。

不速客一笑，收回鑰匙，又從貼身囊中小心的取出來個油布包兒，打開油布包，赫然出現一隻紫檀木的玲瓏小盒子，不速客把案上的雜物，往前一堆，空出來許多的地方，把紫檀木小盒子放置在這小空間上的地方。

老龍頭雙目一瞬也不瞬盯在不速客的動作上，看似好奇，實則是小心的戒備着。

從這隻製造精巧的玲瓏美奐的紫檀小盒上，老龍頭已料到盒中藏物的珍貴，一顆心也不由的緊張了起來。

此時那位不速客，以無比虔誠的神態，慢慢地打開了小盒子。

老龍頭早已停下手頭上的工作，但是右手五指仍緊握着那柄銼刀。

紫檀小盒子中，這時現露出一方看似沒有絲毫縫隙的淡紫水晶寶圭，不速客用拇、食、中三指，輕拈水晶寶圭的上尖端，然後慢慢的向上一提，原來晶圭離分爲二，上端少而下端多，變作上小下方，而上端正是蓋子。圭蓋揭開，內中赫然放置着一枚渾圓的古玉錢，錢厚三分，束以金線，不速客小心提着金線，另一隻手托向玉錢，將玉錢提離圭外。

老龍頭的那對所謂昏花老眼，這時竟閃射出驚人的光采，直盯着玉錢。

不速客把玉錢提向亮燈前面，老龍頭即清楚的看到三十六條姿態不一正在飛翔的翠鳳，向正中央一條赤紅蟠龍擁圍的奇景，奇物，奇錢……

「是那當年紅拂腰繫的『三十六鳳朝龍璧』？」老龍頭震聲詢問。

不速客未作答，却把玉錢平放置掌中，托近老龍頭的眼前，玉錢一片翠綠，不見玉錢紋路，清澄幾可對穿見底。

「閣下眞的識貨，正是那枚名震天下的寶錢！」不速客這時候才回答老龍頭。

老龍頭不由得喘了一口粗氣，左手突出抓向那枚玉錢，眞快。

他快，但是那不速客還比他快上幾倍，五指一合，一縮，一放，玉錢已經重歸晶圭內。

接着兩下已包了油布包兒，重又放回貼身囊中。

老龍頭伸出的左手，中途被逼改變了目的物，抓起他那工作木夾，重新開始銼磨鑰匙的工作。

不速客彎下腰，道：「閣下接不接這次的生意？」

老龍頭沒答話，他須要時間來平順剛才的魯莽和激動。



「朝龍玉錢，是無價的珍寶，我們得之不易啊？」左後側始終沒有移動一步的不速客，像是誇耀又像讚嘆的說。

老龍頭在這一剎那，早已經把貪婪激動的神態收斂得乾淨，變作原先那樣沉寂和冷靜。

「閣下。」右手側的不速客開口詢問老龍頭道：「朝龍玉錢你已經看到了，怎麼說。」

「甚麼怎麼說？」老龍頭裝起糊塗來。

「我先前的請求，殺人，這枚玉錢正是閣下殺人的代價，閣下接不接受這份生意？」

老龍頭仍然做他的工作，沒有答話。

「老龍頭。」右後側的不速客，不耐煩的說道：「如果你希望擁有這枚古玉錢，從現在起，永遠變作是屬於你的的東西，你就必須立刻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和我們好好的談談。」

「辦不到。」老龍頭冰冷冷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別忘記是你們有事求我，是急事，急到在這狂風暴雨的深夜前來，比火燒到屁股還急，而我……嘿嘿，連半點着急的事也沒有。」

「對，可是我們出了高價，除非你不願意承攬這次生意，否則至少該和我們談談細節。」

右手側的不速客的話還未說完，老龍頭已經接口道：「談細節也不必要非先放下我手頭的工作不可。」

「這樣如果有了疏漏……」

「絕對不會，這種生意我一年要接三五回，幹得太多了，說吧！殺誰？叫甚麼名字，甚麼出身，現在這人在那裡，有甚麼特徵，你們只要把這些說得清楚，路上耗費的時日不算，我只須要三天時間，保證把事情辦個乾乾淨淨的。」

站在老龍頭右手側的不速客，和站在老龍頭左後側的同伴互相望了一眼，得到同伴的暗示下才開口道：「老龍頭，我們聽到有關閣下接生意的規矩，似乎不是這樣。」

「那是甚麼樣？」老龍頭這次抬了抬頭。

「指點我們的人說，閣下會報出另外一個名字來。」

「不錯，老夫斬心客，接這殺人的生意，萬無失一，滿意了吧？」

兩名不速客又交換了一次眼色，仍由右手側的那人開口道：「滿意了！」

「那就請說誰是該死的，說完了放下玉錢走你的路！」

「這人很好找，就住在本城『流芳巷』溫九娘的『鑫雅閣』，叫李瓊。」

「李瓊？」老龍頭冷哼一聲，一揮左手道：「兩位請回，帶你們的玉錢走！」

「這是爲甚麼？」站於老龍身後左側的人，不由急聲發問。

「很簡單，兩位不够坦誠，李瓊名不見經傳，只怕他那條賤命，連那塊晶圭都不值，何況是那『朝龍玉錢』，明明你們在隱瞞甚麼了！」

「我們沒隱瞞甚麼，是閣下心急了些。」右手側站着的不速客道：「李瓊只是溫九娘代他起的名字……」

「乾脆點說，他究竟叫甚麼名字？」

「孫五！」

「啊？」老龍頭眞的是大吃一驚道：「可是青州名捕飛龍孫五？」

「如假包換！」

老龍頭停下了工作，推開眼前嵌着鑰匙的木夾，沉思着，右手仍不停的玩弄着那支銼刀，久久沒有開口。

「如果你斬心客現在拒絕這筆生意，請放心，你在『殺手』這個行道裡，我們仍然公認還是最高明的一位。」左後側的不速客，開始激將了。

「不錯。」站立老龍頭右側的那人接話道：「飛龍孫五的確扎手，閣下是該仔細考慮考慮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不接這份生意，『朝龍玉錢』當然不會成爲你的東西。」

「哼！」老龍頭沉思地哼了一聲道：「生意我接啦，不過，還要附加個條件。」

「請講。」兩名不速客齊聲問道。

「時間上要再多兩天……」

「一句話，這不是問題。」

「還有，兩位要報出眞名實姓，如果是奉令行事的，那就必須告訴我貴主人是誰？」

兩名不速客又互望了一次，這次，站在老龍頭身後左側的那人，臉上掠過一種冷酷無比的獰笑。

「生意成交了，」站立於老龍頭左側的人道：「閣下實在不含糊，能看出我們不是正主子來，鄙主人名震天下，他……」

他已哈腰俯身貼近了老龍頭，十分謹慎的在老龍頭耳邊報出了他主人的名姓，豈料竟是「你該死」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出口，老龍頭突然地狂號出聲，直蹦了起來，不過他狂號蹦起的一剎那，右手的銼刀已電掣般疾旋飛射而出。

他身後右側的不速客，適時吐氣開聲，右掌實實在在斬在老龍頭右後頸上，一聲斷骨碎响，老龍頭的脖頸被斬斷裂。（未完・一）

**上文提要：** 蕭丹和齊女仍以美少年裝扮闖蕩江湖，金山寺附近，活閻羅焦雄突竄撲蘇姓主婢，不防被蕭丹一腳踢摔丈外，一條腿幾乎也斷了。活閻羅逃去叫來援兵，金山寺和尚及其他四徒兒，蕭丹保護蘇姓主婢，而鹿杖翁力勸蕭丹返回無名山莊承繼莊主之位，將祖訓以及博大精深之武學發揚光大造福武林……





# 金山劫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鏟除地頭蛇　造福衆小民

齊女低聲道：「你明白了麼？你忘了我是做甚麼的了。」

「打旗兒，趟子手。」

「一出金陵，走東道的鏢，第一個大站就是鎮江，活閻羅焦雄江南一霸，要不要摸清他的底兒？這是鎮江最大的酒樓，若不是焦雄開的，他也稱不得財雄勢大了。」

啊！蕭丹眼睛一亮，眉兒也挑了起來，齊女繼續說道：「以前身在鏢局，金鳳鏢局雖說揚威四海，老鏢頭武雲孃打出來的天下，金鳳鏢旗揚處，黑道上人人讓路，但樹了多少仇家，可不是仇家也遍四海，我不說，你也知道了。」

「否則，也就不會有紫烟蘿出現江湖了。」

齊女點了點頭，道：「金鳳姑娘費盡心思心力，總算把仇怨化解了，應該說，鎮壓住了，要知強龍也不鬥地頭蛇，金鳳鏢局不開門做買賣則已，否則，說句不好聽的話，就得靠黑道上的人馬賞飯吃，要不然，任你武功有多高，也會有百密一疏之日，陰溝裡也會翻船，是以……」

「是以，」蕭丹哼了一聲，道：「你們雖知這活閻羅焦雄罪大惡極，他不犯你們，你們就任由他爲非作歹……」

「現在可不同了，」齊女的眉兒也揚了起來，道：「今日在金山之上，我若知他便是焦雄，已不會那麼輕易饒他了，我算計他必會前來，這酒樓是他的巢穴，不下金山則已，來，必來這裡。」

說時遲，那夥人一上得樓來，那樓中登時靜了下來，本來坐無虛席，人聲嘈雜，盈耳笙歌的，竟然罷了管弦，不怪座無虛席，獨空着正中那張桌子了，原來是留給活閻羅的。

那焦雄雖然閉着嘴兒，却仍趾高氣揚，在上首坐下，那夥人也紛紛入座。

蕭丹哼了一聲，旗女却已暗扯了她一下，低聲道：「你瞧。」

不用齊女呶嘴，蕭丹也看見了，那獨酌的少年，桌兒恰好在旁邊，只見那少年的眉兒也揚了起來，對臨桌側目而視。因爲焦雄身邊一個漢子，忽然伸手一招，向那正想悄悄溜下樓去的老兒身後的姑娘一指。

那老兒携着琴，身後跟着那賣唱的歌妓，竟還淡雅清麗。那漢子呵呵笑道：「這可是天作之合了，不用去喚，這姐兒已先在樓上，新來鎮江不過數日，還是個清倌兒，說甚麼我也不許他們染指。」

那漢子向同坐的幾個漢子一指，道：「不是我誇口，不論蘇州鎮江，找遍楚館秦樓，柳巷花街，也找不出這樣的尤物來，何況還是清倌兒。」



說時遲，那老兒恰好走到那獨坐的少年身側，被少年一伸手，攔住了，說道：「老丈別走，姑娘唱得好曲兒！」

蕭丹一怔，這少年，聲音好熟？便齊女也怔住了，也覺得耳熟。

原來那姑娘正是適才唱「誤佳期」詞兒的。她和那老兒早已臉上變了色，少年因爲斜對着蕭丹和齊女，是以都看得清楚，只見少年對老兒使了一眼色，隨掏出錠銀子來，重重地放在桌上，那樓中靜了下來，只有漢子一人在說話，是以那一聲響，特別響亮。

那漢子分明不把少年放在眼裡，說道：「我知焦爺你早晚要來，特地留下，今晚便命她來侍候你焦爺。」

幾乎是同一時間，那少年道：「老丈，這銀子，你收下了，你既出來行走江湖，自然懂得江湖規矩，沒有規矩，如何成得方圓，江湖的規矩，講究的是先來後到，你和這姑娘坐下麼，先爲我唱一闋曲兒，待會，我還要帶你去下處。」

「多謝公子。」

那少年再又使了一下眼色，老丈慌忙把銀子收下了，都瞧得明白，那酒樓中的酒客，連同那老兒姑娘，分明都知道焦雄是活閻羅，這少年不會不知的，少年却昂然揚眉，全不把焦雄這夥人放在眼裡，可知大有來歷。

蕭丹和齊女互望了一眼，可更疑惑了，好熟的聲，又何曾遇到過有大來歷的少年？

那老丈示意變了臉色的姑娘坐下，立即調弦，少年道：「好一闋誤佳期，姑娘，再爲我唱一遍。」

那姑娘面對着氣定神閒的少年，也鎮定了些，不過聲調微顫，倒更淒婉了，唱道：

「寒氣暗侵簾幕，辜負芳春小約，庭梅開遍不歸來，直恁心情惡。

獨抱影兒眠，背看燈火落，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

一曲未罷，那樓中酒客，莫不知道就有好戲瞧了，可誰也不敢留下來瞧，趁那一曲未罷，都悄悄掏出銀子來，放在桌上，悄悄溜下樓去了。

一曲未終，樓中酒客，除了焦雄那一夥、少年和老兒、姑娘，就只剩下蕭丹、齊女了。

那姑娘唱罷，只聽那漢子呵呵笑道：「焦爺，你瞧如何，敢情更唱得好曲兒，可不是個妙人兒……啊啊啊……」

那漢子尚未說罷，已啊啊連聲，一陣嘔吐，不但嘴裡早流出血來，而且嘔出兩顆大門牙來，還嘔出了碎裂的酒杯碎片。

齊女笑道：「我這手兒，不輸於你那腳下功夫吧。」

「好小子！」

轟然一聲響，焦雄這時才看清了，認出是今日在金山上打落他門牙的少年來，今日他一心在姑娘身上，那把蕭丹和齊女放在眼裡，眞是多一眼也沒瞧，後來蕭丹衝前撲倒在那姑娘身上，被石子塞了喉嚨，打落了門牙，已是火遮眼了，何況被跌了出去，何曾看得清兩人，這時才認出來了，猛可裡把桌子一掀！

眞個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自認爲英雄一世，不料竟連人家也沒瞧清楚，就着了道兒，而且還是兩個少年，因喝道：「好小子，給我拿下了。」

焦雄身邊那幾個高一頭，低一膊的漢子，不防焦雄猛可裡一掀，沒跳起來，也被撞得東倒西歪，果然都了得，竟沒被撞倒，跳了起來，奔向齊女和蕭丹而來。

蕭丹早握了竹筷在手，那知尚未打出，只見那少年頭也沒回，只揚手兒，當先搶出的兩個漢子，已跌了一雙，蕭丹倒怔住了。

少年却朗朗一笑，對老兒和那姑娘道：「走吧，我那下處距此不遠……」

蕭丹叫道：「喂！慢走，你等等。」

鳳點頭，躲過飛撲而來的漢子擲來的一張木櫈。

說時遲，那漢子已撲到了，蕭丹翻掌一托一還，早已是轟然一聲響，那漢子已跌出丈外，落下時把一張桌子壓得碎裂了。

這邊廂，齊女已跳到桌上，順手端起兩碗菜羹來，覷住焦雄撲來的落腳處，一碗潑在地上，一碗當頭打去，焦雄已然撲出，身在空中，不由他不一仰上身，那落下的腳踏在菜羹上，如何不向前一滑，登時失了重心，一屁股坐在破碗上，那肥大的屁股如何不開花！

齊女呸了一口，叫道：「憑你這點能耐，也敢在江南橫行霸道，今天饒你不得。」飛身一掠，那焦雄只不過才撐起腰來，腳尖已點在他眉心上，借力斜身，輕盈得眞個像蜻蜓點水，快却快逾閃電，已拍落一個漢子的腦門。

蕭丹拍掌叫道：「妙哇！」

也抄起一碗菜來，當頭向另一個撲來的漢子蓋下，只聽那少年的聲音，讚道：「好功夫！」

那碗蓋入漢子的腦袋，竟然不碎，若然內家功夫不是到了家，豈能夠，那漢子一咧嘴，半聲兒也叫不出，就已喪了命，倒嚇了蕭丹一跳，這般親手殺人，立即死在面前，還是第一遭兒，尤其是那漢子衝

着她一咧嘴，血兒一濺，濺了她一身，竟忘了閃避。

齊女已連翻兩掌，滑步、旋身，拍在被少年打倒的兩個漢子頭上，那兩個漢子剛從地上掙扎着爬起來，只不過才撐起半身，便已腦漿迸裂，簡直是眨眼間，連同焦雄，已殺了三人，反而是那個被她打落了門牙的漢子，逃得性命。

齊女竟然面不改容，叫道：

「你做甚麼，這夥賊子莫不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休要手下留情。」

蕭丹兀自站在桌上，跺脚道：

「咦！人呢？」

不料這麼錯眼間，那少年連同那操琴的老兒和姑娘，已踪跡不見。

不，就算那少年深藏不露，有一身功夫，怎麼這老人和姑娘也去得無影無踪？

齊女拍拍手，道：「那麼，還不快追，你猜得不錯，那少年大有來歷，快走，這是六條人命，雖說死有餘辜，驚動了官府，官面上的人立即就會趕來。」

兩人飛身掠到臨窗的窗口，只見黑壓壓，滿街人頭鑽動，齊女說：「跟我來，先替你換過衣衫。」

樓中燈火通明，兩人在窗口一亮相，樓下街頭，登時發起喊來，兩人輕如燕，一掠到了對面房上，逢房過房，逢瓦踏瓦，早把喊聲丟在身後老遠了。

蕭丹隨同齊女溜進一條後巷，溜進一家估衣店後院，再出來時，已成了兩個前髮齊眉，後髮披肩的讀書郎。

兩人相互一笑，這樣的讀書郎，江南地，文物之鄉，文風極盛，遍街可見。

齊女笑道：「任他是誰，便是那逃得性命的漢子，必也認不出咱們來了，走啦。」

「但絕瞞不過那少年，你不覺得那少年神光內瑩，目光極是銳利麼？」

「咱們不正是要找他？跟我來。」

轉出後巷，走上大街，那鎮江早已轟動，鏟除了無惡不作的惡霸，如何不人人額手稱慶，笑逐顏開。

好大膽，那齊女在前，竟又轉回那酒家前面，兀自人山人海，既然再沒人認出她們來，怕甚麼，何況聽說被殺的是活閻羅焦雄和他的爪牙，鎮江府的平民百姓，多受其害，怎會不爭相走告，當作是大喜之事，以往見他如見閻羅，只有爭相走避的，而今，那自是爭相走告祝賀，跑來看熱鬧。

蕭丹與齊女揚起了的眉頭兒，就落不下來，懲惡除奸，為江南地除一大害，人人喜悅慶賀，如何不樂？先前還有些噁心的蕭丹，自是不再噁心了。

忽聽人聲、馬啼聲嘈雜喧騰，人羣分向兩邊走避，來了一隊隊官兵，竟然連馬步兵丁都出動，好傢伙，還有弓箭手。

是了，必是先前兩人從那酒家樓頭飛掠到對街，高來高去，官府得報，是以派出弓箭手來，少不免也來了鎮江府的刑房仵作，豈僅人命關天，而且死了六個，遠遠傳來喝道之聲，連知府大人也乘轎來了。

蕭丹與齊女隨同人衆也退到街邊，說時遲，第一隊官兵已到了那酒家門前，是一隊快刀手，只見懷抱腰刀，火把高燒，映着刀光，眞個是砭膚生寒，那隨後而來的馬兵，反倒超前，把圍觀的人衆趕開。

齊女哼了一聲，道：「那姑娘的爹既是這鎮江府的游擊將軍，這些兵丁，自是他的手下了，若知將軍的女兒被活閻羅逼婚，連將軍也被打傷了，不知還會不會這樣耀武揚威。」

「咦！」蕭丹忽然咦了一聲，道：「那人叢中，可不是那少年？」

齊女也看到了，正是那少年，相距不過兩三丈遠，但人羣擠逼。

蕭丹不明白，為何會驚呼，而且聽來，簡直就是歡呼。

馬車剛從人羣前面過去，一隊懷抱腰刀的兵丁，也快步而來，恰好到了蕭丹和齊女身前，蕭丹那歡呼聲大了些，都回頭或轉頭來望，那少年也像是聽到了，竟大笑道：「你兩個好大膽，殺了那麼多人，不走，倒留下來看熱鬧。」

大笑之聲已引人注意，大聲說，那恰好來到面前的官兵豈有聽不到的，早已聽說殺人的是兩個少年，既然擒獲兇手的有重賞，如何不發起喊來，登時奔向蕭丹、齊女！都高聲叫道：「休要放走殺人兇手！」

齊女便是久在江湖上行走，見過多少大風大浪大陣仗，竟也慌了手脚，叫道：「快走，上房。」

蕭丹也慌了，雖不把這般官兵放在眼裡，但殺官兵，如同造反，那還了得。

官兵就在面前，幾乎轉身就已對了面，火光映着刀光，幾柄腰刀已指向兩人，叫道：「拿下了！」

兩人豈會任他們拿下，點地、騰身，只聽有人大叫道：「放箭，休要放走兇手！」

兩人赤手空拳，又已騰身空中，說時遲，遠近都有箭射來，簡直箭如飛蝗，嚇得蕭丹魂飛，說時遲，驀見紫霞一閃，那勁射而來的箭，紛紛跌落，只聽慘呼之聲不絕於耳，原來那落下的箭，落在人叢中



，雖然其勢不勁了，必已傷了不少人。

幸是齊女一揚手，袖管中飛出紫烟蘿，當眞妙用無窮，張則成網，束則如軟鞭，連同蕭丹也護住了，落在房頂上，聽聽身後破空聲響，顯然又有更多箭射來，兩人那敢遲延，在房頂上一點，嘩啦，瓦片紛飛滑落，兩人却早已在數丈外，已越過屋脊了，街上傳來的呼叫聲，更不絕於耳，顯然是那滑落的瓦片，又打傷了不少人衆。

直把蕭丹恨得咬牙兒，齊女叫道：「跟我來。」

兩人一前一後，原來是飛奔到了城門口，兩人落下街心，那知火光一閃，無數隻火把亮了起來，倒嚇了兩人一跳。

敢情不過是官兵奉命，趕來封鎖城門，嚴查行人，自要亮起火把。

那知兩人才心定了些，忽聽黑暗中，有人長身而出，朗朗笑道：「兩位，才來呀，人命關天，殺了人，還想逃！」

蕭丹大怒，火光亮起來，敢情黑暗中長身出來的人，竟是那少年！

竟走到前面，攔截着她們的去路。

齊女手快，一把揪住她，道：「休被官兵圍上來，走！」

可不是城門口的官兵不但聽到，而且見到了，火光映刀光，搶了過來。

蕭丹恨得牙癢癢，可由不得她了，齊女拖了她就跑，眨眼已把追來的官兵拋在身後了，轉出一條小巷，幸是沒有弓箭手。

「等一等。」蕭丹叫道：「讓我取出劍來。」

蕭丹原有短劍，打從邯鄲起，就貼身藏在身上，一路而來，何曾用得着，齊女說：「不行，若殺了官兵，這禍可惹大了，你還想不想在江湖上行走闖蕩，這是東門，咱們從這裡出城，那少年分明是衝着咱們來的，不用咱們去找他，怕他不來找咱們？」

齊女把蕭丹的手腕扣得緊緊的，想想她說的也是，道：「放開手，我取劍就是了。」

齊女放開手，用手一指，道：「這就是東門了。」

陡然火光一亮，只見城門洞裡轉出一隊官兵來，亮起五七支火把，使齊女也嚇了一跳。

那官兵再多些，又豈能嚇得了她，而是火光照見身側又轉出那少年來，竟還衝着她們嘻嘻笑，說：「兩位可又遲了一步啦，此路不通，你們沒瞧見，那城門已關上了麼。」

是可忍，孰不可忍，蕭丹大怒，霍地一翻掌，那知齊女更快，腕底翻雲，又把蕭丹的手腕扣住了，道：「你忘了我適才怎說了，且先出城，哼！」

齊女扣着蕭丹的手腕，捏了一下，蕭丹立即明白了，道：「好，咱們就先和他較量一下。」

那齊女從小就是跑碼頭，走繩兒的，輕身功夫絕頂，蕭丹更不用說了，移形換影，絕世輕功，齊女放開手，說了聲：「走！」

兩人齊一晃身，黑夜之中，更是無影無踪，知道城門必已全部關閉了，轉到僻靜無人之處，越墻而出，齊女在前，脚不停，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地。

江南地，魚米之鄉，人烟也稠密，不過出城才七八里，就有一個小市鎮，竟還有一家小客棧尚未關門，不但亮着燈火，兩人才走到門口，只見店中迎出一人來，說：「兩位，才來呀，想必口渴了，我已吩咐店家，為兩位備下了茶水，而且掃榻相迎。」

兩人可都嚇呆了，竟然又是那少年，不用說，人家早已到了。

憑兩人可說的絕頂的輕身功夫，人家竟趕在前頭不說，而且早已在此等候了，如何不驚駭！

那少年不再嘻笑了，倒把臉兒一沉，說道：「小小年紀，出手就如此狠辣，那操琴的老人和那姑娘，當場目睹，官面上難免要傳他們，少不免要為難他們，我得去把他們安頓一下，先走一步了。」

少年霍地一拂袖，不是光影一暗，而是遮去了門內射出的燈光，眼前再亮時，那少年已踪跡不見。

當眞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到了此刻，不由兩人不心服口服了，一時之間，兩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主要的是，人家並無敵意，是了，幾番攔阻她們，不過是怕她們濫殺無辜，一旦被官兵攔截，不免會傷害官兵。

蕭丹說：「喂！你想起來沒有，那口氣，老氣橫秋，出手狠辣的是你，而且，分明認識咱們。」

齊女一拍大腿，叫道：「莫非是……」

「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者曰希，你是說情俠希夷？」

「若非是他，天下之間，誰有這樣高的功夫？」

蕭丹直搖頭，道：「我也想到了，但想想，絕不會是胡大哥，就算他已割去了大惡瘤，可也不能脫胎換骨，難道連身形也改換了不成？再說，胡大哥的另一邊面孔，我見過，不會認不出來，還有那聲兒，自然是改變不了的，不用看，一聽，就可聽出來了。」

齊女點了點頭，齊女道：「你

說的果然是，不錯，說話也不會如此老氣橫秋，倒像是……」

齊女說着，說着，那眼睛亮了起來。

蕭丹道：「你可是想起來了！」

只見店家已走了出來，說道：「兩位請進來，夜深了，我得關了店門。」

兩人進得店來，只見齊女却又皺眉，而且連連搖頭，自言自語：「不，不會是她，絕不會是……」

* * *

鎮江府四門緊閉捉拿兇手，眞個是地覆天翻，擾攘了一夜，直到天亮。那百姓黎民，非但無怨聲，反倒興高采烈，額手稱慶，爲害江南地多年的惡霸活閻羅焦雄伏誅，同時他的幾個罪大惡極的爪牙也被鏟除，樹倒猢猻散，小嘍囉雖然衆多，那還敢爲非作歹，敢不銷聲匿迹。

因爲，那酒家樓頭，六具屍體的旁邊牆上，用活閻羅的鮮血，寫上八個大字。

情俠丹丘，除奸懲惡。

情俠丹丘大鬧揚州，火焚衆香樓，殺死那爲虎作倀，狼狽爲奸的三班衙役，早已在江南地轟傳開了。而且，情俠大鬧青州、邯鄲，也漸漸傳遍了江南地，而今，連活閻羅這樣的大惡霸也伏誅了，那小嘍囉那會不魄散魂飛，匿迹銷聲。

第二天，消息傳到了蕭丹和齊女耳中，可都楞住了，那酒家樓頭八個大血字，除了那少年，再無別人。

她們在那小鎮小店中醒來，其實一夜何曾合過眼，猜來猜去，始終沒猜出那少年是誰來，第二天，城門一開，酒家樓頭那八個大血字，自也傳入兩人耳中，更把兩人楞住了，可見這老氣橫秋，戲弄……不，其實是不願她們濫殺無辜，引她們出城來的少年，可知對她們清清楚楚。

蕭丹嚷道：「胡說八道，活閻羅是你殺的，而且殺了四個之多，我不過……錯手，豈有此理，怎麼把這帳兒都算在我頭上。」

「大聲些……」齊女說：「人家正在四處尋找捉拿兇手，你倒不打自招。」

蕭丹吐了吐舌頭，慌忙掃了一眼，幸好，店中的人都擠在門口，在注意聽出城來的人說得口沫橫飛，說得興高采烈，誰來理會兩個小小的讀書郎。

姑娘扮小子，自是看來更年輕些：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可不是成了小小讀書郎。

蕭丹瞧瞧自己，再瞧瞧齊女，讚道：「了不得，你扮甚麼，就像甚麼，只怕那些漏網的爪牙，再見到咱們，也認不出來了。」

齊女道：「這算甚麼，我不過才學得一點皮毛，那金鳳姑娘才易容有術，化了裝，休想再認得出她來，啊啊……」

蕭丹也啊了一聲，四目相視，又楞了楞，那齊女却又搖起頭來，自言自語，說：「不，不會是她……」

「莫非……是她！」

都笑了，原來不約而同，都想到紫煙蘿的金鳳姑娘，但怎麼會呢，自從化解了她娘與武林中人的仇怨，已再不是紫煙蘿，蕭丹所知不多，那齊女之所以離開了金鳳鏢局，就是因爲金鳳姑娘再也不用在江湖上行走，不但她娘已無仇家，而且也尋訪到她的親生的爹，因此也不用走鏢了，那金鳳鏢局之所以仍然開門做買賣，接鏢走鏢，不過是十數年下來，名頭响了，買賣自動上門，而且越來越多，鏢師、夥計、趟子手也越僱越多，若把鏢行歇了，那麼多人，何以爲生，是以，金鳳姑娘便把買賣交付給了大家，只不過仍掛個總鏢頭的名而已。

其實，江湖中人已漸漸傳揚開了，敢情紫煙蘿即是金鳳鏢局的總鏢頭金鳳，那麼，金鳳鏢旗到處，誰敢覬覦，黑道上的人馬，敢不匿跡銷聲，反倒怕在他們的地頭上有差錯，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是以倒暗中協助護送出境。

金鳳姑娘生性就不逞强鬥狠，更受了一燈大師佛法慈悲的感染敎化，何況，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望眼欲穿，日復一日，在金陵痴痴的等，等待希夷的歸來。

想到那誤佳期詞兒，蕭丹眼睛一亮，那齊女搖頭，蕭丹却霍地站了起來，道：「走！」

「當然該走了，」齊女說：「但那去那兒啊？」

蕭丹揚了揚眉兒，拉着她就走，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你不是要帶我一遊蘇杭麼，不用說，那蘇杭也是風流藪澤，咱們去風流一番。」

齊女啐了一口，道：「不害臊，你以爲你眞是……」

蕭丹不由分說道：「信不信由你，不用去找，我有法兒令他來找上咱們。」

「你是說……那少年？」

蕭丹的眉兒揚得更高了！齊女任由她拖住，脚下也不慢。

「喂！你一定猜出那少年是誰了！是不是？」

「八九不離十，」蕭丹道：「不許回頭望，也不許左望右望，到了時候，不怕他不現身，還有，不許你再問。」

不知她的葫蘆裡賣的甚麼藥，齊女當眞不再問，論江湖經驗，蕭丹雖是個雛兒，但絕頂聰明，却一



路之上，暗暗留神，何曾有人跟踪？

那道路之上，人來人往，兩個眉清目秀的俊哥兒，携手同行，如何不引來行人注目，行人談論的？沒一個不是在談論活閻羅，無不興高采烈，尤其是南去北來的道左相遇，甚至互相恭喜稱賀。

蕭丹哼了一聲，說：「好教他明白，懲惡除奸，即是行善，咱們不會濫殺無辜，倒令萬家生佛。」

「萬家……生佛？」齊女道：「你是說，那少年是……是佛門弟子？」

「至少是婦人之仁，你瞧，咱們來此何處了？」

只見兩岸迎風楊柳綠，處處小橋流水，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不說，眞個是百花競艷，正是夕陽無限好時候，到了蘇州。

兩個讀書的小兒郎進了蘇州城，蕭丹道：「兩千多年前，那過昭關一夜白了頭的伍子胥，也就是打這兒進姑蘇。」

齊女一怔，道：「兩千多年前，你怎會知道？」

「怎會不曉得，」蕭丹說：「那伍子胥乞食於漂母，到了此間，早又是饑腸轆轆，西來不入西門，倒繞道北門入城不成？」

齊女啐了一口，眼珠兒一轉，指着綠楊疊翠，樓閣隱隱的小丘下一片綠茵地，說道：「當年孫子驅令吳宮嬪妃，就是在這裡演兵列陣，當眞是，叱咤猶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

「胡說八道。」

「有根有據，」齊女說：「因爲那小丘上就是吳宮舊址，喏，且說那伍子胥進得城來，就是站在這裡，吹簫乞食，呸！初來乍到，竟敢在我面前賣弄。」

蕭丹只笑了半聲，心中一動，道：「咱們身邊已沒銀兩了，有道是：英雄無錢，難行半步，何況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快，你必知那活閻羅的巢穴在何處。」

甚麼話？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蕭丹不會不知這話兒是甚麼意思，像是忘了她是個姑娘，齊女眼珠一轉，明白蕭丹話出必有因，自是要誘那神出鬼沒，行踪詭秘的少年現身出來，但是最後那一句，却是再明白不過，焦雄的巢穴中，自多不義之財，爲何不可取來用用。道：「跟我來。」

那知回頭一看，蕭丹已不在身邊，已隨着一夥人，往前奔走。

不，奔走的人不只一夥，簡直滿街的人都在向同一個方向奔走，而且議論紛紛，敢情是談論活閻羅。齊女忙追上蕭丹，道：「等一等。」

蕭丹道：「等甚麼，你沒聽這些人在說甚麼？」

齊女本就覺得有些奇怪，鎮江與蘇州相距非遙遠，傳言如風，不脛而走，活閻羅伏誅的消息按說早已轟動了蘇州，怎生已是黃昏日落，才議論紛紛，她留神一聽，敢情是：情俠丹丘，除奸懲惡，且來犁庭掃穴了。

「啊！」齊女在蕭丹耳邊說：「莫非是……」

「當然不是那婦人之仁的少年，」蕭丹說：「你忘啦！他責咱們濫殺無辜，而且……」

「你不該說婦人之仁，」齊女說：「你怎啦，咱們也是……應該說他菩薩心腸。」

「你沒聽說麼？那三個無惡不作的爪牙，已被殺了，而且被放起一把火來，快走。」

慚愧，無名山莊武學淵深，連蕭丹小小年紀，已練到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境界，身邊街頭，人衆的私語紛嚷，也聽得清楚，而她却不能了，忙快步跟隨。

那蕭丹自是不用她引路，人羣奔走的方向，那自是活閻羅的巢穴所在，何況，已見硝煙直衝雲霄，天色在暗下來，前面，火光已映紅了半邊天，把街道也照亮了。

兩人左穿右插，街頭奔走的人雖衆，兩人却身似游魚，當眞是兵荒馬亂，可不是，蘇州城的官兵也出動了，更把奔走人羣擠逼到街道兩邊，齊女只聽得蕭丹在耳邊說了句。

「你等我，一會回頭來找你。」

齊女回頭已不見了蕭丹，心想：必是發現了甚麼。但人山人海，前面火光衝天，人羣兵馬亂紛紛，甚麼也沒發現，不由她又惱又恨，蕭丹從沒丟下她獨自溜了的，這可是第一遭兒，雖然心知也有緣故，但蕭丹既說一會回頭來找她，可又不敢走遠了，只得眼巴巴等候，等了又等。

那火燒得更旺了，眞是烈焰衝天，少說還隔着一個街口，只見衝天烈焰，不見火場，那擔水抬水灌救的人，絡繹不絕，連那本來只想看熱鬧的人，也加入灌救了，如何不亂紛紛，否則夜來風急，火趁風勢，風助火威，蔓延開來，那還了得。

齊女耳目並用，却沒一些兒跡象可尋，不知蕭丹去了何處，不由焦急起來，忽聽身後一聲啊喲，回頭一看，只見無數人衆，男男女女，扛着大包小包，川流不斷奔走，原來是近着火場的人家，怕大火蔓延，紛紛收拾細軟逃離，那自是能携多少，就扛多少，有的甚至走不得幾步，就歇下來，甚至有那走不動的，索性不走了，坐在包袱上。

只見一個少年一手携着一個包

袱，那包袱分明不大，而且是兩個錦袱，却極是吃力，彎着腰，若不是歇了下來，已是搖搖欲倒了。

街邊昏暗人又多，火光照射不到，看清楚，只覺那是一個文弱的少年，齊女聞聲回頭，恰見那少年似一個踉蹌。

相距不到一丈，本能地退步一旋身，伸手把那少年左手的包袱接着了，心說：「眞沒用，男子漢，手無縛雞之力。」

那知那包袱入手，竟往下一沉，竟令她也一個踉蹌，幾乎撞入少年懷，忙不迭挫腰，氣沉丹田，同時，也才看清楚了，那少年，正是蕭丹。

齊女一怔，說：「是你！」

好重的包袱，少說有數百斤重，就知包袱裡必是金銀，幾乎是同一瞬間，驀聽篤的一聲響。

火場那面，嗶嗶啪啪響連天，不但傳出轟然聲響，房屋倒塌下來的聲響，火焰騰捲湧上半空呼呼聲響，人衆也發出一陣喊聲，何況呼兒喚娘，人聲嘈雜喧騰，那篤的一聲入耳，竟然清晰之極，聽得清清楚楚。

蕭丹忙道：「快，坐下。」

蕭丹連腰兒也沒直起來，扭身已縮入街道簷下，簷下原有不少携着大包小包的人羣，男男女女，或站或坐。

好主意，齊女也有樣學樣，靠着蕭丹，坐了下來，坐在包袱上。

兩人這裡剛坐了下來，說時遲，火場那邊已來了一個糟老兒，火光映着那酒糟鼻子，更紅了，鹿頭杖一着地，便發出篤地一聲響，簡直就像眼花一樣，看似柱杖而行，行得緩慢，但響聲入耳，人已在丈許外，其實快極了。

兩人慌忙抱膝，埋着頭，身邊的人那焦急的在轉來轉去，指手劃脚，面前也有人扛着包袱歇下來，亂作一堆，有人坐下，坐着的人也有站起來的，又扛起包袱的，一個婦人在呼喚小六子，恰彎下腰來在人羣中查看尋找。

「她叫甚麼啊！」

「那是小名兒，」齊女變着嗓門兒說：「江南地，習慣以排行作娃兒的小名兒。」

嘴裡說，眼角兒可盯着打身前過去的糟老兒，再傳來篤的一聲，已是去到街的那一頭了。

面前又有更多的人歇下來，甚至已走過去的人，又走了回頭，因爲隨着那燒毀的房屋塌下，騰空的火焰已不似先前那麼猛了，顯然大火已被控制，不會蔓延了。

蕭丹樂得格格笑，跳了起來道：「走啦，咱們買得半個蘇州城。」

齊女已知兩個錦袱中，必是金銀珠寶，人擠人，街邊連街心也擠滿了人，不便言語，當下一人扛着一個包袱，擠出人羣。

「且慢，」蕭丹說：「若是你，你已得到手的金銀珠寶，被人偷了去，你向那兒尋找？」

齊女眨了眨眼睛，可就明白蕭丹的話意了，道：「那還用說麼？若是外來的，必要落店。」

「對哇，」蕭丹說：「任那賊兒奸似鬼，今兒也教他喝老娘的洗脚水。」

齊女啐了一口，說：「不害臊，黃花大閨女，竟自稱老娘。」

却又令齊女愛煞，蕭丹從小兒就是關在無名山莊長大的，何曾聽說過江湖中的口語俚語，自是無不覺得新奇又新鮮，也不理會如何鄙俗，甚至骯髒，聽到了就學，學了就說，隨口就說了出來。

蕭丹格格一笑，說：「咱們偏不讓他找到。」

齊女說：「那還不容易，跟我來！」

兩人來到那吳宮的廢墟下，不但遠離了喧囂，而且明月如水，好皎潔的月色，即使都有一身了得的功夫，那包袱也太沉重了，不免都有些嬌喘吁吁，放下包袱，相視而笑，齊女說：「我眞不明白，你眞是個鬼靈精，怎知鹿杖翁……」

「我不是說了麼，任那賊老兒奸似鬼……」

齊女一瞪眼，蕭丹噗嗤笑啦，說：「改爲吃了姑娘的洗脚水，該走了吧，你忘啦，我從小兒是在他身邊長大的！」

「我是說，我甚麼也沒發現，你怎知老兒放火盜取金銀？」

「我也沒發現甚麼，」蕭丹道：「不過一見火起，知是活閻羅的巢穴，就知那火是這賊鬼老兒放的了。」

齊女點頭道：「這倒也不難猜到，鹿杖翁先到蘇州，又嫉惡如仇，豈會放過這罪惡滔天的惡霸，想來他護送那兩個姑娘前來，一路之上，聽得兩個姑娘訴說，越聽越惱，不等到蘇州，只怕已怒火三千丈了。」

蕭丹道：「那兩個姑娘行走緩慢，若我猜得不錯，必是剛到蘇州，還不知活閻羅已被殺了，以那老兒的性子，怎會等他找上門來，何況聽說有三個武林高手助紂爲虐，這就先發制人，還有，爲甚麼我叫他賊鬼老兒，以往他在江湖雖然是劫富濟貧，但也還是賊，手脚不乾不淨，活閻羅的巢穴中豈少了不義之財，不趁機取來，那就不是賊鬼老兒了。」

齊女笑道：「我要知道的是，鹿杖翁搜聚起來的這兩包金銀，怎會到了你的手中？」



蕭丹好不得意，嘻嘻笑道：「這就叫做：黃雀捕蟬，獵人在後，任那老兒力大，可也不能携着這麼沉重的包袱越過高牆，他扔一個，我就拾一個……」

「而且拾了就跑，」齊女也樂得合不攏嘴兒來，說：「不怪你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眞虧了你，一個包袱，少說三五百斤，兩個加起來是多少了！」

蕭丹和齊女都覺得兩臂好不痠疼，那包袱放下，眞是釋去重負，都長長吸了兩口氣，把胳膊擰了又擰。

齊女道：「好啦，不用說，那糟老兒找啊，找啊，蘇州城，大小客棧，沒一百也有七八十家……」

「找到天亮，也找不到咱們」

「等到天亮，」齊女說：「等城門開了，於是，咱們大搖大擺進得城去。」

「咱們兩眼一瞪，你這賊鬼老兒說甚麼，咱們初來乍到。」

兩人妳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樂，樂得笑彎了腰兒。

那齊女樂得彎下的腰兒半天直不起來，不用等明日……忽然那眼兒已瞪大了。

蕭丹也發現了，眼兒也瞪大了。

因爲，放下的包袱，明明放在脚邊，竟然不見了。

冷月洒清輝，夜來風勁，把參天古樹搖曳出幢幢魔影，令小丘上的廢墟乍隱還現，也倍覺陰森，吳宮廢墟，那自也是古戰場，說甚麼也還是兩個姑娘，涼風陣陣，令兩人怎不砭膚生寒，不自覺，靠緊了些，只覺一股涼意，從頭涼到全身。

鬼！莫非……有鬼。

心中一旦生鬼，那樹上，那廢墟中，發出來的風聲，也就成了鬼唱歌，蕭丹打了個寒顫，便是自幼兒就在江湖上闖蕩的齊女，也心寒起來，不自覺，背兒靠緊背兒。

却因那麼轉動了身子，蕭丹忽然咦了一聲，不遠處，古樹下，啊呀！一把抓緊了齊女的胳膊，那可是……鬼火。

有幽光瑩瑩閃動！而且……像是在……跳躍。

齊女聞聲，回頭，也發現了，到底是老江湖，明白了，哼了一下，說：「原來是……該死的賊……鬼老兒！」

原來不是鬼火浮動、跳躍，而是那樹下有人不停拾起閃閃發光的東西來。

即使那人背對着她們，又坐在樹下，但只見那被夜風飄揚起來的白髮，立即認出是誰了。

除了鹿杖翁，還會是誰，豈還有別人能夠！

直把蕭丹恨得切齒咬牙，當眞是，賊老兒，鬼老兒！

原來不見了的包袱，被鹿杖翁這賊鬼老兒偷了，竟從脚下把包袱偷去了，兩個姑娘竟然未發覺，那自是因爲樂得得意忘了形之故。

齊女捏了蕭丹的手兒一下，示意她別出聲，悄悄掩了過去。

一聲啊呀！嚇得兩人急退一步，敢情不是發現了她們，隨見他拿起一件物品來，嘖嘖連聲，舉起來了，在月光下照着，登時霞光流轉。

只聽鹿杖翁自言自語，像是吸了一口氣，說：「這必是九龍玉杯了，眞是稀世奇珍，價值連城，當年皇宮中失去了這玉杯，少說貶了十多個大官兒，敢情落在這賊子手中。」

即使相隔着一兩丈，在皎潔的月下，亦見幻彩流霞，那鹿杖翁愛不釋手，蕭丹心裡哼了一聲，心想：「這糟老兒好酒貪杯，玉杯奇珍，如何不特別喜愛！」

只見鹿杖翁放下玉杯，提着包袱小心翼翼，換幾處，終於放下了，是了，雖說綠草如茵，但有疏密，他身後右側，那茵草特厚且密，這才放心放了下來。

隨見他從打開的包袱中揀來挑去，又拿起一件玲瓏的物兒來，又自言自語，說了，未說先笑了一聲：「哈！這玉猴雕琢得栩栩如生，手中的桃兒自是偷來的了，有意思，瞧這小猴兒又樂又得意，却那知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好吧，這兩個包袱少說七八百斤重，看在她替我扛了老遠，扛得辛苦，怪可憐兒的，就拿這個賞給她吧。」

氣得蕭丹咬牙切齒，眞個是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敢情這賊鬼老兒壞透了，她竟以爲得來全不費工夫，撿了便宜，當眞，那有那麼巧的，兩個沉重的包袱，都巧巧地扔在她脚邊，情老兒早發現她了，假裝不知，替他扛出老遠來，倒罵她是小猴兒。

兩個包袱都打開在老兒面前，在皎潔的月色下，金光閃閃，彩影流霞，珠光寶氣，眞是耀眼生輝，那鹿杖翁檢視一件又一件，嘖嘖連聲，讚嘆不絕口，蕭丹見他全神貫注在寶物奇珍上，那還遲疑，悄悄掩了過去，伸長了胳膊，一把抓住那九龍玉杯。

那知，啊呀！啪的一聲，手腕劇痛，不僅被老兒拍了一掌，而且抓住了，好緊，痛得她非放手不可。

鹿杖翁呵呵一笑，只一帶，蕭丹一個踉蹌，已倒在他面前了，其實是把她扔到草地上。

蕭丹就勢一滾，跳了起來，氣得直跺脚，賊老兒，鬼老兒，該死

的糟老兒，罵不絕口。

鹿杖翁呵呵的笑聲倒更响了，向剛從旁邊轉出來的齊女招手說：「你知我最大的樂子是甚麼？就是逗這娃娃罵人，你來得正好，這兩個包袱，全交給你了。」

齊女一怔，說：「交給我？」

鹿杖翁點了點頭，正色道：「我一路南來，眼見那淮河年久淤塞，堤防失修，秋風來臨，江淮必成澤國，你長在江南行走，自知淮河為害，塗炭生靈，這兩包金銀珍寶，不下數十萬金，有勞你帶回金陵，交付與銀鬚叟，去年在女山湖和他相遇，亦曾談及，他也深以為憂，現在已有了這些金銀，若得金鳳總鏢頭登高一呼，必可共襄善舉，而且錯非是金鳳總鏢頭，也不能處置這些價值連城的奇珍，多年走鏢，交往的，非富則貴，姑娘你當然知道我的意思。」

那蕭丹早已住口不罵了，敢情她越是罵得厲害，這賊鬼老兒越樂，偏就不讓他樂，那還罵甚麼，而且，眞還沒見過這糟老兒這般正經說過話兒，原來這糟老兒，倒要作一場大善舉。

齊女忙道：「前輩吩咐，敢不遵命，我們也正要前往金陵。」

鹿杖翁道：「還有，那兩位姑娘，已平安回家了，雖說是除奸懲惡，但人命關天，休要連累那父女兩人。」

蕭丹也正經起來了，但仍揚了眉兒，啐了一口，說道：「任你這賊老兒奸似鬼，可也猜錯啦，咱們才不是為了那兩個姑娘而來，有了你這鬼醫，那姑娘的爹雖然受了傷，必也無礙了，咱們還去瞧他們做甚麼？」

齊女也道：「實不相瞞，咱們前來，是為了尋訪一人！」

「不！」蕭丹道：「偏不告訴他。」

鹿杖翁呵呵一笑，道：「我受老莊主大恩，臨行重託，看守無名山莊，齊姑娘你既已承諾，必要把那長大不大的娃娃莊主揪回莊去，我已放了心，自該先行回去了，就此別過，我先走一步了。」

言尚未了，早聽篤的一聲，鹿杖翁已失去了踪跡。

蕭丹噘嘴道：「原來你也壞透啦，和賊鬼老兒串通了，要把我關回無名山莊，休想！」

齊女道：「誰說要把你關進莊裡，咱們還有事要辦，甚至連眼下那少年也還沒找出來，不過，你想悔，也悔不了的。」

蕭丹一怔，說：「我悔甚麼？」

「你答應過我的，無名山莊，道隱無名，你答應帶我去逛逛的，若是住得厭了，你是一莊之主，誰阻攔你，却是這兩包金銀珠寶，怎麼能帶在身邊？」

蕭丹道：「那還不容易，挖個坑，先埋藏起來。」

好主意，若不找出那少年來，休想勸得蕭丹即日前往金陵，當下各自取了一錠大銀，把其餘的埋在樹下，然後越牆入城，雖然夜已深，但那蘇州乃是繁華之地，城開不夜，尤其是那菜館茶樓，仍不絕笙歌管弦，尤其是，活閻羅焦雄不但伏誅，而且被掃穴犁庭，如何不喜慶達旦。

齊女一把沒揪住，蕭丹已走進蘭苑，嘿！羣鶯亂飛，鶯嬌燕婉脂粉地，竟取了個蘭苑雅名兒，果然脂不濃，粉不俗，嫣嫣婷婷，皆鉛華淡淡妝成，恨眉醉眼，神魂迷亂，更一番風情萬種。

眞個是羣鶯亂飛，那齊女一把沒揪住，蕭丹早被飛奔而來的一羣鶯燕擁住，愛俏的姐兒，何曾見過這般眞是罕曾見的俏郎君。

蕭丹那像是個姑娘，竟然左擁右抱起來，沒法兒，齊女只得跟着入內，任她自幼就在江湖闖蕩，似這般的歌舞歡場，却還是初來乍到，只覺渾身不是滋味兒，皆因她扮作俊俏的兒郎，眞也不輸於蕭丹，少不免亦被那鶯鶯燕燕左擁右抱。

那鴇兒可不同了，一見兩個少年衣着平常，一點兒也不光鮮，便伸手一攔，那知一錠大銀已塞入她手中，啊呀！好大的元寶，少說五十兩有多，差點兒往下一沉，若不是趕快用雙手捧住，幾乎接不住，銀子是白的，鴇兒的眼睛怎不亮了起來，本是攔阻的手，便因那手一沉，便成了往裡讓。

蕭丹的手兒在身邊的姐兒臉蛋上擰了一把，說道：「都給我留下了，好酒好菜，只管取來。」

那見銀眼開的鴇兒更是笑逐顏開，高聲叫道：「開中門，蘭廳侍候。」

只聽一迭連聲傳了進去，齊女也豁出去了，心想：活閻羅的骯髒錢，不知有多少是從這些姑娘身上搜括去的，當下也把懷中的大元寶取出，道：「替我賞給姑娘們，人人有份。」

那年頭，即使是花魁女，一夜纏頭之資，也不過十五兩銀子，鴇兒慌忙跑來捧了過去，叫道：「還不謝過公子！」

那近身的，少不免更要賣弄風情，香一下，捏一把，齊女走江湖，見過多少大風大浪，可就是沒經歷過這般旖旎風光，何況還是個黃花閨女，臊得臉上飛霞。

那蕭丹却不同了，有過衆香樓經歷，又生性好玩，何況都是姑娘，怕甚麼，倒擰得那些姑娘撒起嬌來，甚至滾入她懷中，眞個是燕嬌鶯啼。



蘭苑的蘭廳，自是富麗堂堂，哦嗟筵開，蕭丹忽然逐個掃了一眼，道：「且慢，有酒豈能無歌？怎生不見黃鶯姑娘？」

原來進門時，燈牌兒上亮着黃鶯姑娘的芳名，當眞是一曲清歌，三日繞樑，這黃鶯姑娘生得百媚千嬌，伴歌佐酒，却是不賣身的，不知多少尋芳客慕名而來，但求一見也是不易，除非是雅士文人，風流佳客，才出來相見。

由於這黃鶯姑娘乃是自由身，鴇兒又視她生招牌、搖錢樹，奈何她不得。

鴇兒一聽，登時大喜，似這般的兩個俏郎君，佳公子，不怕黃鶯姑娘不點頭，那知走來一個姑娘，在鴇兒耳邊說了一兩句，鴇兒的臉登時繃緊了，道：「這可不巧了，黃鶯姑娘有恙在身，不能出來相陪，不過麼，有一位……」

那適才耳語的姑娘道：「金鳳姑娘。」

「對了，金鳳姑娘，才藝更是出色……」

那身邊的姑娘眉兒揚了揚，竟嘖嘖兩聲，說道：「眞是天仙下凡來。」

「眞是天仙下凡來。」鴇兒說。見兩個少年都瞪着眼兒，更是得意，道：「是從不見客的，更不要說陪客了，因為兩位公子人才出衆，自願出來相陪。」

鴇兒却不是對着兩人說，而是眼望那姑娘。

那姑娘點了點頭，道：「似這般翩翩佳公子，俊俏的郎君，不怪那天仙姑娘也動了凡心。」

蕭丹和齊女對望了一眼，蕭丹的眼兒更亮了起來，朗朗笑道：「正要請見金鳳姑娘。」

齊女却不以為意，金鳳這名原本普通之極，民間的姑娘，多有以金鳳為名的，雖與金鳳鏢局的總鏢頭同名兒，那有何奇？却不明白為何蕭丹竟會好不得意。

「有請金鳳姑娘。」

那鴇兒才叫得一聲，只見捲珠簾，登時幽香陣陣，走出一個美人兒來，只見她：寶髻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步下蓮生，羅裳飄飄，眞個是紅烟翠霧籠輕盈，來得近了，更見她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妝淺。

那齊女差點兒跳了起來，直直的眼兒瞪得更大了，因為：分明就是總鏢頭，紫烟蘿的金鳳姑娘。

她自幼蒙武雲孃收養，不僅與金鳳姑娘作伴兒，而且同練功，日則同行，同練功夫，夜則同宿，豈有認不得的，眞是化了灰也認得。

但不苟言笑的金鳳姑娘，總鏢頭，紫烟蘿，怎會現身在妓院不說，而且成了歌妓！莫非，世間之上，眞有這麼相像，一模一樣的兩個金鳳？

那蕭丹雖沒見過金鳳姑娘，却一眼就認出來了，分明就是鎮江酒家樓頭，揚手就打倒兩個惡霸的少年，當然也是神出鬼沒，一再阻止她們再濫殺無辜，並把她們引出城外去的少年。

蕭丹朗朗大笑，好不得意，金鳳姑娘為甚麼來這蘇州城這最大最豪華的妓院來賣笑？怕她不現出身來。

那少年果然現出身來了，而且現出了本來面目。

蕭丹何等聰明，本來在那酒家樓頭，初相見，不知她是喬裝扮的，却因她再度點唱那一闋誤佳期：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心中難免一動，凝神仔細看，果然是女扮男裝，便已知她是誰了，錯非眞正的紫烟蘿，豈能來去無踪，武功竟在齊女和她之上。

哈！妙極，可就登時樂在心裡，知道她誤以為情俠丹丘生，便是情俠希夷了，金鳳姑娘從沒見過希夷情俠的眞面目，只存在她的幻想中，那自是風流又瀟洒，翩翩佳公子，一見齊女和她伴隨，便認定她便是情俠希夷了。

那蕭丹登時有了主意，如此這般，不怕金鳳不現身出來，而今果然立即現身出來了。

可不是如她所料，樂得她心花怒放，鎮江樓頭的少年，竟搖身一變，成了蘭苑歌妓。

只聽那麼多燕燕鶯鶯，連同那鴇兒，竟也嘖嘖連聲，眞像見到了天仙下凡來，那鴇兒叫了聲。

「我的兒……」

齊女幾乎啊了一聲，只道眞是那鴇兒的兒，蕭丹却哈哈一笑，說：「好一株搖錢樹，當眞是：幾疑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這般的可喜娘，罕曾見，眞是我見猶愛。」

那鴇兒早搶了過去，把那金鳳姑娘扶住了，好不小心慇懃，喜得眼笑眉開，連聲呼喝看座侍候，侍兒擺好琴台，另一個侍兒打開包袱，取出古箏，放在琴台上。

那齊女自是不轉眼兒，一見古箏，不由又怔住了，那金鳳姑娘雖說是總鏢頭，有一身絕世功夫，但令人看來，嬌柔無限，似弱不禁風，正因如此，走一步，脚下蓮生，婷婷嫋嫋，更勝過那閨中女子，再一見古箏，雖不是曾見過的，但金鳳每當院鎖深秋，可不也是常在月下調箏。

鴇兒說：「我的兒，快來見過兩位公子。」

那金鳳姑娘却不瞧不睬，坐下就一聲叮咚，調理琴弦。

（未完・二）

**上文提要：**周美兒受「KGB」組織利用去引誘高丹尼。她心處矛盾中：一方面想方設法執行使命；另方面又被高丹尼的人品所吸引，但高丹尼却沒有上她美人計的當，只是想在她身上發掘到更多的「KGB」組織線索。高丹尼暗示趙寶儀，告知他倆之間被人裝上偷聽器，高丹尼與趙寶儀謹慎地去海傍公園談話，以爲萬無一失，誰知却中了「賣花少女」的當，昏迷中被早就準備好的汽車送走了……

# 夏日危情

現代社會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患難與共情愛生　心中偶像成戀人

二人便登上船上的甲板。

周美兒坐在甲板的一張椅上，一手拿着酒杯，一面享受微風，一面在欣賞兩岸迷人的夜景，臉上發出讚嘆之色，道：「香港的夜景果然名不虛傳。」

丁禮在她身旁坐下，有點不耐煩地道：「我們好似不是專程來欣賞夜景的。」

「這叫因利乘便。」

「我沒有這份雅興，現在我只擔心我好朋友高丹尼和趙寶儀的安全。」

「出到大海再說吧。」

丁禮只覺事情透着古怪，當下只好不再作聲。不知爲何，他好似有意無意之間緊抱着懷中的行李袋，而且顯得有點緊張。

周美兒放下酒杯，閉起雙目，雙手枕在後腦，一種在享受溫柔晚風的樣子。

丁禮有點氣。

船一直在航行，不覺間已離開海港，進入漆黑一片的大海。

周美兒仍半坐半躺的坐着，雙眼仍閉上。

丁禮站在甲板上，向四週望去，只見四週一片漆黑。

此時周美兒張開眼來，伸了伸懶腰，說道：「這夜景太美了，我要游泳。」說完離開甲板，走回船艙，邊走邊道：「我去換泳衣，你在這裡等我。」說完已走進船艙。

丁禮更感事情不對勁。

周美兒步下船艙之後，並不是更換泳衣，而是悄悄的走到船尾。

她把吊在船尾的一艘快艇放在水上，悄悄的爬上快艇，然後以刀把繩纜砍斷，那艘快艇便離開遊艇。

周美兒開動快艇的馬達，快艇便在丁禮看不到的一邊飛快駛開，藉着夜色的掩護，加上遊艇的馬達聲掩蓋下，她深信丁禮並沒發覺自己已悄悄離開了遊艇。

她駕着快艇遠離遊艇之後停了下來，接着在船艙拿起一具似是遙遠控制器的東西。

此時，她面容忽然變得惡毒起來，伸手在控制器上的一個掣一按。

經他一按之下，遠處丁禮處身的遊艇登時發出一聲隆然巨响的爆炸聲，接着整艘船變成一個火球，把海面也照亮了……再過一會，整艘殘破不堪的遊艇徐徐下沉，海面也回復了一片可怕的黑暗。

CIA恐防丁禮把眞相報導出來公諸於世，所以處心積慮的派周美兒進行這一次的謀殺。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被囚禁在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內，他們也不知過了多少天，因爲他們在被囚禁之前是在昏迷狀態之下，昏迷了多久他們不知，由於房內門窗被封住，看不見房外景物，所以也不知身在何處，另外他們手上的腕錶被除了下來，所以根本不知道時間，日期，甚至連日夜也分不清。

房內有架電視機，但不能收看，否則也可以知道日夜，時間。

囚禁他們的人，每天都依時送來食物，每天三餐，從不間斷，因此他們計算吃了多少餐，就粗略可以估計被囚的日數，原來已被囚禁了五天。

高丹尼想憑食物計算日夜，因爲一般早午晚三餐的食物都不相同，可是，每餐送來的食物都大同小異，根本分不出日夜。

他們被囚禁五天以來，可是他們一點也不感到悶，因爲這兩人其實已互相鍾情對方，只是雙方都一直不宣諸於口，雖然如此，但雙方都感到，能與喜歡的人分秒在一起，又怎會感到悶。

他們雖然都不感到悶，但並不想一直被困下去，更希望能夠離開此地，以破壞基帝夫博士的瘋狂計劃。

幾天來，高丹尼一直都在設計逃走，但始終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趙寶儀感到絕望了，此時，她向高丹尼望去，只見他躺在床上，雙目不轉睛的望着房內那架空氣調節機，看神情是聚精會神在想着甚麼，想得入了神。

她見他想了良久，再也忍不住，說道：「你在想甚麼？」

高丹尼仍望着那架空調機，好似聽不見趙寶儀說的話般，忽然喃喃的道：「爲甚麼我到現在才想起來？」

趙寶儀奇道：「你想到甚麼？」

「逃走！」

「逃走？」

「對，我有辦法了。」

趙寶儀喜道：「甚麼辦法？」

高丹尼道：「但首先要設法知道現在是日還是夜，我們最好能在半夜逃走。」

趙寶儀道：「你到底想到甚麼辦法？」

高丹尼正想說話，忽聞門外有開門聲，知道是送食物來了，登時不說下去。

片刻，房門被打開了，果然有食物送進來，就好似往常一樣，食物由一人以手推車送進來，另兩名大漢持槍在旁戒備。

那人把食物車推進來後，正想轉身而去，高丹尼忽然叫道：「老兄等一等。」

其中一名持槍大漢道：「甚麼事？」

高丹尼笑道：「今天是我生日，晚餐可否豐富一點？最好拿一瓶香檳來，讓我慶祝一下。」

那大漢似有點不滿，道：「你只是我們的階下囚，爲甚麼有這麼多要求？」

高丹尼仍笑容滿面道：「一年一度嘛，這也不算過份。」

那大漢甚不滿，正想反唇相駁，另一持槍大漢搶着道：「成全他吧，中村先生吩咐不要爲難他們的。」

先前那大漢只好道：「好吧，你等一會吧，待會把香檳送來。」

高丹尼笑道：「不用急，晚餐才送來不遲。」

大漢道：「這頓就是晚餐了。」

高丹尼笑道：「是嗎？多謝你們。」

大漢冷冷的望了他一眼，接着關上門離開。

高丹尼發出會心微笑。

趙寶儀也笑道：「祝你生日快樂。」

高丹尼道：「多謝，但你有甚麼表示？」

「我們現在是坐牢，想送你禮物也沒辦法。」

「那麼吻一下吧，當作生日禮物。」說完把臉迎向趙寶儀。

趙寶儀一個羞怯，微一猶疑，果然在他臉上贈了一個香吻。

高丹尼心花怒放。

趙寶儀忽然怔怔的望着他，道：「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

高丹尼俏皮一笑，道：「不知道。」

「那你怎知道今天是你生日？」

「你錯了，今天不是我生日。」

趙寶儀感到被騙了一吻，半嗔半笑道：「你好卑鄙，欺騙我。」

高丹尼笑道：「我不是騙你，只是騙剛才拿槍的兩個大個子。」

「爲甚麼騙他們？」

「略施小計之下，我們不就是已知道現在是晚上嗎？」

「知道是晚上又如何？」

「你忘了？我剛才說過，我們這個逃走計劃只宜在晚上進行。」

「你到底想如何逃走？」

高丹尼指住空調機。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在房內等了約莫半小時，果然有人把一頓豐富的晚餐送進房內，而且還眞的帶來了一瓶香檳。

二人也不客氣，便一起享受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同時也把整瓶香檳酒喝了。

飽餐一頓之後，約莫過了四小時，相信已是夜深時份，二人便開始作逃走的準備。

首先，他們把房中那架獨立式的空調機拆了下來。

需知道，一般獨立式的空氣調

節機，可以輕易的在室內拆下來，讓主機與外殼分離。

高丹尼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與趙寶儀合力把空調機拆了下來。

把空調機拆下後，那裏就會留下一個足可以容納一個人的缺口。

二人一陣興奮，探頭向外一看，只見四週漆黑一片，遠處可以看見疏落的燈光，原來二人處身在遠郊，容身處是一間渡假式的豪華郊區別墅，但要辨別在何區域，黑夜中就難以辨認了。

高丹尼探頭，向下一望，原來二人容身的房間是在別墅的二樓，離地面約莫三公尺左右。

高丹尼先向四週望去，看個清楚，只見人影全無，便小心翼翼的自洞口爬了出去，然後跳落地上。

他再向四週一望，原來別墅四週被圍牆包圍着，既是說，雖然離開房間，但仍未離開別墅範圍。

但他先不理會，一切容後再說。

他爬出房間之後，趙寶儀也爬了出來，然後再縱身跳落地上。

二人很輕易的離開房間，望向圍牆，足有四公尺高，知道難以越牆而過，只好向着正門大鐵閘小心翼翼的走去。

片刻，兩人走到大閘下，高丹尼示意趙寶儀爬上大閘，然後越過大閘離開。

趙寶儀一點頭，二人便一起沿着大閘向上爬。正在向上爬之際，忽然傳來一陣陣狗吠之聲，趙寶儀吃了一驚，幾乎從閘上跌了下來。

高丹尼向後一望，只見有四頭兇惡的狠狗正跑了過來。

二人大驚，加速向上爬，終於爬到狗隻接觸不到的高度，否則被狗扯了下來就不堪設想了。

兩人知道狗吠聲勢必驚動屋內的人，就匆忙的往上爬，片刻間，已爬上閘頂，而這時候，屋內果然亮起了燈，接着有七八個人握槍自屋內衝了出來。

二人大吃一驚，也不理大閘足有三公尺高度，閉起雙眼，便往下跳。

屋內衝出來的人見二人逃走，有人大叫道：「別走，否則開槍！」

二人充耳不聞，只顧拚命的往前跑，高丹尼叫道：「以之字型步法向前走。」

趙寶儀明白之字型步法可以避開從後射來的子彈。

二人拚命的沿着別墅外的小路往前走，他們知道追兵有槍在手，已怕得有點慌不擇路，奔走了一會，身後遠處忽然有强光射了過來，同時隱約傳來汽車之聲。

兩人知道追兵從後駕車而至，而且迅即就會追到。

趙寶儀方寸大亂，驚道：「怎麼辦？」

高丹尼保持鎮定，也很冷靜，微光中，只見路旁佈滿大小石頭，登時靈機一觸，叫道：「搬石阻路。」

說話間，連忙彎腰搬起路邊大石置在路中央，趙寶儀也不怠慢，也迅速的把大石搬到路上，然後高丹尼一手拉着她，又繼續向前逃命。

二人一路奔走，迅即走到公路上，回頭一看，追兵所坐的兩輛汽車已駛到置有大石的路段，車上的人慌忙下車把阻路大石搬開。

兩人又吃了一驚，知道追兵把阻路石頭搬開後，必定全速追來，靠兩條腿又豈能走得脫身？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公路上忽然有兩道强光射了過來。

他們知道迎面有汽車駛來，立時感到有一線生機，二人唯恐對方不停車，不約而同地走在路中央，並張開雙臂的站着，希望截停來車。

來車駛到他們面前停下來，那青年司機探頭外望，不滿地道：「你們不要命嗎？」

高丹尼急道：「老兄，我們被人追殺，快幫我們逃走。」說着向小路駛來的兩車一指。

司機眉頭一皺，道：「當眞？」

趙寶儀也急道：「是眞的，對方是劫匪，手上還有槍呢。」

司機尚在猶豫，又向小路的車輛望去，只見小路上的兩輛車正快速駛向公路。

那些追兵從遠處望見高丹尼與趙寶儀正欲上車逃走，恐防追不及，車上竟有人向他們開了三槍，但幸而未有命中。

趙寶儀又向那司機道：「他們開槍了。」

那司機聽了槍聲，吃了一驚，忙道：「上車吧。」說時把鎖着的車門開了。

趙寶儀連忙鑽進後座位。

高丹尼再看個清楚，在司機旁尚有一個少女，由於聽了有人被追殺，又聽了槍聲，登時嚇得花容失色。

高丹尼又不其然的向追兵望去，只見越來越接近，他恐怕這青年司機駕駛技術不精，急道：「我來駕駛。」

司機身不由己的應了聲，急得有點笨手笨腳的脫下安全帶，然後叫身旁女伴坐到後座位，自己則坐在司機位旁。

高丹尼連忙坐上司機位，安全帶也不扣上，甚至車門也來不及關上，便猛踏油門，那車怒吼一聲，登時如箭離弦般便向前衝，然後高丹尼才伸手把車門關上。

高丹尼駕着車在彎彎曲曲的郊



區公路上飛馳，時速已達二百公里，他把軚盤左扭右扭的，整輛車左右顛簸，只見三人在車廂內打滾，車主與那女伴更嚇得面色大變，那少女更嚇得不時發出尖叫聲，刺耳非常。

高丹尼從倒後鏡望去，只見追兵在身後約莫二百公尺外，正全速駛來。

他非但不能讓對方追及，也不能讓對方太接近，因爲只要距離拉近了，對方必定從後開槍，到時只要被子彈擊中一個輪胎，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也幸而這輛車頗新，性能也良好，可以一直與追兵保持一段距離。

雙方一追一逐，在公路上險象環生的飛馳，車主已嚇得不知所措，不時回頭望向從後追來的兩輛車，只見追來的車雖然一時間追不及，但要擺脫他們也非易事，想起他們有槍在身，不禁暗叫一聲這回無故惹禍上身了。

高丹尼也知道要擺脫追兵非易事，這時他忽然想出一個辦法來，對那車主道：「有沒有後備汽油？」

那青年車主道：「有。」

「在那裡？」

「在車尾廂。」

「快把車尾廂鑰匙給我。」

車主忙把鑰匙交給他。

高丹尼接過鑰匙後，又道：「你來駕駛，我對付他們。」

車主說聲好，二人便在高速中更換座位，終於車主坐在司機位上，然後高丹尼再由前座位爬到後座位。

坐下來後，高丹尼又向車主拿了個打火機，接着他把穿着的上衣脫了下來，再把整件上衣撕成碎布。

趙寶儀與車主的女伴見他此舉，都感到奇怪，但沒有問他爲何這樣做。

高丹尼把上衣撕碎後，回頭望向追兵，只見雙方仍保持先前的距離。

他回轉頭來，對車主道：「老兄，我叫你停車時，你就馬上停車，當你看見車尾廂打開之後，馬上開車，知道嗎？」

車主已急得滿頭大汗，應道：「好的。」

高丹尼一手拿着碎布，另一手拿着車尾廂的鑰匙及打火機，然後把車門微微開啓，再回頭望向追兵，雙方駛到一段直路時，他忽然大叫道：「停車！」

車主聽了，急忙把車剎停，並目不轉睛的望着倒後鏡。

在高速剎車之下，趙寶儀與那少女沒有準備，登時在車廂內東歪西倒。

高丹尼早有準備，車輛甫一停下，第一時間推門下車，並迅速走到車尾，拿着鑰匙，快速地把車尾廂打開。

車主從倒後鏡見車尾廂一彈而起，連忙踏踩油門開車，而高丹尼亦已第一時間鑽進車尾廂內。

從車主停車，高丹尼推門下車，開車尾廂，再鑽進車尾廂，車主再度開車，其中過程約莫需時三秒鐘，但這三秒鐘時間，從後追來的二車已追近，再加上停車再起步，速度自然慢了下來，所以高丹尼所乘的車與追兵的車距離已拉近了，雙方約莫距離只有數十公尺。

既然距離拉近，追兵覺得是手槍的射程範圍了，所以車上的人連忙探頭出車外，並向他們作連珠炮發的射擊。

高丹尼聽了槍聲，連忙伏了下來，而射來的子彈也大部份被揭起的車尾廂蓋承受了。

高丹尼藏身在車尾廂，黑暗中，果然發現一個鐵罐的後備汽油。

他把汽油罐拿起，先把封蓋打開，然後把手中的碎布塞進罐內，最後把一條吸有汽油的布條露出罐外，擦亮打火機，接着點着了布條，看準追來的車輛，使勁把汽油罐往來車一擲。這一擲，不偏不倚擲中追車的車頭擋風玻璃，由於這一擲力度相當大，再加上追車前衝的力量，撞擊之下，整罐汽油登時撞破擋風玻璃，同時整罐汽油飛進車內，司機發覺已然太遲，車廂內迅即火光熊熊，後面另一輛車見前車出事，一個剎掣不及，登時發出一聲巨响的碰撞，由於車速太高，兩車同時毀爛不堪。

高丹尼離遠見了，登時鬆了一口氣，終於把對方解決了，也逃過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追殺。

＊　＊　＊

一場公路追逐戰結束之後，不但高丹尼鬆了口氣，其餘三人也額手稱慶。

高丹尼要求車主把他與趙寶儀載到大埔區，然後向車主道謝一番，這才互相道別。

接着高丹尼與趙寶儀返回原來居住的郊區石屋。

由於趙寶儀身上沒有石屋的門匙，高丹尼有後備門匙放在門前的花盆中，因此趙寶儀只好暫時入住高丹尼的住所了。

二人進入屋內，端的有彷如隔世之感。

趙寶儀初次進入高丹尼住所，環顧四週，只見有點凌亂，不禁笑道：「爲甚麼每個單身男人的家裡都是這麼亂的？」

高丹尼微笑道：「我的家的確有點亂，看來我要找個女主人替我收拾一下。」

趙寶儀聽了，忽然心裡一跳，以試探的口吻道：「你找到了沒有？」

高丹尼笑而不語。

趙寶儀起初本來對高丹尼沒有好感，但後來漸漸發覺原來自己並不憎恨他，被囚禁五天以來，二人一直獨處一室，因此對他又產生另一種好感，加上後來被他騙了一吻，這種好感來得更爲强烈了。

高丹尼一笑之後，說道：「整整五天沒有換衣服了，身體也臭啦，先洗個澡吧。」說着在衣櫃內拿出一套乾淨的衣服，便想進入浴室。

趙寶儀忙問道：「這裡只有一間房？」

高丹尼道：「有兩間房，但另一間堆滿雜物，既沒有空調，也沒有床。」

趙寶儀道：「我睡那裡？」

高丹尼道：「你喜歡可以睡我的床。」說完開門走了出房外。

趙寶儀臉上一熱，喃喃的道：「睡他的床？那我豈非和他……」以下的話說不下去，也頓時感到有點難爲情。

然後她又環視房內四週，只見房中有一個書架，書架上放滿書籍，心想：「原來他如此喜歡看書，眞看不出來。」再往書架看清楚，書架上的書籍中，竟然有部分是高丹尼的小說作品，心想：「原來他也喜歡看我偶像的作品的。」

她坐在房中，由於她對高丹尼已產生一種莫明的好感，因此對他的事也感興趣起來，尤其對他幹甚麼職業更感興趣，一直以來都不見他上班，難道他眞是個無業游民？認識他至今，只知他綽號叫小高，眞名實姓也不甚了了。

她對小高一無所知，也感到自己有點好笑。

她一直在想着這個身份有點神秘的小高，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此時，高丹尼開門走了進來，向她一笑道：「現在輪到你了。」說完走向衣櫃，並在衣櫃拿出浴巾，肥皂及一套運動衫。

趙寶儀想起與他同睡一張床，更感難爲情，羞怯一笑道：「我沒有衣服更換。」

高丹尼笑道：「暫時穿我的吧。」說着把一套運動衣交給她。

趙寶儀只好接了，然後拿起浴巾、肥皂走出睡房。

* * *

趙寶儀洗澡完畢，自浴室走向客廳，在微光中，只見高丹尼已睡在客廳的一張長沙發椅上，而且顯然已睡着了。

她怔怔的望着他，不禁臉紅了，因爲她表錯情，以爲高丹尼提議二人同睡一張床。

她不其然想起高丹尼曾一再稱自己是個正人君子，現在她深信了，因爲高丹尼在這個情形之下，並沒有向她作進一步的侵犯，被囚禁的五天內，二人同處一室沒有這樣做，現在可說大好機會，同樣沒有這樣做，好似他沒有這個念頭。

她發出會心微笑，心中在想：「當一個男人有機會侵犯自己而不侵犯，這個男人是最可靠的了，正是可以託付終身的人。」想到這裡，內心笑得更甜了。

但她又回心一想：「當一個男人有機會侵犯自己而不侵犯，這表示甚麼？表示他對自己毫無興趣？」

想到這裡，不禁感到有點苦惱，同時腦海中不其然的想起周美兒。

難道他只對那個女特務周美兒有興趣？

想起他曾與周美兒在酒店房間共同過了一晚，而那一晚兩人可能已發生了肌膚之親的關係，不禁醋意油然而生。

她下意識感到周美兒是自己的情敵。

她帶點苦惱的開門進入睡房，只見本來凌亂不堪的一張床已收拾得整整齊齊，而且還換了新的床單，連被褥也不是原來的一張，而是一張新的。

她又發出會心微笑，更感到高丹尼其實一切都很尊重自己。

她在告訴自己，一個男人尊重自己，即表示這個男人重視自己，所以她又把苦惱拋諸腦後了。

她進入房後，不經意地把門大力關上，關門的聲响登時把疲倦得熟睡了的高丹尼吵醒了。

高丹尼醒後，試圖讓自己再度進入夢鄉，但卻只有輾轉反側的份兒，就好似已睡足了八小時一般，顯得精神奕奕。

他說甚麼也睡不着，忽然想起丁禮，便拿起電話找丁禮，他撥了丁禮手提電話的號碼，但電話卻一直接不通，本想再撥電話到丁禮家去，但又感時已深夜，最後只好把電話放下。

然後他望向睡房的門縫，只見門縫仍透出燈光，趙寶儀顯然仍未就寢，便起身上前敲門。

趙寶儀在房中果然並未上床，她坐在寫字枱前，捧着高丹尼的小說在閱讀，顯然毫無睡意，此時她忽聞敲門聲，心頭一跳，也感到一陣興奮，便站起身來上前開門。

她把門打開，只見高丹尼出現在眼前，心中更感興奮，忸怩的道：「甚麼事？」

高丹尼見她穿着短褲，露出一雙修長的玉腿，登時眼前一亮，稍一定神，笑道：「還沒有睡嗎？」



趙寶儀也微笑道：「睡不着，你呢？」

高丹尼有點不自然，這是他對着趙寶儀首次顯得不自然，說道：「我也睡不着，你呢？」

趙寶儀半帶羞怯道：「我也睡不着，你呢？」

高丹尼傻笑道：「我也睡不着，你呢？」

二人重複說了同一句話，不禁相視而笑。

接着高丹尼道：「爲甚麼睡不着？」

趙寶儀搖頭道：「不知道，你呢？」

高丹尼面帶傻氣，道：「我也不知道。」

趙寶儀見他傻兮兮的站着，笑道：「站着幹嗎？進來坐啊。」

高丹尼抓抓頭皮，又傻笑一下，便進入房內。

二人面對面的坐着，竟然無言以對。

高丹尼目不轉睛，以貪婪的眼光望着趙寶儀。

趙寶儀被望得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道：「爲甚麼用這種眼光望我？」

高丹尼忽然道：「你很美。」

趙寶儀心花怒放，道：「眞的？」

高丹尼痴痴的望着她，由衷地點頭。

趙寶儀的心跳忽然加速。

高丹尼忽然伸手握着她的手。

趙寶儀沒有拒絕。

高丹尼的另一隻手摸向趙寶儀的臉上。

趙寶儀也沒有拒絕。

高丹尼的臉忽然湊向趙寶儀的臉。

趙寶儀同樣沒有拒絕，心跳更加速了。

高丹尼的嘴唇印向趙寶儀的嘴唇。

趙寶儀還是不拒絕，心跳又加速了。

二人熱吻，擁抱。

高丹尼抱起趙寶儀放在床上。

趙寶儀開始面紅耳赤。

高丹尼開始替趙寶儀脫衣服。

趙寶儀半拒還迎。

高丹尼的動作沒有停止，繼續替她脫衣服。

趙寶儀叫高丹尼熄燈。

高丹尼熄燈，並開始替自己脫衣。

趙寶儀拋開一切，包括矜持和羞澀。

微光中，兩人一絲不掛的擁作一團……

* * *

雲收雨散，一切又回復平靜，包括高丹尼與趙寶儀的心境。

兩人經過魚水之歡之後，關係顯然已更進一步，兩人誰也不肯離開誰，熱烈地擁抱在一起。

微光中，二人相對着，發出滿足而甜蜜的笑容。

趙寶儀伸手在高丹尼鼻子一揑，笑道：「你這人很壞。」

高丹尼俏皮笑道：「男人不壞，根本就不是個男人。」

「但你壞得過了份。」

「你喜歡我一直對你壞下去，還是以後也不要再對你壞一次？」

趙寶儀發出「咭咭」的笑聲。

高丹尼笑道：「其實你也很壞。」

趙寶儀甜蜜一笑道：「你胡說。」

「若果你不壞，怎會和我做這種壞事？」

趙寶儀說不過他，輕輕在他臉上拍了一下。

高丹尼道：「看來你沒有必要租住樓上了，下個月就退租吧。」

「爲甚麼？」

「以後住在我這裡。」

「做你的女主人？」

「好不好？」

「你倒大想頭。」

「難道你不喜歡？」

趙寶儀笑道：「我不想跟着一個無業游民，爲甚麼不找份工作？」

高丹尼道：「我已經有一份正當職業，只是你不知道。」

「但你從來沒有上班工作的。」

「先別說這些，你好似還不知道我叫甚麼名字，只知道我叫小高。」

趙寶儀也感好笑，道：「我現在正式問你，你到底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高丹尼道：「我姓高，名叫丹尼。」

「高丹尼？」

「不錯。」

「跟我的偶像作家高丹尼同名同姓？」

「錯，我根本就是你的偶像高丹尼。」

趙寶儀睜大了眼睛，怔怔的望着他，詫異的道：「你……你就是作家高丹尼？」

高丹尼笑道：「千眞萬確，我沒有必要冒充他人。」

趙寶儀呆住了。

高丹尼道：「你一直幻想中的偶像原來就是我，有沒有令你失望？」

趙寶儀興奮的道：「沒有。」然後把高丹尼緊緊的抱着，就好似找到了心中渴望已久的寶貝一樣。

高丹尼知道她原來是個外冷內熱的女子，冷傲上來，簡直令人不敢接近。

她對高丹尼一下子之間變得熱情起來，熱得簡直可以把他溶化。

對着她如火般的熱情，高丹尼不其然的想起有過一夕纏綿的周美兒。

他雖然懷中已有了個趙寶儀，但忽然間很想念周美兒。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纏綿了一夜，次日一早醒來，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床頭電話，撥電話給丁禮，但電話總是接不通。

然後他撥電話到「每日新聞報」的報館，所得答覆是丁禮已三天沒有上班，而且三天來音訊全無。

高丹尼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最後致電到丁禮家中，但丁禮家人卻說丁禮已三天沒有回家，同樣的三天來都音訊全無，家人甚是擔心。

高丹尼沮喪的放下電話，心中那份不祥的感覺更爲濃烈。

他翻身望向身邊，原來趙寶儀已不在身邊，這時候，趙寶儀正開門走進來，甜蜜一笑道：「吃早餐啦。」說完又出去。

高丹尼穿好衣服，梳洗過後，便與趙寶儀共進早餐。

趙寶儀見他一聲不响的，而且神情就好似六神無主一般，也顯得有點失落，皺眉道：「發生甚麼事？」

高丹尼神色凝重，道：「丁禮失踪了。」

趙寶儀奇道：「丁禮失踪了？幾時開始失踪的？」

高丹尼放下刀叉，無精打采的道：「三天了，三天來下落不明，音訊全無。」

趙寶儀道：「他這麼大個人了，擔心甚麼的，相信他不會有事的，放心吧。」

「但我覺得事情不會如你想像般簡單。」

「你認爲丁禮的失踪不尋常？」

「我們無故捲入了基帝夫博士事件的漩渦中，我們的確知道得太多，CIA和KGB不殺我們，只因爲他們還以爲那個煙盒在我手上，但丁禮是記者，平日又太接近我，所以我擔心他遭了毒手。」

趙寶儀一想，覺得高丹尼的憂慮並非無理，但她仍强作樂觀，道：「放心吧，丁禮會吉人天相的。」

「但我有點心緒不寧。」

趙寶儀柔聲道：「在沒有弄清楚眞相之前，不要太悲觀。」

「丁禮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叫我怎能不擔心？」

趙寶儀也無話可說了。

高丹尼又道：「CIA和KGB爲了要得到基帝夫博士新發明的藍圖，已是不擇手段，若果丁禮眞的遇害，必定是他們的所爲，我非要破壞他們不可。」

「你如何破壞他們？」

「擒賊先擒王，把基帝夫博士殺了，就甚麼事也可以解決。」

「但基帝夫博士已躲在一個秘密地方進行研究新發明，要殺他看來不易。」

高丹尼洩氣的道：「不錯，他在甚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難道就讓他詭計得逞，危害整個世界？」

「既然中村太郎資助他進行研究，我們要找中村太郎並不太難，倒不如把中村太郎殺了，讓他們失去經濟來源。」

「沒有用的，就算殺了中村太郎，這世上還有很多個中村太郎，但瘋狂而又有野心的基帝夫博士只有一個，所以把基帝夫博士殺掉才是治本之法。」

「但目前我們根本毫無辦法。」

「聯絡CIA。」

* * *

中午。

高丹尼駕着他的寶貝老爺車，與趙寶儀一起前往中環區。

他把車停泊好之後，二人便登上「莊信貿易公司」。

職員見了他們，問明來意，高丹尼聲言要找查頓，職員替他通傳，不久，職員回報，他們可以進入查頓的辦公室。

高丹尼在前頭，趙寶儀跟着，二人來到查頓的辦公室敲了敲門，不久，有人把門打開，開門的竟是周美兒。

辦公室內除了查頓與周美兒外，並無其他人。

周美兒開門見了高丹尼，臉上出現一抹喜悅神色，而且正以一雙多情的眼睛望着他。

高丹尼見了周美兒，心中也產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同時不其然的憶起她的溫柔，和那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熱情。

趙寶儀見了她，心中升起一陣敵意。

高丹尼與周美兒四目相投，就好似雙方都被對方吸引住一樣。

趙寶儀見了，心中醋意頓起。

查頓見了二人，站起身來，滿面笑容地道：「兩位一定是高丹尼先生和趙寶儀小姐了。」

高丹尼彷似如夢初醒般，視綫連忙離開周美兒，望向查頓，道：「不錯，閣下就是查頓先生？」

查頓道：「我就是查頓，請坐。」

高丹尼與趙寶儀坐了下來。

查頓望着周美兒道：「艾美，你出去吧。」

周美兒道：「是的，先生。」又以多情而溫柔的眼光望了望高丹尼，這才開門出去，並順手把門關上。



不待高丹尼開口，查頓首先說道：「兩位本來被人綁架了，眞高與你們現在平安無恙。」

高丹尼道：「我們被人綁架你也知道，不愧爲CIA，消息靈通得很。」

查頓道：「大家不要轉彎抹角了，你們找我甚麼事？」

高丹尼道：「相信你們美國人一定很想得到基帝夫博士的新發明，是嗎？」

查頓道：「美國人是否想得到，這是其次，只是我們不想基帝夫博士的新發明落在蘇聯人手上。」

高丹尼道：「不錯，若果這東西落在蘇聯人手上，無形中，華沙公約組織多了一張皇牌，不但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至會威脅世界和平。」

「正因如此，我們才不惜一切的要破壞基帝夫博士的新武器發明，若給他研究成功了，到時就不堪設想。」

「我可以幫你們嗎？」

「當然可以，你在這件事中很重要。」

「我如何幫你？」

「把那煙盒交給我們，和說出誰人綁架你們？」

高丹尼道：「我聽趙寶儀小姐說過，那煙盒是基帝夫博士新發明藍圖的八分之一，你們爲甚麼如此緊張？」

查頓道：「因爲其餘的八分之七我們早已得到手，只要那最後的八分之一得到手，我們就可以擁有基帝夫博士新發明的整份藍圖。」

高丹尼恍然道：「原來如此，是不是KGB同樣也得到整份藍圖的八分之七？」

「我們收買了趙宗虎的心腹，所以才得到那些藍圖，我們不排除KGB也會這樣做。」

「既然你們收買了趙宗虎的人，爲甚麼最後的八分之一得不到手，而要强搶？」

「因爲事機不保，趙宗虎對重用的心腹起了疑心，因而另選他人運送藍圖，所以我們只好明搶，但想不到當晚被你從中破壞了。」

「根據趙小姐對我說，基帝夫博士把藍圖分開八份送去另一國家，到底他要送去哪個國家？作用又是甚麼？」

「基帝夫博士要把藍圖送去日本。」

高丹尼想起中村太郎是日本人，脫口道：「日本？」

查頓道：「不錯。」

「爲甚麼他要把藍圖送去日本？」

「根據我們的情報，基帝夫博士曾經秘密到過日本，目的是要找一個可以用金錢支持他進行研究的人。」

高丹尼急問道：「他找到人沒有？」

查頓道：「當然找到了，否則他如何進行研究？而且我們知道他在日本搭上了一個名叫中村太郎的好戰份子，這個中村太郎就是基帝夫博士的經濟來源。」

「基帝夫博士把藍圖送到日本，難道與中村太郎有關？」

「說得對，中村太郎懷疑基帝夫博士的能力，要他拿出証明，所以基帝夫博士就命趙宗虎派人把藍圖送到日本給中村太郎。」

「中村太郎也是個科學家嗎？」

「不是，但中村太郎身邊有很多天才，這些天才只要看過基帝夫博士的藍圖，就可以知道他的新發明是否可行，然後他才拿錢出來支持基帝夫博士。」

「中村太郎有沒有看過基帝夫博士的藍圖？」

「看過了，但只是八分之七，其中八分之一除了你之外，沒有人知道下落。」

「放心，我有辦法把那八分之一的藍圖交給你們，但不是現在。」

查頓道：「好極，你還沒有回答我第二個問題。」

「甚麼問題？」

「綁架你們的人是誰？」

「暫時不知道，但我很快會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到時告訴你吧。」

「好，我們保持聯絡吧。」

高丹尼又道：「最近有一批蘇聯人持假護照進入香港，是不是跟基帝夫博士有關？」

查頓道：「一點也不錯。」

「這些持假護照的蘇聯人來香港有甚麼目的？」

「這批蘇聯人其實都是科學研究人員，他們是受僱於基帝夫博士而來的，目的是協助基帝夫博士進行研究工作。」

「據你們所知，成功入境的蘇聯人有多少個？」

查頓道：「不知道，這點才最可怕。」

高丹尼道：「連CIA也一無所知？」

「不是一無所知，香港移民局拘捕那十二個持假護照的蘇聯人，其實是我們提供情報，否則連那十二個人也可以成功入境了。」

高丹尼打趣道：「CIA果然神通廣大。」

趙寶儀這時插嘴道：「查頓先生，我們有一個朋友，他名叫丁禮，最近幾天他失踪了。」

查頓笑道：「這不關我們的事，人口失踪，你們應該到警察局去

查才對，爲甚麼問我？」

高丹尼的語氣忽然有點重，道：「查頓先生，我們沒有說丁禮的失蹤與你有關，你何必這麼强調？」

查頓又笑道：「如此最好。」說完在一個抽屜內拿出一具手提電話，交給高丹尼道：「拿去吧，我們保持聯絡。」

「電話，我們有。」

「這具電話與你的不同，它的內部有反截聽儀器。」

高丹尼只好接了，拿來一看，這具手提電話跟一般的電話沒有甚麼分別。

趙寶儀知道談話已告一段落，站起身來，對高丹尼道：「我們走吧。」

查頓微笑點頭，道：「有事我會找你們，你們有甚麼消息也隨時和我聯絡。」

兩人說聲「再見」，便離開查頓的房間。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離開「莊信貿易公司」之後，二人在走廊上，趙寶儀忍不住問道：「你對查頓說有辦法拿回那煙盒，你眞的有辦法？」

高丹尼道：「那煙盒已不知所踪，我根本沒有辦法再得到。」

趙寶儀道：「我明白了，你說有辦法找回那煙盒，又說綁架我們的人不知是誰，其實在騙查頓。」

高丹尼笑道：「你很聰明。」

趙寶儀被讚，很是開心，道：「若果查頓知道那煙盒已不知所踪，又知道綁架我們的人是中村太郎，即表示我們已沒有利用價値，他隨時會對我們不利。」

高丹尼笑道：「我們已開始心意相通了，竟然連我心中想甚麼你也知道！」

趙寶儀甜蜜一笑。

高丹尼又道：「若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丁禮的失踪必定和CIA有關。」

趙寶儀也道：「我也是這樣想，否則一提到丁禮失踪的事，查頓不會連忙否認與己有關，而且丁禮的失踪，他好似早已知情一樣。」

二人說話間，電梯已停在二人面前，由於電梯內有人，因此也終止了說話。

不久，二人乘電梯到了地下，步出大廈大堂，趙寶儀邊走邊道：「下一步我們該怎樣做？」

高丹尼道：「我最大目的就是要知道基帝夫博士的秘密基地所在。」

趙寶儀道：「但我們根本很難知道。」

高丹尼道：「我有辦法。」

趙寶儀精神一振，道：「甚麼辦法？」

高丹尼道：「CIA遲早會打探得到基帝夫博士秘密基地的正確地點，我們設法在查頓的房間安裝偸聽器。」

趙寶儀面帶疑惑，道：「這辦法可行嗎？」

高丹尼道：「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潛進中村太郎的別墅，再想辦法令他說出來。」

說話間，二人已到街上，高丹尼走到車旁，把車門打開，正想上車，身後忽然有人叫道：「丹尼，等一等。」

高丹尼認得這是周美兒的聲音，回轉頭來，果然看見周美兒正含情脈脈的站在身後。

他望望趙寶儀，只見她一臉不悅之色，回頭對周美兒道：「甚麼事？」

周美兒不其然的望了望趙寶儀，只見她正以敵視的眼光望着自己，又回頭望望高丹尼，好似下了很大勇氣一般，咬下口唇，道：「我有很重要的事對你說。」

高丹尼道：「說吧。」

周美兒道：「我想和你單獨談話。」

高丹尼動心。

趙寶儀醋意大作，正想出言阻止，但高丹尼已開口，道：「你要跟我說甚麼？」

周美兒道：「事情很重要，我只想跟你一個人說。」

高丹尼想了想，便打開車門，道：「好吧，請上車。」

周美兒連忙坐在司機位旁。

高丹尼見趙寶儀滿面不高興之色，上前道：「你現在先去皇室酒店辦了退房手續，然後回石屋等我吧。」

趙寶儀以敵視的眼光望了望坐在車上的周美兒，然後好不願意的道：「早點回來。」

高丹尼道：「一定。」便也上了車。

趙寶儀目送高丹尼與周美兒遠去。

＊　＊　＊

周美兒好似特別喜歡海邊，所以她叫高丹尼把車駕到上次二人約會的海邊。

一路上，周美兒都不發一言，而且滿面凝重之色，也好似有很大的顧慮一樣。

所以二人在海邊一坐下之後，高丹尼隨即問道：「到底有甚麼事和我說？」

周美兒眼神出現一陣恐懼，道：「我很怕。」

高丹尼奇道：「怕甚麼？」

周美兒面上開始出現恐慌，語



氣有點急，道：「我怕CIA會對我不利！」

高丹尼更奇，道：「你本身就是CIA的人，CIA又怎會對你不利？」

周美兒連忙否認，道：「不，我不是CIA特務，我還沒有這個資格，我只是替CIA工作而已，我本來在莊信貿易公司做查頓的秘書的，後來查頓信任我，叫我替他做搜集情報的工作。」

高丹尼道：「那你也是他們的自己人了，他們爲甚麼會對你不利？」

「因爲他們最近的任務我知道得太多，我怕總有一天他們認爲我失去利用價値時，他們會對我不利，因爲他們現在進行的任務不想給任何人知道，在他們心目中，我到底是個外人，所以我現在很害怕。」

「你當初替他們工作之前，有沒有想到後果？」

「當初我不認識甚麼叫CIA，也不知他們的手段，但自從丁禮死後，我才開始害怕會有一天輪到我。」

高丹尼登時有如晴天霹靂一樣，大吃一驚，叫道：「甚麼，丁禮死了？」

周美兒既歉疚，且害怕，她不敢望高丹尼，點了點頭，便把頭垂下。

高丹尼神情可怖，語氣激動地道：「丁禮是不是CIA殺的？他到底怎樣死的？」

周美兒定了定神，便把丁禮如何在遊艇被炸死的事說了出來，只是隱瞞了引爆遊艇的人是自己。

高丹尼聽了之後，憤怒得緊握拳頭，頸上青筋暴現，牙齒也幾乎咬碎了。

周美兒神情充滿恐懼，道：「我和你，還有趙寶儀都知道太多，我恐怕我們會逐一遇害。」

高丹尼吼叫道：「殺丁禮的到底是甚麼人？」

周美兒嚇得全身一震，道：「我不認識他。」

高丹尼滿膛仇恨，叫道：「查頓，你好可惡！」

周美兒的內心又恐懼，又內疚，道：「你冷靜一點，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就是要阻止基帝夫博士的研究，否則不知還有多少人要送命啦。」

高丹尼霍地瞪着她，語氣嚴厲的道：「CIA知不知道基帝夫博士的秘密基地在哪裡？」

周美兒微吃一驚，道：「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還是CIA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知道了。」

高丹尼收起悲傷，鄭重的道：「現在基帝夫那個瘋狂博士正在製造一個世界危機，若果你想挽救這個世界，解除這個危機，你就聽我的話去做。」

周美兒一副可憐的樣子，點點頭，道：「首先我應該做甚麼？」

「暗中查探一下，CIA是否已掌握了基帝夫博士秘密基地的正確地點。」

「這麼機密的情報，恐怕我不容易得到正確消息。」

「你盡力而爲吧。」

周美兒想了想，只好點了點頭。

高丹尼怔怔的望着她，忽然道：「以後別那麼輕易跟男人上床。」

周美兒頓時好似受了委屈一樣，忙道：「不，你是我第一個上床的男人。」

高丹尼不屑一笑，道：「但你好似經驗豐富，尤其迷惑男人那一套。」

周美兒羞怯的道：「我哪有甚麼經驗？更不懂怎樣迷惑男人，一切都是他們教我的。」

高丹尼又一笑，道：「看來CIA不但看得起我，也對我不薄，竟然安排一個美女接近我。」

周美兒斜眼望了他一下，聲如蚊吶的道：「你喜不喜歡我？」

這問題可難倒高丹尼了，一時間竟答不上來。

周美兒忽然感到自慚形穢，道：「你是一個年輕有爲的作家，必定有很多女讀者喜歡你，我那有資格要你來喜歡我？」

高丹尼的心有點亂，望着她楚楚可憐的樣子，道：「我眞的是你第一個上床的男人？」

周美兒點頭。

高丹尼有點懊惱，一時間也弄不清當晚跟她上床到底是錯還是對，究竟自己眞正喜歡的人是趙寶儀還是周美兒？

周美兒見他不說話，低下頭道：「當晚我和你造愛，我並沒有避孕，我恐怕……」以下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高丹尼心頭有欺騙了她的感覺，語帶責怪的道：「你當初不該替CIA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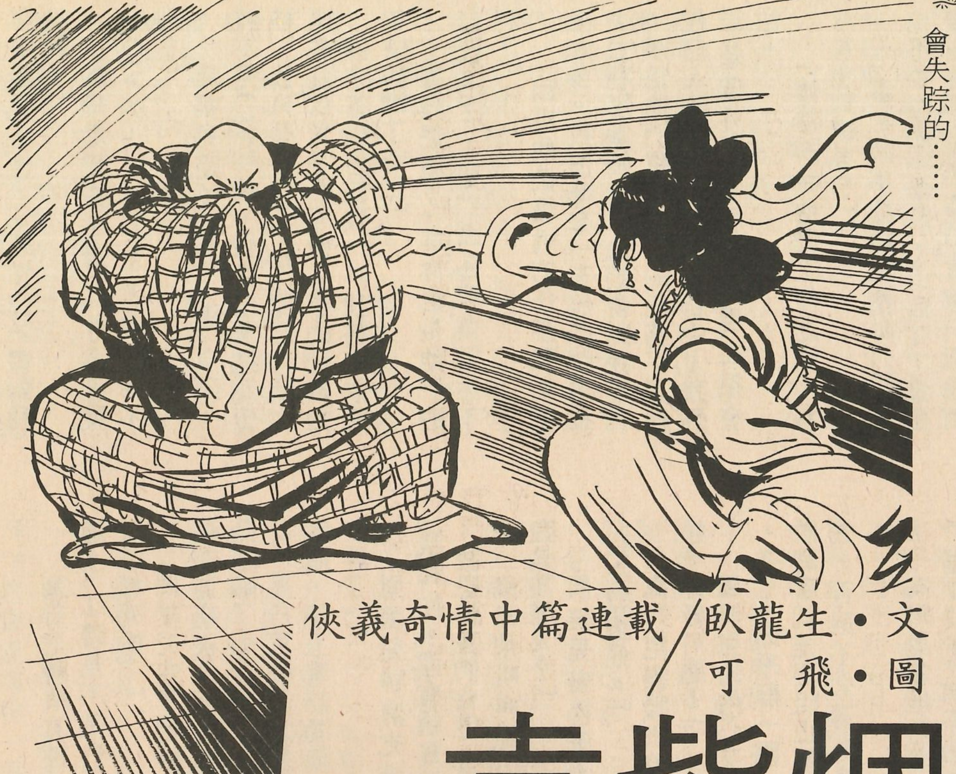
「當初我根本不知他們就是CIA，就是知道了，也不知他們如此可怕，所以弄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要擔驚受怕的。」

高丹尼似是無話可說了。

周美兒忽然喃喃自語：「有得必有失，我替他們工作，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你，這點是我最値得高興的。」

（未完・四）

**上文提要**：袁紫烟離開龍谷向京師出發，突然有虬髯客的四劍客追踪而至，宇文成都等先後將金銀銅鐵劍客帶來的人全部殲滅，不留活口，防止追兵，還將世民的束腰帶丟在四劍客的屍體之上，此舉是取得紫烟同意而嫁禍世民，希望虬髯客消滅李侯府，坐觀成敗，再謀消滅一方。他們想不到世民同意嫁禍成功，反不讓虬髯客坐收漁利，使紫烟莫測高深，還有更難防的事，李世民怎麼會失踪的……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 袁紫烟

不讓道家專美　且看佛法無邊

供台上本有五尊佛像，一尊被袁紫烟燒成灰燼，四尊却未受波及。唐三藏坐在供台前，準備捨身護佛了。

看清楚，想一想，又會覺得奇怪了，五尊佛像，並列供台，相距不過是數寸遠近，那熊熊烈火，竟未波及其他四尊，似乎是中間有一種力量，把火焰隔開了。

唐三藏身上的黃色袈裟，忽然開始膨脹，片刻之間，整個人都被黃色大袈裟包了起來。

仔細看，四尊佛像和供台，也全包在黃色的袈裟中了，一件人披的袈裟，竟然脹大得像個蒙古包。

宇文成都和四位副總統領，都全神貫注着大殿中一切變化。

他們身經百戰，刀裏來，劍裏去，看多了，馬革裹屍，血濺五步，可從沒有看到一件袈裟會有如此的變化。

「禪雲彌六合！和尚，不要逼我拚命啊！」袁紫烟的臉上泛現出驚懼的神色，右手揮動，示意宇文成都等退出大殿。

四大副總統領和宇文成都，都不想退出大殿，比鬥術法的事，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是畢生中難得遇上的機會呀，就算受到一些波及，傷害，也是大大的值得。

但他們不敢不聽從袁紫烟的命令。

另外一種逼人的壓力，使他們無法留在大殿中。

原來，那膨脹的袈裟，繼續脹大，似是要充滿大殿中所有的空隙，有如一團蔓延的黃霧。

四大副總統領、宇文成都、八個武士，就在這麼的情景下，退出了大殿。

但袁紫烟身前三尺處，似是樹立了一根鐵椿，膨湧而至的黃霧，受到了阻攔。

巧兒、蓮兒不敢跑，但兩個人都躲入了袁紫烟的身後。

蔓延，伸張的黃霧繞過了袁紫烟的停身所在，湧向了大殿的門口。

神奇呀！就像是大殿的門口，有一道無形之牆，黃霧沛然而至，却堵塞在門口，不再向外擴展。

但大殿之內，却全被一團黃霧籠罩，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黃色蒙古包，把殿中所有的人人物物，都包入其中。一片濃黃顏色，充滿了空間。

但仍可以看到袁紫烟。

因爲，袁紫烟全身散發出一團紅光，連巧兒、蓮兒，也罩在紅光之中。

紅得如血如花，也紅得晶瑩透明。

就像在一團濃烈的黃霧中，燃起了一團烈火，一盞巨大的紅燈。



好看極了，也妖異極了，讓人不忍不看，也讓人看得心頭顫慄。

瑩晶耀目的紅光，突然開始向四外射出，像爆射的烟花，但射入黃霧三尺，就消失不見。

宇文成都無法完全瞭解情勢演化過程，表達出的訊息，但却知曉雙方正在鬥法。

袁紫烟身上圍繞的紅光，似是想突破三藏和尚那件黃袈裟幻化出的黃霧，但却是力所不及。

但彌漫全殿的黃霧，也無法把那團紅光淹沒。

袁紫烟、巧兒、蓮兒，在血紅、透明的光線籠罩下清楚可見。

兩團光華，似實似虛，在大殿中相持不下。

劉飛鵬吸口氣，納入丹田，道：「總統領，我們要不要出手幫國師一把？」

「怎麼幫？」宇文成都道：「袈裟化黃霧，似眞似假，如實如虛，混沌不開，景物不見，紅光護人，如帳如罩，不停的四處爆射，形如烟花，我們雖手握刀劍，却不知如何下手啊！」

「總統領，這大概就是幻人耳目的術法了？」劉飛鵬道：「屬下願冒險衝入大殿之中，試試看，會有些甚麼反應？」

宇文成都歎息一聲，道：「太冒險了，如果要去，也該我去……」

「不行，」劉飛鵬打斷了宇文成都的話，接道：「你是統軍的主帥，豈可冒險。」

「主帥是國師，」宇文成都道：「不管誰去，都先得她同意。」

「我們施展『傳音入密』的方法，」蕭雨道：「不知道國師能否聽到？」

「試試看吧！」宇文成都道：「國師武功高强，術法精奇，只要看到我們口齒啓動，大概就會知道我們說些甚麼了，問題是，她現在正行法和三藏和尚對抗，能不能分心他顧？聽到我們的談話。」

「分了國師的心神，」田當道：「會不會影響到她行法的功力？」

袁紫烟回過頭了。

原來，宇文成都已經把聲音用內力送入殿中，袁紫烟也眞的聽到了。

袁紫烟沒有回話，但却揮動着右手。

那是很明顯的手勢，示意宇文成都率人向後退遠一些。

宇文成都心中忖道：「我們是要進入殿中幫助妳啊！怎麼反要讓我們退遠一些。」

心中念轉，人却帶着四位副總統領緩緩向後退去。

奇怪發生了。

袁紫烟搖動着頭，一頭秀髮散落了下來，掩面覆目。

披頭散髮，使得天姿國色的美人，形貌一變，神情也有些詭異莫測了。

只見她一雙美巧的玉手，忽然一陣急搓，向外推出，纖纖十指，突然冒出了火苗，噴射出三四尺遠。

火苗到處，黃霧消退。

袁紫烟緩步行出了大殿。

她走得非常辛苦，給了宇文成都等一種感覺，她不是走在那種虛無的黃色雲霧中，而且，用火燒出了一條通路出來。

巧兒和蓮兒跟在袁紫烟的身後，步履輕鬆，倒是走得從容，看不出她們有任何恐懼吃力的感覺。

袁紫烟踏出大殿，手上冒現的火苗，也突然熄去。

宇文成都和四位副總統領，雖然都親眼看到了，但仍然無法確定那是眞的火苗，還是一種光影？

袁紫烟似很疲累，香汗淋漓，透濕了一身羅衣，有如在急流、狂濤中掙扎上岸。

已經停下脚步的宇文成都，突然快步迎了上來，道：「國師，受傷了？」

語氣中充滿着關切情意。

「和尚厲害！」袁紫烟苦笑一下，道：「幾乎被他困住了！」

宇文成都口中應了聲，心中却是有些不信，暗道：「那濛濛一片，有如水氣的黃色雲霧，還眞能困得住人麼？」

抬頭看去，大殿中已全被黃色的霧雲充滿，任何景物都已無法瞧到，心中吃了一驚，忖道：「這濃烟似的一團霧雲，還眞能把人困住不成？」目光一轉，發覺身側不遠處一片青磚，暗運眞氣，右脚一挑，那半塊青磚帶着一陣輕嘯，射入了大殿的霧雲之中。

宇文成都算好了方位，也再出了相當的內力，這塊青磚應該能擊破供台上一尊佛像，然後，洞穿大殿的牆壁而出。

但青磚投入那黃色霧雲中，似是擊在一片厚革之上，阻力奇强，深入不過半尺，竟然化作一團灰屑，消失不見。

宇文成都震驚了，這是一種甚麼力量啊！竟使磚石化灰？想向袁紫烟請教一下，但回頭一望，又使心神震顫不已。

只見袁紫烟閉目而立，一向嫩紅的臉兒也變得一片蒼白。似是在運氣調息，只是由大殿中行出殿外，也不過一丈多些的距離，竟把她累成了這個樣子。

自認識袁紫烟後，從未見過她如此狼狽的形相，除了爭取生命之外，袁紫烟絕不會在衆多屬下面前，如此的不濟。

宇文成都招來四個副總統領，低聲道：「全力保護國師，我們非人之敵，但要先國師而死。」抽出長劍，前行三步，擋在袁紫烟的身後，面對大殿門口。

蕭雨、田當、凌雲，劉飛鵬，也亮出了兵刃，分守在袁紫烟的四週。

他們背對袁紫烟，明顯的表示出了一副拚死相護的決心。

忠臣、義僕，拚死護主的景象，大概也是如此了。

四大副總統領心中也都明白，袁紫烟抵拒不住的强敵，他們又何堪一擊？宇文成都化作春泥爲護花的關愛情意，下了這一道嚴酷的口諭，四個副總統領只好認命了。

「謝謝諸位！」袁紫烟輕柔的聲音，在耳際間響起。

回頭看來，袁紫烟已盡復舊觀披散的長髮已挽起，花容月貌似往昔。

「國師。」宇文成都低聲道：「全好了麼？」

袁紫烟飛起了兩頰紅暈，帶着三分忸怩，道：「佛法無邊，師父的告誡，誠不欺我，但三藏和尚可惡，不能饒恕！」

「國師，殿中無人了。」蕭雨道：「唐三藏和李世民都已逃走了！」

他先看到大殿中的情勢，就是這一刹之間，霧雲散盡，景物盡復，大殿中空空蕩蕩，那裏還有人蹤。

袁紫烟眨動一下圓大的眼睛，雙目中突然放射出兩道奇光。

恐怖的眼神，給人一種利刃穿心的感覺，宇文成都和四位副總統領都不敢和她的目光接觸，急急的轉過頭去。

「和尚，不要走啊！咱們還未決勝負呢？」

隨着那蕩漾在耳際的甜美聲音，袁紫烟却突然不見了。

以宇文成都等耳目之靈，也不知袁紫烟如何走的，奔向了那個方位？

「聽不到一點衣袂飄風之聲！」劉飛鵬道：「輕功之高，已到了飛行絕跡的境界。」

「會不會是遁術？」蕭雨道：「世間眞有這種借物遁行的奇術嗎？」

宇文成都的目光投注在蓮兒和巧兒的身上，希望從她們口中聽出一點眉目，但兩個丫頭却緊閉着兩張小嘴，一語不發。

原來，兩人也不知道袁紫烟怎麼走的。

「唐三藏、李世民已然走失，袁國師似是已躡敵而去，我們呢？」蕭雨道：「是要留這裏？還是要追覓踪跡，有所行動？」

「看不出李世民、袁國師的去向，如何追覓敵踪？」宇文成都道：「但此地不宜久留。」

「不用擔心姑娘行踪！」蓮兒道：「我們找不到她，她能找到我們，總統領，如覺得不宜在此地停留，換個地方等候姑娘。」

這座大殿中留下了太多的疑問、古怪，留下來惑亂軍心。

於是，宇文成都下令撤離了荒涼的古寺。

軍馬撤走，大殿一角處突然出現了身着黃色袈裟的三藏和尚，供台上四尊佛像。

唐三藏合掌當胸，對着其中一尊佛像躬身一拜，一陣黃烟閃過，眞相顯現，化作李世民閉目而坐。

「二公子，袁紫烟已被我行法引入歧途！」唐三藏道：「但恐怕不能迷惑她太久，二公子請借此時機離去吧！」

「和尚佛法無邊，何不隨世民同往太原，你出家禮拜，立志代慈航普渡衆生，自當先拯求萬民於水火之中。」

「小僧修禪，不懂法術，這襲袈裟爲達摩祖師遺物，借用數日，即將歸還，今日一晤，結緣於二十年後，屆時還望二公子能記得今日會晤之情。」

「袁紫烟術法高强，袁天罡和李淳風都非其敵，」李世民道：「和尚有以教我乎？」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這番劫殺之後，天下有數十年太平歲月，二公子大願可償，小僧無能相助，但另有高人效命，宇文成都會在寺外設伏，不過，小僧也已邀人相助，這裏有黑絹一方，請掩覆頭臉，出寺去吧！」

李世民苦笑一下，道：「和尚既無出世之念，區區怎敢勉强，只要蒼生有幸，區區一人的生死何妨？」接過黑絹，包住頭臉，大步行出殿外。

可惜，他沒有回頭張望，看一眼，他就會重回大殿。

「小僧修禪宗，立志取回千卷經文，光大我佛教義，術法一道，只學得一點皮毛，聊備一格，護身而已，非不爲也，實不能也……」暗暗的低誦完心中意願，突然張嘴吐出兩口鮮血，急急伸手扶住了供台，才穩住了身子。

如果李世民看到了，絕不會決然走開。

* * *

唐三藏的推斷不錯，宇文成都果然在寺外佈下了線眼，監視了四面八方。

李世民一出寺院，就落入了監視之中。

但李世民黑帕包頭，雖然落入線眼的雙目之中，但那人却無法肯定他的身份，也不敢輕易出手，現



身阻攔。只好把訊息傳報上去。

這確實一批訓練有素的武士，他們有一套傳訊之法，用不同顏色的絹帕，傳出訊息的重點，重重傳接，既快速，也秘密。

宇文成都撤離的並不太遠，很快的接到訊息。

田當、蕭雨立刻上馬，縱騎奔來。

但兩人心中同時有着一個疑問，李世民躲在那裏？大殿中不見有人，兩百武士滿佈廊廂，寺中絕無可供藏身之地。

如果那人不是李世民，他又會是誰呢？怎麼能夠瞞得過袁紫烟的耳目？

田當、蕭雨最怕追的是唐三藏，小和尚能把袁紫烟鬧得披頭散髮，身體受傷，要搏殺兩人，豈不是易如反掌。

蕭雨、田當不怕人武功高强，就算遇上强敵，也可以拚個兩敗俱傷，至少，也可以支撐個三五十招，放下臉招人幫手，來個聯手攻敵或車輪大戰，但如遇上精通術法的人，那就全無招架之力了。

兩人心中雖有着相同的想法，但都沒有開口說出來，照着線眼留下的路標追趕。

說了又如何？徒亂人意啊！

馬走如飛，已越過古寺，到了一岔路口處。

只見一個武士，站在岔路口上。

蕭雨一勒馬韁，道：「怎麼停下來了？」

「不知道怎麼追呀？」武士惶然的回答。

「怎麼回事啊？」田當道：「給我說清楚一些。」

看出了那武士，是屬於自己統率的一隊，田當非常不滿。

「追到這座岔路口處，一個人突然變成了兩個人，」武士慌悚的說：「一般的個頭，一樣的衣服，一樣的黑帕包頭，却分行入兩條岔路，屬下不知道怎麼追呀？」

蕭雨呆了一呆，道：「有人接應？他們走了多久？」

「不過片刻工夫。」

「田兄，不能怪你的人，咱們分頭追吧！」蕭雨替那個武士講了人情，當先向右邊的岔路追去。

* * *

「快去！稟報總統領！」田當吩咐過屬下的武士之後，轉入左面岔道，放轡如飛。

這是一片廣袤的田野，春耕未播，平疇千里，視界遼闊，田當極目四顧，看到了蕭雨縱騎如飛，正全力追趕一個人影。

看到了，前面的大道，也有一條人影，正施展陸地飛行功夫，向前奔馳，立刻加鞭飛奔，追了上去。

輕身飛縱術，短程競速，能夠快逾奔馬，但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很難和馬的耐力競奔。

何況，田當等騎的馬，又是千中選一的好馬。

大概黑衣人也感覺到了？自動的放緩了奔行的速度，以免耗盡體力。

田當很快的追近五十丈內。

蒙面人突然停了下來，運氣調息。

顯是要盡快恢復體能，準備應戰。

雙方相距五丈左右時，田當突然飛身離鞍，一掠之勢，就停在了蒙面人身前四五尺處，雙刀也同時出鞘，握在了手中。

黑衣人靜立未動，隱隱聞得他喘息之聲，這一陣放腿奔走，疲勞尚未盡復。

田當只打量那人身材一眼，已知不是李世民了，倏然火上心頭，大聲喝道：「甚麼人？竟然冒充李世民，自尋死路！」雙刀齊揮，猛然攻上。

蒙面人也不答話，右手一翻，一把單刀飛射而出，噹的一聲，封開了雙刀，力道十分强大。

田當雙刀交錯，攻勢快如閃電，恨不得把蒙面人劈在亂刀之下，揭開他蒙面黑巾，一見他眞正面目。

但蒙面人刀法純熟，而且，沒有戀戰之心，且戰且退。

連攻了數十刀之後，田當已心中明白，蒙面人不願見人，但却功力深厚，一位江湖高人，眞打起來，不是一兩百招內，可以分出勝負，只好按下心頭的怒火，集中精神拚戰。

* * *

蕭雨也遇上了同樣的煩惱，快追上那蒙面人時，蒙面人立刻返身接戰，也是一把單刀，力敵蕭雨的飄花劍法，且戰且退，蕭雨也由身材上看出來，也不是李世民了。

但他刀法純熟，內力深厚，蕭雨急劍快攻，只能逼得他連連後退，却無法傷得了他。

蕭雨也同時發覺了黑衣人後退的並非是全無章法，而是有一定的方位，離開了大道，向一處土坡上退去。

那裏生滿了荊叢、雜草，是這一片廣闊平原中，少見的一處所在。

它遠離大道數里，突現在一片田野中。

蕭雨看出敵人目的，但却無能阻止，也無法改變他後退的方位，事實上，蕭雨已心中明白，蒙面人的武功，就算差他一點，也屬有限得很，他有着足夠的自保能力，却

不求勝敵，節節敗退，掌握了退向方位。

怎麼冒出了這麼一個武功高強的蒙面人，蕭雨心中暗道：「是留守侯府中的勇士，救他們的小主人，却又不敢明火執杖的和朝廷作對，用黑布包了頭臉？還是江湖上的英雄豪傑，聞得了李世民被擒解押入京的消息，聚會於此，設計救人？

這些人，是否和唐三藏那個佛法精博的和尚，有所關連？

心事紛至沓來，蕭雨手中的劍勢變緩了。

蒙面人手中單刀也隨着緩了下來。

是的，他沒有爭勝之意，也沒有傷人之心，唯一的目的，似是在爲李世民爭取逃走的時間。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狂奔而來。

蕭雨劍勢一緊，希望阻止蒙面人後退之勢。

只聽蹄聲，他已知來人是誰。

一道急風掠過蕭雨的頭頂，撲向那蒙面人。

蒙面人急以刀光護身，但來人却以一股湧出的潛力逼住，扯走了蒙面包頭的黑巾。

「是和尚！」蕭雨停住了手中的長劍。

「果然是三藏和尚的同黨！」宇文成都左手抓着扯下的黑布，道：「出家人，也敢和朝廷作對？不怕皇上下令，拆了你們的廟宇？」

是的！除了宇文成都，還有甚麼能在一擊之下，扯下和尚的包頭蒙面黑布？

和尚手橫單刀，高喧了一聲佛號，道：「貧僧易裝而行，或有不當。但諸位無端追殺，欲取貧僧性命，貧僧雖然拔刀拒敵，且戰且退，全採守勢，從未反擊還攻，實不知何罪之有！」

「話是實話，但用心可誅！」蕭雨道：「你們掩飾本來面目，是幫助李世民逃避追殺，甘願作他替身，他可是欽拿要犯。」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貧僧……」

「和尚不要狡辯，」宇文成都冷笑一聲，道：「今天如不殺你們一些，只怕無法使你們知曉厲害，身在五行外，心在紅塵中，一樣要受到朝廷律法的制裁。」突然飛身而起，一劍刺去。

宇文成都這一劍的攻勢，和蕭雨的大大不同了，只見他劍如網罟，籠罩了四面八方。

和尚無法可逃，也無處可避，只好舉刀封擋。

他用的本是戒刀，此次爲掩飾身份，換用了一般的單刀，舉刀迎劍，用一式「野火燒天」，刀勢幻化出一片光芒。

只可惜擋不住宇文成都的凌厲劍勢，刀光被長劍震開，人也隨宇文成都一腳踢跌出八尺以外。

蕭雨一掠而至，一劍刺下。

和尚還未站起，劍勢已到。

只聽一聲：「看打！」

一輪金風飛旋而至，蕭雨舉劍一擋，響起了一聲金鐵大震。

一面大如輪月的飛鈸，撞開長劍之後，借勢打旋，轉向飛去，折回來時方向。

三丈外，一個身着灰色僧袍的高大和尚，左手握着的一面銅鈸，向上一舉，鏗鏘一聲，擋住旋飛歸來的飛鈸，右手輕巧的抓住握把。

但聞一陣鏗鏗鏘鏘響聲，灰衣和尚雙手的銅鈸撞擊了一陣，身側地上突然站起了八個和尚，手執禪杖。

他們身着的僧袍，和大地泥土一色，潛伏在地下，不留心是很難看得出來。

「竟然早有伏兵，」宇文成都冷冷說道：「這是有計劃的陰謀，成都要大開殺戒了。」

「將軍！」手執雙鈸的灰衣和尚道：「請暫息無名怒火，貧僧等無意冒犯將軍的虎威，更無意參與世俗的殺伐鬥爭。」

「巧言令色！」蕭雨道：「無意世俗紛爭，到此作甚？」

「只要借兩位將軍一個時辰，貧僧等立刻撤走，此番上命難違，還請兩位將軍原宥！」

宇文成都道：「出家人不守清規，持械逞强，只此一樁，就足以治罪，殺之何惜。」長劍一揮，衝了上來。

「將軍武功高强，殺法驍勇，貧僧等只好以陣勢拒敵了。」灰衣僧人一面說話，一面擊響銅鈸。

八個手執禪杖的和尚一齊迎上，佈成了一座拒敵陣勢，立刻把宇文成都圍入了陣中。

宇文成都長劍飛轉，展開急攻。

八個和尚交叉穿行，揮杖拒擋，每一次都有兩支禪杖，支援另一支禪杖，硬接下宇文成都的劍勢，所以，宇文成都雖然含蘊强勁的內力，也都被迎架的禪杖接了下來。

簡單的說，就是三個和尚合力，擋住了宇文成都的凌厲劍勢。

這等迅快完美的技藝組合，自非一朝一夕之功能練成功，必須長期的同習同練，才有三人如一的行動默契，何況，那穿叉行走的步法，也是一種十分精妙配合。

八支禪杖，結成一片嚴密杖網，封鎖了四面八方。

宇文成都高傲自負，內力奇强，馬上衝鋒陷陣時，施用重逾一百五十斤的流金鎲，此番北上，輕騎急進，只帶了一柄長劍，但也是重



逾廿斤寬面厚劍，和人動手時，素不喜有人助戰。

所以，蕭雨不敢出手幫忙。

看出來，宇文成都眞的吃力時，蕭雨準備出手，分拒一兩個和尚，已減輕宇文成都的壓力，破壞對方陣勢平衡，但却發覺，禪杖結合陣勢，裡外一般的嚴密，找不出下手出劍的空隙。

宇文成都大聲喝道：「和尚，說出你們修行的寺院，不然，我要遷怒天下的和尚。」

但聞蹄聲得得，二百匹健馬風馳電掣而來，劉飛鵬、田當、凌雲三騎領先，團團把戰場圍住。

「田兄，追的一路呢？」蕭雨道：「可有李世民的下落？」

「一個和尚，和兄弟搏殺甚久，劉兄、凌兄率人趕到之後，他忽然抱刀盤坐，自斷心脈而死，」田當道：「就全無線索追尋了！」

四位副總統領都欲插手搏戰，但宇文成都和八個和尚都打得渾成一體，四個人手執兵刃，竟然找不出下手之處。

宇文成都愈打愈心驚了，他自負武功天下無敵，但這八個和尚，却是憑藉眞實的武功，和他打得難分難解，雖然是八個人聯手合擊，但那巧妙的配合，却渾成一體，天下訓練的合搏之術，如此佳妙，只要訓練出十個八個這樣陣法，他宇文成都就有了十個八個的敵手，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他眞的動了殺機，想施毒手，只要能取出佩帶在身上的鳳翅飛刀，就不難殺死這些和尚，減少一個敵手，但他就是無法騰出手來，取出飛刀。

原來，八杖配合，不但可以合力拒抗强厲的攻勢，也有綿連不絕的還擊，宇文成都必須雙手齊施，掌劍並出，才能保持着不勝不敗的局面。

那手執雙鈸的灰衣僧人仰頭看看天色，突然雙鈸互擊一響，聲音奇大，震得人耳際嗡嗡作聲。

手中兩面銅鈸，竟被這一擊震裂成十餘片，散落一地。

灰衣僧人把碎片撿起，又拚成原鈸形狀，說也奇怪，碎片竟似黏在了一起，仍是兩面銅鈸。

八個合擊宇文成都的和尚却突然收了禪杖，疾如飄風般，退到灰衣和尚的身後。

兩個勇士，佈成了一個圓環，把和尚團團圍在中間。

「宇文將軍，冒犯虎威，深以爲歉，」灰衣僧人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將軍要貧僧如何交代，只管吩咐一聲。」

宇文成都右手執劍，左手却探入身佩袋囊之中，握住了一柄鳳翅刀。

他已吃過了八僧禪杖合擊的苦頭，不願再被困住。

四大副總統領也都蓄勢戒備。

二百勇士除了十個控馬人，牽馬等在十丈之外，餘下一百九十人，全都圍了上來，左手兵刃，右手暗器，果然是一支訓練有素，應變有方的精猛勇士。

「我要你們先說出修行寺院？」宇文成都道：「否則，全都處死，一個也別想走！」

「宇文將軍，貧僧是率隊首謀，願以性命補償冒犯之罪，只要將軍放了他們，貧僧立刻自絕。」

「一人受死，太便宜了吧？」宇文成都道：「你們放縱欽犯，都是死罪！」

灰衣僧人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將軍，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將有惻隱之心，將軍，放他們去吧！罪在貧僧一人，處死貧僧就是。」

「執法豈可徇私……」

「將軍！」灰衣僧人打斷了宇文成都的話，道：「貧僧相信將軍有殺盡我們之能，但貴屬的損傷，也就相當的可觀了，此行，全是我等私人受邀，和寺院僧羣無干，將軍就不要苦苦追逼了。」

宇文成都相信灰衣僧人說的不是恐嚇之言，這些僧侶組合技藝，如若展開屠殺，隨行鐵騎定然有重大的傷亡，但又不甘心任令羣僧退去，略一沉吟，道：「你們九人齊上，以百合爲限，能支撐過去的，本將軍就放他走路，不過，我先要說明白，這次出手，本將軍要施展霹靂手段，不會再給你們聯手合搏的機會了。」

灰衣僧人長歎一聲道：「將軍執意如此，貧僧等只好認命了！」

突然一陣急快的馬蹄聲傳入耳際，三匹快馬旋風一般的轉了過來，引得週圍兩百多匹健馬長嘯相應。

這突然如來的變化，還眞是擾人得很，宇文成都和四位副總統領都不禁轉頭看去。

三匹快馬衝過來，但却一丈外勒住了馬韁。

當先一人是女的，青色對襟小棉襖，青帕包頭，青蠻靴，背上背了一口青銅鞘的長劍。

再看那張臉，還眞嚇人一跳，很像袁紫烟，也像袁寶兒，又一個出色至極的大美人。

宇文成都暗暗吁一口氣，忖道：「可惜袁國師不在這裏，如果撞上了，二美爭艷，倒可以一飽眼福了。」

身後兩個大男人都穿着緊身皮衣，一個鞍前橫掛着一柄四呎以上的三尖虎叉，另一個掛着一柄五尺長的斬馬刀。

身材都相當高大，坐在馬上，

也高了青衣少女半個頭。

「看看這架勢、排場，大概找對人了。」青衣少女目光一掠宇文成都，道：「你大概就是甚麼禁宮總統領的宇文成都？」

聲音嬌脆，有如出谷黃鶯，但語氣冷漠，聽得人心頭冒火。

「不錯，姑娘果然找對人了……」

「好！告訴我李世民現在何處？」青衣少女打斷了宇文成都的話，一下子就轉入主題，接道：「最好把他交出來……」

「好大的口氣啊！」宇文成都冷笑一聲，道：「姑娘敢不敢報上姓名？」

「有甚麼不敢呢？你回去問問隋煬帝，他應該還會記得我！」青衣女道：「我叫張出塵……」

「紅拂女張出塵！」宇文成都道：「聞名久矣！今日有幸得見。」

「宮衛總統領，和執拂的女官比起來，也高不到那裏去，」張出塵道：「說穿了，還不是一樣是侍候人的，交出李世民來，我們這第一面就好見好散了。」

宇文成都道：「咄咄逼人吶！」

「不肯交，就有一場痳煩了！」

張出塵一面揮手，示意和尚退走，一面接道：「最好不要有別的人在場，殺起來，也避免牽連無辜。」

宇文成都想喝止和尚不准走，因爲，還未問出這些和尚來自何處，甚至連一個法號也不知道。

但張出塵的口氣充滿着殺伐，似是一下子就要翻臉動手、就在這片刻猶豫，灰衣僧人已帶着八個和尚匆匆離去。

人不該死，可眞是五行有救啊！

聽說張出塵跟着虬髯客學習劍術，怎會突然間追到此地，一見面就要李世民，而且口氣逼人，大有立刻動手之意，全不把我這佈守四週的兩百勇士放在眼中。

憑甚麼呀？我宇文成都，還怕了紅拂女張出塵不成？倒要借機會見識一下虬髯客的劍法，有甚麼驚人之處？

宇文成都心中作了決定，人也冷靜下來，舉手一揮，環繞在週圍的兩百武士突然撤了下去。

這些人退到了十丈之外，各牽坐馬，翻身躍上了馬背。

他們有着馬上戰鬥、攻敵的編組序列，立刻散佈開去，在等宇文成都、或四個副總統領的戰鬥指令。

宇文成都留下了四大副總統領陪在身側。

張出塵已然等得心頭不耐，冷笑一聲，道：「宇文成都，作何打算，明白的說出來！」

「李世民被那些和尚劫走了！」宇文成都道：「妳却放走了追查李世民下落的和尚。」

「胡說呀！他們是遁身世外的人。」張出塵道：「劫持李世民，有甚麼用？」

「張姑娘要李世民又有甚麼用呢？」宇文成都道：「他可是皇上欽命捉拿的要犯。」

張出塵冷笑一聲，道：「隋煬帝要捉要殺的人，不是賢相名將，就是英雄才人，也是非救不可的人……」

「大膽！」宇文成都怒聲喝道：「妳存心和皇上作對，是想造反了，這可是株連九族的大罪。」

「隋煬帝要殺我，已經是幾年前的事。」張出塵道：「那時，你宇文成都還未被選入宮廷，不錯，隋煬帝是會殺人，他已經殺了成千上萬的人，那些人都不該死，有很多是幫他打天下的功臣名將，太原的留守侯唐公李淵，就是其中之一，如非他見機得早，提前辭官歸籍，早就被借故處斬了。」

「滿口胡言，成都奉命拿人，也只限李世民一個，並未驚動侯府中一草一木，李淵縱子造反，皇上也未追究，這是何等的寬大仁慈……」

張出塵仰天而笑，道：「宇文成都，你還是眞有點冥頑不靈啊？戰功彪炳的名將，治世經國的賢臣，他要殺就殺了，何況，你這隻護院守門的鷹犬，有一天你觸犯到他的禁忌，會把你一家人殺一個雞犬不留。」

「果然是心存叛逆，罪不可赦，單是對皇上的大不敬，就該立斬馬前。」宇文成都伸手拔劍。

張出塵突然飛身而起，人離馬鞍，劍已在手。

姑娘美擬仙人，但性子却是火爆異常，未待宇文成都出手，她已搶先發劍。

一道寒芒繞身飛起，射向宇文成都。

蕭雨長劍急刺，凌雲的秋水雁翎刀也飛射而出。

兩個人，一刀一劍，聯手而出，想攔下張姑娘的人劍。

只可惜張出塵劍勢太快，快如閃電過長空，兩個人只覺得冷風撲面，劍氣已掠身而出，雁翎刀和長劍一齊落空。

兩個人沒有出聲，但心中都明白是張姑娘劍下留情，如果她存心傷人，兩個人就算不死，也得身受重傷。

張姑娘的目標是宇文成都，森森劍氣，直射過去。

宇文成都暗叫了一聲慚愧，相信自己全力攻出一劍，也沒有這麼個快法。

（未完・十一）



#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兩怪分別傳絕技　夫妻各自比功夫

**上文提要：**江青嵐和崔氏夫婦同去江南找紅線姑娘，在棗陽歇宿，盜經的紅衣少女晚上又出現在他眼前，便追問她「易筋眞經」的下落，據說已交給她的師兄「千里孤行客」。江青嵐轉回客棧，發現崔文蔚、紅綃失踪，知道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計，連忙趕去九華山救人要緊，至於「千里孤行客」的長恨谷在何處，無法找尋，却遇上尋仇而來的姜仁、姜義，還有他們的師傅四川唐天生，特來爲弟子復仇……

姑娘瞧着木然不動的江青嵐，心頭一酸，一雙黑白分明的眼中，忽然滚出晶瑩淚珠，顫聲叫道：

「嵐哥哥，你怎麼啦？」

嬌軀驀地往他身上撲去。

江青嵐方才發覺不對之際，事實上中毒已深，他仗着玄關已通，內功精純，在頭腦昏眩之中，突然靈光一閃，功聚右掌，往前劈出，同時强攝心神，勉强支持，不讓自己倒下，但毒氣因眞氣驟動，發作更快，神智逐漸模糊。此時耳中聽到一聲金玉交鳴的脆響，心頭不期一驚，又清醒了少許，勉强睜開眼來！

他視線不清，依稀瞧到一個苗條身形往自己撲來。心中陡然想起，那是盜走少林寺「易筋眞經」，又使用調虎離山，故意絆住自己的紅衣少女，千里孤行客的師妹！

是她，這個賤婢……

他怒火陡熾，自己好像大喝了一聲，雙掌翻起，「呼」的一聲往撲來女郎身上劈去，他神智雖模糊，內力還在。

「砰」！女郎驟不及防，一個嬌軀還是被他震開了七八尺之遠，往地上倒去。

「砰！」江青嵐雙掌推出，眼前金星亂冒，只覺一陣天旋地轉，立時人事不知，也摔倒地上。

＊　＊　＊

「咦！崔郎，崔郎！這是甚麼地方？」

紅綃一覺醒轉，只覺頭腦昏脹，人好像生了一場大病，四肢酸軟，渾身乏力，眼皮重得睜了幾下才睜開來。她雙目轉動，發覺自己和崔文蔚兩人，竟然躺在一間棄置不用的空房之中，霉氣觸鼻，黝黑得有點陰森！

奇怪，昨晚明明記得在棗陽落了客店，怎會到這裡來的？她恍惚得似在夢境。不是嗎？昨晚迷迷糊糊的有如騰雲駕霧，被人家折騰了一個晚上，難道這不是在夢中？

她慢慢的擧起春葱般纖手，用銀牙咬了一下。啊！她感到手指上一陣劇痛，這不是夢！那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輕輕地推着躺在身邊的崔郎，低聲嬌呼。

「唔……啊……啊！」崔文蔚翻了個身，含糊的道：「綃妹，妳怎不多睡一會，天還沒大亮呢！」

紅綃瞧着情形不對，心中焦急，但又不敢大聲叫喊，把頭湊近崔文蔚耳邊，低聲說道：「崔郎，這裡不對啊，你快醒醒！」

她用力推了他幾下。

「啊……」崔文蔚似醒非醒，突然驚醒，用手揉着眼睛，睜了開來，大聲咦道：「這……」

紅綃慌忙把手掩住他的嘴，輕聲說道：「別張聲，崔郎，我們是

被人家關起來了，哦！崔郎，你覺得有甚麼不對嗎？我……我武功都沒有了呢！」

崔文蔚心中一沉，試一運氣，果然，四肢百骸，好像散了似的，一點勁也使不出來。他可不知道這是被人家閉住穴道，不由頹然的道：「不錯！綃妹，我們失去了武功，這可怎麼辦？」

紅綃輕聲道：「我想江公子一定會來救我們。」

崔文蔚點了點頭，忽然道：「要是他也被人家關起來了，又怎麼辦？」

紅綃想了一想，笑着說道：「江公子這麼大本領，怎會被人家關起來的？他一定會來。」

崔文蔚歎道：「現在也只有如此想法。」

兩人慢慢的靠牆坐起，只覺身上有點寒冷，肚子也感到甚是飢餓。這樣過了好一會工夫，忽聽門聲一響，射進陽光，一個高大漢子提着一隻籃子進來，往板上一放，那是兩碗熱氣騰騰的麵。崔文蔚搖晃着站起來，拱手道：「這位大哥，你們把小生夫婦關在這裡，究竟爲了甚麼？」

那大漢瞪了崔文蔚一眼，粗暴的道：「別嚕嗦，給你們吃，就吃，別妄想逃走！」

說着轉身待走，崔文蔚因自己武功已失，不敢多嘴。

紅綃連忙隨着站起，理直氣壯的道：「喂！你這位大哥，我們無緣無故被關在這裡，究竟爲了甚麼？你總該說清楚再走！」

那大漢敢情被她嬌脆的聲音吸引住了，果然停下身子，回過頭來！正好從門外射進來的陽光，照到紅綃臉上，當眞艷若挑李，嬌若春花，一下把他看直了眼。臉上有了笑意，嚥着口水，囁嚅的道：「姑娘，妳別介意，你們不是和那姓江的小子一路？」

紅綃問道：「你是說江公子，他人呢？」

那大漢道：「咱們師傅和兩位師兄追下去了，只要把那小子捉來，就沒你們的事。」

紅綃眨着眼睛，又道：「啊！你們師傅是誰？他和江公子有仇？」

大漢聳了聳肩，不屑的道：「嘿！咱們師傅名頭可大呢，姓江的小子，有幾個腦袋，配和他老人家結仇？」

紅綃迷惘的道：「那又爲了甚麼？」

大漢沉吟了一下，才道：「前些日子，咱們二師兄三師兄栽在姓江的手裡，三師兄還斷了一條臂膀，師傅一怒之下，就要派咱們大師兄找場。後來一打聽，嘿嘿！姓江的小子，居然就是橫天一劍，師傅這才親自趕來，那知那姓江的小子，敢情聽到風聲，獨自跑了，師傅親自追了下去，一面吩咐大師兄，先把你們一併請來，只等捉到姓江的，你們就可無事。」

紅綃望了崔文蔚一眼，不由笑道：「你這位大哥，說了半天，還沒說出你們師傅是誰呢？」

大漢道：「你們在江湖上，總聽到過四川唐門？」

崔文蔚紅綃同時搖頭，大漢驚異的望着兩人，忽然笑道：「你們敢情才出道的，連四川唐門都沒聽人說過？」

崔文蔚道：「小生確實不知道。」

大漢得意的道：「咱們師傅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唐家掌門人，人稱碧目蟾蜍唐天生……」

他剛說到這裡，只聽遠處有人沉聲叫着，那大漢突然像耗子聽到了貓叫，臉色微變，低聲道：「這就是咱們大師兄黑蝎子沈康，他在叫我了！」

說着，急急閃出房去，隨手把木門掩好。房內重趨黑暗，但兩人坐久了，便不覺其黑，肚子也確實饑餓，這就老實不客氣把大漢送來的兩碗麵吃了。

他們開始替江青嵐躭憂，因爲大漢把他師傅碧目蟾蜍唐天生說成天人，這時親自追去，好像不捉到他，是不肯甘休的，江青嵐武功雖高，也敵不住人多。

自己兩人又一絲氣力都沒有了，不要說逃，就是站一會，都累得身子發顫，先前還想江青嵐一定會來搭救自己，現在這個念頭，既成絕望，那麼自己認識的人中，只有一個黑衣崑崙了。

但天下的事情，那有如此巧合？即使他打這裡路過，也不會知道自己兩人被關在裡面呀！他們不敢再想下去，一切只聽其自然，幸好房中雖然黑暗，但那大漢自從送麵來了一次，就一直沒有進來，是以沒人驚擾他們。

躺在木板上的崔文蔚、紅綃，在不知不覺之中，又昏昏睡去。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驀聽外面傳來數聲喝叱，兩人同時驚醒，側耳細聽，却又一片寂然！

就在他們感到失望之際，突然，兩扇木門豁然開啓，走進一個人來！崔文蔚夫婦急忙瞧去，那是一個髮長過膝，髯長過腹的怪人！

他正是在少林寺石室，被江青嵐放出來的一掌開天樓一怪！這時兩道電炬般眼睛瞧着崔文蔚夫婦，忽然仰天大笑：「哈哈！果然是你們！」

洪鐘般聲音，直震得兩人耳鼓嗡嗡狂鳴！



樓一怪却不待兩人回答，像老鷹抓小鷄似的，一把挾起，大踏步往外面走去。崔文蔚夫婦，被他橫着身子挾在脅下，偷眼一瞧，原來這是一座殘破的廟宇，殿前草坪上，躺了四五個人，不知是死是活？兩人不敢多看。

只覺樓一怪出了破廟，逕往一座高山上走去，說他是走，那還不如說他在飛，比較妥切。

因爲兩人除了耳邊風聲呼呼作響之外，不但睜不開眼睛，連呼吸都有點透不過來，身子像騰雲駕霧，在直線上升！

不多一會，似乎停下來了，同時身子也被放到地上，崔文蔚夫婦經過這一陣折騰，昏眩得委頓在地。忽然覺得有人在他們後心，輕輕拍了一掌，這一掌震得百脈俱開，身上有若解去了一道無形束縛，倏地睜開眼來。

只見自己兩人已置身在一處山峯之上。白雲舒卷，清風習習，眼底羣山，全都小如土丘。崔文蔚和紅綃兩人心頭不由同時一驚，樓一怪就是會飛，也只有這末一會工夫，居然挾着自己兩人，跑上如此峻陡的峯頂，這魔頭當眞稱得上飛行絕跡！他從破廟中把自己擄來，不知又是如何居心？

兩人對望了一眼，還沒開口，只見樓一怪和藹的說道：「娃兒，你們只管在石上憩息一會，老樓還要等一位幾十年沒見面的老朋友呢。」

崔文蔚紅綃兩人，見他語氣和善，好像並無惡意，不由略覺放心，正待依言坐下，驀聽有人打了一個哈哈，說道：「不用你等，老夫早已來了！」

聲音極低，但好像有人在耳邊說話。崔文蔚夫婦聞聲瞧去，只見八九丈外的一棵古松之下，不知何時，盤膝坐着一個白髮披肩，臉如嬰孩的黃衫老者，笑容可掬向自己這邊瞧來。樓一怪驀地雙手叉腰，震聲狂笑：「哈哈！老殘廢，原來是你！怪不得昨晚神龍一現，叫我老樓瞎猜了一晚，兀自想不起數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到底是誰？哈哈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咱們又見面了。」

黃衫老者依然端坐如故，細聲笑道：「老樓，你還是這個火爆脾氣，絲毫沒改，昨晚急匆匆的又是爲了甚麼？不是我老殘約你到天尖頂一會，咱們老弟兄可眞當面錯過。」

樓一怪走近幾步，蹲下身子，搖了搖頭，道：「老殘廢，這檔事，說來話長，唉！還不是爲了一個小兄弟，他得罪一個叫做千里孤行客的人，老樓才暗中跟來。不料昨晚在他客店門口，居然發現唐老么的獨門記號，我老樓一急之下，趕進屋去。」

他用手一指崔文蔚兩人，「嗨」了一聲，又道：「三個娃兒，一齊不見。」

黃衫老者兩顆眼珠，有如星星般閃了幾閃，逐漸的轉變强烈，如電如劍，盯着樓一怪，奇異的道：「老毒物還沒有死？你說千里孤行客？那又是誰？」

樓一怪雙手一攤，道：「老毒物死沒死？我也不詳細，不過客店門口看到的，倒確實是西川唐家掌門人親自尋仇的記號。啊！你問千里孤行客？老樓也是第一次聽到，但我却和他對過一掌。」

黃衣老者似乎聽得極感興趣，孩兒臉上露出頑皮笑容，問道：「一掌把他開了天沒有？」

樓一怪被他當面揶揄，心頭微感不快，勉强說道：「那廝身手不弱，居然硬接了我老樓一掌。」

黃衣老者鼻孔中「嗤」的笑了一聲，道：「左右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罷了！」

樓一怪臉色一沉，大聲道：「遲老殘，你敢小覰我老樓？」

遲老殘也臉色一繃，不悅的道：「樓老怪，咱們四十年不見，你別在老殘面前逞强。」

樓一怪大笑道：「四十年不見，你就自認爲功力精進了？有興趣，咱們不妨試試！」

遲老殘被他搶白得孩兒臉通紅，冷冷笑道：「好極！好極！四十年老弟兄，見面印證武功，倒也不錯！」

崔文蔚紅綃兩人站在一旁，心中覺得十分好笑，兩個老怪物四十年不見面了，方才見面之初，老友重逢，極爲高興。突然爲了一句無關重要之言，就氣得面紅耳赤，要動起手來。

只聽樓一怪道：「不錯！自然不錯，哈哈哈哈！」

右手一舉，遙遙往遲老殘身前推去！

崔文蔚紅綃兩人站在樓一怪身後，他掌勢推出，只覺一股無形回力，居然還會向後面散漫，拂得自己兩人，衣袂欲飛，人也有點站不穩。不禁心頭一震，暗想自己要是站在前面，這還了得？

遲老殘却依然盤膝而坐，毫不介意的笑道：「老樓，你『劈天掌』眞比從前强得多了。」

右手一揮，迎着推出一掌，一股絲毫聽不到風聲，而又潛力無窮的氣流，隨着他掌勢而出。兩股掌風，在山頂正中相接，立時捲起一陣無比狂飆，急風迴旋，往四外溢出！

只聽樓一怪仰天大笑道：「老殘廢，你的『兩儀眞氣』，也比昔年

精純得多了！」

天尖頂總共不到一二十丈方圓，此時兩股內家眞氣所滙成的狂飆，像滔天巨浪，波濤洶湧。崔文蔚紅綃兩人，功力有限，那裡禁得住這份橫捲之勢，兩個身子立被震撞得往後飛出！

「啊！」紅綃驚呼之聲剛剛發出，樓一怪也突然驚覺，暗叫一聲道：「不好！」

身形飛起，一手一個，把兩人撈住，一面笑道：「我老樓差點忘記，咱們兩個老不死的掌風餘勁，娃兒們怎麼頂得住？」

一面却回頭向老殘說道：「咱們老弟兄不妨約個僻靜之處，再好好印證，今天有娃兒們在場，不用比啦！」

遲老殘望了兩人一眼，奇異的道：「這兩個娃兒，是你新收的衣鉢傳人？」

樓一怪搖頭道：「不！這是我老樓的小朋友，一共三個，另外一個，還沒找到。」

遲老殘聽得大爲好奇，兩道如電如劍的眼光，又向兩人掃來。崔文蔚紅綃立時感覺到他目光强烈得使人有一種震慄不安的感覺，不敢和他接觸。只聽他笑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咱們眞是人老心不老，你有三個娃兒朋友，我老殘也是爲了一個娃兒才出山，當眞無獨有偶！」

說到這裡，忽然大聲道：「甚麼？老怪物，你還要和我找個僻靜地方，再試試功力？」

樓一怪大笑道：「咱們四十年不見，總得印證一下各人的修爲。」

遲老殘點頭道：「幾十年來，咱們南怪北殘，不知比試了多少次，誰也贏不了誰，我們總得換個新鮮玩意才好。」

樓一怪道：「你有甚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聽聽！」

遲老殘微微一笑道：「山人自有道理！」

說着用手向崔文蔚夫婦一招，道：「娃兒你們過來。」

崔文蔚紅綃兩人突覺一股極大吸力，把自己身子往前拉去。

樓一怪瞧得勃然大怒，喝道：「老殘廢，你暗算兩個娃兒，算得甚麼人物？」

右手一掌，正待擘出！

遲老殘冷冷的道：「樓老怪別急，我不過有話問他們罷了！」

這時兩人，已走到了遲老殘身前，崔文蔚躬身道：「老前輩相召，不知有何見教？」

遲老殘右手連搖，笑道：「別老前輩，老前輩，聽得怪膩，你們是老怪物的朋友，也是我遲老殘的朋友，你們別看我和老怪物一見面就動手，好像水火難容，其實這就是交情！啊！啊！我要問你們的，是練過一點甚麼武功？」

崔文蔚聽得臉上一紅，道：「小生夫婦，初學乍練，只會一招劍法，和一套掌法。」

遲老殘突然臉露喜色，又道：「你們兩人會的可是一樣？」

紅綃點了點頭，遲老殘喜得跳了起來，口中連說：「好極！」

他這一跳，崔文蔚看清他雙足依然盤膝而坐，人却蹦得離地三尺，心頭更是驚奇。再一細瞧，原來遲老殘左袖虛飄飄的，好像是天生殘廢，接着說道：「你們就把那一招劍法，一套掌法，練給我瞧瞧！」

樓一怪不知遲老殘葫蘆裡賣甚麼藥？楞着一雙怪眼，一言不發。崔文蔚瞧了紅綃一眼，兩人身邊都沒有長劍，他靈機一動，就折了一枝松枝，躬身道：「小生獻醜！」

他澄神靜慮，巍然而立，微微吸氣，一雙俊目凝視着劍尖。這一動作，大有以靜制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概，也正是玄門正宗劍法的精神所在。

直瞧得南北兩怪都不禁暗暗點頭，這少年人大是要得！只見崔文蔚突然手腕一振，手中松枝，微微顫動，倏忽之間，劃出無數個小圈，宛如一片網膜，猝然洒開！

「崑崙劍法！」

遲老殘、樓一怪同時驚呼出聲！崔文蔚已收住招式，躬身退下。

遲老殘驚異的望了崔文蔚一眼，欲言又止，忽然哈哈大笑，右手一指紅綃，說道：「現在該妳啦！」

紅綃嫣然一笑，嫋嫋婷婷的走到中間，正身而立，左手化掌，右手握拳，往胸前一拱，柳腰左扭，雙掌猛的往前推出，「力拒華嶽」，緊接着右掌後掠，粉臉右轉，演爲「恒河流沙」。

她身法熟練，出手沉穩，把「紫羅十二式」一氣練完，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向遲老殘樓一怪盈盈斂衽，道：「兩位老前輩多多指教。」

樓一怪瞧得長眉直結，思索了半晌，突然回頭向遲老殘道：「老殘廢，女娃兒這套掌法，古樸渾雄，和『易筋經』同一路數，變化雖少，威力極大，你瞧是不是達摩禪師親手所創？」

遲老殘瞇着雙目，想了一想，笑道：「這套掌法，必須本身功力有了相當的火候，才能發揮威力，而且極爲霸道，走的是剛猛一路，決非達摩禪師手創，但古拙樸厚之處，也決非近人所能模擬，可能是他弟子研創變化而來。」



樓一怪猛的拍掌笑道：「遲老殘，你這番理論，精確之至，我老樓算是服你啦！」

遲老殘一張孩兒臉上露出得意之色，點頭笑道：「樓老怪，你難得說句眞心話！」

樓一怪突然怪眼一翻，沉聲道：「你這是甚麼話？老樓服你的見解精闢，可不是向你認輸。」

遲老殘右手撚了撚白眉，却回過頭去，向崔文蔚夫婦問道：「你們兩人會的可是一樣？」

崔文蔚心想他方才已經問過，這會怎的又問了起來？口中却答道：「小生夫婦，就是只會這一招劍法和一套掌法。」

樓一怪眼看遲老殘故意並不理會自己，却向崔文蔚夫婦問起話來，心中更是有氣，大聲說道：「老殘廢，你敢小覷老樓？」

遲老殘微笑着道：「你是說要和老殘比比斤兩？」

樓一怪氣呼呼的應道：「不錯！」

遲老殘道：「所以我要想一個新鮮法兒。」

樓一怪很快的道：「你說！」

遲老殘打了個哈哈，用手一指崔文蔚夫婦道：「兩個娃兒練武不到三個月，一點根基也沒有，咱們就借他們兩個試試，不就是了？」

樓一怪聽到遲老殘要把他們兩人當作自己兩人的試驗品，不由勃然大怒，厲聲道：「那不行！萬一發生了甚麼事……我絕不答應！」

遲老殘又是一個大笑道：「老怪物，你眞是火爆脾氣一點沒改，你認爲我把他們當活靶試？那麼不如找塊山上的大石，比他們適用得多。」

樓一怪給他說得十分糊塗，不耐的道：「那你是甚麼意思？」

遲老殘笑道：「咱們比了數十年，比不出甚麼名堂來，所以我要換個新鮮玩意。」

他頓了一頓，又道：「因爲他們等於不會武功，現在你我兩人，各自分別傳他們一招，瞧瞧誰的招式高明，咱們兩人，不就分出高低來了？」

樓一怪大喜道：「不錯！你這個主意大是有理。」

說到這裡，忽然又搖頭道：「不行！這兩個娃兒一點內功基礎也沒有，怎能使用咱們獨創的高深手法？」

遲老殘嗤的笑道：「那還不容易，咱們各自傳授內功心法，再灌輸點眞力給他們，不就得了？」

樓一怪想了一想，問道：「咱們各自傳授？」

遲老殘點頭道：「這當然是要個別傳授！」

樓一怪突然縱聲大笑：「哈哈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哈哈哈哈！」

遲老殘聽不懂他說的甚麼，臉色一繃，問道：「你說甚麼？這有甚麼可笑？」

樓一怪道：「個別傳授，就好存私，你在灌輸眞力之時，多分給一點，有誰知道？這不公平。」

遲老殘怒道：「那你不會也多分一點？」

樓一怪搖頭道：「那還是不公平。」

遲老殘想了一想道：「好！咱們灌輸眞力，以咱們數十年修練的一成爲限，叫他們兩人抵掌而坐，如果咱們誰想多輸的話，眞氣就會從他們手掌之中，互相流通，保持平衡，就可不偏不倚。」

樓一怪聽得大爲贊成，點頭道：「這法兒不錯，咱們就這麼辦。」

崔文蔚夫婦聽不懂他們在爭些甚麼，好像要傳自己內功心法，又是甚麼灌輸眞力，對自己夫婦看來並無惡意。

樓一怪却與匆匆的向崔文蔚夫婦說明自己和遲老殘要幫助兩人增長功力，傳授各人的獨門武功，用以測驗自己兩人，誰强誰弱？對他們而言，可說有利無害。

他話一說完，就指點兩人面對面坐下，各自伸出雙掌，掌心相抵，然後又敎兩人如何垂瞼內視，如何調氣運息，詳細說了一遍。

遲老殘也愼重的道：「在咱們兩個老怪物施展灌輸眞力之時，你們將會感到渾身奇熱如火，忽又酷寒似冰，這種現象，要千萬忍耐，一切順乎自然。」

崔文蔚和紅綃兩人點頭答應，立即如言垂下眼瞼，鼻觀心的調起息來。遲老殘、樓一怪，恰在此時，右掌迅速按在兩人頂門「百會」穴上。

兩人抵掌而坐，只覺腦門一震，立即有一股灼熱無比的泉流，像醍醐灌頂般滾滾不絕的往身內輸入，全身好像要暴脹開來了，不但使人感到窒息，尤其炙熱得宛如置身在爐火之中，難以忍耐！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似乎有人突然把自己從火盆中提出，一下投入了萬丈冰淵，寒氣砭骨，凍得渾身痲木，幾乎失去知覺！

崔文蔚紅綃兩人雖然初學乍練，但他們到底修習了三個月達摩禪師手著的「易筋眞經」上乘內功，又經南怪北殘諄諄告誡，此時那敢大意，只是專心致意照着「易筋經」上的練功方法，運氣施爲。

果然！一陣工夫，覺得由丹田之中緩緩升起一股陽和之氣，隨着自己心意運轉，散佈全身，合爲一體，四肢百骸，登時有一種說不出的通泰之感！

身邊驀聽遲老殘哈哈笑道：「瞧不出這兩個娃兒，練的還是正宗內功心法，眞是難得！」

兩人睜眼一瞧，只見遲老殘和樓一怪早已並排坐在山石之上，四道精光炯炯的眼神，正在注視着自己，連忙雙雙起身，那知才一站起，陡覺身子輕健，大異往昔，正待向兩人拜謝。

却聽樓一怪疑惑的道：「你們內功心法，是跟誰學的？」

崔文蔚躬身道：「小生夫婦，蒙五台山七寶寺宏法老師傳列爲記名弟子。」

他話才出口，忽然想起少林寺大覺大師說過，樓一怪當年就因輸在師傅掌下，才幽囚了四十年，一時深悔失言！

果然樓一怪驟聽宏法大師之名，臉色倏變，目射兇光，呼的站起身來，過胸長鬚，及膝長髮，都無風自動。口中發出震天價一聲大笑，右掌倏地舉起，正待往崔文蔚夫婦劈下！

他這一舉動突然而發，瞧得遲老殘大爲驚奇，不由沉聲問道：「老怪物，你要做甚麼？」

樓一怪經他一喝之後，怔了半晌，右掌又緩緩下垂，低喟一聲，自言自語的道：「爲友爲敵？悉憑自決！唉！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非友亦非敵，是敵亦是友，哈哈哈哈！」

崔文蔚見他暴怒乍收，忽然說出兩句似偈的話來，不由想起大覺大師曾經說道：「老衲認爲他四十年幽居，也許火性消磨，善根復生，對少林寺並無仇恨可言。」那麼樓一怪當眞兇性已泯，善根復生？

樓一怪已靠近身邊，向崔文蔚招手道：「娃兒，你隨我來。」

說着回身就走，崔文蔚略一遲疑，便跟了過去。紅綃耽心個郎安危，她立即跟着走來。

樓一怪回頭說道：「女娃兒，咱們講好分別傳授武功，妳得跟老殘廢去學才對。」

紅綃逡巡了一下，聞聲止步，只聽遲老殘笑道：「老怪物，你怕女娃兒偷瞧？得！咱們到這邊來！」

他依然盤膝坐在原地，用手招着紅綃，命她在自己身旁坐下，開始講解他數十年精心研討的驚世絕藝「兩儀眞解」。

樓一怪却早已帶着崔文蔚與匆匆地走到峯頂一處角落上去。然後回身站停，向遲老殘那邊望了一望，才道：「娃兒，我教你的三手招法，乃是我在少林寺石室內積四十年參悟而來，叫做『鴻濛三式』。瞧清了，第一式『鴻濛一炁』必須氣納丹田，吐氣出掌。」

說着雙足一頓，身形暴長，雙掌倏然由胸前翻起，向四外推開！崔文蔚只覺他雙掌推開之時，並沒有疾風勁氣，但一陣無形無聲的綿綿潛力，却無窮無盡的向四外擴展。到了十丈開外，陡聽異嘯驟起，排風蕩雲般往岩下疾奔而去！

山頂上的空氣，受了這一團無形氣流的壓縮影響，也立時激蕩成風，迅速向前流出，風聲颯颯，衣袂欲飛。

崔文蔚瞧得大吃一驚，這一式「鴻濛一炁」，威力之强，當眞可說風雲突變，人力勝天！

樓一怪微笑道：「娃兒，你要練到如此地步，少說也得化上五十年時光。咳！一藝之成，貴在有恒，那有像你們今天這種便宜事兒，一下就增加了十年內力。不過憑你此時的功夫，光是這一招，江湖上能夠擋得住的，也已寥寥無幾了。好！你瞧，這第二式叫做『直劈乾坤』！」

樓一怪邊說邊比，左脚前跨，右掌直豎，掌根吐勁，向前切出！「絲！」這會崔文蔚依稀聽到一聲極其輕微細長的聲音，直線向空中裁去。好像眞個把一片青天，齊中切開似的，飛出老遠！

「這是第三式『揚清凝濁』！」

話聲出口，左腿微屈，右足前點，身軀一蹲，同時雙掌疾翻，左掌掌心微凹，由下向上，右掌掌根下沉，由上往下。就在這一托一沉之際，陡然發出「蓬」的一聲大震，勁風電旋，隨掌而出，向身前激撞而去。

直震得崔文蔚兩耳嗡嗡，歷久不絕！樓一怪却早已收住式子，發出哈哈大笑：「鴻濛三式，劈天掌精髓所蘊，普天之下，已是無人能敵！」

「那也未必見得！」一個蒼老聲音，從平台上傳來，那正是遲老殘的口吻！

樓一怪高興頭上，給遲老殘這麼一說，不由怪睛圓睜，射出兩道棱棱電光，厲聲喝道：「老殘廢，你只管教你的絕招，此時何用多說？」

遲老殘嗤的笑了一聲，慢吞吞的道：「那麼你也只管傳你的絕活，用不着自吹自擂，你方才說的『普天之下，無人能敵』豈不把我遲老殘也損在裡面？」

樓一怪怒嘿道：「咱們這場輸贏，待會就可分曉。」

遲老殘連聲應道：「當然！當然！本來就是如此！」

崔文蔚聽着兩人鬥口，心中暗暗好笑，論兩人年齡，最少也都在八十以上，還是好强爭勝，差不得一言半語，這一對好朋友，看來當眞是打出來的交情！

兩人刹那之間，又重趨寂然。



樓一怪爲了爭取勝算，不厭其煩的把姿勢演了一遍又是一遍，反覆比劃，直等崔文蔚完全記熟，然後又把內勁外鑠之法，發招收勢之訣，仔仔細細的詳爲講解。

雖然「鴻濛三式」一共只有三個招式，却也費了半個多時辰，才堪堪練會。這還是崔文蔚自己先前練過達摩上乘心法「易筋經」和「紫羅十二式」打了基礎，方才又由樓一怪灌輸十年眞力，此時才勉强學會。

樓一怪又督促着他反覆練習，一面隨時糾正，這樣又耗了半個多時辰，崔文蔚總算把「鴻濛三式」練熟。

樓一怪心中着實高興，哈哈笑道：「娃兒，咱們回去瞧瞧，不知老殘廢教完了你媳婦兒沒有？」

遲老殘的聲音，不徐不疾，又傳了過來：「放心！老怪物，咱們早已練完啦！」

「走！娃兒。」

樓一怪一聲說走，急不及待往山頂平台上縱去，崔文蔚也立即跟着躍起！

果然！遲老殘笑容可掬的依舊坐在原來位置上，好像沒有動過。紅綃也席地而坐，但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脈脈地注視着自己，流露出無限的關心和情愛。好像要從自己身上，瞧出樓一怪教了些甚麼來？崔文蔚心中感到一陣甜蜜，向她微微一笑。

遲老殘道：「娃兒，你也休息一會，咱們比賽就要開始了。」

崔文蔚新學「鴻濛三式」，已深覺樓一怪這三招「劈天掌」威力之强，曠世無儔。這兩個老怪物，不吝把自己精研數十年的獨門絕技，傳授給自己兩人，而且更不惜耗損眞元，灌輸內力，以求速成。

其目的當然是爲了假自己兩人對手過招，以觀摩他們獨創的招法，是否已臻完善之境？因爲他們功力相當，如今一別數十年，誰都堅信自己的成就已經超過對方，只有從旁觀察，始能瞧出自己的優劣所在。

自己和嬌妻這一場比試，雖然只是點到爲止的試驗性質，但光憑自己所學「鴻濛三式」，已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不知嬌妻又學了些甚麼，推想遲老殘教出來的功夫，也斷不會比樓一怪差。

那麼這種出手就能叱咤風雲的招法，一發難收，雙方萬一稍爲失手，不死也得重傷，他心中想着，臉上神色也在不停地變化。

遲老殘瞧他立着發怔，不由莞爾笑道：「小娃兒，你在想些甚麼？」

崔文蔚面露愁容，抬頭道：「老前輩……」

遲老殘不待他說完，搖手道：「用不着躭心，你們方才經咱們兩個老不死灌輸了相等的功力，別說這場比試，只是點到爲止，試試招法，就是眞個拚命，也保管傷不了半根毫髮。」

樓一怪聽得哈哈大笑道：「遲老殘說得不錯，你們如有損傷，咱們兩個老怪物還算得甚麼人物？來來！時光不早，娃兒們，這就開始。」

紅綃聽說就要比賽，早已高興得一躍而起，俏生生的走到場中，嬌笑着道：「崔郎，你快來呀！」

崔文蔚無可奈何的跟着走去，在她對面站定。樓一怪瞧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這眞有意思！哈哈哈哈！」

遲老殘瞪了他一眼，喝道：「老怪物，你口裡說些甚麼？」

樓一怪笑叱道：「這與你無關。」

遲老殘道：「你這分明是打暗號，老怪物，等娃兒們動上了手，你可不准再開口！」

樓一怪怒道：「我開不開口，你也管得着？」

遲老殘孩兒臉一繃道：「你想用暗號指點，咱們這場比試，就立時作罷。」

樓一怪氣得雙脚一頓道：「作罷就作罷，想不到你老殘廢如此誣蔑我老樓。」

遲老殘呼的站起身來，逼上一步，道：「那你方才說的甚麼？」

樓一怪鬚髮戟張，發橫道：「偏不告訴你。」

崔文蔚眼看兩人全都臉現怒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連忙叫道：「遲老前輩不可誤會，樓老前輩說的，不過是他口頭禪罷了。」

遲老殘歪着頭道：「那我以前怎沒聽他說過？」

樓一怪怪笑道：「一定要你聽到過才算？」

紅綃攔着道：「兩位老前輩，咱們就要開始啦，你們請坐下啊！」

一面又嬌笑着斜視了崔文蔚一眼，道：「崔郎，你進招呀！」

說着臉色一整，兩手在胸前一橫，左掌掌心向下，右掌掌心朝上，好像抱了一個甚麼似的，靜候崔文蔚發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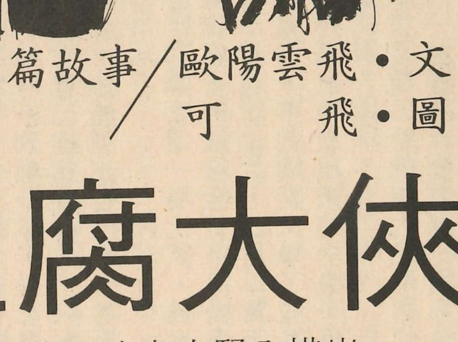
樓一怪突然點頭叫道：「唔！『兩儀眞解』中的『先天太極式』，遲老殘，這是你的壓箱子本領！」

遲老殘哈哈笑道：「不錯！老怪物眞有點眼光！」

兩人在呵呵嘿嘿的笑聲之中，同時在山石上坐下。

樓一怪大聲說道：「娃兒，你們就以三招爲限。」（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衆人追出，張人龍回到精舍除下人皮面具，原來是白煞白毛，衆人正想將他拏下，水無情已和雙煞逃去。張人龍之死已成事實，張大風便在東張三老主持下繼掌門之位，宋小飛協助辦完善後事，正想離去，張夢月提出履行父的遺書有關婚嫁事，糾纏不休，經小飛一番唇舌把她說服才離去，東張三老和張大風率領衆人埋伏在樹林裡，追查小飛把魔戒神珠交出來，否則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對付……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豆腐大俠

女掌櫃攝魂勾魄　珠寶店豎入橫出

然而，豆腐大俠是何等人物，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今日的名頭完全是憑眞才實學換來的，絕非綉花枕頭，豈會輕易就範。

十九代的東張三老攔他不住。

二十代的成名高手無功而退。

二十一代的張大風等人同樣奈何不了他。

反而有不少人吃足了宋小飛豆腐功的苦頭，被打得東倒西歪，狼狽不堪。

宋小飛宅心仁厚，不爲已甚，正欲施展出絕妙輕功一陣風，揚長而去。

而東張諸俠卻志在必得，不肯善罷甘休，又捲土重來，將他困住。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次不打爛仗，改採車輪戰法，分批出擊。

有道是：雙手難敵四掌，好漢抵不住人多，宋小飛的本事再大，功力再深，也禁不起東張諸俠的人海戰術，時間一久，不被打死也會累垮。

何況張家望重武林，均非等閑之輩，單憑東張三老，豆腐大俠就不見得能罩得住。

果然，儘管有張夢月拔刀相助，在衆寡懸殊的情勢下，宋小飛依然抵擋不住東張一波緊似一波的猛攻，疲態畢露，漸感不支。

力氣耗盡了，豆腐用光了。

功力大減，威風不再。

終於敗在三老手下，被張守正一掌劈昏在地。

* * *

不知過了多久，宋小飛才悠悠醒轉。

覺得頭好暈，口好渴，肚子也好餓。

勉强坐起身來，環目四顧，發現置身在一間很普通的房子裡，卻弄不懂是在蓬萊堡，或是別處。

室內無人。

有香氣。

是少女身上特有的那種香氣。

這是豆腐大俠最喜歡的一種味道，精神爲之一振。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呼喚兩次，竟如石沉大海，沒人回應，宋小飛本待下床到外面去瞧一瞧，驀在此刻，房門咿呀而開，有人推門而入。

不是張夢月。

亦不是朱綿綿。

而是他朝思暮想、情有獨鍾的百花公主吳小雲。

我們這位豆腐大俠的腦袋瓜子反應可眞快，馬上想到了鷄鳴山上那一幕香艷往事，重溫舊夢的念頭油然而生，立又倒臥床上，雙眼緊閉，假裝仍昏迷不醒。



吳小雲快步衝至床前一看，傻了，喃喃自語道：「怪事，剛才明明聽到有人說話，怎麼依舊不省人事，莫非是我聽錯了？」

挨至床邊，疾伸玉手，先摸額頭，再探鼻息。

她那裡知道，宋小飛存心拿她尋開心，想要吃她的豆腐，已及時將呼吸閉住，令小雲驚惶萬狀，忙將耳朵緊貼在他的心口上，聽一聽心臟是否仍在跳動。

這一來，正好中了宋豆腐的圈套，冷不防以「餓虎擒羊」之勢將吳小雲抱在懷中。

事出意外，百花公主先是大吃一驚，但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趁宋小飛尚未抱緊，火熱的嘴唇亦未印上之前，已自掙脫懷抱，退身五尺，沒好氣的道：「宋小飛，你這個亂吃豆腐的毛病還是沒有改，常走夜路，總有一天會遇上鬼。」

豆腐大俠翻身一躍下床，先喝了幾口水，然後才辯解道：「寃枉，寃枉，本俠雖然愛吃豆腐，卻不亂吃豆腐，只吃你百花公主一個人的豆腐，況且這又不是第一次，何必大驚小怪！」

吳小雲大發嬌嗔道：「上一次是上了你的惡當。」

「無雙不成禮，那就再上一次嘛。」

「哼，休想，本公主才不信你的花言巧語，被你抱過的女人少說也有一籮筐。」

「寃哉枉也，除你之外再無別人。」

「你敢說沒抱過平燕公主朱綿綿？」

「沒有！」

「張夢月呢？」

「也沒有！」

「還有你那位未婚妻……」

「至今尚未謀面，你這是吃飛醋。」

「哼，少臭美，只有傻瓜才會吃飛醋，你們遲早都會成親的，我警告你，一個有妻室的人最好放規矩點，不要到處留情亂揩油。」

宋小飛忽然換上一張肅穆的臉孔，正經八百的道：「小雲，憑天地良心，天下的女人千千萬，咱家只愛你一人，只要你點個頭，本俠馬上把那門親事退掉。」

百花公主似乎沒想到他會有此一說，不由的錯愕了一下，抿着小嘴冷嗔道：「假使是個千嬌百媚的大美人，你捨得嗎？」

「當然捨得，就算是天香國色，比你還是要差一大截。」

「少貧嘴，令師方老英雄這一關就過不去。」

「笑話，討老婆的是咱家，又不是家師，本俠會力爭到底。」

「不怕傷你師父的心？」

「爲了你，也只好冒犯了。」

吳小雲卻毫不領情，報以一聲冷哼，道：「豆腐，不要老是往我身上扯，別忘了，本公主已有未婚夫婿，跟你根本扯不在一起，歉着吧，恕不奉陪了。」

這丫頭眞絕，誰也不曉得她葫蘆裡在賣甚麼藥，話一出口，便欲離去，豆腐大俠忙道：「且慢，在下尚有事請教。」

百花公主止步轉身道：「甚麼事？」

「這是那裡？」

「蓬萊縣城裡的蓬萊客棧。」

「本俠記得栽在東張三老手中，怎會跑到此地來？」

「自然是有人把你救來的。」

「一定是雲妹吧？」

「東張人多勢衆，本公主一個人可辦不到。」

「還有誰？」

門外有人應聲道：「是我！」

隨即有一位嬌客大步而入。

是很尊貴，乃平燕公主朱綿綿是也。

門外另有一大羣勁裝女子列隊而立，正是名震江湖的十二金釵。

宋小飛微一頷首，以示謝忱，疑雲滿臉的道：「東張乃四大武林世家之首，又是傾巢而出，憑諸位的實力，恐怕仍非蓬萊堡之敵。」

平燕公主朱綿綿笑盈盈的道：「宋大俠應該還記得，本公主的身邊另外還有三千紅色娘子軍。」

豆腐大俠吃驚道：「公主將三千紅色娘子軍都調到山東來了？」

一號金釵代答道：「目前蓬萊百里方圓之內悉數在我家公主掌握之中。」

「大軍壓境，東張一定吃不消。」

「事實上我家公主僅僅調集了三百人來對付東張。」

「戰況想必十分激烈吧？」

「恰恰相反，根本未出一劍，未發一掌。」

「這是怎麼回事？」

二號金釵洋洋得意的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眼看我家公主與吳女俠聯袂而至，又有大軍壓陣，張家的人早已嚇破了膽，東張三老都是出了名的老狐狸，那還敢再逞强鬥勝，賣了個順水人情，乖乖的讓我們將宋大俠救走。」

宋小飛環顧四週一眼，道：「怎麼沒見夢月姑娘？」

吳小雲酸溜溜地道：「哼，差點死在東張手裡，如今還惦記張家的姑娘，你好多情啊！」

三號金釵也隨聲附和道：「是嘛，張家恩將仇報，以多爲勝，理當劃清界線才是，你好風流啊！」

豆腐大俠心裡發急，臉上發燒，連忙解釋道：「誤會，誤會了，

本俠是躭心張姑娘的安危。」

四號金釵格格一笑道：「笑話，張夢月是張家的女兒，會有甚麼危險？」

宋小飛道：「諸位有所不知，張姑娘與本俠站在一起，對蓬萊堡的所作所爲甚是不齒，東張很可能對她有不利的舉措，快說夢月姑娘的情況究竟如何？」

五號金釵道：「跟着東張的人一起走了。」

六號金釵補充道：「也可以說是被人押走了。」

豆腐大俠聞言好不焦急，道：「張姑娘處境危急，咱家必須再跑一趟蓬萊堡，諸位相救之恩本俠會牢記在心，容圖後報。」

餘音未落，人已往門外走去，朱綿綿伸手一攔，嬌笑道：「看來張夢月一定是位迷死人的大美人。」

「公主此話怎講？」

「不然怎會把宋大俠迷成這個樣子。」

「取笑了，本俠只是怕她發生意外。」

「你已昏迷一日半夜，再怎麼急也該吃完午飯再走吧。」

宋小飛正餓着，聞言更加饑腸轆轆，立道：「這是個好主意，咱們到餐廳去，我請客！」

七號金釵笑容可掬的道：「我們有三千人，宋大俠準備請幾桌？」

「當然全部請，擺三百桌好了，宋某自信還請得起。」

「跟宋公子開玩笑，幸勿見怪，實則我家公主早已預備好一桌豐盛的酒席在等着哩。」

「這樣最好，有現成的就快拿來吃吧，餓死人是要償命的。」

＊　＊　＊

吃飯的地方就在隔壁第三間，是平燕公主朱綿綿專用的餐廳。

當眞已經擺好了一桌酒席，是朱綿綿親手做的，還冒着熱氣，色香味俱佳。

頓使宋小飛垂涎三尺，饑餓益甚，屁股尚未坐穩，便狠吞虎嚥的大吃大喝起來。

好像風捲殘雲，更似秋風掃落葉，一口氣將肚子塞了個大半飽之後，這才發現身爲主人的平燕公主還沒有動筷子。

而且，百花公主吳小雲亦未在座，偌大的一張餐桌，只有他們兩個人，十二金釵只有在一旁服侍的份兒。

豆腐大俠不由一怔，道：「咦，小雲怎麼沒來？」

朱綿綿亦道：「是啊，應該陪宋大俠共進午餐才對，小妹馬上派人去請。」

一扭頭，又對十二號金釵道：「去吳姑娘房裡看看，說我們在等她吃飯。」

「是，公主。」

十二號金釵躬身一諾而退。

宋小飛邊吃邊說道：「兩位相處得還不錯嘛。」

朱綿綿笑容滿臉的道：「還好，彼此的目標一致。」

「甚麼目標一致？」

「都希望你平安無事。」

「小雲的醋勁很大，沒發作？」

「醋海興波也要有個理由呀，小雲姐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

「難道生張夢月的氣有理由？」

「當然有。」

「甚麼理由？」

「小雲姐曾不經意的透露，張人龍生前已將夢月姑娘許配給你，不知是否屬實？」

「確有其事，但乃情勢使然，而且是單方面的意思，宋某並未應允，跟你們朱家的情形差不多。」

「宋大俠是指……」

「指令尊有意招本俠爲駙馬。」

八號金釵插言道：「對了，這件事宋公子考慮的結果如何？」

宋小飛最怕碰到這個敏感問題，偏又舊話重提，只好含糊籠統的道：「還早，還早。」

九號金釵却不肯輕易放過他，追問道：「究竟要等到幾時，總該有個期限吧？」

豆腐大俠想了想，道：「起碼要在與咱家的那位未婚妻見了面，請示家師之後才能有所決定。」

十號金釵以略帶警告的語氣道：「我家公主可是金枝玉葉，這種一入龍門身價百倍的好事，別人擠破了頭也得不到，宋大俠可要想清楚，勿錯失良機。」

宋小飛目注門外，道：「幸虧小雲不在，若是聽在她的耳中，免不了又會橫生枝節。」

平燕公主朱綿綿接口道：「是啊，這件事要是被小雲姐得知，說不定早就跟小妹翻臉了。」

「只怕未必。」

「何以見得？」

「當初在徐州，本俠夜訪雲龍山時，小雲就曾大發嬌嗔，猛吃公主的飛醋。」

「可是，這幾天我們一直相處得很愉快，並無任何齟齬之事發生。」

「這可能是由於宋某生死垂危，公主又對她禮敬有加的關係，如果咱家的判斷不錯，小雲此刻說不定已拂袖而去。」

豆腐大俠料事如神，十二號金釵去而復返，劈面就說：「啓稟公主，吳姑娘已不告而別。」

朱綿綿愕然道：「小雲姐離開多久了？」

「已有一會兒。」



「可曾有人目睹？」

「一名小二哥曾親眼瞧見。」

「是否有話留下？」

「說是不想掃公主與宋大俠的雅興，另有急事離去。」

十一號金釵嘟吸着小嘴自語道：「吳姑娘的醋勁眞不小，簡直是個醋罈子。」

平燕公主頗有大將之風，心胸開闊，微慍道：「別亂猜，也許小雲姐確有十萬火急的事。」

宋小飛道：「甚麼事會這麼急？」

「可能與魔戒神珠有關。」

「公主是說魔戒神珠在蓬萊出現？」

「是有這個傳言。」

「詳細的情形怎樣？」

「本公主也不甚了了。」

＊　＊　＊

不錯，是有神珠出現蓬萊的傳言。

傳言起因於近來鬧出了好幾條人命。

死者男女都有，老少俱全，皆非等閑人物。

有富商巨賈，有豪門貴婦，有江湖好漢，有武林大俠。

顯然不是採蜂賊幹的，亦非採花賊的傑作。

因爲，死者衣裳完整，容顏未改，亦無明顯的外傷，江湖人物研判很可能是死於魔音或神光。

有不少人曾親眼看見，在蓬萊縣城的上方有一道耀眼的亮光一閃而沒。

因而，越發加深了神珠出現蓬萊的可信程度。

於是，消息不脛而走，東張、西萬、南巴、北趙等武林人物俱皆聞風而至。

自然也驚動了跛脚皇帝朱允炆、錦衣衛指揮黃鐵虎，乃至北京城裡的永樂帝朱棣與文武百官。

小小的一個蓬萊城，登時戰雲密佈，危機四伏，陷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境。

然而，宋小飛接連跑了好幾條街，訪查了不少人，却始終理不出半點頭緒來。

正感徬徨懊喪，不知如何查起，却在一處街角，碰上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朋友，馬上上前招呼道：「喂，浪子，本俠剛才還在想，有發財的機會你一定不會錯過，八成會不期而遇。」

浪子包天拍一下豆腐大俠的肩膊，眉開眼笑的道：「豆腐，你好像在找我？」

「是有這個意思。」

「有事嗎？」

「找你包打聽，無非想買點消息。」

「多年老友，說買多難聽，想知道甚麼，包某免費奉送。」

「蓬萊鬧出了好幾條人命，包兄曉得嗎？」

「早已得知，我包打聽正是爲此而來。」

「據說是死於神光？」

「大概不假。」

「如此說來，神珠確已在蓬萊現踪？」

「事實確是如此。」

「可有確切的線索？」

包大膽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聲音忽然壓低了許多，神秘兮兮的道：「包某是幹甚麼吃的，三天前便踩上了線。」

「快說呀！」

「這裡新開了一家珠寶店，店名很特別。」

「怎麼特別？」

「名叫『神珠齋』，又名『魔戒軒』。」

「魔戒神珠？難道……」

「江湖上盛傳，眞正的神珠就在店主手中。」

豆腐大俠神色一緊，道：「可知店主的來龍去脈？」

「一位紅粉佳人！」

「紅粉佳人？叫甚麼？」

「尚未查明。」

「相貌如何？」

「聽說很美，迄未公然露臉。」

「沒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

「見過也等於沒見。」

「此話怎講？」

浪子包天一本正經的道：「凡是進入神珠齋，欲見魔戒軒主人的人，沒有一個活着出來。」

「遭了那位紅粉佳人的毒手？」

「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何以見得？」

「有人目睹，近來在蓬萊發現的幾具屍體都是從神珠齋運出去的。」

「可知眞正的死因爲何？」

「研判係死於神光。」

「是你親眼看見的？」

「包某曾見到其中一二具。」

「眞的是死在神珠的光芒之下？」

「一點不假。」

宋小飛沉吟一下，道：「浪子，神珠齋這個地方你進去過沒有？」

「過其門而未入。」

「爲甚麼不進去瞧瞧？」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怕進去後無法活着出來，包某這點本事我自己心裡明白，絕非紅粉佳人之敵，何況還有碎金斷玉、無堅不摧的神珠在握。」

「哼，膽小鬼，沒有出息！」

「第二個原因則是想多賣點消息，多弄幾個銀子花花。」

豆腐大俠報以一聲冷哼，道：

「現在，銀子賺夠了吧？」

包大膽扮了一個鬼臉，道：

「馬馬虎虎，已經差不多啦。」

「那麼，敢不敢去一探神珠齋的虛實？」

「豆腐，你去不去？」

「嚴格說來，神珠乃本俠的東西，當然要去。」

「有宋大俠壓陣，包某願捨命相陪。」

「那就走吧！」

「走！」

＊　＊　＊

神珠齋位於東大街。

一共佔有三間店面。

裝潢的美侖美奐，竭盡其豪華氣派之能事。

店內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瑪瑙、翡翠、寶石與玉器。

數量最多的是珍珠。

尤其是鑲好的珍珠戒指。

幾乎每一顆皆亮麗奪目，耀眼生輝。

而且款式與傳說中的魔戒完全一樣，令人眞假莫辨。

宋、包二人一踏入神珠齋，馬上便有一位衣冠整齊的店伙計迎了上來，滿臉堆笑的道：「兩位大爺要買甚麼？」

豆腐大俠直截了當的道：「魔戒！」

包打聽補充道：「也就是神珠！」

店伙計神態自若，從容不迫的道：「本齋戒指上所鑲的珍珠，每一顆都是精挑細選而來，可以說全部皆神珠，兩位大爺請自行選購吧。」

宋小飛略微審視一下，肅容道：「本俠要眞正的魔戒神珠。」

此話一出，店伙計臉色陡變，也不答話，兀自行至櫃枱前，與一位身穿織錦緞長袍的老頭說了幾句悄悄話。

錦袍老者跨步而出，抱拳爲禮道：「小老兒金山，神珠齋的掌櫃，有甚麼地方需要效勞？」

金山二字宋小飛可不陌生，皺着眉頭反問道：「你叫金山？」

錦袍老者臉色陰沉沉地應了一句：「客官沒有聽錯。」

包大膽翻了一個白眼，道：「綠林中有雙煞三鬼，大鬼追魂鬼馬艮，二鬼奪命鬼牛魁，閣下可是位居老三的討債鬼金山？」

金山雙眉一挑，洋洋得意的道：「朋友見聞廣博，討債鬼金山正是區區小老兒我。」

豆腐大俠宋小飛臉色微變道：「噢，說了半天，神珠齋原來是你開的？」

討債鬼金山嘿嘿一笑，道：「客官高抬金某了，老夫只是一個小小的三掌櫃。」

「這樣說，魔戒軒的主人非你的兩位兄長莫屬？」

「不，金某的兩位兄長只是二掌櫃而已。」

「那魔，大掌櫃究係何人？」

「一位絕色佳人。」

「姓甚麼？叫甚麼？」

「這……」

「怎麼？有顧慮？還是不便？」

討債鬼金山一臉靦覥道：「事實是老夫也不清楚我家店主人的眞名實姓。」

浪子包天冷哼一聲，道：「哼，亂來，起碼應該知道她的長相如何吧？」

金山神采飛揚的道：「很美，很美。」

「這太籠統，最好說清楚一些。」

「艷賽羣芳，傾國傾城，打從出娘胎金某未曾見過如此嫵媚動人的女子，就算西施重生，貂蟬再世，也要遜色三分。」

「多大年紀？」

「二十出頭。」

「是何身份來歷？」

「可能是從西域遠道而來。」

包大膽臉一沉，聲高語冷道：「媽的，你身爲三掌櫃，怎會一問三不知，分明是睜着眼睛瞎胡扯嘛。」

討債鬼金山聞言大怒，但在商言商，一眨眼間又恢復平靜，淡淡苦笑一下，道：「實不相瞞，金某三兄弟是最近才應聘而來，對店主人的一切所知十分有限。」

宋小飛不悅道：「貴號稱神珠齋，又名魔戒軒，是否與魔戒神珠有關？」

「當然。」

「在那裡？」

「橱櫃之內。」

「咱家是指眞正的神珠而言。」

「在店主人手中。」

「眞的？」

「不假。」

「三掌櫃見過嗎？」

「見過。」

「可否取來一觀？」

「本齋店主人一向珠不離身。」

「那就請她出來亮個相吧，本俠正想瞧一瞧這位紅粉佳人到底有多艷多美？」

討債鬼金山的答覆却給豆腐大俠澆了一盆冷水。「佳人尊貴，從不見客！」

包打聽越聽越火，吹鬍子瞪眼睛的道：「你娘，神珠不肯取來，人又不願露面，你們的生意還想不想做？」

三掌櫃金山不疾不徐的道：「這位朋友誤會了，只是不願拋頭露面，並不表示見不到她。」

「奶奶的，少放狗臭屁，不肯



露面如何能見到她？」

「這簡單，她不見客，客人可以去見她呀。」

「赫，她好大的架子，在那兒？」

金山先不答話，前行數步，打開一道門，門外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然後才神秘兮兮的道：「甬道的盡頭，另有專人接待，不過……」

這老小子故意賣乖，話至此處便停下來，再無下文。

豆腐大俠臉一沉，追問道：「不過怎樣，說呀。」

討債鬼金山冷聲道：「佳人位尊，神珠珍貴，兩位若想如願，必將經歷重重險阻，最好先考慮清楚，免得大禍臨頭！」

一句話激怒了浪子包天，粗聲大氣的道：「媽的，少唬人，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不信這位紅粉佳人能有通天入地的本事，就算是刀山劍海，虎穴龍潭，也要闖上一闖。」

話一出口，便即大踏步的當先昂首而入。

＊　＊　＊

甬道很長很直。

陰沉沉地，靜悄悄地。

充滿了神秘而又恐怖的氣氛。

兩旁都是堅硬如鐵的石壁，無門。

一眼望過去，一片空曠，無人。

直到行至盡頭，甬道向右拐去，這才發現有一條粗逾桶口的巨木橫亘在前，阻住去路。

巨木的後面，站着兩個橫眉豎目的傢伙。

一個是三鬼中的大鬼追魂鬼馬艮。

另一人則是二鬼奪命鬼牛魁。

但彼此並不相識，宋小飛、包打聽尚距橫木五尺許，便被追魂鬼馬艮喝阻住，冷言傲語道：「你們來幹甚麼？」

豆腐大俠朗聲道：「來看神珠！」

包大膽加了一句：「來見佳人！」

奪命鬼牛魁雙目暴睜，端詳了二人一眼，粗獷的聲音道：「神珠至奇至珍，佳人至尊至貴，可不是張三李四隨便甚麼人都可以看得到見得着的。」

宋小飛冷笑道：「要怎樣才能看得到見得着？」

追魂鬼馬艮道：「須具備一定的條件。」

「甚麼條件？」

「第一，必須是武林巨擘的身份。」

「怎樣的人才算是武林巨擘？」

「譬如一派掌門，一代宗師，或者是成名已久，大家一致公認的江湖大俠。」

浪子包天揚眉道：「第二又是甚麼？」

奪命鬼牛魁沉聲道：「必須是達官貴人，或富商巨賈。」

「赫，這位紅粉佳人好像是在挑女婿。」

「如有適合的對象，也未嘗不可。」

「神珠齋的主人美不美？」

「美，美若天仙。」

「多大年紀？」

「雙十年華。」

「還沒有嫁人嗎？」

「仍待字閨中。」

「想嫁甚麼樣的人？」

「富商巨賈，達官貴人，江湖豪客，武林大俠等都可以。」

宋小飛冷然一哂，道：「廢話少說，快說第三個條件又是甚麼？」

追魂鬼馬艮道：「必須身懷巨款。」

「要有錢？這是爲何？」

「神珠價值連城，窮小子是不可以看的。」

「多少才算是巨款？」

「最少三千兩。」

「白銀？」

「最好是黃金。」

「銀子可以嗎？」

「成，馬馬虎虎啦。」

包大膽搖頭晃腦的道：「不對，這中間有矛盾，根本是在故意刁難。」

奪命鬼牛魁兩道濃眉一挑，道：「那裡有矛盾？何處刁難？」

「商場大亨與江湖俠客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根本不可能同時兼具兩種身份。」

「只要具備其中一種就可以了，但是……」

「但是怎樣？」

「不論何人，必須身懷巨款。」

追魂鬼馬艮冷眼睨道：「兩位如果自認條件不合，就請知難而退吧，別浪費時間。」

一句話激怒了包打聽，指着豆腐大俠道：「媽的，你這是狗眼看人低，看走眼了，可知這位朋友是誰？」

「正想請教。」

「有一位豆腐大俠，你知道吧？」

「聞名已久。」

「夠不夠資格稱爲武林巨擘？」

「宋大俠名震江湖，當然夠資格。」

這下浪子可得意了，拍着宋小飛的肩膀，神氣活現的道：「咱家的這位朋友就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沙河旁，沙巧巧與表弟卓成方趁敖杰前來買羊機會，想殺死他以報姐姐沙妙妙被姦辱之仇，豈料一招未出，表弟被打傷，沙巧巧却被敖杰以西域「攝魂大法」迷惑，呆木地任他擺佈，乖乖地跟敖杰回到流石谷中。卓成方被白樹人救回鳳凰城，無意中聽他說出敖杰的住處，他立刻奔去，匿身伺機報仇，沙巧巧又被敖杰姦污，待她要擊殺敖杰時，忽見小玉兒被毒打，心生憐愛……

# 一女成名萬骨枯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忍下心頭忿恨　伺機逃出魔掌

沙巧巧手上握着刀，她心中直叫，這機會太好了，只要出刀，這番僧便死定了。

沙巧巧幾次掙扎仍然被她纏住，忍不住猛的甩動被抱的那條腿，但聞「轟」的一聲。小玉兒整個身子被摔出去，狠狠的撞在石壁上。

沙巧巧吃驚的奔過去。

「妳傷到那兒了？快告訴我。」

小玉兒沒有叫喊，她搖搖頭：「不痛，一些兒也不痛，眞不痛。」

沙巧巧摸摸小玉兒，她奇怪，爲甚麼摔得這麼重她仍然不叫痛。

沙巧巧又起身，握刀要去殺敖杰，却又被小玉兒抱住不放手。

「不要，不要！」

沙巧巧道：「他是個惡人，他不是你爹，他一定是騙了妳的！」

「我爹沒騙我，眞的！」

沙巧巧低聲急急的道：「小玉兒，妳太小了，妳還不知道他是幹甚麼吧！」

「他是我爹！」

「他是個番僧，是個不守清規不在寺廟中唸經的惡僧，他沒有也不能有妻室，怎能生你呀！」

「他是我爹！」

「你中了他的毒，他會害妳的！」

「阿姨，他是我爹。」

「那麼，你要不要媽？」

「媽？」

「是呀，生出妳來的是妳媽，不是這番僧。」

「我媽……我媽……我忘了……」

沙巧巧道：「我知道，我知道妳媽是誰，等我殺了他之後，我立刻帶妳去找妳媽！」

「找我媽？」

她翻動白眼，又道：「我媽是誰？」

「妳媽叫金娘子，她在找妳呀！」

小玉兒在思忖：「我媽……我媽……」

「快放手，我先殺了這番僧，他是個害人精呀！」

小玉兒只一聽說沙巧巧要殺敖杰，便也不再多想，仍然抱緊了沙巧巧的腿不放手。

「不，不要殺我爹！」

沙巧巧急得再回頭，只見敖杰仍然閉上雙目，他也依然頭冒汗水，但，他却也開口了。

「小玉兒，妳沒有叫爹失望，果然有良心，哈……」

沙巧巧吃一驚，道：「可惜，可惜！」

敖杰却淡淡的仍然閉上眼睛，道：「妳別叫甚麼可惜，妳應該謝謝小玉兒，因爲小玉兒救了妳。」

「怎麼說？」

敖杰道：「我在練『蟻語大法』



，任何最小响動或微風也逃不過我的法力的，妳一旦向我出刀，死的便是妳，妳逃不過我的『大羅掌』，妳還想活？」

沙巧巧果然吃一驚，她無力的抛下手中刀子。

「算你厲害，可是，我不想永遠在這兒。」

敖杰緩緩睜開眼睛，他取過布巾拭去汗水，道：「我知道妳心中恨透了我……」

沙巧巧道：「江湖上很多人要取你命！」

敖杰道：「我比妳更清楚這一點，只不過他們沒有人能叫佛爺我擔驚害怕，包括妳們沙家堡。」

沙巧巧道：「你應該知道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

敖杰道：「實力，佛爺只重實力，空洞的話我知道得太多了，從小我的腦袋裡便纏繞着輪迴，口口聲聲唸的是輪迴，只求上天堂，但爲甚麼不求現在？佛爺要把握現在，嘿……」

「所以你害人。」

「不是害人，我在爲人們創造一顆奇葩，我在爲武林塑造至尊高手，妳不久便會知道。」

沙巧巧道：「甚麼樣的高手？」

敖杰道：「所向無敵，可足以統領武林的高手。」

沙巧巧指着小玉兒，道：「莫非是她？」

敖杰道：「不錯……」

沙巧巧忍不住冷笑連聲，道：「她才多大，大不過三歲，你却已把她打得遍體鱗傷，功夫是打成功的？你……莫非是個瘋子！」

敖杰却大笑了。

小玉兒見敖杰笑，她也笑。

沙巧巧看得直搖頭，她似乎快落淚了。

* * *

敖杰並不把沙巧巧當成寶貝看待，他對沙巧巧有分派，也有她的工作。

「小玉兒太小，她要用心練功夫，妳每天爲小玉兒擠羊奶，還要爲咱們三人做飯！」

沙巧巧叱道：「我又不是你使喚的下女。」

敖杰道：「不必說得難聽，妳若表現好，妳不會吃甚麼虧的。」

沙巧巧道：「我已經吃虧了，你害得我……」

敖杰一笑，道：「不必多言，照佛爺的話去做。」

他突然伸手托起沙巧巧下巴，雙目一厲，又道：「整人的方法我太多了，妳不是一路安靜聽話的跟我來到這高山野洞嗎？」

沙巧巧無奈了。

沙巧巧心中明白，這叫做羊入虎口呀！

當初遇上這敖杰，以爲同表弟二人必能殺了他爲姐姐報仇的，怎知連她自己也落入敖杰手中了。

一想及此，沙巧巧眞是追悔莫及，悔不該那麼衝動，如今……如今她只有等機會了。

* * *

人們都知道，平庸的人等機會，聰明之人創造機會，有時候當機會來臨時候又有不同的表現，那便是猶豫的人會錯過機會，當機立斷的人便會把握機會，於是……於是，這世上便有不同命運的人。

* * *

沙家堡的二小姐是聰明人，當她知道遭受敖杰的凌辱之後難免心中忿怒，她甚至也忍無可忍的想同敖杰拚命，她應有的反應也與一般被坑害的女人相類同。

但她却靈台甚明，因爲她明白敖杰能毫無顧慮的對她下手，敖杰必有所恃。

當然，敖杰所恃的是武功。敖杰不但武功高，敖杰的邪術也絕。

攝魂大法便令沙巧巧順從的跟他走入荒山中。

沙巧巧明白這些之後，她順從了。

既然已失身於此，她要找機會，找最佳的機會，也許她可以製造機會。

沙巧巧是不會永遠與敖杰住在一起的。

* * *

洞中又傳出了尖叫聲，尖叫聲是發自小玉兒之口，這已經是第三天沙巧巧看小玉兒的痛苦尖叫了。

沙巧巧也明白，當小玉兒喝過她擠的羊奶之後，不多久小玉兒就會叫喊。

敖杰對於小玉兒的叫喊很高興。

敖杰有時用拳頭，也有時抓起小玉兒往地上摔，摔得小玉兒噎大氣。

沙巧巧看得眞心驚，那光景一般娃兒早被敖杰摔死了，但小玉兒沒有再大叫。

小玉兒還爬起來一副快樂的模樣。

現在，便沙巧巧也明白小玉兒眞的在練功夫，只不過如果叫沙巧巧也練，她寧願死。

敖杰當然不會叫沙巧巧也練這功夫，因爲這項功夫得自小時苦練，在挨摔之前還要泡浸藥水一百天。

在敖杰的眼中，便是連他自己也算是，都不過是一具肉眼凡胎之人，而只有小玉兒正在脫胎換骨。

幾個月前小玉兒就已經不再泡藥物了。

小玉兒似乎眞的已經脫了凡胎

換成仙骨子。

在敖杰的心目中，小玉兒快要成仙似的，令他大爲高興不已，他總算沒白費心機。

* * *

小玉兒喝完羊奶人也精神了。

小玉兒伸手拉過沙巧巧哀求的道：「阿姨，阿姨，快打我，快呀！」

沙巧巧吃驚的道：「我怎麼打你？」

「隨便啦，踢我也可以。」

「妳怎麼那麼喜歡挨打？」

「我是練功，不信你看。」

她說着，立刻雙手抱頭拚命的往石壁上衝去。

沙巧巧看得吃驚，小玉兒却大叫過癮。

小玉兒一連衝了幾十次，她已喘息的坐在地上了。

沙巧巧急上前，道：「妳，別練這種功夫吧，看妳撞得多慘。」

「誰說不練……練！」

敖杰從另一洞室中走來，他看看小玉兒，點點頭，道：「吃飽了嗎？」

小玉兒道：「阿姨給我喝羊奶，我喝飽了。」

敖杰沉聲，道：「去，喝飽了就去練。」

小玉兒道：「爹，今天練甚麼？」

敖杰指着洞口，道：「爬到樹上往地上摔，摔夠了你再回來。」

小玉兒聽了還高興的吃吃笑。

小玉兒還對吃驚的沙巧巧一笑，道：「阿姨，看我去爬樹，好好玩的。」

沙巧巧眨動美眸，道：「妳眞要從樹上摔下來呀？多危險！」

小玉兒道：「阿姨，不要緊的，我常摔，而且我用背後着地，好舒服的。」

沙巧巧驚道：「還舒服呀，妳……這麼小……」

她却也不得不對敖杰的這一套功夫起個疑心，天下還有這樣練功的。

* * *

洞口附近發出「咚，咚」聲，沙巧巧知道，那是小玉兒往地上摔落而發出來的聲音，却也無可奈何！

她正要牽着兩頭奶羊往洞口走去，却被敖杰伸手拉住她不放。

「等等。」

沙巧巧全身一震，因爲只要敖杰碰上她，她便全身似觸電……

她現在又似打個冷顫，雙目猛一亮。

敖杰看住沙巧巧的眸芒，雙目流露着熾熱的光焰，便把沙巧巧的雙目吸引住了。

敖杰緩緩的、緩緩的托起沙巧巧的面頰。

「妳……果然同妳姐姐一樣美。」

沙巧巧變得溫馴了。

也可以說她慢慢的有些癡呆了。

沙巧巧只一聽敖杰的話，她忍不住便往敖杰的懷中靠貼上去，光景好像是戀人一對的樣子。

也許這有點邪門，也許有些不可思議。

江湖上邪門的事太多了，天天都有，處處可見。

江湖上不可思議的事情也屢見不鮮。

現在，敖杰托起沙巧巧往石床走去，他邊走邊盯着沙巧巧的雙目。

沙巧巧也回盯，她雙目一眨也不眨，而且漸漸的雙目中有了濕潤，便面頰也顯得紅霞飛罩可愛極了。

石床是在正洞之中，那原是敖杰與小玉兒共睡的一間石洞，裡面佈置的溫馨極了。

但當敖杰把沙巧巧弄回來之後，這間洞便由沙巧巧陪着敖生玉睡在這兒，他自己反而睡在一間堆放物件的另一小洞室中了。

敖杰不是呆子，風流也要提防，他不能鼾睡在沙巧巧的身邊，那會挨刀子的。

他明白，沙巧巧心中恨透了他，如果他不加防範而死在沙巧巧手上，那才叫陰溝裡翻大船。

* * *

此刻，敖杰十分文明的把沙巧巧平放在石床上。

石床上剛疊起的緞被與兩張厚毯也拉開了。

敖杰的動作是自然中欠缺一定的溫存感，他，只不過是一種發洩。

溫存與發洩是有着差異的，是不同的，雖然都是一樣的男女之愛，却因爲欠缺了溫存感而帶點乏味，就如同一道的菜配的料不對而令人倒胃口一樣。

敖杰很想把佐料配得盡善盡美。

敖杰也很想愛在兩情相悅中。

只不過他明白一件事，如果他不略施手段，沙巧巧根本不可能同他上床。

如果他不控制住沙巧巧的心志，他只有在沙巧巧的昏迷中做愛，而對一個昏迷中的人做愛，敖杰寧願和一個略帶癡呆的人上床。

他不能太過份强求甚麼，沙巧巧只是慾火中木然的平躺在床上。

這時候如果想叫沙巧巧活活潑潑的彼此挑情戲逗，那除非出自沙巧巧的甘心情願，但……

但沙巧巧却一心在找機會殺了敖杰。



敖杰知道這些，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只圖過足癮，找些自我的樂趣，熄熄慾火便也滿意了。

所以敖杰自解衣褲。

他解沙巧巧的衣衫，也解自己的衣衫。

於是，一聲聲「咚咚」之聲自洞外響起來。

那當然是小玉兒在練摔功，小玉兒已摔了不知多少次了，她好像樂此不疲，越摔越往更高處爬，爬上去便抱頭往樹下摔。

洞裡面也有聲音，聲音不是「咚咚」聲，洞裡面的聲音是沉重的「哼哼叱」，聽起來是惹人心火的。

這時候洞口附近奶羊也有了叫聲。

奶羊沒有叫來野狼。

奶羊當然是發現甚麼才叫的，但洞中人似乎並不在意羊叫。

洞中人只在尋樂洩慾，這時天塌下來也不管了，因爲已至緊要關頭。

但往往在緊要關頭才會有緊要的事情發生。

是的，羊叫聲把一個人引來了。

羊叫聲並未把山中的野狼引來，但來的人比野狼就厲害多了。

這個人已在高峯之上苦守了四五天之久，這人不是別人，「神偷」白樹人是也。

當小玉兒高興的爬到更高處往下摔落的時候，却也被高處的白樹人發現。

白樹人初時還以爲是山中野猴在樹上戲耍，不料當日光穿入林中，他發現那是個小孩子。

白樹人眞吃驚，這娃兒抱頭往樹下跌竟然還往樹上爬。然後他聽到了羊叫聲，當他慢慢接近那道斜崖洞口附近，羊又叫了。

只可惜這時候敖杰正在緊要關頭，他才不會想到羊爲甚麼連聲叫。

他只是抱緊了沙巧巧發力的窮折騰。

於是，白樹人的機會來了。

* * *

白樹人找敖杰已幾個月了。

如果不是白樹人無意間在沙河岸救回沙巧巧的表弟卓成方，他永遠也不會找到這兒來。

白樹人繞過小玉兒練功地方，他已屏息不出氣了。

白樹人的憋氣功足可以挺上盞茶之久，因爲他幹的便是不爲人輕易發覺的勾當。

如今他即將面對的是强他很多的大喇嘛敖杰，他豈能不戒愼而稍存大意之心。

白樹人還打算苗頭不對時拔腿而逃呐。

輕悄悄，聲音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見，白樹人左右手各握一把尖刀，他已把未關牢的厚實洞門推開了。

白樹人貼耳只一聽，立刻心頭一緊。

因爲那種「哼叱」聲他也十分熟悉。

那正是男人「發奮圖强」而又將「强弩之末」前的應有反應，白樹人一聽便知道機會來了。

這眞是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呀！

白樹人心中想着，便大膽的往洞內走。

其實也不是走，他以足尖點地往洞內溜。

他的動作似狐狸，他已發現大小兩間石室了。

他當然也聽到大的石室中傳來的原始低哼聲。

白樹人自覺雙手在流汗水，刀把也覺滑滑的。

只不過當他尚未接近大石室門的時候，猛古丁從石室中傳來一聲沉喝。

「是小玉兒嗎？不許進來，再去練。」

這是敖杰的聲音，令白樹人大吃一驚。

沒呼吸，沒足音，這番僧依然聽到有人來，單只這一點便令白樹人想拔腿而逃。

白樹人沒有眞逃，機會來之不易，怎好輕易退走，至少也得看一眼。

他斜目自門縫看進去，白樹人心中既緊張又高興，只見石床上面……

「唔……」白樹人在心中吶喊。

石床上的兩個赤裸男女，男的光頭直晃蕩，女的下面不動顫，這二人頭冲裡面足朝洞室門這一面，白樹人一眼便認出那正是他要找的大喇嘛敖杰。

如今正應了俗語說的那句狠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床上的敖杰正抱緊了下面的沙巧巧，二人臉貼臉而又在直哆嗦的時候，白樹人已衝門而入。

白樹人右手尖刀打出手，狠狠的插中在正自「陶醉」中的大喇嘛敖杰的背心上，左手尖刀便向敖杰左手切上去了。

「啊……」

敖杰叫聲嚇死人，倒也把他身下所壓的沙巧巧也叫得猛哆嗦。

沙巧巧被他吼叫醒過來了。

「哎唷……啊……」

沙巧巧叫着去推敖杰的身子，她却推個空，因爲敖杰挨刀之後人已往石床另一端閃去。

「大羅掌」及時的拍出，拚命似的去阻擋那凌厲的大刀切來。

敖杰的手掌也出血了。

他心中明白，背上那把尖刀就快叫他站立不穩了，鮮血不但流向外，鮮血也在往他的肚子裡面流。

敖杰連穿衣的機會都沒有，赤裸裸的以一雙肉掌同白樹人狠幹起來。

只不過敖杰心中明白，今天只怕要倒大楣了。

白樹人以閃電刀法左劈右切，却也吃驚於敖杰的忍功，因爲敖杰背中央還插着他擲中的一把尖刀。

白樹人也發現石床上的沙巧巧了。

他曾聽卓成方說過，沙家堡二小姐被敖杰擄走，於是，白樹人對石床上以衣衫遮掩胴體的沙巧巧厲吼。

「妳……姑娘是沙家堡二小姐嗎？」

「你……我是沙巧巧……」

白樹人邊殺邊叫：「快穿衣衫，咱們合力幹掉這淫毒的番僧。」

眞是一語叫醒糊塗人，沙巧巧連忙穿衣，她也落淚哭起來。

「唔……我怎麼回去唷……我被這惡僧害苦了。」

白樹人道：「妳大膽的回去，妳是被害的，妳又不是心中存邪……快來幫我殺。」

就在這時候，敖杰暴吼一聲！

「住手！」

白樹人一驚，敖杰又自床上抓起他的紅色大袈裟匆忙的把他那赤紅的軀體罩起來了。

「偷兒，你不是咱家對手，還不快逃。」

白樹人冷笑了。

「逃？那是過去，過去你未挨刀的時候。」

敖杰道：「白樹人，你應該相信我仍有殺你的能力。」

白樹人道：「能殺你早下重手了。」

敖杰道：「你是怎麼找來的？」

白樹人道：「也許是你命該絕吧！」

敖杰道：「白樹人，我應該在你找來流石谷的那一回出面殺了你的。」

白樹人道：「我死了就會有人知道你仍然住在流石谷中，你便也休想太平了。」

敖杰道：「不錯，所以那一次我未出手。」

「所以你今天非死不可。」

嘿嘿一聲笑，敖杰道：「你殺不了我，白樹人，只有我殺你，只不過我却仍然放過你，我們打個商量！」

白樹人冷笑，道：「還想叫我白某人上當？」

敖杰暗中運氣，他就是命門上面氣血受阻行不通，那地方仍然插着一把刀。

一把刀插在那地方，換是凡人早躺下了。

敖杰未躺下，他甚至暗中運足力氣封住附近的幾處大小穴道。

他流血少了，便也有力量對付白樹人。

如果他能氣過丹田，他會對白樹人下重手，只可惜他仍然無法把力量引上雙掌。

便在這時候，沙巧巧已找了一把切肉刀握緊在手上。

沙巧巧厲吼如豹，道：「朋友，咱們合力殺了這可惡的番僧。」

白樹人尖刀斜指，道：「兜緊他的退路，下手千萬別手軟。」

「殺！」

「殺！」

沙巧巧狂怒地直往敖杰砍過去，那白樹人也怒吼着直撲敖杰。

敖杰忍住背痛，大羅掌雖然力道已差，但招式仍然奇奧無匹。

只見他右掌拍打沙巧巧的左臂，左掌神奇的撥開白樹人撲來要命的胸前一刀。

敖杰只有招架，沒有還手，他無力還手。

這光景如果再殺下去，他非死不可。

敖杰看似欲拚個同歸於盡的樣子，他抖着紅袈裟往白樹人與沙巧二人罩過去。

就在白樹人與沙巧巧剛把身子稍偏，敖杰已平飛往洞外逃去了。

白樹人厲吼：「那裡走？」

沙巧巧也大叫：「快追。」

那敖杰剛到洞外面，迎面只見小玉兒向他奔來。

小玉兒還叫着：「爹。」

敖杰眞的火大了，他暴出一腿踢過去。

「叭……」

「滾……」

小玉兒當胸被踢中，她那小小的身子宛如平沙落雁一般往斷崖下面落去。

於是，白樹人第一個追出洞外來了。

白樹人也發現小玉兒往斷崖下面落，不由得令他心中猛一沉。

小玉兒乃金娘子的女兒，金娘子正在關帝廟中等着他把女兒送回去，如今死了小玉兒，他如何向金娘子交代？

只不過稍一遲頓間，沙巧巧已追出洞來。

白樹人對沙巧巧道：「快追那番僧，我去救那小娃兒！」

沙巧巧握刀追敖杰，白樹人騰身往斷崖下滑去。

在樹枝與山籐的半掩下，白樹人發覺有一團影子正往上面攀爬着。

令白樹人吃驚的乃是那影子正是小娃兒。



嘍，小娃兒正吃吃的笑吶！

白樹人不動了，他低頭看向下方，下面爬上來一嬌娃，這娃兒雖然摔得鼻青臉腫，却似十分得意。

白樹人仔細看，好像就是他自關帝廟內後院抛出來的那個包裹中的娃兒。

那也正是金娘子的女兒。

此刻，小玉兒快到白樹人身邊了，她抬頭，帶着幾分奇怪的道：「咦，你不是我爹。」

白樹人怔了一下，道：「你爹？」

小玉兒站在白樹人面前，她似笑不笑的道：「你……你是誰呀！」

白樹人道：「我是妳娘叫我來接妳回去的。」

「我娘？我還有娘？」

笑笑，白樹人道：「人都有娘的，人是娘生的。」

小玉兒道：「我也是娘生的嗎？」

白樹人幾乎笑出聲，道：「哈，妳不是石頭裡冒出來的，妳當然有娘。」

小玉兒道：「那好吔，我們上去見我爹，我要問我爹，我娘在那裡？」

白樹人道：「上面？妳說的是踢妳下去的番僧？」

小玉兒道：「是呀！」

白樹人道：「番僧不是妳爹，番僧是不娶老婆的，那是個惡人吶！」

「甚麼叫老婆？」

白樹人一怔，他知道老婆是甚麼，但小小年紀的小玉兒不知道。

白樹人想解釋，却見七丈高處的崖上有人呼叫。

那是沙巧巧的呼叫聲。

「朋友，你快上來呀！」

白樹人本想抱小玉兒，小玉兒已往斷崖上爬：「阿姨，阿姨來了。」

白樹人在下面問道：「沙二小姐，敖杰那惡僧呢？」

沙巧巧道：「這地方我不熟，被他逃掉了。」

白樹人一聽直叫可惜不已。

「怎麼會叫他逃掉，他中的一刀深入骨呀！」

他躍上斷崖向下看，道：「不能放過這惡僧，那會後患無窮。」

沙巧巧急忙拉住白樹人，道：「朋友，咱們別再追了，咱們抱了小玉兒快回去吧！」

沙巧巧已拉住小玉兒的手，低頭道：「小玉兒，同阿姨快回去沙家堡，比住在荒山中舒服多了。」

小玉兒道：「我爹呢？」

沙巧巧道：「別叫他爹，他是個惡人！」

小玉兒道：「我爹教我武功……」

沙巧巧道：「他不是教妳武功，他虐待妳，學武功沙家堡去學。」

白樹人道：「沙二小姐，小玉兒不去沙家堡。」

一怔，沙巧巧道：「你要帶走這娃兒？」

「不錯！」

「我太愛這娃兒了！」

「但她有娘在，金娘子便是她的娘。」

「你受金娘子之託？」

「可以這麼說。」

沙巧巧一聲嘆，道：「雖只幾日相處，這娃兒實在可愛，我捨不得你把她帶走。」

白樹人道：「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沙巧巧道：「朋友，你怎麼找來的？」

白樹人道：「走，路上我會告訴妳。」

於是，三人稍作整理，那沙巧巧就要放火燒了洞室，却被白樹人攔住了。

沙巧巧道：「還是放火燒了好。」

白樹人道：「放火燒了此洞，再找敖杰這番僧必然會又費一番周折。」

沙巧巧立刻明白，白樹人仍然不放過敖杰這惡僧。

一邊的小玉兒開口了。

「阿姨，我要找我爹！」

沙巧巧道：「小玉兒，妳怎麼忘了，我說過妳爹是個大壞蛋，妳還是回妳娘身邊吧。」

他對白樹人又道：「咱們一時間找不到那惡番僧了。朋友，還未請教尊姓大名！」

「白樹人，我叫白樹人。」

沙巧巧吃一驚，道：「你就是神……白樹人？」

「叫我神偷我也不會生妳的氣！」

沙巧巧道：「白……我叫你白大俠吧！」

白樹人哈哈一笑，道：「我說過，叫我甚麼也無所謂，妳隨便好啦！」

沙巧巧道：「白大俠，我們快離開這裡，我從來就沒到過這蠻荒的大山裡住山洞的。」

白樹人道：「這兒叫流石谷，也是馬鬃山最高的地方，往東便是去鳳凰城。」

沙巧巧道：「我如果知道這兒是甚麼地方，早逃了！」

白樹人道：「在這荒山中一個女子行走十分危險，妳沒逃也算幸運！」

他拉過小玉兒，道：「娃兒，妳離開妳娘身邊已經很久了吧，妳娘正在想妳，我們走！」

小玉兒眨動大眼睛，道：「我一定要跟你去找我娘嗎？」

白樹人道：「怕是你娘等得快發瘋了！」

小玉兒還留戀似的癡望着石洞，白樹人不悅的道：「妳是不是想找那光頭番僧呀？」

「他是我爹。」

「別再叫他甚麼爹了，找妳娘吧，走！」

他拉過小玉兒便往山下走，沙巧巧立刻跟上去。

白樹人十分懊惱，如果不是因爲小玉兒突然被踢落崖下，他爲了救金娘子的這個寶貝，他是不會放過敖杰的，他非窮追猛殺不可。

白樹人相信他是可以殺一個背上中刀的敵人。

* * *

就快走出流石谷了，沙巧巧這才又問白樹人，道：「白大俠，你怎麼會找來的呀！」

白樹人把沙河岸救回卓成方的事對沙巧巧細說一遍。

沙巧巧這才急急的問：「我表弟還活着呀？」

白樹人道：「那人就是妳表弟，我早知道，他還好，大概已回沙家堡了！」

沙巧巧道：「我應謝謝白大俠救了我表弟！」

白樹人道：「兩不欠，你們也叫我找到敖杰，而且更令我激動的是不但重傷敖杰，而且還救出金娘子的女兒，我可以去關帝廟見她了。」

沙巧巧道：「玉門鎭的關帝廟？」

白樹人道：「就是玉門附近的關帝廟，她娘已等候幾個月了。」

沙巧巧道：「那在馬鬃山東南方，還很遠的。」

白樹人道：「所以我要先回鳳凰城，我的坐騎還留在客棧中。」

沙巧巧道：「快馬也要三天才能到，白大俠，我求你一件事。」

白樹人笑笑道：「我會送你到城裡的，這一路妳安心的跟我走。」

沙巧巧道：「我求你陪我回沙家堡。」

笑笑，白樹人道：「沙家堡住着妳爹沙爲仁，沙爲仁不會歡迎我這號人！」

沙巧巧道：「你們之間無怨無仇，談不上歡迎不歡迎，至少你把我救下山呀！」

白樹人道：「我有去沙家堡的必要？」

「有，很重要！」

「可以說說嗎？」

「去對我姐說，番僧敖杰已重傷快死了。」

「爲甚麼要我對妳姐去說這



事？」

沙巧巧嘆口氣，道：「我姐發癡病了，每日裡登上堡門望遠方，口中唸唸有詞找和尚，我們一家煩死了，也恨死那可惡的番和尚了。」

白樹人一聽，便知道又是敖杰造的孽，他只稍作思忖，便點頭道：「也好，急也不在乎這一兩天，就去一趟你們的沙家堡。」

白樹人背着小玉兒才會走得快。

沙巧巧後面也不慢，只不過走着走着怪事出現了。

白樹人發覺背後怎麼「咚咚」的響。

他回過頭，後面的沙巧巧已開口了。

「小玉兒，別吵鬧了，你忘了那惡僧吧！」

她見小玉兒雙拳直往她自己的胸前後背掄打，還以爲小玉兒不肯進城呐！

小玉兒不聽沙巧巧的話，她仍然打自己。

她打得越發厲害了。

白樹人放下小玉兒，怔怔的道：「妳這小娃兒，怎麼不聽大人話，造反呐！」

小玉兒道：「就算我造反吧，快出手打我呀！」

白樹人道：「妳欠揍！」

小玉兒道：「打呀……打呀！」

白樹人怔怔的道：「妳這女娃有毛病。」

沙巧巧立刻明白了。

沙巧巧上前拉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眞的上了惡僧當了，他教你練挨打功夫，是要妳受罪的，以後別再學了！」

小玉兒却急得搥自己，道：「打，快打我呀！」

白樹人道：「眞叫邪門，眞有人找挨打，個敖杰，他這是那門子功夫！」

白樹人說着話，扛在肩上的小玉兒忽然掙開來，「噗通」一聲便摔落地上。

白樹人來抓住，小玉兒已自我摔跌起來。

小玉兒摔得狠，這光景看得白樹人吃一驚。

沙巧巧不吃驚，因爲她見過敖杰打得小玉兒更慘。

她上前拉住小玉兒，道：「小玉兒，別摔了，我們回鎭上去。」

小玉兒道：「阿姨，妳能不能打我？」

「我爲甚麼打妳？」

「妳打我我會很舒服的。」

沙巧巧道：「非得打妳，妳才舒服嗎？」

白樹人不由大駡敖杰不已。

「這番僧太可惡了，他是用甚麼方法把個小娃兒弄得非挨打不舒服。」

小玉兒已摔得冒汗珠子了，她對沙巧巧笑笑，道：「好了，好了，我身上好多了。」

沙巧巧嘆口氣，道：「妳好可憐喲！」

白樹人道：「小玉兒，妳以後別練了，這勞什子的邪門歪道功夫！」

他拉過小玉兒又送上肩頭往前走。

白樹人走地有聲的又道：「練功夫是爲了防身兼打人，沒聽過練功夫找挨打，這要是妳娘知道多心疼呀！」

肩頭上的小玉兒笑笑，道：「我娘，我娘在那裡？」

白樹人道：「說了妳也不知道！」

小玉兒道：「不說我不跟你走。」

她眞的要往地上掙扎了。

白樹人道：「妳娘在玉門鎭外關帝廟等妳呐！」

小玉兒拍着小手叫起來：「找我娘，找我娘了，嘻……」

沙巧巧有些不自在，她眞心同情這可憐的娃兒。

她見這娃兒剛走了爹又聽說見娘便立刻忘了爹，正是稚子之心溢於言表的樣子，她更黯然了。

* * *

現在，白樹人扛着小玉兒，領着沙巧巧走進了鳳凰城，走到那家高陞客棧。

這一帶的客棧都喜歡把客棧的名字叫高陞。

店裡的掌櫃見白樹人走來，而且又多了個小女娃，不由吃吃笑。

「白爺回來了，有人等你已經三天了。」

白樹人一怔，道：「誰等我？」

「沙家堡堡主在等你。」

白樹人心中一沉，却聽得沙巧巧道：「我爹來了？」

她叫着便奔進客棧中去了。

白樹人跟着掌櫃走進客棧中，嚄，二道門後走出個大漢來，爲首的一人白樹人認識的，那正是「塞上一條龍」沙爲仁。

沙爲仁身邊還有個年輕人，好像是沙爲仁的兒子他叫沙剛，至於另外幾個人，白樹人不認識了。

那沙爲仁一邊緊貼着剛回來的沙巧巧。

沙巧巧流着眼淚在哭泣。

白樹人乾啦啦的一聲笑，道：「沙堡主，你大駕來了，哈……」

沙爲仁走上前，道：「白老弟，你！可曾殺了那惡番僧敖杰？」

白樹人道：「唉……眞是一言難盡！」

沙爲仁指着前廳掌櫃吩咐。

「好酒一桌，我要爲白老弟洗塵！」

白樹人立刻道：「沙堡主，白樹人要馬上走了，這桌酒席……」

沙爲仁上前拉住白樹人，道：「怎麼，這個面子你都不給呀！」

白樹人一聽，他早聽人說過，沙爲仁性烈如火，是個不易得罪的人。

心念間，白樹人正要開口，沙爲仁又道：「我不但要請你先吃一頓，而且還要熱情的請你白老弟辛苦一趟去沙家堡，而且……」

白樹人道：「去沙家堡？」

「不錯！」

「吃喝一頓也就夠了，何必……」

「不，非去不可。」

「我也有要事！」

他舉舉懷中小玉兒，又道：「金娘子想煞她的女兒了，我要馬上送還她。」

沙爲仁道：「急不在這一兩天，白老弟，你人已在我這地頭上，過門不入是看不起我沙爲仁了。」

白樹人一聽，這眞叫「霸」，難怪他管不好他的女兒跑到外面吃了虧。

白樹人心中明白，這種人最護短，可能……

白樹人正在思忖對付吶，沙爲仁已哈哈笑道：「別多想了，請你去一趟沙家堡！」

白樹人只得點點頭，這才引得大伙也笑了。

白樹人檢討過去，他與沙家堡無轇轕，去他的沙家堡，該不致有甚麼危險。

一念及此，白樹人也釋然了。

＊　＊　＊

大夥圍坐在一張圓桌上，沙爲仁左邊坐的是他二女沙巧巧，右面坐着白樹人。

沙爲仁指着年輕大漢，介紹道：「白老弟，他是我大兒子沙剛。」

白樹人冲着沙剛點點頭。

沙爲仁對兩個漢子道：「他兩人，一個是我沙家堡總管叫沙光文，另一個叫劉道河，是武師。」

白樹人冲着兩人抱拳：「幸會！」

沙爲仁看看白樹人身邊的小玉兒，道：「這娃兒長得好看極了，她果然是金娘子的娃兒？」

白樹人道：「金娘子親生的。」

一邊沙巧巧道：「却被那惡番僧弄去深山洞中害苦了這娃兒。」

不料她的話甫落，小玉兒道：「才不是，我爹說，他教我武功，將來天下無敵。」

沙巧巧道：「騙妳的，小玉兒。」

沙爲仁一瞪眼，道：「小小年紀就想天下無敵，大了還了得。」

白樹人道：「所幸我把她帶回她娘身邊，別再被那番僧有企圖。」

沙巧巧道：「爹，表弟怎樣了？」

沙爲仁道：「已送他回去了。」

他一頓，又道：「你們年輕人不懂事，太過衝動了，想那敖杰何許人也，便咱們合起來也不一定打得過他，他的武功如果平平，這世上早就沒有敖杰了！」

沙巧巧一聽，道：「可惜，太可惜了！」

沙爲仁急問白樹人，道：「白老弟，你找到了那番僧敖杰了？」

「我等了四天才發現，他同小玉兒住在山洞中。」

他不提還有個沙巧巧。

當然，更不會說出來他殺進山洞的時候，敖杰正赤裸裸的壓在木然的沙巧巧身上。

白樹人知道，此刻這場面絕不能描述那種事。

沙爲仁却開口問：「你在洞中發現甚麼？」

白樹人看看沙巧巧，見沙巧巧已快流眼淚，不由沉聲道：「淫僧可惡啊！」

一邊的沙剛一瞪眼。

白樹人道：「那惡僧在睡覺，我立刻擲刀，一刀插中在番僧的後背上，然後，我兩人在洞中幹上了。」

沙爲仁道：「你能同惡僧打呀？」

他這話彷彿有些看不起白樹人，也有些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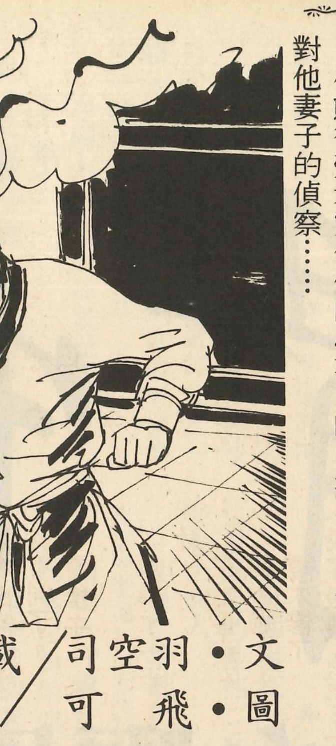
白樹人道：「如果惡僧背上未中刀，而且刀深有兩寸，我只有逃的份，但他中了刀便不一樣了。」

他指指沙巧巧又道：「而且二小姐也舉刀殺上來，我兩人合力殺敖杰。」

沙爲仁大感臉上有光，他拍拍沙巧巧，道：「我的女兒有男子氣概！」

白樹人道：「殺了一陣之後，那敖杰的頭上也流了血，他發了最後力氣，突圍而逃。」

**上文提要：**湯堯從李雙喜手中救了白芝，恰巧魚得水送款回途遇到了白芝，因爲他贈款作軍餉，由自己交到史大人處，對她一改舊觀，想續前緣，但白芝有出家之念，決不答應，只好一走了之，其用意是想成全魚和李悔的姻緣，魚得水則想成全李悔和司徒勝，故意嫖妓，有意和李疏遠，而李悔則表示愛他不變，小郭、小熊從旁看穿他們的心事，暗中撮合，魚在失意之餘，却發現湯堯對他妻子的偵察……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 霧夜快刀

唐瘡瓦解戰力　狙殺才是高招

魚得水相信兩小必押在這兒。

他決定今夜到此刺探一下，以便救人。

只不過他更躭心李悔，不知她是否眞的逃走了？

萬一她的身份被認出來，下場是會很慘的。

他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來，當然是要登記的。

他改名于福。

這家小客棧中，居然也住有二十來個「巴圖魯」。

他們暴躁，跋扈，甚至不講理。

自古以來，統治者都是如此的，城破三日內，搶劫不禁。

也就是每攻破一城鎭，可以搶掠三天。

除了搶掠之外，還可以姦淫婦女。

二更左右他就準備停當，上了屋頂，不久來到清兵屯兵處，這兒是個大祠堂，也就是所謂家廟。

「家廟」又稱「假廟」，是大戶人家供奉祖先的地方。

找了很久沒有找到，於是他制住一個清兵，稍一拷問，就招了供，兩小被押在這家廟後面大菜園中的儲物間內。

儲物間外有二人看守，這儲物間旁另有三間屋子，裡面也住了十來個清兵，但聽出他們在賭錢。

清兵紀律頗嚴，但不論如何嚴格，總有不守軍紀之人。

魚得水在後窗外看了一下，屋內正是兩小。

可能由於受過拷打，樣子都十分狼狽。

魚得水把後窗上釘的木板弄斷，進入屋中。

兩小見了他，眞像見到了救星。

因爲除了他，幾乎不可能有人會救他們的了。

魚得水低聲道：「你們還好吧？有沒有受傷？」

小熊道：「被任大清揍了一頓，還好。」

「李悔呢？」

「她機警，溜了！要是不溜，必被姦污！」

「你們還能高來高去吧？」

「還可以！」

「我們馬上出城。」

「可是城門已經關了。」

魚得水道：「關了可以打開！」

救出二人，先弄出菜園以外，叫他們藏好，然後他到那三間屋中換了一套參領的服裝，站在賭局旁觀看。

這工夫一名賭徒忽然發現了他，立刻讓位。

魚得水道：「你們玩吧！」

「不，長官在此，還是長官來



玩。」

魚得水看看枱上，賭資不多。

他對這種賭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是想刺探一些清軍軍情秘密而已。

其中一個小頭目道：「參領大人你自管下注，如果我輸了，會下你想不到的賭注，包你樂透！」

魚得水道：「是甚麼賭注會使我樂透？」

這小頭目道：「我逮住了一個妙齡美尼。」

魚得水心中一動，淡然道：「尼姑嘛也是女人，有甚麼了不起的？」

「參領大人可別小看這尼姑，可是一個大美人啊。」

魚得水道：「她叫甚麼名字？在那裡捉到的？」

「在鎭外林中尼庵內，名叫了意……」

果然是白芝，魚得水想不通，以白芝的身手，若她機警點，絕不會被俘，除非遇上御前侍衛金燕那等高手二人以上。

要是那些人物制住了白芝，怎會交給這個小嘍囉？

魚得水坐了下來。

他要把白芝贏到手。

賭的是骰子，這幾乎是國賭，全國上下不分東西南北，中原到邊陲，沒有人不會賭骰子的。

魚得水故意輸了兩把。

第三把起就連連大吃，把白芝贏了過來。

「參領大人！」那清兵小頭目道：「小的這就把那尼姑交給你。」

魚得水道：「在那裡？」

「大人跟小的走吧！」

二人出了家廟，小頭目道：「本鎭只有三位參領，小的未見過這位參領大人，不知是不是剛增援來的？」

「不是。」魚得水道：「奉命前來傳令。」

來到民宅內，果然白芝躺在床上，似在昏睡。

魚得水以前很瞧不起她，但自她毅然出家之後，魚得水對她的看法就不同了。

看樣子，她是不會保住清白的。

魚得水一看，就知道她是中了迷葯。

在她昏迷之中，相信不知被多少人玷污過。

這太慘了，魚得水立刻就對此人動了殺機，道：「這女人中了迷葯？」

「是的，不然她很不好纏。」

「制住她之後，有多少人玷污過她？」

「噢！三位參領都玩過。」

「還有嗎？」

「小的也玩過一次，當然，玩過的大約在三十人以上。」

魚得水雙拳緊握，正要下殺手，這小頭目道：「只不過有件事小的不能不提醒參領大人一下，這尼姑有點邪門。」

「甚麼邪門？」

「凡是和她玩過的人，都不大對勁……」

「怎麼不對勁？」

「就是身體不舒服。」

魚得水心中一動，道：「怎麼不舒服？」

小頭目道：「身上起了些紅點，也有人下面爛了，據一位參領看過名大夫，說是很痲煩的『唐瘡』。

「『唐瘡』？不就是楊梅？」

「大概是的。」

魚得水猜出白芝的心意，可能是以「吃了砒霜毒老虎」的手段，故意被俘被污，她事先必然已染上了梅毒。

她要以這種傳播梅毒方式，慢慢地瓦解清兵的戰力，這當然不會太快，但這種傳播也不會太慢。

只不過魚得水絕對不贊成這種抵抗清兵的方式。

白芝可能是想以她的不潔之身，爲明朝有所貢獻，只是這方式太偏激了。

那知魚得水剛剛宰了這個小頭目，忽然門外有人冷峻地道：「魚得水，你居然能送上門來……」

原來是「雲中龍」任大清。

他本是李闖的心腹，李闖死後，他投靠了清廷。

他曾被兩小整過，門牙被小熊炸去三顆，說話漏風。

當然，一個任大清，絕對不敢面對魚得水。

接着又出現了三個人，一是「翻天手」喬聖。

此人也被李悔炸斷了一指。

另一人是金燕，御前侍衛。

還有一個，過去未出過面，年紀在五旬以上。

這些人當中，似以此人的身份最高。

魚得水見多識廣，他過去聽說過塞外有個高手姓關，臉也很紅，所以綽號叫「魔手關刀」關海。

有人說是塞外甚至東北第一高手。

魚得水面對這四個人，自然沒有把握。

只不過他是非救白芝不可，道：「那位可是塞外名人關大俠嗎？」

姓關的傲然道：「正是，你就是『一把抓』魚得水？」

「正是。」

「眞能一把抓嗎？」

「武林同道爲在下賜此綽號，無法拒絕……」

任大清道：「姓魚的，你要來

救白芝？」

「是的。」

任大清道：「我看你不必費神了。」

「爲甚麼？」

「第一，有關大俠在，你是妄想，其次，她已和多人上過床，相信你把她弄回去，也不會再要她了！」

魚得水道：「任大清，你也是入幕之賓嗎？」

任大清「嗳嗳」迭聲地道：「這箇……這箇……」

顯然，這個老色狼是一定吃過的。

凡是吃過的人，都要倒楣，可是任大清以爲得了便宜。得便宜就是吃虧，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任大清道：「姓魚的，你不該來的。」

魚得水道：「我以爲來得還正是時候……」

關海道：「魚得水，你接老夫十招試試看！」

魚得水道：「在此一會高人，可算幸會。」

關海當然並不是用甚麼「青龍偃月刀」，而是一柄大朴刀，魚得水是「梅花」，算是寶刀名器。

兩人的兵刃一接，「嗆郎」一聲，關海的朴刀上有個缺口。

關海大爲慍怒，道：「姓魚的，你用的是甚麼刀？」

「『梅花』！」

「以寶刀取勝，勝之不武。」

「從現在起，咱們就不以寶刀爲勝……」

魚得水最初並不施展所有的絕招。

他希望造成錯覺，使對方以爲他技盡於此。然後在緊要關頭一擊中的，而救走白芝。

可是要以普通招式擊敗關海談何容易。

塞外第一高手，的確有眞憑實學，刀重而綿密，招術精奇，具有塞外那種蠻氣及霸氣。

魚得水盤算，即使擊敗關海，要救人也並不容易。就在這時，忽見屋內窗中探出一個人頭來。

這人頭探出一下，向他眨眨眼，又縮了回去。

當然，對方的人正在注意戰局，都未看到。

原來是李悔，這顯示，她會把白芝弄走。

魚得水放了心。

只要有人能弄走白芝，他要脫身是不會太難的。

於是他施出了精粹絕學。

有「梅花操」也有白雨亭的「竹節功」。

這兩門絕學交互使用，關海立刻就有點不支了。

只不過他的身份超然，他尚未落敗，別人不便插手。

正因爲這樣，魚得水才有機會脫身。

他估計李悔已弄走了白芝，猛攻一招，關海跟蹌退後三四步，魚得水疾射入屋，發現白芝果然不見了，立刻自側窗逃走了。

而追的人都自後窗追出，所以他輕鬆地脫困。

不久他找到了兩小，那是在一座毀於大火的破廟中。

這工夫，李悔也自破殿內走了出來。

魚得水道：「李悔，白芝被妳救出來了？」

「是的。」

「謝謝妳，李悔！」

小熊道：「你們二人還客氣甚麼？只差沒有上床同一個被窩睡覺而已！」

李悔要打小熊，小熊跑開，小郭道：「我們該把白芝弄醒，問問她被俘後的一切經過如何？」

魚得水道：「只怕一言難盡……」

李悔道：「怎麼回事？」

「她似乎是故意被俘的！」

「故意？」兩小大爲吃驚，也不相信。

「我宰了個清兵小頭目，他說已有三十餘人，包括三個參領軍官都和她上過床，還包括任大清在內。而和她有過肌膚之親後，都被傳染了楊梅，也就是『唐瘡』。」

「這……」三小都楞了。

李悔道：「難道她會是有意的……」

「當然，這叫着『吃了砒霜毒老虎』。」

小熊道：「這算甚麼？」

小郭道：「這也算是對敵的戰術，叫着『瘡戰』！」

小熊道：「去你的吧！我以爲白芝這一手眞不高明。」

魚得水道：「是不高明。」

小郭道：「至少會傷到白雨亭的名譽……」

魚得水道：「白芝呢？」

李悔道：「在殿內，還沒有醒過來。」

但四人進殿，亮起火摺子一看，白芝不見了。

找了每一角落，都不見人影，後來在神龕上看到有人在厚厚的泥塵上寫着：得水、李姑娘，你們不必爲我操心，我以爲出世就是入世，能以殘花敗柳之身，以另一種方式對付狠毒的清兵，也算是爲大明儘最後一點力了。然後我會請湯堯爲我治病，再行出家。



魚得水木然不出聲。

李悔道：「她大可不必這樣……」

小熊道：「這辦法太不高明了！」

小郭道：「她眞了不起，以方寸之地，發揮莫大的殺傷力！」

小熊道：「你就會說風涼話。魚大哥，要不要去找她？」

魚得水道：「找要找，却不必專程去找。」

李悔道：「爲甚麼？」

「因爲她下定決心要以不潔之身去殺賊，雖然自古以來史無前例，却也是個消耗敵人戰力的方法。」

「你是說她又去勾引清軍了？」

「對，我相信，她找的是軍官及小頭目之類人物。」

小熊道：「她怎麼會有楊梅的惡疾？」

魚得水道：「『唐瘡』這毛病到處都有，但並不是很多。有很多人去嫖，染上花柳病，如『魚口』及『菜花』等等，却很少有人染上『唐瘡』。」

李悔道：「你是說『唐瘡』很厲害？」

「對，據說能隔代遺傳。」

小郭道：「魚大哥，你和白芝有過那事，你會不會也被傳染了？」

魚得水道：「如果以前她就有了此疾，我八成也被傳染了！」

小郭道：「這多可怕，李悔，妳要嫁魚老大可要考慮考慮。」

李悔道：「我才不怕，再說，湯大哥是名醫，這種病他還是可以治的。」

魚得水道：「對，湯堯如果在此，就可以治白芝的病了。」

三人再返回那家小客棧，見桌上有一封信。

一看筆蹟就知道是白芝寫的，內容是說明，以前沒有此種惡疾，是近日和「雲中龍」任大清作那事傳染的。

因此，她乾脆就利用此病，來和清兵或清廷的「巴圖魯」高手來往，使他們的惡疾很快傳播。果然被魚得水猜中，是近日才染上的。

「雲中龍」任大清是個十足的淫棍。

上次任弄了個美女，小熊爲他換了個醜女，事畢後才發現。

小熊還送他三盒禮，一盒是牛糞，一盒是羊矢，一盒是人的，當然，人的最難下嚥。

俗語說：錢難賺，死難吃。

在北京時，又被小郭和小熊耍了，門牙被炸掉了幾顆。

他恨透了兩小，自然也恨透了魚得水。

任大清知道李悔是魚得水的人，也知道白芝和魚得水關係密切，明知自己有惡疾，却以迷葯迷倒白芝。

然後把病傳給了她。

他的惡念當然不是害白芝本人，而是想叫她和魚得水接近，甚至以爲魚和她接近之後會再和李悔上床。

他以爲魚得水很濫。

他也以爲李悔早已是魚得水的禁臠了。

甚至，任大清也會以爲，以白芝之濫，說不定也會和兩小上床，反正他希望把這「回扣」傳給這些人。

這樣他才能消除心頭之恨。

衆人看了此信，心頭駭然，兩小大罵不已。

小郭道：「咱們去抓任大清。」

李悔道：「我看不必了！也許這兒還有其他高手。」

小熊道：「連『魔手關刀』關海都非魚大哥的敵手，怕甚麼？」

魚得水道：「小熊，事實並非如此！」

小熊道：「我們看得出來，至少你百招內可以擊敗他。」

魚得水道：「要不，咱們行刺幾個清軍軍官。」

李悔道：「行刺低級軍官沒意思。」

魚得水道：「咱們到附近大鎮上去，那兒住了近萬人，那兒可能有個總兵，至少也是個副將或參將。」

「副將是甚麼鳥官？」小郭問。

魚得水道：「清軍綠營的軍官有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都司、游擊、守備、千總，把總及外委等。」

以今日之軍階比較，提督似上將，總兵、副將相當于中將，參將似少將，游擊似上校，都司似中校，守備仍少校，千總似上尉，把總似中尉，外委似少尉(大致如此)。

軍人出征，是不准帶眷屬的。

歷史上有極少數的將領例外，如明朝開國大將徐達，行軍中必帶健婦數人侍候，因他一天需要數次。

清代名將年羹堯也差不多，有時忘了帶女人，就以母牛代之。反之，就會感到渾身不適。

衆小不反對魚得水的計劃，就來到三十里外的另一大鎮，暗地一打聽，這兒果然有位參將。李悔也化裝爲一個男人。魚得水和三小在一土地廟中。

魚得水道：「這兒有位參將，自然也可能有位游擊、都司或守備等軍官。咱們都幹掉他們。」

李悔道：「依我看最好同時下手。」

魚得水道：「對，因爲一個一個地幹，對方警覺，全鎮戒備，那就很不好脫身了，况且可能也有高手在鎮上。」

小熊道：「魚老大去殺參將，李悔去殺游擊，我殺都司，小郭殺守備。」

小郭道：「你眞會發號施令，乾脆，你去殺參將，我去殺小兵好了，娘的，你眞不知愁！」

小熊道：「怎麼？你以爲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小郭道：「我看你大肆捭闔，就不舒服！」

魚得水道：「我們先去刺探一下，要是把要殺的對象都打聽清楚而且盯牢了，可以分頭動手。」

李悔道：「得手之後必須立刻出鎮，在一預定地點集合。」

小熊道：「要是有人陷在裡面怎麼辦？」

小郭道：「還沒去做就以爲會陷在裡面了。」

魚得水道：「先作萬一不幸之打算，理所當然。如有人陷住，長嘯一長兩短爲號，大家會去馳援。」

四人計議停當，就去各自盯上對手。

由於這兒並不是清兵的最前方，所以戒備不嚴。參將是個鑲黃旗人，姓趙，他有個寵妾，一路上由心腹部下保護着南下，也就是姓趙的參將在何處落脚，晚上這尤物就會和他一起睡覺。

天亮後送走，如此上級永不會覺察。

魚得水探出了這一手，就更有把握了。

果然，三更時，參將來到後街上一民房中。

這兒有個老嫗，一個尤物，四個菜一壺酒已經備好。

這尤物是滿洲人，滿洲女人大脚板不纏足。

她們的衣衫是寬衣大袖，頭上留個大髻。

不論是何處的男人，都比較喜歡家鄉的女人。

兩人在床上放一小桌，對面而坐，這尤物約二十出頭一點，細皮白肉，姿色不惡。此刻只穿了褻衣。

「阿暖，我們喝一杯。」趙參將舉杯。

阿暖連忙雙手端杯道：「賤妾敬將軍！」

兩人乾了酒，阿暖還爲他佈菜。

然後，她坐在趙參將的膝上。再往下就更熟絡了，不但動嘴還動手，趙參將道：「阿暖，統統脫了好不好？」

阿暖羞人答答地脫光了。趙也脫了。

這當然可以想像，必然是邊飲邊銷魂了。

魚得水以爲不必拖時間，早動手也好提早去協助他們。

他以一根筷子，射入了趙參將的百滙穴中。

此穴在頭頂上，而魚得水也正在天窗上，得心應手。

在此同時，李悔也已經宰了那個游擊。

此人更絕，居然在玩變童。

據說玩變童就是以後相公堂子的起源。

而玩變童的人，大多爲軍人。出征打仗，是沒有女人的，爲了解決問題，作主管或頭目的，就會動腦筋動到小兵頭上來了。

軍中自古以來都有雜兵，如傳令、司號、炊事、侍衛以及勤務等兵種。

勤務兵就等於主管或頭目的下人，連尿桶都要倒，主管要他們服從，他們是不敢抗拒的。

因爲這類勤務兵，大多不滿二十歲。

這種分桃斷袖的惡癖，漸漸地由軍中流傳到民間，到了清朝就有了公開營業的相公堂子了。

當然，這一對狗男女就在銷魂中斷了魂。

小熊是對付一名都司。

想不到任大清和這位都司很近乎，有點交情。

兩人私交不錯，夜晚想來談談，正好遇上小熊要行刺。任大清恨透了幾個年輕人，立刻施襲。

小熊想不到今夜流年不利，未加提防，立刻被制住了穴道，提着小熊來到都司屋中，把小熊摔在地上。

「大清兄，這個人是……」

「董兄，這是個刺客，剛才在你的後窗外窺伺！」

都司一驚，道：「行刺我？」

「八成。」

「這麼說，游擊和參將兩位上司不是更危險了？」

任大清道：「也可以這麼說，而且這幾個小崽子一向是焦不離孟，他來了，另外一個姓郭的、魚得水，還李闖的女兒也可能來了。」

「李闖還有個女兒？」

「是的，身手還眞不錯哩！」任大清道：「我這就到參將那兒去看一看，順便通知喬兒。」

都司道：「任兄請！」

任大清去參將處，一定要經過守備的住處。小郭剛宰了正在和妓女大樂的李守備，正要出屋，發現了任大清。

小郭心想，你這老小子眞是流年不利。



在後面丟了一塊石頭落在任的左前方，他却自任的右後方疾撲而上，居然一下子就得了手。

任大清被制住了穴道，弄回屋中。

小郭並未殺死妓女，却叫妓女把內褲脫下，套在任大清的頭上，然後叫妓女離去，小郭這才走了。

小郭找到小熊時，不久也遇上了李悔。

但是，魚得水却遭遇了數大高手。

其中有「魔手關刀」關海和「雷神」苗奎。

另一個居然是李闖的心腹「魔鈎」龐大元。

魚得水行刺李闖，此人曾臨危救了李闖一命。

由于他拉攏任大清投靠李闖，如今任大清也拉攏他投靠清廷。反正這些人是沒有忠義思想的。

關海道：「姓魚的，今夜咱們可以見個高下！」

魚得水道：「今夜可以說是幸會！」

「上次爲甚麼要跑？」

「不是跑，而是有急事待辦，對你們又說不清楚。」

關海撤出大朴刀，魚得水也亮了「梅花」刀。

對於刀口上兩塊小缺痕，關海耿耿於懷。

這柄大刀他用了四十餘年，居然被魚得水弄了個缺口。

大朴刀沉猛，「梅花」俐落機變。有一種泱泱大度風格，世上的確有許多厲害的武功，却又談不上風度的。

「魔鈎」龐大元在一邊觀戰，不禁暗暗欽服。

四周有些清兵圍攏來，火把照耀如同白晝。

這對魚得水多少有點精神上的威脅。

只不過魚得水身經百戰，智慧過人，也頗沉得住氣。

因爲沉不住氣更糟，能拖久些總是好的。

他不疾不徐地拖了七十多招，還不分勝敗。

過了百招之後，也差不多，只見偶爾略走下風。

這使龐大元根本沒有理由出手。

當然，這也能使關海產生輕敵之心。

只不過一百三十招後，關海開了腔，冷笑道：「姓魚的，老夫不領你這份情，你明明已佔上風，却故意拖延，而且多少保留了些！」

就憑這一點，關海就是一號人物。一般來說，很少有人能坦承己不如人的，尤其是雙方相差極微。

魚得水道：「關大俠技藝超羣，在下佩服。」

關海道：「姓魚的小子，老夫很欣賞你！」

「多謝關大俠！」

「你若投效大清，不愁得不到個好的前程！」

魚得水道：「我是漢人不能忘本！」

「天下並不一定是漢人的，老弟，你要想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沒有人能永久據有的。」

魚得水道：「至少，滿人的殺戮，有干天和。」

「老弟，開國的主師，那一個朝代都不免。」

「不然，固然有戰亂必有殺戮，但人爲萬物之靈，殺我族類，如同殺豬宰羊，這又如何解釋呢？」

「關大俠何必與他詭辯，拿下就是了。」龐大元道：「况且，消息傳來，參將大人被襲不治，還有一位游擊，一位都司和一位守備大人，都已被殺，諒係這小子的人幹的。」

龐大元雙鈎一錯，攻了上去。

這兩人聯手，自是非同小可，但魚得水還能支持，只是要抽身就不容易了，於是他長嘯一長兩短。

關、龐二人知道他在求援，攻得更急。

這時四周的清兵越來越多，就是李悔等來援，只怕也衝不進來。

兩大高手不能在短時間內擊敗魚得水，自是臉上無光。

這工夫又撲上一人，竟是金燕。

如此一來，魚得水就顯著不支了。

首先挨了關海一脚，正中小腹。

關海以爲一脚必能讓他躺下，那知魚得水只退了一步。

不久，又中了關海一掌，魚得水一個踉蹌，龐大元趁機砸了他一拳，接着，金燕又幫他一肘。

任何人挨了這幾下之後，都不大可能支持得住的。

看來他還能折騰一陣子。

關海不信邪，一口氣連續砸了他一掌兩拳及四脚。

魚得水「吭吭」聲中，身子東倒西歪。

只不過他仍未倒下，關海却有點喘了。

龐大元和金燕再接再勵，「蓬啪」聲不絕於耳，一口氣砸了十一拳脚，金燕的脚痛得臉都青了。

魚得水還是差不多，當然並非能挨就不痛苦。

雙方都在喘，似乎打人的比被打的更狠狽。

問題是，他們只能以拳脚擊中魚得水，兵刃却辦不到。

關海等人這才領教了「梅花操」

的絕技。

當初，不論魚得水如何能挨，這三大高手不停地打，他畢竟不是鐵鑄銅澆的，最後還是不成。

當初「叟」都被他的「梅花操」累倒了。

那是因爲「叟」太自負，到最後力盡，即使擊中魚得水，已經不能造成他的傷害了。

在目前，雙方都下不了台。

關海等三個成名人物，尤其是關海一流高手，頂尖人物，而且獨霸塞外，居然擊不倒一個後生小子。

魚得水也明知遲早會被擊倒，而且一旦倒下，就有生命之憂。四周的清兵圍了一道極寬的人牆。

這局面很絕望，勝也走不了，敗當然更無法脫身。

就在這時，忽然東邊的清兵大嘩，人牆開了一道胡同，眼見一個八九歲的小童赤手空拳打了進來。

赤手空拳如何能打進來？這一點很玄，的確，這小童是只憑雙手，推推撞撞，進入人牆，被推撞的清兵摔出老遠才倒下。

魚得水一分神，連續又挨了七八下。

而關海等三人也發現了這個小童，不由呆了一下。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小童看似亂推亂撞，事實上他每一推一撞，都有無數的玄功發出。

因爲他撞出或推出的雙手往往根本未碰上清兵的身子，人已跌跌撞撞飛出老遠，於是有幾個高手撲上。

不信邪的人當然很多。

撲上去的有「雲中龍」任大清。

他剛剛解了穴，發現頭上套了件女人的內褲，氣得他「哇哇」大叫，發誓不殺四小誓不爲人。

他趕來時，正好另外兩人也剛到。

這兩人也是他拉來的，一個是「豹子」高登。

另一個是「拚命七郎」蕭非。這兩人曾在酒樓上爭着向白芝敬酒，然後打了起來，那是白芝故意醜化魚得水，賣弄風騷，招蜂引蝶。

這三人包抄小童，而且三人都想揪住小童的辮子。

但是，小童一閃，兩手輕輕一擺動，三人竟然撞在一起，蕭、高兩人額上各起了一個大包，像長了個角。

任大清的身手比他們高些，只和兩人撞了一下，沒有受傷，却不由大爲驚奇。

這工夫，關海、龐大元和金燕等人已停了手。

小童走近對魚得水道：「小魚，我們走吧！」

魚得水一楞，八九歲的小童叫他「小魚」。

好歹他是二十多的人了，怎可叫他小魚？

當然，這也無所謂，奇的是這小童居然有一副老人的嗓音。這是怎麼回事？

魚得水道：「小弟你是……」

他的意思是：你是誰？爲何來救我？又素不相識。

小童道：「沒有甚麼，只因孺子可教而已……」

不但魚得水驚愣不已，關海等人也大爲驚愕。

因爲小童長的是孩童身子，娃娃臉。

這和一般的孩童毫無分別，但是，他的舉措，說話神態以及嗓音，却是個老人，這是裝不來的。尤其是聲音蒼老，小童想裝也裝不出來的。

魚得水雖然驚奇，却知道是他的救星，道：「我們走吧！」

聽說他們要走，關海疾呼道：「各位，不能讓他們走了！」等於是六個人四面八方猛撲而上。

小童一把抓住魚得水的左腕，輕喝一聲「起！」兩人的身子已拔起兩丈五六多高，向人牆頂上掠去。

關海等眞的呆了。

他們看得眞切，似乎不是魚得水拉小童，而是小童拉魚得水。

一般高手「旱地拔葱」，一拔兩丈五七尺，這是很少有人能作到的。

有人疾呼「放箭」！

的確，魚得水和小童身在兩丈多的高空，只要放箭，讓你身手再高，在空中也無法避過千百支箭。

但是，一蓬蓬箭雨在銳嘯中飛空，兩丈多的距離眨眼就到，居然在兩人腳下二三尺處就力盡，而箭鏃朝下掉落。

第二蓬再到，人影已不見了。

關海兀立不動，他想不通小童是甚麼來路。

甚至他幾乎以爲小童會甚麼旁門妖術。

他們的護身罡氣能到達這種境界？

清兵大亂，除了關海，其餘五高手都追了出去。

他們當然並未追上。

魚得水被小童牽着，出鎮來到一片林中。

兩人停下來，魚得水抱拳道：「小友到底是……」

小童手一揮道：「不可如此稱呼！」

魚得水道：「請指示，在下該如何稱呼？」

小童道：「老夫比你大一輩！」

魚得水幾乎想笑出來。

世上有這樣乳臭未乾的長輩嗎？



「不可以貌取人！世上有多少事是你所無法理解的。」

魚得水道：「前輩比我大一輩自然也有可能，並不是所有的長輩都比晚輩的年紀大得多。」

「對！」

「請問長輩，高姓大名？」

小童道：「老夫暫時不說，你可以慢慢去觀察體會，自會有所心得，下次遇上，你就知道老夫是誰了……」

語未畢，人已升起。

那不像是一般的輕功，那是一種奇妙的飛行術，就像一個汽球，冉冉上昇自林頂消失不見。

魚得水立刻上了樹梢，就這一會工夫，人已不見了。

魚得水楞了足有盞茶工夫。

他想不出自己遇上的到底是人是仙還是鬼？

如果是人，八九歲不可能練成這等功力。

如果是仙，爲何有老人的嗓音，何不連嗓音也是孩童的。

只不過想想剛才被小童抓住左腕飛騰，他又覺得類似武功最上乘的蹈空躡虛，這是怎麼回事？

既稱長輩，却又不說出身份。

下次遇上，可能叫出他的名字了？

就在這時，李悔、小熊和小郭三人入林中。

魚得水道：「你們怎知我在這兒？」

「是一個小童引我們來的。」

「小童？是不是個小老頭？」

小熊道：「甚麼小老頭，是個八九歲的小孩子呀！」

魚得水道：「不是有一口老人腔嗎？」

「沒有呀！就是個小孩子嘛！」

李悔道：「是的，就是個小孩子，留了條辮子，穿了一身長袍馬褂，一臉稚氣，說是知道魚得水在何處。」

魚得水木然地不出聲。

小郭道：「魚老大，是怎麼回事？」

魚得水說了一切，衆小大驚。

李悔道：「簡直是神話！」

小熊道：「魚老大，不是編的故事，讓我們笑一笑的吧？」

魚得水道：「在目前，實在沒有那種可能吧！」

小郭道：「對，現在魚老大不會開這玩笑。」

李悔道：「的確，這小童引我來時，輕功不在我們之下。」

魚得水道：「那是他藏拙，如不藏拙，簡直像飛一樣，沒有他，今夜我絕對逃不出重圍的。」

小熊道：「他說你多去觀察、體會，下次就能猜出他的身份？」

「對。」

「眞是怪事！」李悔道：「不過也不是壞事，至少是白道奇人，爲白道上增添了一份至大的力量！」

魚得水道：「我也這麼想，但若是敵對的力量，那就不大妙了！」

李悔道：「怎麼會是敵對的呢？」

魚得水道：「也很難說！」

小熊道：「有敵對的行爲嗎？」

魚得水微微搖頭，但又道：「他試過我的內力。」

當然，四人都說不出道理來，魚得水道：「你們的情況都很順利吧？」

衆小都說了。

小熊說了小郭把妓女的內褲套在任大清頭上的事。

衆人大笑，魚得水道：「任大清眞是倒楣。」

小郭道：「這老小子太壞，非整他不可。」

李悔道：「你可別被他逮到，要不，他會零碎收拾你。」

小郭道：「這箇我也知道。」

小熊道：「我們到何處去？」

魚得水道：「在此殺了幾名高級軍官，已經站不住脚了，咱們去找豫親王多鐸吧！」

自清廷入據北京之後，小皇上順治也坐上了龍椅。（未完・十八）


TEA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25 PACKS
Agent: M & A Co.
每盒25袋茶包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